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社會工作學所

碩士論文

Department of Social Work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s Thesis

創傷孤島：

臺灣跨性別者面臨之歧視、隱微歧視、創傷與韌性

Traumatizing the Lonely Island:

Discrimination, Microaggression, Trauma, and

Resilience of Transgender People in Taiwan

孫旭

Hsu Sun

指導教授：Ciwang Teyra 博士

Advisor: Ciwang Teyra, PhD

中華民國 一一三年 八月

August 2024

國立臺灣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創傷孤島：臺灣跨性別者面臨之歧視、
隱微歧視、創傷與韌性

本論文係 孫 旭 君（學號 R11330004）在國立臺灣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完成之碩士學位論文，於民國 113 年 06 月 19 日
承下列考試委員審查通過及口試及格，特此證明。

口 試 委 員：

Ciwang Teyu (簽 名)
(指 導 教 授)

王 增 勇

和 登 附

系 主 任、所 長 王 增 勇 (簽 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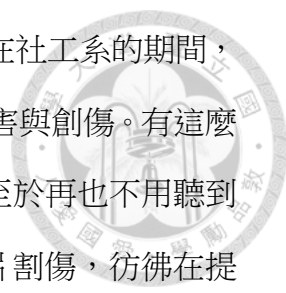
研究者序及謝辭



我從小在暴力的環境中成長，自從進入校園之後，小時候的我以為只要努力唸書就可以翻轉自己的未來，畢竟家長就是這樣告訴我的，想不到我馬上因著性別氣質遭受霸凌，一開始是歧視性言語，接著是肢體暴力、排擠、性騷擾，最後是性侵。如何繼續在家庭中與校園中生存，才是對我而言真正的「國民教育」。我從十二歲時開始有了男同志的身份認同，在被霸凌的環境中想盡辦法隱藏自己的性傾向，爾後想盡辦法向這個社會報復，看見新聞事件中一個一個同志生命的離去，在高中時總算忍不住，決定開啟我的倡議之路，用新詩、散文、小說以及彩妝為媒介，為那些被噤聲的靈魂發聲。當我因著發聲而受到更多的攻擊時，我在無法停止的步伐中，發現這就是我生命的熱情。

我原先以為自己可以像是許多同志前輩一樣，勇敢揮旗，光鮮亮麗，但十七歲那年的一開始就被狠狠地打入谷底。我在遭受性侵的陰影中得了創傷後壓力症候群。那年剛好也是我興起家庭革命的那一年，誓言要重塑我家的權力結構，還自己一份自由。在家庭革命與升學壓力下，加上剛好病發，某天晚上的革命下向家人猛然出櫃，把全家搞得人仰馬翻，整個生活就像爆炸了一樣，便得了重鬱症。憂鬱對我而言是一片無色的天空，無香無味，在那裡好像什麼都不重要。一瞬間好像什麼都失去了，但也因此我被迫與自己面對面，我一片一片撿起地上的碎片，承認那些碎片就是我自己。我曾經以為要把心修復得像完好無缺一樣才能夠繼續去愛，才能繼續倡議，才能幫助到那些被箝制在苦海裡的靈魂。直到我發現那些碎片依然在跳動，才了解我無法去忽視每一次的破碎，那些裂痕才是讓我能夠更靠近他人的關鍵。當下一陣風吹起，希望我能像沙子一樣，被吹散到那些靈魂身旁，用我的故事陪伴他們長大。

進入到社工系之後，我逐漸開啟了我的復元歷程，不斷地摸索自己到底是誰，過去的意義是什麼，現在的自己是什麼，未來又是為了什麼而存在的。在許多前輩身上看見了人權與社會正義有多麼重要，並且是真的可以被實踐的，在我找尋



不到生命的意義時，社會工作賦予了我繼續生活下去的意義。在社工系的期間，我逐漸擁抱自己跨性別的認同，但也為我的生活帶來了許多傷害與創傷。有這麼一段時間，我用盡了我所有努力在憤怒，用盡全力改變所有以至於再也不用聽到別人叫我「先生」。在依然不熟悉的除毛過程中，一次次被刀片割傷，彷彿在提醒我在這個社會上每天生活著都會受到的傷害；在性別不被認可的過程中，我厭惡我自己的性器官，我被迫與我的身體分離。這種分離，讓我想到了我如何在暴力的環境中抽離以保護自己，讓我想要我的生存本能如何躲開家人向我丟出的菜刀，讓我想到了我被霸凌時褲子是如何脫離我的身體，在性侵的陰影中如何想要切割自己卻又無法離去。最重要的是，提醒了我自己如何無法與過往的種種創傷隔離。

但我依然活著，我依然倖存，我相信著暴力的倖存者之所以倖存，並不是偶然。在我回憶一路走來的歷程中，我再次看見了我的朋友如何嘗試同理我卻又難以同理我的可愛模樣，他用盡了他當下會的所有，嘗試想讓我好過一些，卻無法達成以至於他甚至感到有罪惡感。他在我真正愛上自己以前，就愛著我，過去、現在與未來的我。當我連結到跨性別社群時，藉由看見各式各樣的跨性別如何一路走到現在，我確信了跨性別確實是有可能的。我們並沒有選擇受到創傷，然而在倖存、與創傷共存與看見夥伴離世的過程中，我們用創傷陪伴彼此。在這種陪伴當中，創造了憤怒以外的灑脫，在灑脫中決定追求自己活著的模樣，在灑脫中發現自己的能動性。

暴力倖存者與跨性別者所具有立體的意識、豐富的情感、對關係的想望與靈性的連結，讓韌性如同創傷一樣同等重要。社會正義之可能，必須建立於對於人的立體意識，以至於我能夠承接前人所做，在有生之年向前推進，在離開前交給下一代，讓愛被高舉，期望所有靈魂都得以適得其所。We Are Here, and We Are Not Going Anywhere，我們就在這裡，而我們哪裡都不會去。

此篇研究是我存放於心中多年之渴望，也是我在各地跨性別社群的田野經驗中一再看見的需求，在臺灣的跨性別運動逐漸成長卻遭遇打擊的此刻，這篇研究

對我而言意義非凡，也相信對於臺灣跨性別社群中許多夥伴來說格外重要。此篇研究的出現，首先要感謝臺灣跨性別社群的夥伴，若是缺乏跨性別社群網絡則這一切便難以可能，在此也邀請讀者一同將自己的心放入研究參與者的故事中，嘗試同理與理解參與者們的不容易與堅韌，我相信這是對社群夥伴們的真實感恩與尊重。

本研究的指導教授，也是我在社會工作學一路上的啟蒙導師，Ciwang Teyra，在此篇研究進行的過程中積極地提點、討論並促進我反思。Ciwang 的指導讓我能夠在自己所在意的議題、社群與倡議運動上得以更加深入，從 Ciwang 豐厚的人情味與學術嚴謹中，讓我真實體會到一個學者如何真心誠意地在自己的社群中進行研究。此外，兩位口試委員，王增勇老師與莊登閔老師，在口試過程皆細心提問每一個細節，想方設法挑戰、批判並給予建議，為的就是能讓這篇研究能夠產生最大的倡議效果與學術價值，兩位老師在此篇研究中多元性別創傷、韌性及敘事探究方法的深化有莫大的功勞。我所經驗到的，是三位老師毫無保留的指導，並且同時相信我在這篇研究上的耕耘、痕跡、意識與知識，我並沒有額外付出任何事物，卻有這麼多人一起用心協助我做我自己社群的研究，非常感動。

這篇研究是我在評估自己的生命歷程、社會工作學術熱情及臺灣跨性別運動當前需要後所誕生的第一篇研究，即便這篇研究目前告一段落，我內心依然有非常多關於臺灣跨性別社群想深入研究的內容，期望未來在學術這條路上繼續耕耘。也在此邀請對於跨性別隱微歧視及跨性別社會工作有興趣的研究夥伴，未來共同用學術研究推進臺灣跨性別者的人權及正義。

摘要



隨著跨性別權益的發展，臺灣在 2021 年迎來了首位免經過性別肯認手術即可更換法定性別的案例，立下臺灣在跨性別人權議程上的歷程碑。然而，臺灣的跨性別者依然暴露在公然的暴力當中，並且面臨著廣泛社會的不理解與結構性歧視。臺灣本土跨性別研究為數不多，因應後同婚時代與免術換證浪潮中的臺灣跨性別社群與倡議之需求，當前需要一個現代且深入各地跨性別文化的研究。本文研究者以跨性別局內人身份進行臺灣本土跨性別社群研究，探討臺灣跨性別者所面臨的歧視、隱微歧視、受歧視後創傷，以及面對創傷經驗時的韌性經驗，期望豐富臺灣本土的跨性別敘事與跨性別創傷知情之討論及應用。本研究使用建構主義敘事探究，以半結構式深度訪談十四位曾因歧視而產生創傷的臺灣跨性別者，訪談時長約二至三小時。參與者之性別認同為四位跨性別女性、六位跨性別男性與四位非二元跨性別者，年齡介於二十至六十歲，主要生活地區涵蓋臺灣本島北中南東縣市，漢人十二人，臺灣原住民族兩人。研究分析採敘事探究之整體－形式與類別－內容分析。

研究發現五項歧視、十項隱微歧視、八項歧視後創傷及五項應對歧視後創傷之韌性。歧視包含言語暴力、校園霸凌、職場歧視、性暴力與身體虐待。隱微歧視包含順性別異性戀霸權、本質化性別、污名化跨性別、跨性別正典化、拒絕承認跨性別者受到的傷害、跨性別醫療守門、加強檢視跨性別者的性別身份、未經同意幫出櫃、稱讚跨性別者很 pass 或很酷，以及假性別友善。歧視後創傷包含生理傷害、負面心理健康、自我形象破碎、自我隱藏、精神疾患、社交障礙、靈性傷害，以及移民渴望。應對歧視後創傷之韌性包含轉念與強健心靈、發展預防或面對歧視的應對技巧、酷兒性與抵抗、陪伴與肯認，以及靈性營造。

研究討論藉由酷兒理論、女性主義理論、系譜學權力分析，綜合本文研究者在臺灣跨性別社群與運動中之田野經驗，探討臺灣各地區跨性別經驗差異、跨性別隱微歧視類別發展、跨性別再製刻板印象之偏誤、性暴力責任歸屬偏誤、跨性

別凝視、跨性別者受歧視之創傷現象、跨性別者應對歧視與創傷之韌性、證件性別更換政策，以及臺灣跨性別運動的展望。研究提出五項建議，包含性別肯認政策漸進式思考方向、跨性別友善校園之營造、跨性別友善醫療之推動、跨性別生殖權利政策，以及臺灣多元性別 NGO 可拓展之服務與社群經營方向。本研究建議未來研究可持續深入臺灣本土跨性別長者、青少年及近年形成的非二元社群經驗進行研究，並且關注跨性別正典化之發展，以促進跨性別創傷知情實務之討論。

關鍵字：跨性別社會工作、隱微歧視、創傷知情、跨性別正典化、跨性別運動

Abstrac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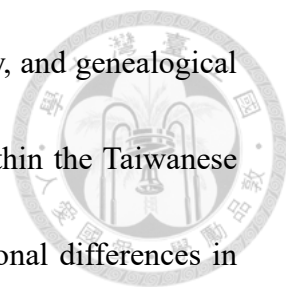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ransgender rights, Taiwan welcomed its first case in 2021 where a legal gender change was allowed without undergoing gender-affirming surgery, marking a milestone in Taiwan's transgender human rights agenda. However, transgender individuals in Taiwan continue to face blatant violence, widespread social misunderstanding, and structural discrimination. Local transgender research in Taiwan is scarce, making the need for modern and in-depth research into transgender cultures and life experiences across regions significant, especially in response to the needs of the Taiwanese transgender community and advocacy in the post-marriage equality era and the wave of non-surgical gender recognition. The researcher conducts research on the local transgender community in Taiwan as an insider of the transgender community, exploring the discrimination, microaggressions, trauma after being discriminated against, and the resilience experiences in facing trauma that Taiwanese transgender individuals encounter. This study aims to enrich the local transgender narratives in Taiwan and the discussions and applications of transgender trauma-informed care.

Constructivist narrative inquiry was used with semi-structured in-depth interviews to investigate the life experiences of fourteen Taiwanese transgender individuals who have experienced trauma due to discrimination. The interviews lasted approximately two to three hours. The participants included four transgender women, six transgender

men, and four non-binary transgender individuals, aged between twenty and sixty years old. The primary living areas of participants included northern, central, southern, and eastern regions of Taiwan. Among the participants, twelve are Han Chinese, and two are Taiwanese indigenous people. The research analysis utilized both holistic-content and categorical-content approaches of narrative inquiry.

Findings identified five types of discrimination, ten types of microaggressions, eight types of post-discrimination trauma, and five types of resilience in coping with post-discrimination trauma. Discrimination included verbal violence, school bullying, workplace discrimination, sexual violence, and physical abuse. Microaggressions encompassed cisheteronormativity, gender essentialism, stigmatizing transgender individuals, transnormativity, invalidation of harm faced by transgender individuals, gatekeeping in transgender healthcare, heightened scrutiny of transgender identities, outing without consent, praising transgender individuals for passing or being cool, and pseudo-gender friendliness. Post-discrimination trauma included physical harm, negative mental health, broken self-image, self-concealment, mental disorders, social barriers, spiritual distress, and immigration desire. Resilience in coping with post-discrimination trauma included cognitive reframing and mental fortitude, developing coping skills for preventing or confronting discrimination, queerness and resistance, companionship and recognition, and spiritual cultivation.



Discussions were stimulated with queer theory, feminist theory, and genealogical power analysis, supported by the researcher's field experiences within the Taiwanese transgender community and movement. Discussions included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transgender experiences in Taiwan, the development of microaggression categories, biases in the reproduction of transgender stereotypes, misattributions of responsibility for sexual violence, transgender gaze, trauma phenomena in transgender individuals facing discrimination, resilience in coping with discrimination and trauma, gender marker change policies, and the prospects of the Taiwanese transgender movement. The study proposes five suggestions, including a gradual approach to gender recognition policies, the creation of transgender-friendly campuses, the promotion of transgender-friendly healthcare, transgender reproductive policies, and the expansion of services and community management by LGBTQ+ NGOs in Taiwan. The study suggests that future research continue to delve into the experiences of elder transgender individuals, adolescents, and the recently emerging non-binary community in Taiwan, and to focus on the development of transnormativity to promote discussions on trauma-informed practices for transgender individuals.

Keyword: transgender social work; microaggression; trauma-informed care; transnormativity; transgender activism

目 次



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i
研究者序及謝辭.....	ii
中文摘要.....	iii
英文摘要.....	iv
壹、緒論.....	1
貳、文獻探討.....	4
參、研究方法.....	29
肆、參與者描述與整體－形式分析.....	40
伍、臺灣跨性別者面臨之歧視與隱微歧視.....	56
陸、臺灣跨性別者面對歧視之創傷與韌性.....	100
柒、討論.....	146
捌、建議.....	187
玖、結論與建議.....	198
拾、研究者後記.....	202
參考資料.....	207
附件.....	227

圖 次

圖一	少數壓力模型.....	13
圖二	本質論下的性別刻板印象權力運作與責任歸屬.....	161
圖三	受陰莖加害論與跨性別污名影響的性暴力權力動態與責任歸屬.....	168
圖四	跨性別正典化監獄中的規訓與反叛.....	169
圖五	實施證件性別變更的醫療條件光譜.....	176
圖六	跨性別醫療介入的疾病化光譜.....	181
圖七	學校宿舍性別分化政策與性別檢驗強度光譜.....	192

表 次

表一	當前跨性別隱微歧視研究之類別發現.....	16
表二	研究參與者基本資訊.....	32
表三	參與者整體—形式分析.....	56

壹、緒論

一、研究背景

隨著社會對於跨性別者與跨性別概念的理解逐漸增加，跨性別者的權益也逐漸成為性別運動中重要的一環(Feinberg, 2013)。2021 年，臺灣也迎來了首位在多年抗爭之下得以成功免經過手術即更換法律上性別（以下簡稱「免術換證」）的案例（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2021），然而在跨性別權益推動的同時，臺灣的跨性別者依然暴露在公然的暴力當中（陳冠勳、林志堅，2023）^[1]。臺灣於 2019 年通過了同性婚姻法案並成為亞洲多元性別權益的前鋒，但性別認同與性傾向截然不同，同性婚姻權益的進步不等同於對跨性別議題友善程度的提升。即使 LGBTQIAAPPO2S+^[2]大傘身為一個集體在性別運動政治中有其重要性，但大傘內部各社群的異質性與特殊性依然不可被忽視，以「多元性別」大傘為主體的研究依然不可替代個別社群的研究。

在臺灣的多元性別研究中，撇除對於 LGB 社群的研究，臺灣本土關於跨性別的研究為數較少。在臺灣現有針對「跨性別認同」的敘事研究中，描繪了跨性別者面對父權體制、性別二元主義與性別醫療化時的困境與應對經驗（何春蕤，2002；謝秋芳等，2013；林彥慈等，2015）以及臺灣北部跨性別社群的文化特徵（林文玲，2017），上述研究前三篇部分體現了在過去二十年中臺灣跨性別者的部分樣貌，而最近期的一篇探討了臺北某一跨性別團體的文化。隨著臺灣同性婚姻、同志家庭共同收養與跨國同性婚姻的通過，以及免術換證在社會上與性別圈內造成的激烈討論，臺灣跨性別者的權益成為了緊接著的人權議程，臺灣跨性別者也因著免術換證的討論面臨與過往截然不同的受歧視處境。換句話說，若把視

^[1] 2023 年 8 月 26 日，高雄一名跨性別計程車司機在載客途中遭乘客拒絕付款並以「第三性」與「人妖」等辭彙言語攻擊。

^[2] LGBTQIAAPPO2S+為現今演變出較多元的多元性別傘式術語，意指 Lesbian（女同性戀）、Gay（男同性戀）、Bisexual（雙性戀）、Transgender（跨性別）、Queer（酷兒）、Questioning（疑性戀）、Intersex（雙性人）、Asexual（無性戀）、Ally（直同志）、Pansexual（泛性戀）、Polyamorous（多重伴侶關係）、Omnisexual（全性戀）、Two-Spirit（雙靈人）與+（其他多元性別認同）(Natsumi, 2022)。

野擴大到「近年」與「臺灣整體」的跨性別經驗，則需要一個更新的、深入的、觸及全臺灣不同跨性別文化的研究，例如包含全台不同地區、不同性別認同，藉此促成社會工作實務上的改變以及政策上的倡議。

不可否認地，在臺灣的經驗當中，同志運動與跨性別概念的誕生脈絡與西方白人社會的婦女運動與多元性別運動緊密相關（陳薇真，2016）。然而，即便受到西方白人觀點的影響，臺灣本土的經驗依然不同於西方白人社會的經驗，並且在臺灣的原住民社會當中，也有著不同的跨性別相關概念與認同，直接挪用西方主流的跨性別研究框架可能造成新殖民主義的偏見（梁雯晶，2020；林文玲，2012）。當探究臺灣本土的跨性別經驗，其不僅僅代表著對於殖民主義、新殖民主義、全球化與種族主義的覺察或抵抗，同時也有助於臺灣理解臺灣的跨性別是什麼、臺灣的跨性別運動是為了什麼、臺灣的跨性別與跨性別運動要前往的方向是什麼，以及臺灣身為一個政治體對於跨性別者的權益保障應具備什麼。

臺灣 2022 年的研究中發現，超過五分之一（22%）的跨性別研究參與者因著受到歧視與攻擊而改變自身展現性別認同的方式，呼應了過往國際上跨性別研究的觀點，意即跨性別者的性別認同與性別表達方式與社會規範、社會壓力與歧視等議題緊密相連，跨性別認同與跨性別性別角色也因此因著與社會互動的經驗不斷地滾動與建構(Doyle, 2022; 行政院, 2023)。探討社會工作實務上與政策上應如何促進跨性別者的權益時，除了建構臺灣跨性別社群的生命經驗以外，跨性別者的健康權也是一個不可被忽視且明顯的議題。從理論層面來看，從 Meyer(2003) 為首的少數壓力模型（Minority Stress Model）及其經過二十年來滾動出的應用理論(Hendricks & Testa, 2012; Pellicane & Ciesla, 2022; Shipherd et al., 2019; Testa et al., 2015)，都可以看見偏見、歧視與隱微歧視對跨性別者產生的創傷與負面健康結果。從其他的調查與訪談研究中，上述的連結亦可被發現，並且針對跨性別者的歧視與隱微歧視現象也已經滾動分類出自己的類別架構(Alessi & Martin, 2017; Bockting et al., 2013; Brown & Pantalone, 2011; Budhwani et al., 2018; Grossman et al., 2011; House et al., 2011; Shipherd et al., 2011; Testa et al., 2014; Nadal et al., 2016)。

即便在許多以美國為首的跨性別研究當中，對於跨性別者的偏見、歧視、隱微歧視與創傷的研究正在逐漸累積並描繪出了美國跨性別社群所面臨的挑戰，臺灣的經驗仍然需要額外討論。原因其一為臺灣的「跨性別」與美國為首的跨性別概念或實踐並不一定完全相同，其二為臺灣的跨性別處境可能受到臺灣文化與社會政治等變遷的影響。為了貼近臺灣跨性別社群的真實樣貌與重視臺灣跨性別者的主體性，臺灣關於歧視與隱微歧視對於跨性別者的影響之研究有著不可取代的重要性。

受到創傷的跨性別者就像被迫從世界主流脫離的孤島，脫離名為順性別主義的大陸，被海洋包圍，甚至孤立無援。而就如同臺灣一般，回歸大陸並不總是孤島所希望，並且因著孤島的韌性，孤島得以跨越名為創傷的海洋溝壑，再度與世界連結，也在孤島上生根。本研究將聚焦上述孤島的經驗，探討對於跨性別者的歧視與隱微歧視所引發之創傷經驗，並且尋找臺灣跨性別者在上述創傷經驗中的韌性過程。最後，配合現今臺灣的跨性別運動，促進臺灣社會對跨性別者更深的認識，藉由強調對跨性別者的創傷知情追求臺灣跨性別者的健康與正義。

二、研究動機

本文研究者對於此主題的動機來自於自身的性別認同歷程、生命經驗與對性別運動經驗的前瞻。本文研究者的性別認同為跨性別非二元，在跨性別議題上是局內人。本文研究者從認同發展的起初至擁抱認同的現今，一路上受到許多暴力對待，不論是口語、肢體、社會壓力、偏見、歧視與隱微歧視，本文研究者在各種創傷事件中嘗試生存且倖存。本文研究者在經歷韌性歷程後，理解創傷如何引領著個人與社群的未來，許多過往生命的創傷皆有可能成為生命前進的動力。本文研究者認為創傷的探索固然重要，但若缺少了對於韌性的觀點、討論與探索，便等同於忽視個體與社群適應與改變的能力，在創傷面前，個體與社群不僅僅是被動的接受者，其也對自身的生命與未來有主控權與主體性。本文研究者身為跨性別運動者，認為創傷與歷史在社會運動中更是如此，社會運動便是韌性實踐的重要場所。

近年來，隨著免術換證的個案出現，此議題也在性別圈與整體社會上受到更多的關注且引起廣泛討論。本文研究者認為臺灣的跨性別者在性別運動能量上尚未凝聚出龐大的力量，面臨社會大眾的誤解與不認識，跨性別者的生命經驗與創傷在被好好地認識與討論之前，就已經被貼上了不少負面標籤。跨性別者需要能夠現身與被看見的機會，以相互理解與創傷知情的精神，在社會中創造不同的討論空間與內容。本文研究者認為，聚集臺灣各地跨性別者的生命經驗，能夠在敘事上營造一個社群，讓臺灣跨性別者過往難以言說的經驗得以藉由此研究集結出新力量。

本文研究者背負著自身的過往，共同承擔著跨性別社群已經受到的壓迫與挑戰，面對整個跨性別社群的未來，跨性別研究對本文研究者來說意義非凡。跨性別運動與跨性別權益是臺灣性別運動現今的大戰場，為了跨性別者的未來與正義，本文研究者決定使用自己在研究上的知能為跨性別運動貢獻一己之力。

三、研究目的與問題

探討臺灣跨性別者所面臨的歧視及隱微歧視經驗、經歷歧視及隱微歧視後所形成的創傷經驗，以及面對創傷經驗時展現的韌性。藉由敘事豐富臺灣本土的跨性別敘事與跨性別創傷知情之討論，促進跨性別運動之能動性與跨性別創傷知情之應用。研究問題分為以下三點：

- 1.臺灣跨性別者面臨歧視與隱微歧視之經驗為何？
- 2.臺灣跨性別者面臨歧視與隱微歧視時之創傷經驗樣態為何？
- 3.臺灣跨性別者面臨因歧視與隱微歧視所產生的創傷時，展現的韌性樣態為何？

貳、文獻探討

一、跨性別

（一）醫療系統中的跨性別

跨性別與醫療系統的連結強烈，從認同診斷、荷爾蒙治療、性別肯認手術到

證件性別的更換，都圍繞著醫療定義的基底。隨著人類社會對跨性別概念與跨性別者的認識越來越豐富，跨性別也逐漸從原先精神疾病化之稱呼中解放，從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以下簡稱 DSM）中最早出現指稱跨性別狀態的「性別認同障礙（Gender Identity Disorder）」、近年的「性別不安（Gender Dysphoria）」，以至國際疾病分類第十一版（ICD-11）的「性別不一致（Gender Incongruence）」，由「障礙（disorder）」、「焦慮、不安（dysphoria）」至「不一致（incongruence）」，跨性別概念逐漸被客觀化與去病理化，進而被認定為性健康中之不同健康狀態（ICD-11 第十七章）（APA, 2022; WHO, 2023）。

綜合國際疾病分類第十一版（ICD-11）與世界跨性別健康專業協會（WPATH）跨性別健康照護標準第八版（Standards of care for the health of transgender and gender diverse people, version 8）之定義，性別不一致（Gender Incongruence）意指性別認同（Gender Identity）與出生時被指定的性別（Assigned Sex at Birth）不一致。依照較廣義且具包容性的跨性別定義，跨性別族群可被理解為「跨性別與性別多樣者（Transgender and Gender Diverse Population, TGD）」（Coleman et al., 2022; Rodríguez et al., 2018; Winter et al., 2016）。由於性別認同不僅包含二元之男女，符合跨性別定義之社群也不僅包含男跨女（Transgender Women）、女跨男（Transgender Men），更涵蓋了拒絕性別二元框架或無法使用性別二元框架解釋的非二元性別（Non-Binary）。

至於中國民國政府當前對於跨性別者的理解，根據 2008 年 11 月 3 日內政部內授中戶字第 0970066240 號令，臺灣跨性別者可依規定更換其法律上性別，此行政命令要求跨性別者需持有二位精神科專科醫師評估鑑定之診斷書及合格醫療機構開具已摘除原生性器官之診斷書，可更換之類別有男與女。上述行政命令沿用至今，雖臺灣於 2021 年迎來第一位無經過手術即更換法律上性別的案例，但臺灣整體當前對跨性別者的性別認同肯認依然採醫療模式觀點，並且二元的性別概念與選項可能忽視了非二元認同者的處境。

然而，跨性別認同與醫療系統的連結並不是一種必然，亦有許多學者對於跨

性別認同被醫療化的現象提出批判，認為醫療化觀點並不只讓跨性別認同被病理化或被精神醫療專業扁平化，也進一步形成跨性別社群中的正典化，即為跨性別正典化（transnormativity）(Johnson, 2013; 2016)。在跨性別正典化當中，跨性別為了被國家體制認可，被迫需要以二元且醫療觀點介入才得以更換性別並被認可，進一步形塑了跨性別若要被接受，就必須接受醫療介入的常規，並且這樣的趨勢在性別肯認（gender-affirming）的醫療照顧觀點出現後更為普及(Riggs et al., 2019; Nicolazzo, 2016; Vipond, 2015)。

（二）對跨性別定義之挑戰

即便跨性別的定義在醫療上簡單明瞭，在抵抗使用醫療化或疾病化的概念理解跨性別時，便無法直接沿用醫療系統對跨性別的定義。從酷兒理論的脈絡來了解跨性別，便可以凸顯出跨性別的邊緣性與政治性。在 Berube & Escoffier(1991)的著作 *Queer Nation* 中，其表示了酷兒如何身為一種挑戰性別分類與框架的認同，拒絕狹義的身份認同，並且在主流與邊緣之間遊走。當跨性別者在社會既有的二元順性別框架上跳躍，脫離從性染色體、性激素與身體形象到性別之間的線性連結，其挑戰且抵抗了順性別主義、性別二元主義與本質論的理所當然。即使不同觀點對於跨性別的存在有不同的理解與批判，不同學者對於跨性別理論與酷兒理論的關係也有不同的理解，二元的跨性別者與非二元的跨性別者在政治上向順性別主義挑戰的意味也可能不同，但多數學者皆認為跨性別蘊含了一種挑戰既有社會性別規範的動能(Stryker, 2004; Stryker, 2013; 時差小伙伴, 2020)。

在提及跨性別認同時，需要意識到跨性別作為一個性別認同的歷史發展脈絡，跨性別（Transgender）一詞的生產源自於 20 世紀末的歐美跨性別運動，而歐美跨性別運動源自於以中產歐美白人經驗為中心的同志運動，並且在全球化的脈絡下傳遞至世界各地，影響著世界各地跨性別運動的產生與發展。換句話說，當討論「臺灣的跨性別者」時，其本身便蘊含了全球化與後殖民主義的脈絡(Morris, 2009; Stryker, 2008; Stryker, 2017; Valentine, 2007)。

而關於對於跨性別認同的挑戰，在人類學者 David Valentine(2007)的民族誌

著作 *Imagining Transgender* 中，其發現所謂的「跨性別社群」內部所存在的異質性與多樣性並非「Transgender」一詞所能夠定義的，許多被社會福利機構或社會政策標籤為「Transgender」的服務對象或潛在服務對象，本身並沒有跨性別的認同。取而代之，這些被認為是男跨女的研究參與者會以「girl」、「queen」、「woman」、「butch queen」、「femme queen」等等詞彙描述自己的認同，甚至會與「gay」、「man」等男性認同交疊出現。其研究凸顯了「Transgender」一詞在以中產歐美白人為首的跨性別運動下，主宰了跨性別的認同定義與社群邊界，帶給有色人種或勞工階層的「跨性別者」一種經驗與認同的斷裂。當被跨性別主流概念歸類為「跨性別」的個體不以跨性別自稱，其經常被認為是認同混淆或未受到正確的性別教育，然而 Valentine(2007)認為這種現象是因著主流性別運動乏於理解不同主體的存在，進而形成殖民與階級特權的展現。

橫跨到美國以外的地區，即便跨性別一詞是隨著以美國為首的性別運動才廣為人知，世界上許多文化對於二元性別的挑戰並非現代才存有，以下列舉少數幾種較為人知的性別多元認同樣態。例如起源於北美原住民文化且較廣為人知的 two-spirit（雙靈人），其被認為同時具有男性與女性的靈魂，經常在部落靈性活動中扮演重要角色。而在南島語族中的薩摩亞群島文化中，有 fa'afafine（法法菲妮）此角色，其為由女性扶養長大且具有陰柔氣質的男性，在社會性別角色上經常負責社會女性的工作。在印尼的布吉族社會中，除了現今被理解為順性別的男性與女性以外，還包含了另外三種性別，包含具有陰柔氣質的男性 calabai（哈拉拜）、具有陽剛氣質的女性 calalai（哈拉萊），及可能成為不同性別、兼具陽剛與陰柔特質且帶有神聖性的 bissu（碧蘇）(Cyla, 2017)。在南亞文化中也有 hijra（海吉拉）此性別角色，hijra 的概念在歷史上以具有超過兩千年的歷史，並且現今已被印度政府認定為「The third gender（第三性別）」（鄭欣妮，2022）。

即便現今跨性別（Transgender）一詞已經傳遞至世界各地，亞洲跨性別者在認同名詞上的使用樣態依然可能與現代西方之習慣不同。Winter(2012)便提及，光是跨性別女性之概念，在亞洲便有超過四十種有別於「跨性別女性(Transgender

Women)」之名詞概念，並且許多亞洲地區在歷史上具有性別多元主義（gender pluralism）之社會意識，其中許多於現今被歸類為跨性別者之個體在性別多元主義中有活躍之空間與事實。在許多亞洲地區，sex、gender、sexuality 的區別在當地文化語境中並沒有像英文語境中區隔地如此明顯，即便性別多元主義的盛行，亞洲許多地區在人權議題進程上並沒有歐美快速，也缺乏對於跨性別人權的保障 (Winter, 2009)。在 Chiang et al.(2018)對於亞洲與跨性別交織的討論中，亦提及了亞洲既有之跨性別相關的認同或性別表達方式相當多元，直接使用窄化且西方的「跨性別 (Transgender)」囊括亞洲經驗可能有概念上的失準或扁平化的疑慮。其同時也提出亞洲所具有的群島特性可能與亞洲多元的跨性別樣貌有關，藉由離散的地理位置所存在的文化與地緣政治，可能是跟北美大陸經驗產生差異性的原因之一，這樣群島性的概念不僅僅是地理上或政治上的區隔，可能也是一種性別實踐的切換或關係的連結。

如同前述之概念，臺灣亦為全球化、新自由主義與後殖民主義下的受體之一，探討臺灣本土的跨性別相關概念時，需要意識到臺灣既有的「跨性別 (Transgender)」認同並非從臺灣本土誕生，而是挪用了許多歐美地區的經驗。臺灣現今除了有認同為「跨性別 (Transgender)」的個體與社群以外，臺灣原住民社群中也有其不同於西方主流性別運動的跨性別相關概念，即使個體或社群符合跨性別概念，並不代表其以「跨性別 (Transgender)」一詞理解與定義自己。例如，在臺灣排灣族社群中，有「Adju (阿督)」一詞，Adju 原先在排灣族社會中是女性友人之間互相稱呼的親密用詞，翻譯成中文時接近「姐妹」的概念。後被衍伸使用於出生時指定性別為男性且不符合主流男性社會角色的人，許多 Adju 理解自身出生時的指定性別為男性，並追求以女性社會角色在情感關係中生活，性傾向為男性戀，而隨著阿督文化的活躍與演變，現今「Adju (阿督)」一詞也被許多有陰柔氣質的原住民男同志認同者用來稱呼彼此 (林文玲，2012；陳緯安，2021；梁雯晶，2020)。又例如，在臺灣太魯閣族當中有「Hagay (哈改)」一詞，Hagay 意指具有外顯陰柔氣質之男性，同時具備陽剛與陰柔氣質，且許多

時候被認定為潛在的靈性活動重要角色。Adju 與 Hagay 的概念容易在主流的多元性別大傘下被概括為男同志或跨性別實踐者，但其認同與社群邊界可能有別於男同志與跨性別，若是強加西方白人為首的性別概念，強迫其擁抱其不認同的認同分類，則有再製殖民壓迫的可能。即便臺灣沿用西方白人為首的「跨性別」一詞與對應之概念，並不同於臺灣現今的跨性別社群沒有臺灣獨特之處，關於臺灣是否在跨性別認同與概念上長出在地論述依然需要更多研究輔佐豐富。

在學術研究期刊層面，臺灣關於跨性別的期刊論文在數量上較少，在既有的討論當中，臺灣當前的跨性別研究曾討論：強調跨性別解構性別框架的力量、去疾病化、去醫療化、挑戰性別二元觀點等等（何春蕤，2002；林彥慈等，2015；謝秋芳等，2013）。然而臺灣當前的跨性別研究多源自於精神醫療定義的延伸，在描述跨性別族群邊界時則是以跨性別女性、跨性別男性與變裝者（crossdresser）為主，由於研究田野的觸及不易及研究更新不易，臺灣近年的跨性別研究有廣度與深度上的研究需求。綜合整理當前國際上跨性別研究的發展，臺灣跨性別研究若欲涵蓋跨性別主體不同的多元樣貌，可參考現今許多研究所使用之「跨性別與性別多樣族群（Transgender and Gender Diverse Population）」定義，其所包含之跨性別主體可廣泛多元，也可創造更多非二元跨性別者與在地跨性別經驗的現身空間。

（三）臺灣的跨性別

關於臺灣學術界以跨性別認同基底之研究，以何春蕤（2002）為早期較為人知的討論，其藉由深度訪談臺灣早期跨性別運動團體「TG 蝶園」內之成員，嘗試論述臺灣跨性別者社會存在之特殊性。其認為跨性別認同之體現與實作並非限制於身體與靈魂的討論，其中更可能包含跨性別者對於自身人生的敘事，而身體為跨性別者書寫與改造的其中一項受體。其筆下的跨性別者，所面臨的不僅是跨越至另一個社會性別疆界的想望，而是其在矛盾與不協調的身體或身份中與社會之間的關係。而在謝秋芳等（2013）對於跨性別認同的討論中，其提出跨性別實踐跨性別認同的方式可能是以光譜形式存在的。當有些跨性別者追求醫療的介入

時，也有跨性別者滿足於外表裝扮的跨越，在與自身身體的關係間並沒有絕對的憎恨，因此以「疾患」或「障礙」為核心之精神醫療診斷並不一定適用於所有的跨性別者，並且挑戰過往主流的認同歷程發展與歸屬感理論的適用性。

在跨性別性別實踐的層面，林文玲（2017）也在臺灣北部名為 UA 的跨性別團體中看見跨性別者實踐自身跨性別身份以融入社會的過程，其中包含外觀的辨識、現實生活測試（Real Life Test）與對性別類別標籤的模糊，藉由對於二元性別的擬仿，重新梳理身體與社會性別之間的關係，在身體、視覺知識與社會規範之上重構新的可能性。在其文中，跨性別參與者的經驗也動搖了「生理／社會」、「男／女」與「同性戀／異性戀」之間的二元對立關係，在表面的矛盾與曖昧中開展社會對於性／別的多元想像。除上述議題外，亦有林文玲（2012）與陳緯安（2021）探討排灣族 Adju 認同跳脫西方為首的性別認同知識以實踐自身多元性別樣態的經驗，以及謝秋芳與趙淑珠（2014）探討跨性別在家庭關係中可能的互動階段。

臺灣的跨性別相關研究體依然正在發展中的邊緣少數議題，以臺灣目前出刊的跨性別研究而言，其所聚焦的重點有認同、性別實踐與醫療化，在臺灣跨性別者生命經驗上的探討較多著重於概念化跨性別者的存在或廣泛的受壓迫經驗，缺少深化且關係著跨性別生理、心理、社會與靈性健康危殆的創傷經驗探討。此外，本文研究者認為臺灣跨性別研究不僅僅是在臺灣搜集跨性別經驗的研究，其作為「臺灣」與「跨性別」之探討，需要在探討跨性別認同時，同時深化臺灣社會、文化、政治、經濟與歷史上的特性。例如何春蕤（2002）一文的研究目的其中之一，便為臺灣跨性別者社會存在之特殊性，然而，目前為止的臺灣跨性別研究可能疲於融入更鉅視的社會政策與政治層面進行生命經驗的深化，尤其在臺灣因著同性婚姻合法化而晉升為亞洲多元性別最前線的脈絡下，臺灣跨性別生命經驗、權益、政治性與相關社會政策之討論變得更加重要。

除了期刊論文以外，臺灣非營利組織近年來也針對跨性別經驗進行了調查。在臺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2020）的跨性別人權處境調查報告中，調查了 518 位

跨性別者的生命經驗，其中有 48% 的研究參與者屬於非二元性別。在性別變更的層面，有 88.22% 無變更性別，其中有許多人並不認為性別重置手術是安全（30.42%）或必要的（29.54%），而有意願但未進行性別重置手術者主要遇到的困難主要有三，包含無法負擔手術費用（52.3%）、重要他人不支持（25.82%），以及可能影響工作（20.13%）等。在認同發展歷程層面，則有 57.14% 在 15 歲之前就已經開始發展自己的跨性別認同。

臺灣的跨性別處境需要合併文化、社會政策與醫療政策之脈絡進行理解。首先，在性別變更層面臺灣的跨性別者面臨了必要手術與二元性別選擇的困境。再者，即便在同性婚姻合法化後婚姻與異性戀的絕對連結被解構，然而不論是異性或同性婚姻都限縮於二元性別的組合，並且臺灣當前的異性與同性婚姻制度所適用的法律不同，當跨性別者於婚姻關係中變更性別時，在婚姻相關法律與權益上的適用便會隨著變動。此外，臺灣的全民健保因其可負擔性與高醫療品質，在國際上有獨特之地位，當前性別肯認手術並不屬於全民健保之保險項目，隨著相關利益團體的倡議，性別肯認手術納入健保的可能性則會直接影響臺灣跨性別者的生活處境。

在社會運動的層面，由 2000 年成立之 TG 蝶園為首，成立跨性別支持團體，並在跨性別醫療相關議題上進行倡議，然而，由於 TG 蝶園內部意見之異質性高，加上運動方向難以聚合，於 2017 年宣告休眠（何春蕤，2017）。過程中，新興的多元性別運動組織也陸續開始關注跨性別議題且開創相關工作小組，如 1998 年成立並於 2000 年代開始跨性別工作的臺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2012 年立案且為現今臺灣推動跨性別免術換證首要團體的臺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以及 2013 年成立且同時關懷跨性別與間性人權益的臺灣性別不明關懷協會等。在公眾人物層面，臺灣當前知名度較高之跨性別公眾人物多為跨性別女性，如接受過性別重置手術的小 A 辣與愛里等，探討之主題多為身體實踐（如性別重置手術過程、心得與成果）與情感關係，另外亦有臺灣首位部長級以上公開以跨性別身份出櫃之政治人物唐鳳，其曾表示自身認同為跨性別女性及非二元。即便跨性別作為一個社

會概念已經在臺灣萌芽多年，臺灣社會當前對於跨性別的理解可能大多屬於醫療觀點，疲於捕捉跨性別大傘底下的各樣多元樣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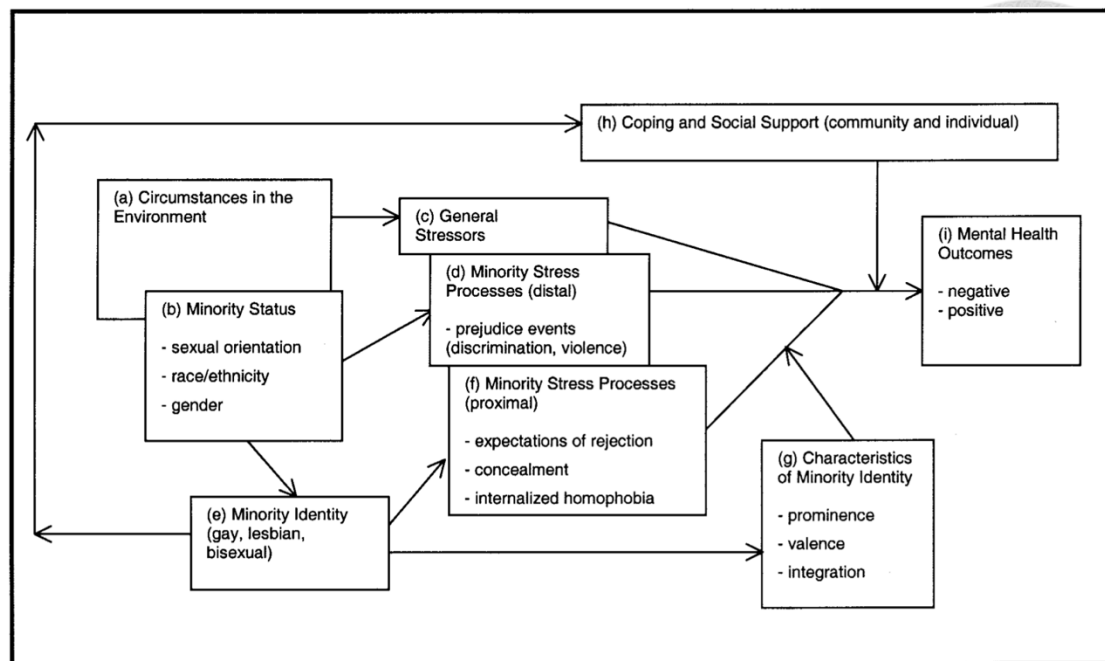


二、跨性別者受歧視經驗

(一) 對跨性別的歧視

歧視，是一種針對人或群體的特徵進行具有偏見的對待行為，常見的議題如種族、性別、年齡或性傾向，歧視的形成通常源自於恐懼或誤解。此外，歧視也是一個公共衛生的議題，歧視可能導致壓力情緒、生理與行為上的改變，並且當人預期自己將受到歧視，其便會迴避可能使自身遭受歧視的情境，因此失去社會機會，如教育或工作機會(APA, 2022)。與歧視相關之概念包含偏見與污名，偏見係指對人或群體抱有不正確的預設立場，污名則是社會中大多數人對於特定群體具有否認或污辱之認知。換句話說，偏見是一種不公平的信念，歧視是一種不公平的對待，而污名是一種藉由不公平的批判所建立的羞恥記號(Cusick, 2022)。

關於二十一世紀後對於性與性別少數艱難處境的理解，可以回溯至少數壓力 (Minority Stress) 的研究(Meyer, 2003)。其研究源自於女同性戀、男同性戀與雙性戀比異性戀族群更易發展出心理疾病的現象，而如此心理疾病盛行率的差異是源自於非異性戀者在社會上的處境。對非異性戀者的偏見、歧視與污名構成了對非異性戀者抱有敵意的社會，並讓非異性戀者此壓力過程中有更高的風險發展出心理疾病。Meyer(2003)則稱這樣的壓力為少數壓力 (Minority Stress)，並且脈絡化少數壓力形成的過程，提出少數壓力模型 (Minority Stress Model)。其模型中重要的理論概念包含內部 (Proximal) 與外部 (Distal) 之少數壓力及壓力形成與調節之過程，如圖一所示。需注意的是，少數壓力的概念與偏見、歧視及污名三者之間並不互斥，少數壓力更適合被理解為由偏見、歧視與污名共構出來的結果。



圖一 少數壓力模型（Minority Stress Model）(Meyer, 2003)

然而，由於性別認同（gender）與性傾向（sexuality）在概念化上的差異，讓 Meyer(2003)討論的範圍僅足以描繪女同志、男同志與雙性戀之經驗，以鉅視觀點來說則屬於異性戀主義的壓迫。相對於性傾向少數，跨性別所強調的是性別認同上的少數，其困境可被理解為順性別主義的壓迫。面對可能不同的結構壓迫，許多學者也延續著 Meyer(2003)的脈絡討論少數壓力模型運用在跨性別者上的可能性，如 Hendricks&Testa(2012)或 Pellicane & Ciesla (2022)。爾後，Testa et al.(2015)同樣以少數壓力模型為基礎，嘗試擴展模型並發展量表以測量性別少數的壓力及韌性樣態，以理解跨性別與性別多樣者（Transgender and Gender-Nonconforming, TGNC）之經驗，並加入性別認同被否認（Non-Affirmation of Gender Identity）所造成的壓力，此處所提及之韌性在理論模型上與原先之少數壓力模型同樣屬於對於少數壓力的調節因子。在臨床上，則有 Shipherd et al.(2019)延伸綜合跨性別者經常經驗之暴力事件、少數壓力、歧視與隱微歧視，綜合成為跨性別者在臨床上經常遇到的困境。以二十一世紀的多元性別研究來說，少數壓力理論當前依然是一個具有相當地位之理論，並且已在不同性／別主體上被使用以進行概念化。

然而，即便少數壓力模型在多元性別心理相關研究被廣泛使用，並且不斷地

被延伸討論至不同脈絡下的情境適用性，然而其依然有些許限制。首先，少數壓力模型的討論大量著重於心理壓力的產生，並且導向一種不平衡的負面結果，其中正向因子與韌性相關觀點並沒有同等地被重視，形成一種負面的預設立場 (Fredriksen-Goldsen et al., 2014; Vaughan&Rodriguez, 2014)。此外，亦有學者認為在少數壓力模型中被當作調節因子的社會支持與應對技巧對心理結果可能是具有直接效果的，並不是附屬於少數壓力因子之後的變項 (Frost et al., 2022)。更鉅視且政治地來說，少數壓力議題可能更適合被概念化為多元性別者社會安全 (Social Safety) 的缺失，此處之社會安全係指與社會連結、融入、認可與接受，並且受到社會保障的狀態，如是觀點更專注於社會制度與政策對於多元性別者之保障，而不是心理壓力 (Diamond&Alley, 2022)。

除了變項與路徑的關係以外，對少數壓力理論另一項重要的批判便是模型發展時的取樣議題，亦即少數壓力模型所適用的群體可能比想像中還要受限，其原因便是經驗是藉由多元身份所交織而成的^[3]。當少數壓力理論由原先描述之性傾向少數延伸至性別少數時，其卻可能無法捕捉同時身為性別少數與性傾向少數的個體經驗，以至於跨性別性傾向少數的經驗被錯置於順性別性傾向少數的經驗裡 (Cole, 2009)。以交織性的觀點看待少數壓力理論時，便可以提醒學界更細緻地檢視少數壓力理論所適用的脈絡，包含種族、族裔、文化、性／別、資產階級或身心障礙狀態上的差異 (Williams et al., 2020)。在 Winter(2012)所進行對於亞洲跨性別者健康的研究當中，亦嘗試以污名、偏見與歧視等概念討論跨性別者健康權受損的現象，嘗試跳脫以美國為中心的研究觀點與經驗建構，其認為跨性別者健康議題是由社會邊緣化與暴力所導致，藉此解釋亞洲地區跨性別者在人類免疫缺乏病毒上的高感染率。然而，Winter(2012)本人也於研究中表示，亞洲在地理規模與概念上過於巨大，即便以「亞洲跨性別」為主體進行研究依然難以全面地涵蓋

^[3] 交織性 (Intersectionality) 一詞由黑人女性主義學者 Kimberlé Crenshaw(1989; 1991)所提出，源自於當時女性主義運動對於種族議題的忽略，其認為黑人女性同時是黑人與女性，並且黑人女性之經驗無法單純以種族或性別切割的方式被理解。爾後，交織性一詞成為將人類經驗立體化之提醒，係指人之經驗是藉由個體身上各種多重身份共同形塑而成。

欲描繪之主體經驗，導致對於亞洲跨性別者經驗的扁平化，此發現也呼應前述近年 Chiang et al.(2018)在亞洲與跨性別交織上之觀點。

綜上所述，將視野縮小至臺灣的範圍時，若是嘗試將少數壓力理論挪用至臺灣跨性別之處境，可能可以捕捉主體部分經驗，但依然可能出現明顯的限制，並且需要更多實證研究滾動以檢視此理論於臺灣跨性別脈絡之適用性。目前專注於臺灣跨性別者受歧視經驗的調查中，則以 2020 年之臺灣跨性別人權處境調查報告為最新且樣本數最多的量化調查，報告中調查臺灣跨性別者在原生家庭、職場與廣泛生活情境中所遭遇的歧視樣態。在原生家庭層面，有 59.65%的跨性別者曾遭受來自原生家庭的歧視，其中 94.82%曾遭遇言語暴力，48.48%曾遭遇情緒暴力，藉由精神科或心理治療被強制矯正則有 48.78%。在職場就業層面，有 37.3%的跨性別者因跨性別身份遭受職場歧視或霸凌，其中有 41.88%面臨拒絕錄用，26.25%遭受同事洩漏其隱私，以及 21.88%在使用更衣室或廁所上遇到困難。在日常生活中，有 55.41%的跨性別者在欲如廁時會遇到困難而不敢去上廁所，24.32%延遲就醫，22.01%在購買衣物時受到店家為難，並且有 18.53%曾在公共空間遭到騷擾或攻擊。在此調查報告中，顯示臺灣跨性別者在多重情境與關係中的脆弱性，並且在面對歧視時，有 70%的跨性別者選擇迴避職場歧視，46.25%最後選擇離職因應；在公共空間遭受歧視時有 15.83%不敢向警察或相關人員求助。在求助意願低落的現象中，可能顯現了行政、司法與時間上的成本過高，多重的障礙導致跨性別者即便反應受歧視處境也難以獲得良好的處遇，顯現臺灣在跨性別人權議題上的缺失（臺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2020）。

（二）對多元性別的隱微歧視

1. 隱微歧視之定義

隱微歧視（Microaggression）^[3]是歧視的一種類型，源自於二十一世紀初的

^[3] 隱微歧視一詞之翻譯源自於 Ciwang Teyra 等（2022），Microaggression 一詞直譯可能為「微侵略」或「微歧視」，然而其為了表示 Microaggression 作為歧視的一種種類以及隱藏與廣泛存在於生活中而難以察覺的特色，將 Microaggression 翻譯為隱微歧視，並且強調「隱微」並非較輕微之意。

美國，由心理學家團隊 Sue et al.(2007)所提出，隱微歧視概念起初是為了描述美國的有色人種所遇到的種族歧視議題，而後逐漸被運用在女性、宗教少數、多元性別者與其他地區。隱微歧視概念主要運用在具有少數、弱勢或邊緣性身份社群之受歧視經驗，指在日常中時常發生且較不易被認定為歧視的歧視行為，並且行為人並不一定具有傷害他人的動機，但依然對受壓迫者造成傷害。隱微歧視可能造成受壓迫者靈性能量的耗損、低自尊、適應能力與問題解決能力的降低 (Spanierman&Sue, 2020)。隱微歧視所造成的影響並不亞於歧視，其與 Meyer(2003)所提出之少數壓力概念有雷同之處，兩者皆可能形成受壓迫者日常的生活壓力，受壓迫者在與自身少數認同或弱勢認同相處的過程中，不斷因著社會汙名而建構出慢性且累積性的壓力(Nadal et al., 2016)。

隱微歧視包含三種類別：隱微攻擊 (microassault)、隱微侮辱 (microinsult) 與隱微漠視 (microinvalidation) (Sue, 2010; Spanierman&Sue, 2020)。隱微攻擊意指明顯或公然的攻擊，可能藉由口語或非口語的形式表達，如：將「gay」當作負面形容詞使用以賤斥他人。隱微侮辱意指藉由言語或行為蔑視或貶低他人的社會邊緣性身份，如：表示面貌姣好的女性不可能是女同志。而隱微漠視則是指對於社會邊緣社群的想法、感受或經驗進行否認、排斥或無效化的行為，如：告訴多元性別者其經歷的歧視是無根據、無意義、荒謬或愚蠢的，或是否認多元性別者受到異性戀主義與順性別主義壓迫的經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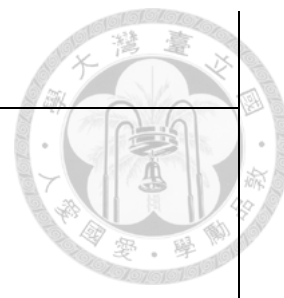
若是以「跨性別 (transgender)」與「隱微歧視 (microaggression)」搜尋當前主要的跨性別隱微歧視相關研究，整理各研究中關於跨性別隱微歧視類別的研究發現，則可以形成表一。

表一 當前跨性別隱微歧視研究之類別發現

作者	研究場域	隱微歧視類別
----	------	--------

Nadal et al.(2010)	系統性回顧	1.使用異性戀主義或順性別主義之詞彙 2.支持且認可異性戀常規與性別常規的文化或行為 3.預設所有多元性別者的普同經驗 4.異化，認為多元性別是一種性癖好或對多元性別者進行去人性化 5.對多元性別經驗表示賤斥或不適 6.否認異性戀主義與順性別主義造成的壓迫 7.認為多元性別是一種病態、性偏差或伴隨性病的 8.否認自身異性戀主義或順性別主義的行為
Nadal et al.(2012)	跨性別社群	1.恐跨或性別誤用詞彙 2.預設跨性別者普同經驗 3.異化 4.賤斥跨性別經驗，如：面露不適 5.支持性別常規與二元文化 6.否認恐跨現象，如：否認自己對跨性別者的歧視 7.認為跨性別是一種疾病或反常 8.肢體威脅或騷擾 9.否認自身的恐跨行為 10.侵犯跨性別身體隱私 11.家庭隱微歧視，如：被家人使用指定性別錯稱 12.系統與環境隱微歧視，如：法律不予跨性別換證
Galupo et al.(2014)	跨性別社群	同 Nadal et al.(2012)
Nadal et al.(2016)	系統性回顧	同 Nadal et al.(2012)
Pulice-Farrow(2017)	跨性別情感關係	1.懷疑認同 2.不喜歡跨性別者身體或性角色 3.公開否認伴侶的跨性別認同 4.被伴侶賤斥，如：認為跨性別者沒人要
Pulice-Farrow et al.(2017)	跨性別社群	1.否認跨性別認同的真實性 2.性別錯稱 3.關係疏離
Nadal(2019)	跨性別社群	1.否認跨性別認同 2.性別錯稱 3.侵犯身體隱私

		4.表現不適 5.否認恐跨現象
Morris et al.(2020)	醫院治療	1.不尊重服務對象認同 2.缺乏文化能力 3.刻意強調認同 4.醫療守門



Nadal et al.(2010; 2012; 2014;2016)使用隱微歧視理論體現多元性別社群受歧視之經驗，其首先針對廣泛 LGBT 受隱微歧視經驗進行概念化，而後表示 LGB 族群的處境並無法直接套用於跨性別族群，並針對跨性別者所面臨之隱微歧視進行概念化。其原因源自於社會對於順性別主義的熟悉程度與討論度依然不足，相較於討論度較高的種族主義、性別主義與異性戀主義，順性別主義與恐跨行為較少被討論，因此需要額外研究以進行探討。然而，如同本章第一節關於跨性別定義的挑戰，跨性別者的跨性別身份可能與其性傾向身份交疊，並交織出難以將性別認同與性傾向分割的經驗。其中可發現，當前主要進行跨性別隱微歧視研究的基模大多使用或能夠被 Nadal et al.(2010; 2012)提出之類別涵括，研究者將其類別整理融合後大致如下：

- (1)使用異性戀主義或順性別主義之詞彙，如：使用「No homo!」表示對同志的賤斥心態，或對跨性別者使用否認其性別認同之代名詞。
- (2)支持且認可異性戀常規與性別常規的文化或行為，如：多元性別者被壓力逼迫要隱藏自身性傾向或性別認同，或要求他們按照主流常規過生活。抑或，要求跨性別者其穿著符合其出生指定性別之穿搭，告訴跨性別男性他不能做某項工作，因為這是「男人的工作」。
- (3)預設所有多元性別者的普同經驗，如：認為男同志皆有複雜的性關係，或認定跨性別者都是性工作者。
- (4)異化，認為多元性別是一種性癖好，或對多元性別者進行去人性化，如：認為雙性戀者會喜歡同時跟一對異性戀伴侶發生性關係，認為跨性別就是異裝癖或變性慾者，或表示跨性別者只是一種性工具，無法進入感情關係。
- (5)對多元性別經驗表示賤斥或不適，如：表示同志都會下地獄，或於看見同志情

感的公開表現時露出不適的表情。抑或，對他人挑戰性別框架的性別表達方式表達厭惡。

(6)否認異性戀主義與順性別主義造成的壓迫，如：當多元性別者表達受壓迫的經驗時，使用「你想太多了」或「是你自己太敏感」來否認其經驗。

(7)認為多元性別是一種病態、性偏差或伴隨性病的，如：認為同志特別容易感染HIV 或從事性犯罪，或認為跨性別是精神疾病。

(8)否認自身異性戀主義或順性別主義的行為，如：壓迫者被指出其壓迫行為時變得非常防衛。

(9)侵犯個人身體隱私，如：盯著或質問跨性別者的身體以審視其是否具有某些器官。

2.對跨性別之隱微歧視

隱微歧視的發生並非完全存在於陌生個體或社群之間，有許多的隱微歧視實際上存在於家庭或友情的脈絡當中。對跨性別者而言，即便在朋友圈當中的隱微歧視大多源自於順性別異性戀的朋友，但當針對跨性別的隱微歧視來自於其跨性別朋友時，其實是最傷人的。其原因來自於朋友等支持系統對跨性別者的重要性，當整體社會對跨性別者是不友善的，跨性別友善的支持系統便會顯得格外重要，朋友圈便是其中之一。在面對朋友時，跨性別者可以感受到被支持、擁有生活感，甚至改變其對於自身的跨性別認同舒適的程度。當對朋友的期待與現實出現斷裂，便加劇了跨性別者受到隱微歧視的受傷感受(Galupo et al., 2014)。

如同少數壓力理論與其他關於跨性別健康之研究，跨性別議題與醫療議題的連結性不僅僅是荷爾蒙治療或性別重置手術等生理醫療之需求，同時也因著歧視與少數壓力而產生心理需求。然而，當跨性別者在尋求醫療協助時，卻再次面臨了在醫療場域受歧視的風險。跨性別者在醫療場域中可能因為性別表達與醫療系統中所註記之性別身份不符，而引起醫療人員質疑跨性別者的外貌、手術歷史、生殖器與性傾向(Morris et al., 2020)。在以美國為首的跨性別健康研究當中，發現跨性別者最常遭受到歧視或隱微歧視的情境便是醫療場域(Bradford et al., 2013;

Christian et al., 2018)。

當跨性別者尋求心理治療或諮商時，有許多跨性別者表示在過程中受到隱微歧視的經驗。例如：在諮商關係當中心理師強調精神診斷，藉由量表的結果否認跨性別者的跨性別認同，認為其不符合跨性別的標準；在尋求精神診斷以符合荷爾蒙治療條件時，被心理師質疑其是否因為小時候玩中性玩具現在才變成跨性別；在最後一次會談當中，心理師表示當事人不符合他心目中對於跨性別的認知，因此拒絕相信跨性別者的性別認同，並拒絕給予相關證明文件(Morris et al., 2020)。在醫療場域中，跨性別者也可能遭受到更病理化或污名觀點的對待，例如將跨性別者與性工作或 HIV 進行連結。有一位跨性別女性的研究參與者便表示，其曾經在就醫時遭受污辱，一位醫療人員在接觸該就醫者之血液後說：「我有小孩，我不敢相信這件事。我的天啊！我碰了那個人的血！我碰了那個人的血！」這樣的外顯言語顯露了對於跨性別者皆患有疾病的想像，而即便沒有上述外顯之行為，如此連結與偏見依然廣泛存在(Nadal et al., 2012)。關於跨性別隱微歧視的討論，現有之文獻多以醫療情境為主，也有些許文獻提及親密關係、社會工作教育以及學術界中對跨性別的隱微歧視現象(Austin et al., 2019; Pitcher, 2017; Pulice-Farrow et al., 20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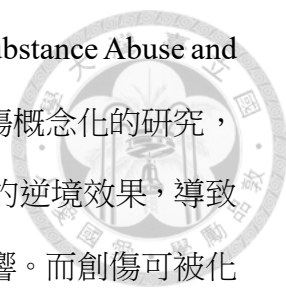
(三) 跨性別者受歧視之創傷

創傷，是當個體經歷難以承受的事件後所留下的傷害，如此影響可能包含生理、認知、情感與靈性層面，並可能發展成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 或複雜型創傷後壓力症候群(Complex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C-PTSD) (Herman, 1992; Herman, 2012; Van der Kolk, 2003)。隨著學術界對於創傷研究的發展，創傷概念也逐漸長出不同的特色與定義，其中女性主義觀點對於創傷概念的演變具有相當大的影響。

首先，創傷之概念最原先被綁定於精神醫療觀點，也就是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的診斷。然而，Brown(1995)提出 PTSD 診斷與概念的發展脈絡可能是主流群體中心的，亦即當最一開始的 PTSD 強調「超出日常經驗範圍」時，所謂的日常並

不是所有人的日常，而可能是白人、男性、中產且受教育的人之日常，而創傷被當作打斷這群人穩定生活的傷害。此外，對於許多受暴的群體而言，創傷事件是經常，甚至是每天都會發生的，而這恰好與原先 PTSD 所強調的「超出日常」背道而馳，因此原先之創傷定義便被挑戰(Burstow, 2003)。除了非日常之概念不適用以外，PTSD 診斷當中所強調的創傷暴露事件 (Criterion A) 係指直接暴露於暴力事件，而如是觀點變忽略了跨世代的代間創傷 (Transgenerational Trauma)，如：原住民族歷史創傷、猶太人集體創傷。對於許多受壓迫的群體而言，生活在代間創傷中反而是常態，進而挑戰了需要直接暴露於暴力事件的創傷定義條件 (Danieli, 1998; Duran&Duran, 1998; Gilfus, 1999)。

在女性主義觀點的檢視中，創傷被正常化且日常化，個體或社群所反映出來的創傷反應也被去病理化，比起以症狀解釋，創傷反應更適合被解讀為生存技巧。當創傷被當作個體或社群對世界產生認知偏誤時，女性主義學者則強調創傷倖存者有關「世界是危險的」之認知是源自於其真實的生命經驗，對於受壓迫的群體而言，世界並不是一個安全、溫柔且良善的地方，因此對於世界感到不信任是非常合理的。當有人在經歷創傷事件後依然能夠「編輯 (edit out)」這些經驗以再次對世界感舒適，也有許多人並無法重新改寫這些經驗，許多受壓迫且受創的個體明確地知道世界可以如何再次殘害他們(Brown, 1995; Lewis, 1999)。同時，女性主義觀點也強調創傷需要被脈絡化，尤其是社會脈絡，亦即創傷並不是一個扁平的事實，而是被創造與建構出來的。當精神醫療觀點使用簡單的診斷去分類創傷倖存者時，這種對於經驗扁平化的過程也是一種創傷形成的過程，這種藉由體制而被建構的創傷，經常在創傷倖存者的求助行為中發生，國家或機構很可能是導致個體創傷化的原因(Burstow, 2003)。更鉅視地來說，創傷也可能是系統壓迫所形成的結果，社會中既有的壓迫性質，讓不同個體或群體暴露於不等同的創傷風險，如此壓迫的社會特性也連動了前述之創傷日常，日常生活中因系統壓迫而頻繁出現的障礙便再塑了創傷的可能，以創造一種離地或無法落地的經驗 (Lewis, 1999)。



在創傷的組成層面上，美國物質成癮和心理健康服務部(Substance Abuse and Mental Health Services Administration, SAMHSA)也進行了創傷概念化的研究，其認為創傷源自於單一或眾多事件與情境，進而生產出持續性的逆境效果，導致個體於事件後生理、心理、社會與靈性上的福祉或功能受到影響。而創傷可被化約為創傷事件(Events)、創傷經驗(Experiences)，以及創傷效果(Effects)的結合，簡稱創傷的 3E(Huang et al., 2014)。其中創傷事件強調可能導致創傷發生的情境事實，而創傷經驗則是藉由個體經驗影響該事件是否成為創傷的關鍵，同樣的創傷事件可能在不同個體上展現不一樣的經驗，因此出現創傷與否的差異，常見的創傷經驗可能包含被侮辱、罪惡感、羞恥感、被背叛或失聲，其可能基於不同個體的文化信念、社會支持或身心發展程度而異。此外，創傷的其中一個關鍵特色便是持續性的逆境感受，便是創傷效果，其可能為立即或延後發生，時程可長可短，個體不一定可以意識到創傷效果帶來的反應與創傷事件的連結。例如，當遭受到家庭暴力時，不同的個體即便同樣面對一樣的暴力事件(創傷事件)，其感受與經驗可能不同，導致有人產生創傷，同時也有人沒有產生創傷(創傷經驗)。而因家庭暴力而產生創傷的人當中，有人當下就產生創傷，有人在事件發生許久後才產生創傷，並且受暴者可能受到創傷影響而產生情緒上或行為上模式的改變(創傷效果)(Huang et al., 2014)。

當創傷討論來到跨性別議題上時，便可以藉由前述女性主義的影響了解創傷在病理觀點以外的可能，其中需要更廣大的脈絡觀點解讀，例如：社會、環境、政治、歷史與經濟等等。藉由更鉅觀的脈絡化觀點，便可以理解創傷在個體以外，也可能會發生在家庭、社區以及性別體等更廣大的系統中，而缺乏了性別脈絡觀點，正是導致性別弱勢群體在創傷議題上失聲的原因。與社會性別規範或性別認同息息相關的創傷，便是性別創傷(Gendered Trauma)，其中最廣為人知的類別便是性別暴力(Gender-Based Violence, GBV)，並且性別暴力可被理解為一種性別空間的實踐，意指被社會性別規範所制約的互動空間(Kinnvall, 2017; Segalo, 2015)。性別相關暴力藉由社會性別規範與性別權力差異被使能，並可能導致受

害者暴露於更高的自殺、性傳染疾病、慢性病或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等等風險當中 (Sabri & Granger, 2018)。在討論性別弱勢與性別創傷時，需意識到性別身份會與其他社會身份進行交織，其中性別弱勢以非順性別男性與跨性別者最為常見，在研究上需具備交織性觀點與挑戰性別二元的觀點才有辦法使性別創傷的概念更完全地被理解(Shalka, 2019)。藉由性別脈絡探討創傷，可更具體化地分析性別與創傷之間的關係，了解創傷作為一種持續性過程，可能建構日常生活中的性別脆弱性、不安與風險，性別因此成為創傷討論中的重要變項之一(Kinnvall, 2017)。

即便有許多學者對於精神醫療觀點的創傷概念提出批判，也有部分學者認為這樣的批判並不是為了完全消滅精神醫療在創傷工作上的動能，而是需要合作以開拓對於創傷的視野(Burstow, 2003; Herman, 1992; Herman, 2012)。換句話說，創傷相關的醫療診斷更適合被理解為創傷的冰山一角，實際上具有創傷經驗的個體是超出具有明確 PTSD 診斷的個案數量的。在跨性別者所面臨的創傷與精神疾病層面，根據 Reisner et al.(2016)的整理，PTSD 在跨性別者中的盛行率是一般大眾的 2.6 倍至 9 倍之高，並且相較於非跨性別者的 PTSD 個案而言，跨性別者的 PTSD 個案有更嚴重且更頻繁的創傷反應，包含情緒麻木、迴避行為與其他心理社會反應。研究發現每日受歧視的程度越高，及受歧視的原因越多，皆與越多的 PTSD 症狀相關，並且即使對創傷最初形成的經驗進行處遇，狀況仍舊。其中跨性別者最經常受歧視的原因為性別認同與表達（83%）及陽剛或陰柔的外表（79%）(Reisner et al., 2016)。另一項研究則發現 98%的跨性別者皆面臨過至少一次的潛在創傷事件，並且其中有 42%的創傷事件屬於針對跨性別身份的歧視經驗，而有 17.8%產生 PTSD 的症狀(Shipherd et al., 2011)。跨性別者顯著高於非跨性別者的創傷風險與 PTSD 盛行率，解釋了跨性別者較非跨性別者更容易遭受歧視與攻擊的困境，綜合前述對於創傷的多元概念，這個情況也關係著跨性別者身處的社會情境脈絡，體現跨性別者健康權益在結構上的脆弱性。

如同本章前兩節所述，跨性別者創傷的原因經常來自於歧視與隱微歧視，而創傷反應實際上的表現除了 PTSD 以外也可能包含憂鬱、焦慮、物質使用、思覺

失調或雙極性情感疾患，並且上述的創傷反應更容易在隱藏自身性別身份者身上被發現。對於因經歷性別歧視而產生創傷的多元性別認同者而言，其更容易出現依附焦慮、依附迴避、情緒失調、PTSD 與解離性疾患等表現(Keating&Muller, 2020; Livingston et al., 2020; Livingston et al., 2022)。隱藏自身性別認同可能是一種避免被歧視與攻擊的策略，然而身份隱藏可能伴隨著更高的心理壓力，並且於身份曝光時受到更大的衝擊。綜合隱微歧視的討論，由歧視與隱微歧視產生的創傷可能會於日常生活中多次發生並且累積，甚至是每天發生，而在生命歷程中經歷過越多歧視或累積越多因歧視產生之壓力的人，越是容易出現創傷反應(Livingston et al., 2020)。

三、跨性別者的韌性

(一) 韌性的定義

韌性的概念起始於 1970 年代，奠基於當時許多討論創傷與壓力對個體及家庭影響的研究與理論(Masten, 2018)。整體而言，韌性的概念不論在什麼主體上作用，都涵蓋了兩個重要因素：逆境經驗與適應(Alessi&Martin, 2017; APA, 2014; Berkes&Ross, 2013; Bonanno et al., 2011; Ledesma, 2014; Magis, 2010; Masten, 2018; Southwick et al., 2014; Van Breda, 2018)。跨性別者的創傷在使用不同生態系統切入時也有不同的韌性觀點，跨性別者同時身為個體以及社群，可能經驗個人韌性與社區韌性，以下從微觀至鉅觀進行韌性之討論。

以個人韌性的微觀角度來說，韌性可以是在發生潛在創傷事件（Potential Traumatic Event, PTE）後所展現的一種模式，並藉由穩定的步調展現健康的生心理狀態(Bonanno et al., 2011)。然而亦有學者認為韌性並不只包含微觀的層面，應同時包含生理、心理、社會與文化因素的討論，認為韌性是在面對逆境、創傷、悲劇、威脅或重大壓力源時適應良好的過程。韌性是一種具有人身上具有能動的狀態，可以與創傷及創傷反應同時並存，是經過覺察與自我整合後決定向前走的過程，使人可以良好適應環境或利用周遭資源達成自身福祉(Southwick et al., 2014)。其他與韌性相關的詞包含：彈力(bend but not break)、回彈(bounce back)、

繁榮 (thriving)、抗性 (hardiness) 等等(Ledesma, 2014; Southwick et al., 2014)。

從微觀往鉅視層面延伸，社區韌性可能包含人際關係的緊密度與社會支持。在個體以外，韌性也可以作用在家庭等更大的系統之中，使其適應各種威脅到系統功能、生存與發展的重大挑戰，而當社區韌性發生在社區或社群上時，便符合社會資本的概念(Ledesma, 2014; Masten, 2018)。運用在社群與社區上時，韌性則可以是一種社會永續力的展現，使社區在面對改變與挑戰時依然能夠繁榮起來，為社區韌性 (Community Resilience, CR)。社區韌性所專注的核心，包含社區對其資源的發展與使用，以及組織行動與改變的能力，而一個具有社區韌性的社區會有意識地增進個人與集體的能力，回應或改變其所面臨的變化與挑戰以維持並更新社區，並為社區的未來開拓新的可能性(Magis, 2010)。綜合不同的理論觀點，社區韌性可被理解為由兩個核心部分所組成，包含動力與自我組織能力(Berkes & Ross, 2013)。

綜合不同生態系統觀點的韌性概念，社會工作學者 Van Breda(2018)將韌性概念轉化為一個簡單的問題：「為什麼同樣的壓力會使某些人生病，同時又有某些人可以保持健康？」這個問題將韌性為一個過程，而非單純的力量或能力的特質顯露出來，韌性扮演了逆境經驗與負向結果之間的調節角色。其認為韌性概念可被理解為三個相連部分所組成，包含逆境經驗、調節過程，以及更好的預後。由於社會工作學當中對人際關係與社會支持的重視，韌性的概念再次被生態系統觀點與人在情境中 (Person in Environment, PIE) 理論被討論。

當討論到韌性中關鍵的社會資本與社會支持時，需要意識到該理論概念在以西方中心發展的脈絡下也有其限制，不同的文化中對於社會支持的概念與應用可能不同。例如，在非洲部分社會中，有 Ubuntu 一詞，Ubuntu 不同於西方主流單向輸出的社會支持，其更強調的是一種互相連結、彼此扶持與彼此依賴的關係，所有人皆是給予者也是接受者。Ubuntu 的概念與以關係為中心的韌性概念相輔相成，也是韌性過程中的一個重要資源。又例如，在世界各地許多原住民部落文化中，其相當重視靈性照顧與實踐，其中關於相互依存、靈性與家族責任的概念

也需要加入被西方白人主導的韌性概念中，以顯露出韌性在不同系統與不同層次間作用的特質，並且讓韌性的討論納入更多元的文化觀點(Van Breda, 2018)。藉此，Van Breda(2018)則將韌性定義為，在面臨逆境經驗時或從逆境經驗中覺醒，藉由不同系統與層次作用以達成更好的預後之過程。

除了種族文化上的差異性以外，亦有學者針對 LGBTQ+青少年的韌性進行研究，以挑戰當代主流的韌性概念，其中 Williams et al.(2022)提出多元性別的實踐者在韌性的展現上可能具有另一個特色，便是反叛性 (rebelliousness)。在 LGBTQ+青少年身上，其發現許多主體會使用公開出櫃與刻意展現多元性別氣質的方式以表達自身對於順性別異性戀社會的抵抗，這樣的現象與全球同志運動底下的驕傲 (Pride) 文化有關。在 Williams et al.(2022)的研究中，有一位參與者 Jackson 對於所謂反叛性進行解釋：「重點不只是擁有自己，同時也是拒絕接受別人給你的爛東西 (shit)。」其後續也提及，以反叛為基底的韌性是一種拒絕向社會主流妥協的行動，真實且批判地活著。另一位參與者 Alex 則表示，其實在這樣的社會中堅定地活著，也是一種對於社會的抵抗與反叛。以酷兒理論理解，這種所謂的反叛性可能便是 LGBTQ+青少年建構其酷異性的方式，藉此形塑一種當代脈絡下的酷兒主體，同時藉由反叛達成主體之間的連結與社群支持，創造社區韌性。

(二) 跨性別者面對歧視創傷之韌性

呼應本章前述對於歧視與隱微歧視的討論，跨性別者的韌性經常為對社會邊緣化狀態的取消與對歧視的抵抗。整體而言，跨性別者在面對到與自身性別相關的創傷與負向心理健康時，能促進其韌性之因素主要有二，包含社會資本以及自我認同驕傲，其中社會資本包含與支持性社群、其他跨性別者或家庭的連結 (Bockting et al., 2013; Grossman et al., 2011; McCann & Brown, 2017; Singh et al., 2011; Singh & McKleroy, 2011; Stone et al., 2020; Tankersley et al., 2021; Testa et al., 2014)。

有研究針對美國的跨性別青少年進行創傷與韌性的探討，其發現使用自我認

識、自尊、主觀社會支持與情緒應對技巧等四者所組成的模型，可預測跨性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問題、創傷症狀、憂鬱、外歸因行為與內歸因行為。其中，較高的自我認識、較高的自尊及較高的主觀社會支持的人會較少出現心理健康問題。然而，越良好的情緒應對技巧則可能增加心理健康問題，以研究結果與討論來說，增進跨性別青少年任務導向的應對技巧可能才能更好地促進其韌性發展。研究發現若是想要更良好地促進跨性別青少年的韌性，則應該從兒童及青少年早期就開始培養其韌性(Grossman et al., 2011)。

上述模型中相關的預測因子也能夠被套用在成年的跨性別者身上，除了自我定義、自我價值、自尊等自我概念的促進以外，對壓迫或社會不正義的覺察能力以及與支持性社群的連結也扮演了跨性別者韌性的重要角色(McCann & Brown, 2017; Singh et al., 2011; Testa et al., 2014)。在社會支持的層面，許多跨性別者表示參與跨性別社會運動或是成為其他人的正向模範是其促進自身韌性很重要的行動策略。此外，覺察能力與社群連結並不是在性別創傷發生後才變得重要，這兩者同時也是在跨性別者性別認同歷程早期重要的風險與韌性預測因子。若跨性別者具有較高的覺察力與較高的社群連結度，則出現恐懼與自殺性的情況會下降，並且舒適度會增加(Singh et al., 2011; Testa et al., 2014)。即使跨性別者面臨眾多歧視經驗，其中的許多人也發展出了正向的應對策略(McCann & Brown, 2017)。

運用在不同的交織處境中，跨性別者的韌性受到不同情境的影響。例如，對於依然在就學中的跨性別青少年或青年，與家庭的連結可能較強，因此與家庭之間的連結便會成為韌性中社會支持的一大重點。同時，因就學中的跨性別學生可能長時間待在校園內，跨性別於校園中所獲得的安全保障與友善環境便會對其特別重要。在面對性別相關的規定或制度時，對隱微歧視的抵抗也會成為促進跨性別韌性的重要因素，例如各樣性別肯認（gender-affirming）的制度或服務內容，包含在學校中能自由使用符合自身性別認同的姓名或代名詞(Tankersley et al., 2021)。

如同本章前述關於具有交織觀點的創傷研究之重要性，種族與跨性別身份交

織的情況也需要被額外檢視與討論。研究發現在種族主義社會中，有色人種跨性別者的韌性不同於白人跨性別者，其多數時刻的韌性需要建立在種族與性別的交織性上，在種族與跨性別身份交織之上所建立的自我認同驕傲是有色人種跨性別者面對創傷事件時不可或缺的韌性因素。由於對於有色人種跨性別者來說，其支持社群需要同時考量在種族上與跨性別議題上的友善程度，因此其便面對與白人跨性別者不同的挑戰(Singh & McKleroy, 2011; Stone et al., 2020)。

不同韌性的交織也隨之在交織的跨性別處境中出現，當自我價值、認同驕傲、對壓迫的覺察能力以及社會連結是跨性別者性別創傷時的重要韌性因子，有色人種跨性別者所面臨的是種族與性別交織的韌性。換句話說，有色人種跨性別者在自我價值、認同驕傲、對壓迫的覺察能力以及社會連結上，需要同時具備種族觀點與性別觀點。對自身種族的認同與對自身跨性別身份的認同同樣不可或缺，對種族壓迫的覺察能力與對性別壓迫的覺察能力同樣重要，而在社群連結作為重要韌性因素時，有色人種跨性別者與有色人種跨性別社群的連結，並無法被單純的跨性別社群連結所取代(Singh & McKleroy, 2011)。

即便跨性別者大多被社會邊緣化且需要跨性別社群的連結，跨性別社群中的異質性依然存在。研究也發現非二元的跨性別者在尋求社群連結的韌性時會遇到其他的挑戰，有非二元者表示廣泛的跨性別社群可能偏好二元的性別概念，因此非二元的跨性別者在跨性別社群中再次被邊緣化。因此，二元的跨性別者可能會乏於理解非二元的性別認同狀態，造成二元跨性別者與非二元跨性別者之間的不理解甚至引發爭執。例如，使用 **he/him** 與 **she/her** 的跨性別者可能不認同新興性別代名詞 **they/them** 等等，展現了跨性別社群中在性別理解與政治性上的差異(Stone et al., 2020)。

四、小結

綜合文獻回顧的內容，臺灣在跨性別運動上的脈絡與以美國為首的跨性別運動緊密牽連，臺灣亦為美國多元性別運動全球化下的受體之一。即便臺灣跨性別者受到歧視與隱微歧視的現象即便尚未凝結出大量的研究體，在現有的調查報告

與研究中依然被顯露其存在，也因此跨性別的健康與人權議題在臺灣的重要性也得以體現。然而，臺灣的跨性別者或跨性別社群可能有不同於美國的獨到之處，如此差異將能夠立體化臺灣文化、政治處境與跨性別身份之交織經驗，並且得以挑戰或豐富既有以美國為首的少數壓力理論架構、歧視與隱微歧視研究的發現。在面對歧視與隱微歧視事件時，臺灣跨性別者的應對方式可能也因著政治文化的差異而顯露與現有韌性研究的不同路徑。藉由立體化與脈絡化臺灣跨性別者所面臨的歧視與隱微歧視經驗，便得以豐富臺灣跨性別者的創傷敘事樣態，進一步形塑臺灣跨性別者韌性與創傷知情的可能。

參、 研究方法

一、建構主義敘事探究

本文研究者認為臺灣跨性別者的經驗尚未被社會足夠地理解，當前的跨性別運動需要立體且具有深度的跨性別創傷生命經驗研究，考量跨性別面臨之歧視、隱微歧視與相對應之韌性過程經驗需要顧及不同個體的獨有脈絡與交織性經驗，本研究將採用質性研究方法。

同時，本文研究者認為生命經驗是多元建構的，即使面對相近或甚至相同的經歷，也因著個人脈絡而產生不同且多元的真實，並且凸顯情境脈絡的重要性，而這也正是創傷的特性之一，主觀詮釋可能影響創傷當事人對應創傷的反應，並且因此開啟不同的韌性過程(Huang et al., 2014)。本文研究者考慮自身與跨性別議題的互動關係，認為身為研究者與研究參與者之間在跨性別議題上是不可分割、非二元對立的，因此期待與研究參與者共享建構與協商過程(Guba & Lincoln, 1994)。從建構主義延伸，融合後現代主義的影響，本文研究者認為與研究參與者的生命經驗建構是共享的，主體之間是交疊且具有互動關係的，藉由敘事得以體現脈絡化的經驗。在共享建構的過程中，本文研究者期待與研究參與者之間互為主體，雙方在敘事與分析上皆是有動能且主動的，創造合作關係以充權研究參與

者(Oliver, 1998)。因此，本研究採敘事探究方法。

本文研究者在決定質性研究方法派典的過程中曾考慮過使用現象學、建構主義或批判理論。而後，本文研究者考量自身身為跨性別社群的局內人，與跨性別創傷及權益議題高度連結，可能難以執行大量的抽離以對現象進行還原，不如將研究者難以避免的涉入行為化為優勢，在尊重研究參與者的情況下與其共享建構。此外，即便現象學可能可增進客觀批判的可能，然而客觀並非本研究所專注且追求的價值，對於生命經驗與創傷，對於主觀脈絡與經驗的理解更為重要。另外，本文研究者曾考慮民族誌方法在此研究上的適切性，跨性別創傷議題勢必會處理到性別權力結構議題，採用民族誌方法確實可以對研究參與者的生命經驗進行更深入的權力階級互動探討。然而，本文研究者認為當前跨性別運動與跨性別社群需要的是一個使受壓迫與失聲之經驗得以言說與安置的空間，當跨性別者的生命經驗能夠更脈絡化且更完整地被看見後，再深入性別權力結構的探究會更合適，因此在研究方法上依然選擇以建構主義敘事探究為主。未來若是持續深化探討跨性別創傷與韌性在權力機構中產生的脈絡，則可以使用民族誌方法對文化與建制進行進一步深化。

然而，本文研究者在決定使用建構主義敘事探究後，依然認為在跨性別議題上追求脈絡化的過程需要對社會性別規範與結構的覺察與批判，光單純使用建構主義敘事探究可能造成研究者對於研究參與者生命經驗的討論深度不足。因此本文研究者決定在敘事方法的基底之上，再以批判理論女性主義與酷兒理論輔佐對文本以及研究者對文本的分析進行進一步地深化與討論。在資料收集上，本研究將使用半結構式、一對一與面對面之深度訪談，每位訪談時間約為二至三小時，以研究參與者舒適自在的空間為主要訪談空間的選擇，並依研究者評估場地於訪談及錄音上的適切度進行調整。

二、研究參與者招募

本研究在抽樣上，依照現行社會性別概念，顧及不同性別認同在性別結構中的位置及社會性別規範差異，本研究招募跨性別男性、跨性別女性及跨性別非二

元者，分別約五位。在性別分佈上，即便將男、女及非二元之經驗分開進行研究具有社會性別文化上的深度優勢，本文研究者依然決定採取以跨性別大傘形式招募參與者。原因為，本研究所指稱之「臺灣跨性別者」並非是先以跨性別認同為首要考量，再限縮至臺灣地區跨性別經驗之脈絡，反之亦不然。而是強調臺灣在現今全球多元性別運動與反性別運動下的處境，在受到跨國政治、地緣政治與社會政策下的臺灣這塊土地上，受到結構因素影響的交織跨性別經驗。因此，本研究決定將重心放置於受到上述脈絡影響的臺灣跨性別集體性，強調在看見跨性別社群異質性的同時，也看見跨性別作為一個集體抵抗順性別臺灣社會的敘事、社會工作或社會政策如何可能。

此外，考量未成年跨性別者參與研究需其法定代理人同意，可能造成研究參與者跨性別身份與創傷經驗的曝光，使其面臨出櫃困境，因此本研究僅招募年滿十八歲之跨性別認同者。此外，由於本研究將對於創傷經驗進行探討，研究全程將採用創傷知情概念與會談技巧進行，本研究將於參與者招募時表示研究對於創傷經驗探討具有一定深度，可能引起創傷反應，由研究參與者自行評估參與研究的適切性。最後，在創傷樣態上，即便臺灣跨性別者中依然有無跨性別創傷經驗的可能，但本研究目的為豐富對跨性別者創傷知情的討論，讓跨性別創傷、壓迫與優勢觀點的韌性歷程得以現身，因此本研究將主要專注於招募曾經歷過性別創傷者。

綜整上述，本研究之研究參與者條件設定為以下：

- 1.十八歲以上。
- 2.居住於臺灣地區之臺灣公民。
- 3.認同為跨性別者。
- 4.曾遭遇歧視並產生創傷者。

本研究招募研究參與者期間，與臺灣多元性別非營利組織（如：臺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及臺灣跨性別公眾人物與私人論壇合作以發放招募資訊，本文研究者本身為多元性別教育講者及跨性別運動者，在倡議上與上述機構有合作關係及

歷史，因此採用此既有網絡進行參與者之招募。此外，本文研究者也使用自身之跨性別社群資源及自身社群平台（如：Facebook 或 Discord）進行研究參與者招募資訊發放。參與者資訊如表二所示，女性四人、男性六人，非二元六人，年紀橫跨二十至六十歲，平均為三十五歲以下，參與者較多有跨縣市的移居經驗，生活地區涵蓋臺灣本島大部分縣市，漢人十二人，臺灣原住民族兩人。本研究在性別經驗上著重參與者之性別認同與跨性別實作經驗，選擇不刻意公開參與者之指定性別，以示研究者期待社會大眾能夠學習在不需跨性別者出櫃自身指定性別的情況下，依然能夠傾聽、理解並嘗試同理跨性別者的真實。以下由性別認同之女性、男性至非二元進行排列。

表二 研究參與者基本資訊

	暱稱	性別認同	年齡	生活地區
1	雪泥	女性	20~30	雙北
2	阿蓉	女性	20~30	南投、臺北
3	彩萱	女性	20~30	雙北
4	小佑子	女性	30~40	雙北
5	大樹	男性	50~60	臺北
6	毛毛	男性	20~30	臺南、臺北
7	陽	男性	30~40	雙北、臺中
8	安德	男性	20~30	屏東、臺北
9	力瑜	男性	30~40	臺南、倫敦
10	阿明	男性	20~30	宜蘭、臺北
11	小春	非二元	20~30	新竹、臺中
12	Daisy	非二元	20~30	高雄、臺北
13	小琪	非二元	20~30	雙北
14	瑋瑋	非二元	20~30	高雄、桃園、臺東

三、資料蒐集與分析

本研究以錄音方式記錄訪談內容，藉由付費版程式 Good Tape 進行轉錄，完成約七成之逐字稿，再由研究者本人聆聽錄音檔並進行手打校正。在逐字稿生成後，研究者則對於所有逐字稿進行編碼整理，以進行下述之分析。分析部分本研究參考 Lieblich et al. (1998)的敘事探究分析方式，並用整體－形式分析與類別－

內容分析等兩種分析方法。

藉由整體－形式分析，將研究參與者的生命經驗當作一個整體看待，不進行切割，了解在不同的時間軸中個人、人際與社會層次的起伏，可圖像化成上揚、下滑、穩定或波動等等關係，在整體－形式分析中得以體現生命歷程中的各樣轉折點（如：甲參與者研究參與者在高中時因為受到霸凌而出現憂鬱情緒，彷彿從懸崖上墜下，而後在大學時遇到一群知心好友，使其能夠重新對校園生活產生期待與信任，整體故事結構為先向下跌落再向上回彈）。

類別－內容分析則是在取得文本後，先進行與研究問題相關之副文本的形成（如：臺灣跨性別者因歧視產生了什麼樣的創傷經驗），再進一步進行內容分類（如：臺灣跨性別者經歷歧視後的創傷類別有 ABC 三種），以探索研究參與者在性別創傷經驗與韌性過程的多面向經驗。而後，本研究將區分類別進行情境脈絡理解與跨文本間的比較與統整（如：臺灣跨性別者經歷 ABC 三種歧視創傷，在 DEFG 四種可能的脈絡中，發展出 HIJK 四種對應的韌性過程），最後藉由文本比對形成研究發現。

本研究期待綜合兩種分析方式，同時用脈絡與時間軸顯現不同研究參與者的個人完整生命經驗，同時藉由切割分類比較不同研究參與者的共通性與差異性（如：在分類之後，乙丙兩位研究參與者都藉由「跨性別社群連結」展現韌性），並藉此得以分別與過往文獻中的質性與量化發現進行比較討論。

在初步資料分析後，本研究也將使用女性主義理論與酷兒理論針對以整理之文本進行討論，不同於敘事探究分析對於經驗整理之專注，本文研究者將使用女性主義理論與酷兒理論針對性別權力、結構與規範進行批判討論，以深化敘事文本中的情境與意義。

四、研究嚴謹性

本研究主要參考紐文英（2023）對於敘事探究方法整理之研究執行建議，並綜合 Ali & Yusof(2011)、Kitto et al.(2008)與 Walsh & Downe(2006)之質性研究執行建議，說明本研究如何確保研究之嚴謹性。

（一）契合度

本研究為確保文本與參與者敘述經驗之正確性，將於逐字稿謄寫完成後交予研究參與者確認，且邀請其確認研究者依照文本所理解的類別分析符合其原意，若有需要進一步釐清之內容，亦可能再次訪問研究參與者(Ali & Yusof, 2011; Riessman, 1993)。

（二）連貫性

本研究將以情境脈絡理解研究參與者生命經驗，並且將不同的類別進行整合比對，確保主題的連貫性、核心類別間的連貫性，以及綜整該研究參與者的整體經驗確保整體連貫性，包含平行與垂直脈絡的連貫與一致性(Riessman, 1993)。

（三）說服力

本研究呈現研究參與者生命經驗時將採深厚描述以展現情境脈絡，並將保留研究參與者之敘事風格、語言與文化特色，以擷取研究參與者原句脈絡以確保說服力(Ali & Yusof, 2011; Lincoln & Guba, 1985)。

（四）交互性

考量建構主義敘事探究方法中研究者與研究參與者的共同建構過程，本文研究者將誠實面對自身於該研究議題與參與者經驗之立場與反身性，於研究過程中頻繁書寫研究者反思日誌，並且於研究中表明以確保研究交互性(Lincoln, 1995)。

（五）實用性

本研究主要目的之一為藉由使臺灣跨性別者的生命敘事現身，使讀者與臺灣社會更認識臺灣跨性別者的創傷處境，並且期待促進臺灣跨性別權益。本研究將奠基於本文研究者在社會工作學中的訓練與觀點，結合女性主義與酷兒理論批判觀點進行敘事探究後之分析，以刺激批判性討論(Rosiek & Atkinson, 2007)。

（六）簡約性

本研究於資料分析時，在強調盡可能完整化脈絡的同時，也將簡約呈現必要主題脈絡，並藉由各主題下的故事傳遞研究參與者的經驗與情境，此部分可在脈絡化經驗的同時確保文本間比較與整合的可行性(Lieblich et al., 1998)。

（七）確切性

本研究藉由研究者與研究參與者的共同建構過程，期待充權研究參與者，並且促進其對自身的理解與反思。此外，藉由共同建構與充權的合作關係，本文研究者期待此研究過程能夠促進研究參與者對自身的覺察與理解，或是在過程中獲得新的意義，促進研究參與者的能動性，亦即此研究之催化效度(Lather, 1986)。

五、研究倫理

（一）誠實與尊重

本研究將向研究參與者誠實表明研究者自身身份與目的，並且即使研究者在研究方法上與研究參與者共同建構敘事，研究者將依然保持尊重態度面對研究參與者對自身生命經驗之表述。在面對不同研究參與者時，研究者將盡全力營造對不同研究參與者的平等待遇，並信守對研究參與者的承諾。

（二）隱私與保密

面對研究參與者表露意願低的經驗時，本文研究者將不以各種形式誘導研究參與者分享其不願訴說之經歷或隱私資料。在研究整體過程中，本文研究者將去識別化處理研究參與者個人資料，匿名形式也將徵求研究參與者之意見。

在資料分析階段研究者使用 Good Tape 協助逐字稿轉錄，Good Tape 使用歐盟標準《一般資料保護規則》（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GDPR）進行資料之加密保護，保護所有上傳資料避免被分享、販賣、租借或進行任何交易，並且研究者在分析過後將從程式中刪除資料，同時 Good Tape 也會移除此研究之資料。

（三）避免傷害且使研究參與者受惠

本研究主題涉及創傷經驗，研究全程將採創傷知情概念進行，並且讓研究參與者在其舒適的範圍內參與研究，而若研究者的主觀有壓迫或傷害研究參與者的可能，本文研究者將不對參與者主觀經驗進行批判。本研究使用建構主義敘事探究，研究者與研究參與者為夥伴關係，並且期待研究創造研究參與者的發聲與現身機會，並且研究也期待促進研究參與者於社會上之權益，訪談也將給予研究參

與者適量訪談費以表示對研究參與者的支持。若在訪談過程中研究參與者感到情緒上受傷，則本文研究者將以傾聽、同理與陪伴為支持方式，讓研究參與者有情緒抒發的空間與時間，並且於訪談結束後一週內追蹤研究參與者的情緒狀況。

（四）知情同意

本研究將藉由知情同意書獲取研究參與者之知情同意，研究者將使用適合研究參與者的語言確保其理解其權益，盡全力維護研究參與者的自由與自主性，並告知其可於任何階段退出本研究。

（五）資料使用與結果獲知權利

本研究於逐字稿謄寫完成後，將傳送予研究參與者，確保其擁有其自身之訪談紀錄。本文研究者於研究結果可呈現時將告知研究參與者研究結果，並且事後研究參與者若想進一步了解，研究者將履行向其解釋之義務。

（六）與研究參與者之關係

本文研究者將時刻注意與研究參與者的關係建立程度，在保持角色單純性的同時以適當的行為與研究參與者互動。若談論生命經驗的過程中，研究參與者表達明顯非研究範圍的個人心理或精神議題，研究者將轉介其他資源予研究參與者。

（七）交織性敏感

本文研究者將關注研究參與者的交織身份，理解不同種族、族裔、性別、性傾向、年齡、社經地位、身心障礙狀態、宗教信仰、政治傾向等等所可能交織出的影響，並採取平等的語言進行對話。本文研究者在交織性敏感度上的培養源自於社會工作教育，對多元身份與文化之保持敏感與謙遜，並專注於看見人的立體性與身份的不可切割性，在實際操作上，本文研究者參考國際上各國反歧視法之規定，以理解不同交織經驗且避免歧視。

（八）文化安全與創傷知情

有鑒於本研究之研究參與者性別身份具有其敏感性，研究者徵求研究參與者意見挑選其能夠自在表達其文化經驗之訪談地點。語言上，研究者將使用肯認研究參與者性別認同與性別平等之詞彙，並且避免使用再製性別刻板印象、性別二

元論、性別本質論及順性別主義的用語，期待營造讓研究參與者可以自在做自己的空間。此外，在研究參與者招募的過程中，本文研究者將在訪談開始前向研究參與者出櫃現身，表示自身跨性別的性別認同，並且表示對研究參與者跨性別認同的肯認。

由於此研究議題將觸及研究參與者自身的創傷經驗，此研究全過程將採取創傷知情之概念進行，遵守且實施美國物質成癮和心理健康服務部（SAMHSA）對創傷知情的六個關鍵守則，包含安全（Safety）、信任與透明（Trustworthiness and Transparency）、同儕支持（Peer Support）、合作與共通性（Collaboration and Mutuality）、充權、發聲與選擇（Empowerment, Voice, and Choice）、文化、歷史與性別議題（Cultural, Historical, and Gender Issues）(Huang et al., 2014)。實際操作方式如以下：

1. 安全層面，研究者將在會談設計上確認研究參與者主觀感受之物理安全與心理安全程度，確保研究在研究參與者感到身心安全的情況下繼續進行。
2. 信任與透明層面，研究開始前研究者將向研究參與者說明訪談的所有進程，並且向研究參與者說明此研究的動機、目的與研究者的立場。
3. 同儕支持層面，本文研究者本身便是跨性別創傷倖存者，在表明立場與說明研究者身份的過程中，研究者可提供研究參與者同儕支持，並且說明訪談內容時便會同時向研究參與者說明跨性別支持相關的協會、專線與諮商資源（如：非營利組織之跨性別諮詢專線、跨性別支持團體與聚會，及跨性別友善之心理師）。
4. 合作與共通性層面，研究者將強調自身在創傷研究中的位置，本文研究者意識到自身是此研究中促進創傷知情概念的重要角色之一，並且藉由有意識地促進與研究參與者的合作關係達成創傷知情的實施。
5. 充權、發聲與選擇層面，本文研究者信任研究參與者具有其韌性，並且意識到權力對於弱勢邊緣族群的影響，本文研究者將在訪談過程中避免權力控制，讓研究參與者可以自在地發聲與選擇訴說自身故事與創造韌性及韌性的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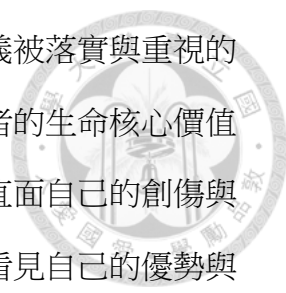
6. 文化、歷史與性別議題層面，本文研究者藉由對於交織性之敏感促進對不同文化與身份認同背景的覺察與反思，並且意識到即使是跨性別社群內，因著不同的背景脈絡、種族、歷史創傷、性傾向、政治傾向、身心障礙狀態、年齡、社經地位、宗教信仰等等，研究者需要時刻保持謙遜的態度面對研究參與者的生命經驗，同時具備分辨壓迫與特權的能力。

六、研究者反身性

本文研究者的性別認同為跨性別非二元，在跨性別議題上是局內人，也經歷過多種暴力對待，並且在各種創傷事件中嘗試生存且倖存。由於本文研究者本身便棲身於臺灣跨性別社群當中，臺灣跨性別者的權益便是本文研究者本身的權益，因此本文研究者在研究前便在跨性別議題上有自身之立場。此外，本文研究者自青少年時期開始加入臺灣性別運動，在性別議題上反對父權主義、順性別主義、性別二元主義與異性戀主義，在跨性別權益上支持跨性別認同去醫療化，並且認為當前「跨性別（Transgender）」一詞之定義與認同疆界是需要被挑戰的，上述立場皆屬於可能影響研究之主觀。

本文研究者在參與臺灣性別運動的過程中，了解到跨性別社群當前能量略有不足，在面對社會上的不同聲音時，資源與話語權的不足讓跨性別社群容易再次落入被壓迫，而無法平等對話的處境。藉由參與社會運動以及對運動處境的觀察，本文研究者認為面對跨性別權益議題的討論並非絕對二元切割的，強調「選邊站」的行為可能忽略不同論述背後交織的生命經驗與脈絡，進而造成人群之間的對立，以社會運動與人權的角度來說並非明智之舉。在社會運動過程當中，本文研究者不斷尋找適合跟社會大眾對話的語言與倡議策略，並且其中一個能夠使人互相理解的突破點便是在各樣結構底下的脆弱性，使人在看見各個議題的同時，能夠看見背後受傷的故事與不正義。跨性別的創傷研究不只是為了讓非跨性別者理解跨性別者的創傷與創傷反應，而也創造了一個機會讓跨性別者重新認識自己的創傷經驗與創傷效果，換句話說，這也是一種新的韌性可能。

本文研究者帶著家庭暴力、肢體霸凌、言語霸凌、排擠、性騷擾、性侵害的



創傷進入社會工作學系學習，在社會工作教育中，看見社會正義被落實與重視的可能性。社會工作的人權與社會正義價值便逐漸成為本文研究者的生命核心價值之一，在看見其他受壓迫者的處境時，本文研究者也再次得以直面自己的創傷與處境，在以優勢觀點看待服務對象時，本文研究者也得以嘗試看見自己的優勢與可能。在從社會工作學系大學部畢業時，本文研究者在畢業典禮上曾說：「社會工作教會我如何繼續生存，就像我們告訴我們的服務對象那樣。」本文研究者於十七歲時得到重度憂鬱症，如今依然與之共存，在生命希望渺茫的時刻，社會工作將優勢觀點與韌性帶入本文研究者的生命，使本文研究者如同相信著服務對象般相信著自己有未來。也如同本文研究者在某次演講中所說：「This is a love letter to humanity and an invitation from the broken me. We were deeply hurt, but that is not the end of our story.（譯：這份研究是對人性所發出一封情書，也是由破碎的我所發出一封邀請函。我們確實深深受傷，但這卻不是我們故事的結尾。）」這便是社會工作對本文研究者的意義。

在理論視角上，本文研究者在受到社會工作教育過程中，經常接觸與使用女性主義與酷兒理論以討論性別議題。女性主義理論蘊含了一種解構且重新建構的力量，本文研究者認為女性主義理論有助於跨性別議題之概念化與傳遞，在後現代女性主義當中，顯露了性別、語言與權力的關係，專注於性與性別弱勢處境的生命經驗時，此關係便是討論的基礎。而酷兒理論則蘊涵了一種強烈的批判性與破壞性，其對於社會既有結構與規範的挑戰正呼應了跨性別當中「跨」的行為與意義，跨性別對於本文研究者而言極具酷異性（queerness），酷兒的思考與批判也是本文研究者日常生活中經常擁抱的。

本文研究者也期望藉由反思日誌來記錄研究中各個生態系統發生的變化，藉由作為一個跨性別議題局內人與跨性別社會運動者的身份，提出觀察、分析、批判與反思，期望得以再現此研究議題的重要性。由於本文研究者自身之創傷經驗、社群經驗與文獻回顧內容，在研究前已預期具有歧視創傷經驗的臺灣跨性別者存在，並且期待臺灣跨性別者的歧視創傷經驗能夠被看見，而當其經驗得以被看見

時，也部分使得本文研究者本身的創傷經驗得以被認識。此外，本研究的其中一個動機便是來自於本文研究者在臺灣跨性別運動的參與經驗，在研究前本文研究者便抱持著能夠影響臺灣跨性別運動發展的期待，希望成為臺灣跨性別運動與跨性別者的助力。

肆、參與者描述與整體一形式分析

一、參與者描述

本研究的參與者共有十四人，即便人數不少，研究者此處依然想用一些篇幅來傳達每位參與者在訪談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個人特色，讓後續讀者閱讀生命故事時更能夠想像參與者敘事的模樣，也是深厚描述的一環。本研究參與者包含四位跨性別女性，六位跨性別男性，以及四位非二元跨性別者。以下根據參與者資料中的編號由女性、男性及非二元的順序進行介紹。

（一）雪泥：跨性別在校園的生存之道

雪泥是一位跨性別女性，二十出頭歲，臺北人，在中學時期經歷了許多的霸凌。雪泥因為跨性別身份的緣故，在學校上廁所時總是需要繞到學校的偏僻角落，就像玫瑰少年葉永鋕一般，而後雪泥甚至練就可以畫出學校平面圖的能力。雪泥在第一所高中上廁所困難，甚至開始不喝水，導致身體受損。因此雪泥嘗試轉學到其他高中繼續就讀，但此時的雪泥已經有明確的女性認同，也希望可以用女性的身份在新學校生活。然而，可想而知，一位沒有更換性別證件的跨性別青少年，是很難公開被學校這種權控體制納編的，雪泥便因此在媽媽的陪同下一間一間跟學校談，也一間一間地被各個高中拒絕用女性學生身份招收雪泥。所幸在雪泥看似已經沒有希望的情況下，找到了一間高中願意給雪泥女性學籍入學就讀，才讓雪泥得以完成高中學業。

雪泥是本文研究者生命中認識的第一位成功使用性別認同身份入學高中以下學校的跨性別者，在臺灣當今的性別運動脈動底下，雪泥這樣的個案展現了學

校體制對於跨性別者微小卻真實存在的彈性。雪泥因為過往在國高中霸凌的緣故，無法好好念書，保持著創傷的雪泥現在就讀大學時，便報復性地認真念書，這種作為學生的「常規」是雪泥過往難以經驗的。

雪泥在成年後就馬上進行了性別肯認手術，用一個社會女性的身份生活，家裡對於雪泥也是非常支持，甚至幫她出了做手術的錢。然而，雪泥也在訪談中不斷地表示，換證之後的性別壓力依然很大。雪泥在生活中處處提防，盡可能地不要露出「破綻」讓別人辨識出來她的跨性別身份，一天到晚腦袋中都是各式各樣的沙盤推演。雪泥也因為社會壓力的緣故無法公開出櫃，換證後的雪泥發現自己並沒有逃離這個順性別社會的折磨，反而覺得自己是一個人造的生化人，而後併發嚴重精神疾病，住院治療。雪泥雖然與嚴重精神疾病共存，但講起故事來依然非常地生動有力，並且非常勇敢地面對自己過往的創傷。雪泥不斷回到過往的場景回顧自己的創傷，也回到過往的學校跟歧視她的老師面質。雪泥的這種勇氣，鼓勵了本文研究者，讓研究者後來決定也回自己一直不敢回去的母校，嘗試在創傷之地與老師再次展開對話。

（二）阿蓉：從性侵倖存到反叛的正義使者

阿蓉是一位跨性別女性，二十出頭歲，南投人，現在正在移居到臺北念大學。阿蓉外貌表現看起來生性害羞，講起話來也纖細溫柔，阿蓉說她天生聲音就很高，並沒有額外因為跨性別身份進行嗓音訓練。雖然阿蓉的肢體語言與聲音很柔和，這樣的陰柔卻與阿蓉的髮型呈現強烈的衝突感，阿蓉訪談的當天剃了一個平頭，並且早上才剛去婦產科看醫生尋求跨性別相關的醫療資源。阿蓉有想要進行性別肯認手術的打算，但目前在醫療系統中還沒開始接受荷爾蒙介入，即使通常這種情況下跨性別者都會感受到強烈的壓力要符合醫師的性別刻板印象，以至於打扮得更具有「說服力」，阿蓉卻完全對於這種正典化不以為然。

在害羞的人際互動下，隱藏著的是一個在小學就被性侵而產生創傷的小女孩。阿蓉說起自己在小學被性侵的經驗時，並沒有強烈的情緒反應，然而，阿蓉這一路上依然不斷地在思索被性侵的意義與她自己的關係。阿蓉說雖然被性侵的經驗

讓她從此以後非常懼怕跟男性相處，但加害人當下對阿蓉說了一句：「我第一次跟妳這種女生做。」讓阿蓉在創傷中似乎又得到了性別認同的肯認，造成阿蓉非常困惑且複雜的感受。受到性侵創傷的阿蓉，自此以後便難以相信男性，也不敢跟一群男性相處在同一個空間中。在大學入學面試期間，阿蓉因為不斷遇到男性教授擔任她的面試官，讓她害怕到說不出話，因此在社交與求學過程中，各個情境中的性別比例便成為阿蓉優先考量的議題，但也因此阿蓉念了自己不是很喜歡的大學跟科系。

阿蓉的聲音和動作之溫柔，難以想像她強硬起來的樣子，然而在訪談中談論到女性主義與社會正義時，阿蓉內心的堅定展露無遺。阿蓉說著自己怎麼回嗆那群說她沒有資格當女人的人，說著自己剃平頭做性別的歷程，也談到自己如何翹課去參與各種倡議的遊行活動。阿蓉與本文研究者同樣身為跨性別性侵倖存者，在這篇研究中相遇，從創傷到對正義的關懷坦露無遺，也展現了創傷倖存者的韌性。阿蓉近年來因為接觸到越來越多讀諮商或社工的男性，慢慢地建立她與男性相處良好的經驗，逐漸修復了她與社會男性之間的關係，在此篇研究中也象徵了作為創傷孤島的跨性別者，如何再次與順性別主義的社會修復關係。

（三）彩萱：從受暴日常與孤獨倖存的女孩

彩萱是一位跨性別女性，二十出頭歲，臺北人，現在正在就讀大學。彩萱雖然自小生活在臺北地區，但從原生家庭、中學到現在的生活圈中，大部分的文化圈都存在著對跨性別的歧視與不理解，彩萱從小到大甚至沒有認識任何跨性別的朋友，直到在這份研究與研究者相遇。參與跨性別研究也是彩萱的第一次，所謂第一次不僅僅是接受訪談，而是彩萱第一次如此完整地訴說自己過往到底經歷了什麼樣的跨性別暴力，彩萱也因為這份研究與本文研究者建立朋友關係。

彩萱受到家人的長期暴力，也在中學時期連年受到霸凌，如此甚至延伸至畢業之後。彩萱對於跨性別議題有很多想法，但在她的生活圈中並沒有人可以跟她討論，同時也是因為長期受暴的緣故，讓彩萱失去了對所有人的信任關係。彩萱說到，她對人的不信任，讓她甚至不敢向跨性別友善的單位求助，獨自一個人撐

到現在。與彩萱的訪談過程中，彩萱有很多重要受暴的經驗是不可被用任何形式紀錄的，即便研究者盡可能地去識別化，這些經驗讓彩萱出櫃與暴露身份的風險，是現階段的彩萱沒有辦法也不需要承擔的。在與彩萱的對話中，研究者清楚意識到雖然本篇研究方法是敘事探究，但所謂能夠被探究之敘事，依然是需要非常多資本或準備的。

在訪談過程中，研究者也與彩萱一起思考到底為什麼她可以活到現在，後來得到的結論是彩萱真的是一個「倖存者」。彩萱生活處處都充滿對跨性別的歧視與污名，但這依然沒有淹沒彩萱想要用自己的生命故事為社會奉獻的心意。彩萱在跨性別議題上的抗爭，展現於她對跨性別網紅形象的批判，也表現在她不向精神科醫師妥協接受醫療介入的實作，一心想為未來的跨性別者撐出更大的空間。彩萱決定不要成為那些傷害她的人，決定要不帶偏見地重新認識人，給予他人機會，這也是彩萱面對自己創傷的韌性。研究者與彩萱後續的來往，也建立了同儕支持的關係，吃飯逛街聊天，後來一起去泡了溫泉，對於有身體焦慮或無法通過空間性別辨識機制的跨性別者來說，是一個非常難得的經驗，也是研究者近十年來第一次能夠自在地泡溫泉。

（四）小佑子：這是我直立的政治宣言

小佑子是一位跨性別女同志，三十出頭歲，臺北人，小佑子此生最大的夢想就是成為一個政治家，目前正在考取政治學研究所。熟悉社會學與政治學相關理論的小佑子，對於女性主義和臺灣的跨性別運動都有自己深刻的見解。然而，正是因為對於女性主義的了解，讓小佑子理解到自己在面對基進女性主義與自身女性認同之間的衝突，小佑子便常會在內心質疑自己的性別實作到底合不合適，也因此在大學期間曾經想要藉由打造自己的陽剛特質來轉移對於自己跨性別認同的注意力。

在穿著、語言與動作上，小佑子展現了陽剛女性的形象，說話時語氣堅定，邏輯順暢具有邏輯，展現了小佑子對於政治的批判與渴望。縱貫小佑子的跨性別生命經驗中，焦慮佔據了很大的角色。小佑子渴望能夠自在展現自己的性別，念

自己喜歡的政治學，從事自己想從事的政治工作，然而臺灣社會對於跨性別的歧視與不理解，讓小佑子時常擔心自己會不被社會接納，甚至受到攻擊。小佑子曾想過，自己是不是要重新宣稱自己是男性，才能夠被政黨與人民接受，自己是不是要在跨性別身份與事業理想中二擇一。在訪談中，本文研究者與小佑子在挑桌上有各種多元性別旗幟顏色的徽章，而小佑子在跨性別旗幟和女同志旗幟之間猶豫。小佑子一開始挑了女同志的顏色，說到自己以前其實想過能不能就當個「純純的女同志」就好，脫下跨性別身份帶來的包袱與過往，然而後來小佑子又說到，自己在這樣想的時候也會懷疑，拋下跨性別的經歷是否真的有意義。最後小佑子同時拿了跨性別與女同志的兩個徽章。

小佑子雖然會焦慮自己可能受到的歧視與攻擊，但她內心依然有堅定的意志，認為跨性別並不需要被大家捧在手心守護，自己在面臨歧視時也經常尋求直球對決。小佑子平時喜歡閱讀政治相關的書籍，跟研究者一樣很喜歡動漫《進擊的巨人》，《進擊的巨人》是一個極具國族、種族與政治意涵的動漫，小佑子也藉由其中的劇情與角色說明自己在臺灣跨性別運動中的位置，提到臺灣跨性別運動勢必面對著國族主義與正典化的挑戰，然而政治的重要性正是在這種權衡的過程中顯露無遺。小佑子強調，在跨性別運動中過於二元切割化的論述可能是有害倡議推動的，迅速的標籤與撲殺，反而可能會忽略不同跨性別者的交織處境。

（五）大樹：臺灣跨性別男性現身先鋒

大樹是一位跨性別男性，五十歲中旬，臺北人，大樹是臺灣跨性別社群重要的前輩之一。大樹已經完成性別肯定手術十多年，在臺灣早期跨性別社群網絡還沒有很發達的時期，大樹在性權會的協助下順利找到合適的醫師進行跨性別醫療介入。然而大樹走上醫療介入的路之前其實充滿大風大浪，不僅是大樹成長的年代對於跨性別不友善，同時也是因為大樹在接受跨性別醫療前愛上了一個女生。大樹的這位前女友在大樹做性別的過程中成為他很重要的支持，她告訴大樹，自己願意等待大樹籌錢做手術，也願意陪伴他走這一段艱苦的路。然而，大樹在經歷熱戀期之後，卻被對方分手，原因正好與當初的承諾相反，對方難以想像跨性

別男性的可能性，改為跟順性別男性交往。這段感情的傷害，是大樹的最後一根稻草，讓大樹下定決心要進行手術，過上自己想要的生活。

大樹有一句名言：「我就是我，我並沒有改變。」大樹曾經在手術後遇到一段八點檔一般的感情，最後鬧得整個社區都知道大樹的跨性別身份，因為當時跨性別議題依然很新穎，讓記者們衝進社區逼問大樹跟他阿嬤。大樹說，這一路上之所以可以一直走下去，阿嬤很有大的功勞，大樹阿嬤無條件地支持著大樹，祝福他可以自在做自己，過上自己快樂的生活。現在的大樹便身體力行阿嬤的祝福，不在活在別人的眼皮底下，嘗試不去在意別人的看法與批評，現在的大樹已經很熟練自己進行心理調適。雖然大樹盡可能地不在意別人的看法，但大樹因為曾經在電視節目中露面，也讓觀眾看自己身上進行手術的疤痕，分享自己的跨性別經歷，導致跨性別男性社群中的部分跨性別夥伴開始譴責大樹，說大樹現身會害其他不想出櫃的跨性別出櫃，因為現在社會大眾會知道那些疤痕代表著什麼意思。於此同時，大樹也遇到有順性別的朋友非常欣賞大樹這樣的現身，這種為了讓社會認識跨性別而勇敢出櫃，但反而不斷被圈內人譴責的現象也帶給大樹不少失望。

大樹的經驗跨越了跨性別運動在臺灣萌芽的世代，也說明了不同世代的跨性別者的跨性別意識是有差異的，所謂的「跨性別」對於不同世代背景的跨性別者來說具有不同的意義，尤其在去疾病化與去醫療化的運動脈動中更是如此。

（六）毛毛：搞笑是希望世界聽我說話

毛毛是一位跨性別男性，年近三十歲，出生於臺北，受到原生家庭的培育，毛毛從小就具備向歐美國家發展的資本與能力，也曾經在歐美地區生活過，現在移居到臺南生活，也是本研究中有原民身份的參與者之一。毛毛說自己基本上就是一個 **smart Asian kid**（聰明的亞洲小孩），原生家庭也給予毛毛經濟上的支持，讓他可以不愁吃穿，然而來自原生家庭的經濟支持在毛毛後來的生命中卻為他帶了矛盾。毛毛已經使用荷爾蒙一段時間，外貌與聲音上都非常符合社會男性的刻板印象，然而因為毛毛並沒有手術換證，因此在生活中不斷地遇到對方懷疑毛毛冒用他人身份證件的困擾，讓毛毛很是心煩與心累。

毛毛的家長都是基督徒，毛毛自己從小便也在教會長大，是個虔誠的基督教徒，但隨著毛毛的多元性別身份逐漸浮上檯面，讓毛毛難以在原生家庭與教會中生存下去。高中時期，毛毛把頭髮剪短又交了女朋友，毛毛從小在教會認識的叔叔阿姨便開始說毛毛是叛逆了、學壞了，說起毛毛小時候的種種是多麼地優秀，現在竟然變成這副模樣。教會跟毛毛的家庭站在同一陣線，讓毛毛非常受傷，後來教會說毛毛會出現這些「反常」的多元性別行為是因為有魔鬼附身在他身上，便把毛毛監禁在教會內三天三夜，並且不讓他吃喝任何東西，說這樣才能把鬼趕出來讓毛毛恢復「正常」。毛毛在 18 歲那一年，失去了原先擁有的家庭關係，也失去了一路陪伴他長大的教會關係，更失去了對於基督信仰的認同。

毛毛現在移居到臺南生活，其中一個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要遠離有毒的家庭關係。毛毛說到，他大可以巴著家裡好拿生活費不工作，但他不想要再與原生家庭有所牽連，因此決定放棄家裡的經濟支持，在臺南找工作自力更生。毛毛的敘事風格是充滿趣味的，他很懂得掌握談話的節奏與動力，即使是在談論沈重的話題，毛毛也會加入一些輕鬆的語句或語助詞，讓話題不會過於死沈。例如在提到被教會虐待的經驗時，毛毛便說教會那群人連要趕什麼鬼都不知道，因為他們對性別一竅不通：「他們如果可以把性別認同跟性傾向這件事情分開來談的話，他們就資優生。……他們就 100 分。」但毛毛在訪談中也坦誠地談到，自己之所以會養成這種搞笑的習慣，就只是為了希望不要使對方反感，進而直接拒絕認識跨性別。只要可以犧牲自己的一些情緒，似乎就可以換得倡議的機會。

（七）陽：往偏鄉移居的溫柔男孩

陽是一位跨性別男性，三十出頭歲，臺北人，不同於許多跨性別者往都市移動的策略，陽現在則是移居至臺中比較鄉下的地區生活。陽說到，雖然臺北有非常多的跨性別社群與相關資源，但同時整個地區也對跨性別有更多辨識能力，對於不想要出櫃的跨性別者而言，反而移居去鄉下更不容易被看出來自己的跨性別身份。陽為人和善，也不喜歡與人發生爭執，只是也因此許多歧視與壓力陽都選擇自己吞下去，有時也乾脆覺得真的是自己的問題。在中學時期被別人說上大學

會「變回女生」，在大學時期被同學強迫穿裙子上台表演，在公司被同事強迫出櫃，陽對於過往種種被歧視的經驗，大多也都呈現無奈的神情，即使受到歧視還是選擇溫柔的這顆心，也成為了陽自我調適的重要韌性。

陽在敘事中講到了自己與媽媽之間的種種糾葛，在跨性別醫療的一路上，陽都受到媽媽的各種「花式阻攔」。一開始向家人出櫃說要去看精神科時，媽媽在家裡答應陽，後來在診間卻跟醫師說陽是「女同志」；向家人坦承自己想做性別肯認手術時，陽知道家裡會有很強烈的反對聲浪，因此找了社群的好友一起來照顧他，卻被媽媽罵這樣有損家裡的面子，媽媽看似答應簽同意書，但在入院時卻當場拒絕讓陽接受手術；陽想改名字時，因為牽涉到家裡的戶口名簿，讓家人知道時，媽媽也對陽改名有各式各樣的不滿。陽說他自己不斷地在挑戰媽媽的底線，不斷向前推進，他知道媽媽其實也很不容易，但抱持著這樣的同理、溫柔與堅定，陽依然一步一步向前，走到了手術換證的現階段。

現在的陽認同越來越穩定，越來越不容易因為他人對他性別身份的攻擊而受傷，過往讀設計相關科系的陽，也也很坦誠地說他自己就是喜歡一些色彩很繽紛的東西，所以常常被別人說他作為一個男生這樣很「娘」，但陽聳聳肩，絲毫不以為然地說：「哈哈，我就是喜歡。」

（八）安德：我再也不接你給我的屎

安德是一位跨性別男性，二十出頭歲，屏東人，現在在臺北念大學。安德說起話來自信有精神，姿態大方，帶給人一種朝氣滿滿的陽光男孩感。然而，安德實際上過往因為被大學拒絕以性別肯認形式讓他入住的緣故得了憂鬱症，而後產生一連串的生心理創傷反應。

安德以前高中時學校便會要求他要穿制服裙子上學，對於已經有跨性別認同的安德來說，穿裙子讓他覺得很不舒服，但穿褲子便會被老師記過，安德最後便會在裙子裡面穿上長到露出來的短褲，以表示對於學校性別政策的抗議。安德回憶起學測放榜時覺得非常心酸，當時同學們一個個都因為可以脫離種種限制到新環境生活而雀躍不已，但安德卻在班上突然哭了起來，因為他知道他升大學之後

會被塞進女宿。安德在不得已的情況下還是入住了女宿，但種種女性的衣物、身體、聲音都不斷地提醒著安德住在一個不屬於他的地方。安德開始出現失眠的症狀，而後併發憂鬱症，但他遲遲不想面對讓他心累的這一切。

安德過了一兩年後終於去看精神科，處理憂鬱症與失眠的問題，同時也在思考能不能換到學校裡的「性別友善宿舍」。安德不知道的是，他學校所謂的性別友善宿舍跟他想像中的完全不一樣，滿懷期待的安德後來因此被重重傷害。安德學校的性別友善宿舍規定「同生理性別」要住在同一間，對於安德來說，這就是要求他以女性的身份跟其他女學生住在一起，在根本上並沒有解決他的問題。安德不斷向學生會、性平會與學校宿舍行政商討解決方案，然而安德得到的回應只有「這不是我們的業務範圍」以及「規定就是這樣，你自己想辦法」。安德的內心又難過又憤怒，只要一想到要嘗試跟學校溝通就頭痛欲裂，胸口也會莫名疼痛。

現在的安德找到的新的經濟來源，自己在外租房，身心狀況才漸漸好轉。與憂鬱症共處的安德平時喜歡閱讀心理學與哲學相關的書籍，安德說，閱讀心理學不只可以更認識自己，也可以分辨人際互動中哪些歧視並不是自己的問題，並且懂得尋求自己內心的平靜與調解。安德臉上的笑容，代表著他拒絕被任何人情緒勒索或侮辱，安德也很推薦跨性別社群的夥伴多讀一些心理學相關的書籍，以分辨哪些人正在把屎丟在我們身上，藉此我們就可以拒絕生命中別人給的屎。

（九）力瑜：一點一滴溫暖世界的光

力瑜是一位跨性別男性，三十歲出頭，臺南人，大學畢業前都在臺灣生活，但大學畢業後在臺灣看不到自己的未來，難以想像自己身為跨性別者如何用他的專業經營生活，因此移居至英國繼續求學，並且在英國倫敦找工作生活。力瑜是本研究唯一一位因為跨性別相關創傷而已經離開臺灣生活的參與者。

力瑜說起話來非常溫暖人心，他勇於面對自己內心所受到的創傷，也坦承面對自己在人生各個階段因為跨性別身份而產生的苦痛。然而，力瑜說若是在一年前訪談他，他敘事的方式與內容會完全不一樣，過去的他會著重在一些受傷的經驗與感受，但自從去年開始，力瑜嘗試在生命中各式各樣的角落找到正向力量。

力瑜說，身為跨性別者，光是要好好過上一個普通的生活就需要很多努力，需要比順性別花更多的力氣不斷處理性別相關的議題，甚至還會因此受傷。但力瑜也說，這些日常中小小的不舒服或受傷的經驗，都會讓我們漸漸地不喜歡自己，或許也會開始對未來的挑戰害怕，只是這些害怕都是正常的，而他之所以不斷地找尋正向的力量，是因為他深深地知道這就是他的「truth」，他必須在這條路上嘗試活下去。

力瑜很喜歡閱讀心理相關的書籍，也藉此找到自己內在的正向力量。力瑜因為看了一本叫「過度努力」的書，在淚水中發現自己的辛苦被同理，覺得自己不再那麼孤單，也意識到自己即便無法符合「成功」的形象也沒關係，因為在這樣的處境底下，自己與自己的關係是最重要的。力瑜去年曾經因為想要證明自己身為跨性別者依然可以像別人一樣成功，因此在工作上過度努力以至於過勞，但現在的力瑜則是說這一切就是「一枝草，一點露」，只要自己夠愛自己，就算別人不喜歡他也沒關係。

力瑜在說話時充滿著真實的情緒與人性的溫暖，讓本文研究者也被力瑜支持，但別看力瑜看似和藹，現在的力瑜在要硬起來的時候也是非常嗆辣。像是在廁所中被質疑他的性別時，現在的力瑜便會說：「我他媽就是要直接在這裡啊，你有什麼問題？」回想起力瑜小時候說自己根本無法想像身為一個跨性別可以活到三十歲，現在的他真的已經走了很長的一段路。

（十）阿明：情感、關係、溫柔的倡議

阿明是一位跨性別男性，二十出頭歲，宜蘭人，目前在臺北念大學，也是本研究中有原民身份的參與者之一。阿明表示自己有亞斯，因此在建立關係中也會遇到困難，然而阿明內心的豐富情感與善良，讓他在人際互動中反而顯得非常體貼且有同理心。阿明對於性別相關的研究很有興趣，近年來也積極參與跨性別社群中的活動，跟多元性別非營利組織合作進行跨性別議題的倡議。

阿明對於人際互動中的表情、語言與動作都非常敏銳，說起故事來非常順暢動人，也在訪談中成為研究者的同儕支持研究者。阿明的故事中，他的原生家庭

及非二元的伴侶都扮演的重要的角色。阿明在意識到自己是跨性別之後的不久，就決定與家人出櫃，但其實過程並不是很順利。阿明先跟哥哥出櫃，再請哥哥陪著他一起向爸媽出櫃。然而當阿明一說到自己可能是跨性別的時候，阿明爸媽就開始呈現呆滯狀態，便故作鎮定地問阿明講這些到底有什麼意圖，而當阿明表示自己想要接受荷爾蒙介入時，爸媽便叫阿明再等等，不要那麼著急。即便阿明爸爸向阿明說「不論如何你都是我的孩子」，阿明卻一點都不覺得溫馨，因為他看見爸爸臉上的表情跟說的話完全對不起來。

阿明的爸爸後來便假裝出櫃這件事不存在，叫阿明試穿女性服飾，還將阿明小時候被爸爸逼迫穿得很「漂亮」的照片貼在書桌的電腦前面，讓阿明一方面覺得毛骨悚然，另一方面又覺得很悲傷。阿明的媽媽雖然在阿明出櫃的當下一言不發，但後來在阿明離開之前衝去車站找阿明，一邊抱著他哭一邊說著：「我知道你很辛苦，但你也需要體諒一下爸爸媽媽」，阿明則是告訴媽媽他完全沒有覺得爸爸媽媽有做錯任何事。直到現在，阿明媽媽雖然沒有特別提及阿明的跨性別狀態，但有好幾次都自然而然地洗著阿明的四角褲，阿明覺得媽媽似乎已經在慢慢過濾與接納這個事實。

阿明的伴侶是一位非二元的跨性別者，與伴侶的相處讓阿明在應對跨性別議題上也發展出韌性。阿明的伴侶在面對到跨性別相關的歧視時，常常都會用開玩笑的態度面質對方，或是笑笑帶過，讓阿明久而久之也漸漸懂得不讓他人的攻擊侵蝕自己的內心，反而是可以將歧視當做荒謬或可笑的小事帶過。但與此同時，阿明也將這些所有經驗謹記在心，在跨性別運動中用生命故事發揮影響力。阿明的優勢在於他對於關係及情感的重視，他知道對於不同交織背景的人而言，跨性別議題會有多複雜，因此總是帶著同理心與社會對話。阿明說，他相信著關係總是有重新修復與連結的可能，也期望著未來可以跟原生家庭恢復關係。

（十一）小春：用正向經驗引領前行

小春是一位非二元跨性別者，年近三十歲，新竹人，也會在臺中出沒。小春在關係中都很坦然面對自己出生時的指定性別，因此在有跨性別認同後也曾經用

男性的身份與他人相處，但若是提及小春自己的偏好，小春還是不想要被當作男性對待，想要當一個非二元或跨性別「女孩」，偏好的稱謂則是「小春」或「泥」。

從小春的敘事風格中，可以感受到小春對於人情的體貼，比起正面衝突，小春更常出現的反應是無奈。小春因為對自己整體性別身份的接納，其實原先並不會特別排斥出櫃，但小春提及到非常多次出櫃後關係崩毀的經驗，讓小春逐漸開始擔心自己出櫃會破壞原先的關係，害怕自己會被拋棄。除了臺灣社會對於非二元概念的不熟悉讓小春覺得解釋自己的性別狀態非常困難以外，小春也遇到向朋友、同事或主管出櫃後，對方開始跟小春保持距離、懷疑小春有犯罪嫌疑或被主管刁難小春的穿著風格。

小春其中一個被傷害的重要經驗是在女同志社群中發生的，小春自己非常清楚臺灣大部分的女同志社群可能都對於指定性別為男性的跨性別有所疑慮，但小春還是想要試試看，看能不能找到適合相處或交往的對象。小春多次使用網路的交友管道，並且公開表示自己的跨性別身份，希望對方是在接受的情況下再來約會。然而，小春依然遇到有人在約會與性行為的過程中因為得知小春的跨性別身份而暴怒，沿路責怪小春這種行為是很嚴重的欺騙與不道德，重傷小春。小春說到，自己已經在檔案上公開說明自己的跨性別身份，也一再確認對方說她已經看過檔案，自己的信任卻這樣糟蹋。

雖然小春多次因為出櫃而導致關係崩壞，但也曾經遇到一任伴侶，小春在猶豫一陣子之後才準備好告訴對方，對方則自在地說：「我早就知道啦」，中間的所有伴侶都把小春當做女生看待。經歷這一段關係後，小春才漸漸對關係的壓力和期望減輕。小春也在跨性別經驗的種種當中繼續向前走，不斷不斷地專注在新的希望與支持系統上，小春說，這世界上竟然有這麼多會傷害你的人，那肯定也有很多可以支持你的人，不如把眼光放在後者身上。小春當初能接觸到跨性別社群，其實是一位無名的網路筆友查了資料問小春要不要去試試看，對方對跨性別議題其實並不了解，但這份運氣卻開啟了這一串韌性的可能。小春現在成為了新竹當地跨性別團體的帶領人之一，用著自己過往的經驗嘗試成為其他跨性別夥

伴的支持系統。

（十二）Daisy：堅持喜歡自己喜歡的

Daisy 是一位非二元跨性別者，二十出頭歲，高雄人，目前在臺北念大學。Daisy 雖然在跨性別的年數上不長，平時大多是依照指定性別以男性身份生活，風格有點像韓式陰柔男生，但 Daisy 在本研究中的經驗也呈現了現代剛開始跨越的跨性別者所面臨的處境。Daisy 說起話來溫柔害羞，談論到自身性別狀態時還是會有一點小緊張，因為外觀跨越的經驗並不是非常豐富。Daisy 很享受自己打扮成女生的時刻，目前生命中用女生樣貌現身的次數在五次以下，大多數時候 Daisy 受到來自同儕與社會的壓力，較難以用渴望的方式展現自己。

Daisy 說到自己在網路上看到的種種跨性別爭議時，內心會覺得很不公平與委屈，Daisy 覺得現在這個年代連臺北市東區的夜店區都依然有這麼多的歧視，那等自己真的以女生身份生活的時候不知該如何是好，這樣的社會環境壓抑了 Daisy 在跨性別上跨越的速度，讓 Daisy 開始對於跨越感到擔心害怕。Daisy 在本研究一開始招募參與者的時候，在表單上的動機部分寫下「因為我就是跨性別」，而在訪談中，Daisy 則談到自己會擔心自己是不是不符合跨性別的標準，是否會因為做了某些不符合刻板印象的事就被別人質疑自己的跨性別身份。

Daisy 說到自己若是可以移動的話，會想要搬去美國，一方面是美國部分州對於跨性別比較友善，另一方面是可以遠離原生家庭自在做自己。Daisy 在國中時期曾經偷穿媽媽的裙子，並且覺得自己跨性別的開關被打開，然而，Daisy 在國中時期體型比較大，結果不小心把媽媽的裙子撐壞，進而被媽媽發現。Daisy 其實過往也有跟家人談過想去看精神科評估自己的跨性別狀態，但 Daisy 爸媽都是護理相關背景，認為 Daisy 只要一就診就會留下跨性別相關的紀錄，是一種「黑歷史」，因此拒絕讓 Daisy 接受精神科的評估。

雖然 Daisy 說自己擔心被質疑不夠跨性別，但 Daisy 也說自己很堅持要喜歡自己喜歡的東西。Daisy 一直以來都很喜歡打籃球，現在也參與在學校男籃當中，說自己可以很陽剛，也很可以很陰柔。Daisy 一方面也很慶幸自己生在這個世代

中，覺得臺灣社會對於跨性別越來越接受，等到身邊的束縛減少的時候，自己就想要趕快開始走上跨越的路，免得自己老了之後後悔。

(十三) 小琪：批判是為了貼近多元真實

小琪是一位非二元跨性別者，二十多歲，臺北人，從事資訊相關工作，過往也在學校當過老師。小琪給人的印象非常酷炫，形象接近具有叛逆感的長髮女生。小琪說話嗆辣，並不太常笑，但其實人很好相處。小琪因為沒有接受荷爾蒙介入或嗓音治療，所以在說話時的低沈嗓音就會讓小琪出櫃，也會常常被盯著看，但小琪說現在的自己已經不在意這件事。

在訪談過程中，小琪總是不會直接按著訪綱上的問題回答，而是會先問一連串的問題確認這個問題是想問什麼，並且確認研究者在這個議題上的認知與知識的豐富程度，才決定要怎麼回答。小琪很重視議題討論的邏輯，並且重視各個情境中的細節，而不是廣泛地通則性回答。小琪說自己很討厭很多人在討論跨性別議題的時候「全部瞎雞掰混在一起」，表示像是免術換證的議題就有很多層次與情境，需要重視不同空間與機構的性別檢驗機制，也需要配合不同證件的功用與效力，而不是單純是否的問題。

小琪遭遇過好幾次的職場歧視，大多數都是在面試時小琪就會表示自己的跨性別身份，進而被拒絕錄用，或是要求小琪必須穿男性制服，讓小琪在找工作的過程中歷經波折。小琪也曾經在職場上被其他同事惡意相向，原因是因為對方覺得小琪既然是跨性別，就應該要有強韌的心性，不然小琪會無法面對社會上的歧視。但同時，小琪也曾經在山上偏鄉擔任代理教師的日子中，發現整個鄰里社區都對自己很友善，而那段日子剛好是小琪開始跨越的時候，正是因為那段時間讓小琪得以自由地探索自己想要成為的模樣。小琪現在則是在性別友善的職場工作，公司在面試小琪後就把廁所都改成性別友善廁所，小琪現在也跟同事相處得很好。

小琪過往非常積極地參與跨性別運動，也曾經在跨性別相關的影視作品中訴說自己的故事。小琪說不確定是不是因為運動傷害，但自己對於一線的倡議已經累了，現在想要把工作或其他關係放在更首要的位置。小琪說：「人是會變的，

看你走到哪裡，它會告訴你答案。」小琪雖然現在在運動上退居幕後，但敘事中依然對跨性別運動抱持希望，期待新的夥伴能夠傳承下去。

（十四）瑋瑋：我要帥氣大姐姐

瑋瑋是一位非二元跨性別者，二十多歲，高雄人，曾經在屏東唸書，現在移居至桃園生活。平常大多以女裝身份生活，聲音從小就比較纖細可愛，在青春期間面臨輕微變聲的時候瑋瑋則是刻意維持原先的音高。但瑋瑋在小學時期也因為被同學發現發育比較慢而被霸凌，甚至在營養午餐中被同學加入乾燥劑。瑋瑋回想起小時候的回憶，最直接想到的是電腦遊戲，藉由用線上遊戲分析，瑋瑋才得以度過被霸凌的歲月。

在訪談中瑋瑋強調了四次，自己感受到現在的臺灣「可以接受同性戀，但不能接受跨性別」，尤其是在性別教育比較不普及的地區更是如此。瑋瑋的敘事令研究者驚奇的地方是，瑋瑋直接承接了許多指定性別為男性的跨性別者所憂慮的兵役問題，心甘情願地剃了平頭當義務役，還跟研究者分享自己剃平頭的自拍照。當訪談中研究者問瑋瑋為什麼可以泰然自若地跨越兵役這個大關卡時，瑋瑋則直接說因為自己看了女兵日記，想要進去軍隊找帥氣大姐姐談戀愛，訪談過程中只要一提到帥氣大姐姐瑋瑋便會非常興高采烈。研究者原先以為瑋瑋是在開玩笑，後續會給出一個涵蓋性別認同、創傷、焦慮與調適的答案，殊不知瑋瑋說要去軍隊裡面談戀愛是認真的。瑋瑋說自己若是可以不要當兵的話，確實不想當，因為相當浪費時間，但若是要當其實也可以當作一個人生新奇的體驗，所以整體而言並沒有什麼掙扎。

然而，在服兵役的期間，瑋瑋的美好夢境並沒有實現，而是遭遇許多鄰兵的霸凌與騷擾，有的是質問瑋瑋為什麼有胸部，有的是罵瑋瑋娘炮，也有的是直接用手侵犯瑋瑋的身體界線。瑋瑋說，從小家裡的教育就是要瑋瑋忍耐，就像是有不喜歡吃的青菜也要硬吞下去一樣，之後只要再吃一塊肉就好了。瑋瑋這種忍耐的性格不僅讓瑋瑋得以從霸凌中調適過來，在找工作時瑋瑋也決定妥協先用男性的身份應徵，因為瑋瑋的產業類型需要大量的勞力，用女性身份應徵可能會找不

到工作。

瑋瑋挑戰了許多對於跨性別常規敘事的理所當然，彷彿是跳了起來越過坑洞，重新擺放生命中各項議題的順位，並沒有將性別認同總是放在第一順位，也用獨到的眼光看見各種情境中的發展性，用對戀愛的興奮創造了自己對未來的希望，展現出了跨性別者的另一種敘事可能。

本研究中的每位參與者皆因為交織身份而具有不同的敘事風格，這種風格的差異可能跟世代、地區、性別認同、性別實作、政治傾向、創傷經驗等等之差異有關，由上述的參與者簡介便可以理解每個跨性別的生存策略是多元變異的，即便相同性別認同的跨性別社群可能更容易遇到類似的處境，但整體依然難以使用參與者的性別認同推測歧視發生時後續可能的應對策略。研究者在此鼓勵讀者除了嘗試發現跨性別者在臺灣這塊土地上的共通性以外，更可以注意多元跨性別敘事的現象，挑戰常規、正典與標籤，更凸顯跨性別敘事挑戰框架的特色。

二、整體一形式分析

此處之分析強調每位參與者個人生命的連貫性，以整體敘事判斷生命之高低起伏點，並分辨個人生命最低谷的時間點與主要使其從低谷中誕生韌性之原因。需要提醒的是，本章所進行之整體一形式分析並非指涉參與者生命中只具有特定之低谷或高峰，而是根據參與者本身選擇著重之敘事進行判定，以尊重參與者本身對於自身敘事起承轉合的敘事風格。

整體敘事趨勢則由高度與方向元素組成，高度元素包含低谷期、平穩期與高峰期，方向元素包含上揚、持平與下降，綜合高度與方向則可能形成低谷、平原或高原型態。其中高度之高低係由研究者以訪談過程的記錄輔佐，以研究參與者進行該段落敘事時表現的內隱語言或外顯情緒進行判斷。若是出現不愛自己、生命意義潰堤、嚴重憂鬱等等情況，則研究者將其歸類於低谷；若是參與者表示該敘事段落中其生活基本上有進步空間，但整體並無大礙並且穩定，則研究者將其歸類於平原；若是參與者認為自己該敘事段落生命穩定，並且其對自己當時的生活感到滿意且有意義感，則研究者將其歸類於高原。而主要韌性原因則係指參與

者在訪談敘事中認為帶領他們離開低谷的主要原因。

表三 參與者整體—形式分析

暱稱	整體敘事趨勢	低谷點	主要回彈原因
雪泥	低谷上揚後穩定高原	術後覺得自己是生化人	創造意義感、自我調適
阿蓉	低谷但有上揚趨勢	小學被性侵	友善順性別朋友
彩萱	低谷但有上揚趨勢	高中	創造意義感
小佑子	低谷後起伏波浪	大學自我價值崩塌	朋友支持
大樹	低谷上揚後穩定高原	因跨身份被分手	家人支持、自我調適
毛毛	高原至低谷，上揚後平原	高中教會系統與信仰潰堤	自我調適、獨立生活
陽	起伏波浪後平原	壓力累積至術前	自我調適
安德	低谷但近年逐漸上揚	大學初期女宿期	自我調適、獨立生活
力瑜	平原但近年上揚	大學畢業看不到未來	自我調適、社群支持
阿明	平原但近年上揚	認同初期焦慮	伴侶
小春	上揚後平原	職場刁難與女同志社群排斥	社群支持、反叛性
Daisy	平原但有上揚趨勢	高中生活壓抑	友善順性別朋友
小琪	上揚後平原	認同初期求職撞牆	友善職場、反叛性
瑋瑋	上揚後平原	小學被霸凌	心輔資源

在藉由整體—形式分析呈現參與者們敘事中的生命曲線後，以下將藉由「類別—內容」分析以提出參與者經驗到歧視、隱微歧視、創傷與韌性等四層次，並且歸納出各類別下的主題。

伍、臺灣跨性別者面臨之歧視與隱微歧視

一、歧視

本節之歧視係指明顯之肢體暴力、言語暴力或社會孤立行為（如霸凌），相關法規亦可能涉及刑法、性別教育平等法、性別平等工作法、性騷擾防治法、性侵害防治法等等。本節呈現之歧視類別共有五點：言語暴力、校園霸凌、職場歧視、性暴力與身體虐待。

（一）言語暴力

參與者面臨之言語攻擊首先以「人妖」為最多人經驗，而其他被使用的相關概念詞彙亦包含「不男不女」、「變性人」，除此之外亦有性別羞辱如：「婊子」、

「臭婊子」、「AV 女優」、「變態」等等。

可是我有另外一個群組就是，他們比較保守，臭直男們，就真的是比較直男的。就會對我比較不友善啦，所以我就比較不會跟他們玩，他們會，他還有一個人說，他就說什麼什麼：「啊你去當人妖你媽知道嗎？」所以我就，他現在都不會想要去跟他們講話。（Daisy，非二元）

因為我聲音就是會比較客氣禮貌一點的話，都是會比較高一點。然後就會被很多女生說什麼：「臭婊子。」然後什麼：「不要去當 AV 女優。」之類的。

（阿蓉，女性）

此類較直接的言語攻擊也可能在講話較直接的家庭關係中出現，例如陽在使用雄性荷爾蒙之後，因為雄性荷爾蒙會使其臉部出油、毛孔變大、容易長痘痘，以至於被家人污辱越長越醜，甚至「變得很失敗」。

因為他們（鄰里）不懂所以他們就會講得很難聽，就會覺得這是變態啊，什麼噁心之類的，確實還是會有。……我們家的人就會非常不能理解：「為什麼你變那麼醜？」……所以就是他們那時候就想，所以那時候他們就會覺得說：「怎麼越來越醜了？」對啊，就是你毛孔會粗大，然後油光啊，痘痘會爆炸，炸到我真的覺得天啊，真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然後那時候我姐就突然蹦出一句話，說什麼：「你真的變得很失敗誼。」（陽，男性）

而力瑜則曾經經驗過其他跨性別者在被家人罵「畜生」之後，隨後被逐出家門。

就是像曾經有很多人跟家人出櫃的時候，就是曾經有一些比較偏激的家長，就會說就是，就把他趕出去啊，就是說我覺得你是一個，台語會說，台語會說「精牲（tsing-senn）」，就是說，就是說畜生。就覺得唉，真的是很硬。（力瑜，男性）

（二）校園霸凌

對於許多在就學時期就已經開始展現自己跨性別性別氣質的參與者而言，校園霸凌是他們每日在學校都需要面對的壓力，除了言語霸凌之外，輕則像雪泥鞋

子被藏起來的惡作劇，重則像毛毛因為遇到被體罰到天黑的情況，甚至以至於像瑋瑋營養午餐被下毒的事件，都可能造成跨性別者在生理與心理上的傷害。

比如說我上音樂課，然後就是因為教室是木地板，進去要脫鞋子，然後我很常就是每次下課完，然後鞋子就不見了。（雪泥，女性）

下毒。……乾燥劑，乾燥劑加在營養，我的湯碗的營養午餐裡面。（瑋瑋，非二元）

因為在女校裡面有籃球隊，然後老師是會直接說：「就是你，你比較男生，你去參加籃球隊。」……可是進到籃球隊之後，你就會發現那些學姐們真的都很 man，超 man，就是炸，超 man。然後可是因為我又不是，所以是真的有發生過的就是學姐會說：「喔其他人可以解散，那個某某某，留下來罰球線投 500 顆，沒有為什麼，你娘，所以你投。」……我就一個人投投投投投投投投，投到天黑這樣子。……感覺你比我們還要像男生，可是你很娘，所以你應該要被懲罰。（毛毛，男性）

在校園生活的期間，參與者們被強迫著連年每日生活在暴力的校園當中，對參與者們的成長造成了長期的傷害。

（三）職場歧視

在出社會後，也有許多參與者在進入職場前就遭遇困難，在面試過程中因跨性別身份而被拒絕錄用，有的像是小琪遇到直接拒絕的類型，也有像是大樹遇到對方在一邊道歉的情況下拒絕。

其他面試常常遇過說，他直接以因為妳是跨性別身分我沒有辦法錄用妳，這樣的理由拒絕。（小琪，非二元）

當初我去面試的時候，我也都是用男裝的身份去。……已經確定、確認錄取的時候，我就去跟主管講我的狀況。我說：「我可能在公司上廁所，我可能需要上男廁，那我的現在的狀況是一個什麼樣的情形。」我都講很清楚。然後那時候的那個主管就說，喔，他可能，可能必須要跟公司的上面去討論這件事情，然後再給我答案。那我在報到通知前就接到他們的電話就說：「喔。

可能沒有辦法，就是接受這樣子的狀態。」（大樹，男性）

其中大樹遭遇的職場歧視是生命階段較早期的經驗，而小琪的故事則是近年的經驗。

（四）性暴力

有許多參與者因為性別表達方式或跨性別身份遭受言語性騷擾、肢體性騷擾或性侵害。在言語的層面，阿明對於學校內有老師濫用職權對學生性騷擾感到很無奈，阿明的伴侶是一位指定性別為女性的非二元跨性別者，其因為擁有女性的身體而成為老師言語性騷擾的目標。

那個老師是一個非常大男子主義，然後他就是會說出很多騷擾的話，然後他也会去加一些女學生的 line。……他會問你說：「小女生有沒有什麼不會的題目啊？……小女生有沒有什麼不會的？知道老師要考什麼嗎？……老師可以告訴你啊，第一題是什麼什麼，小女生還有什麼想知道的嗎？我也可以告訴你第二題喔。」……超級不舒服，然後，然後我的伴侶，因為他就是生理女，所以他也很很快就被我們老師記住了。……他被問過很多次就是：「你為什麼沒有再來上我的課了？你為什麼怎樣怎樣？」（阿明，男性）

瑋瑋在軍中也遇到有些同僚會針對其胸部跟纖細的聲音進行言語及肢體騷擾。

他們（軍中同僚）很愛亂搞，就會有事沒事，真的是，真的就是手賤，要跟你用幾勒、用幾勒，就是很白目，沒事找事做就是這樣子。……他們就說：「你奶奶怎麼那麼大？你的聲音怎麼這麼細那麼像女生？可是你又剃光頭，你到底是男生還是女生？」（瑋瑋，非二元）

阿蓉則是遭遇身旁好友因為性別表達方式較陰柔而在被抓到廁所檢查性器官，而很不幸地，阿蓉自己在小學時在被肯認為女性的情形下被學長性侵。

就是我聽過他，我朋友，他們就從小嘛，然後被抓去男廁，然後脫他的衣服褲子說要檢查他的身體。（阿蓉，女性）

小學的時候被性侵。……被一個學長，但是那時候我沒有講，還有因為我也



認識其他受害者，其他受害者也沒有講。……然後那個學長在性侵我完之後，他有說了一句就是：「我第一次跟妳這種女生做。」（阿蓉，女性）

此外，本研究中有表示有曾經因權力差異而遭受性暴力的參與者中，許多案件都無疾而終，並沒有被任何體系回應處理。

（五）身體虐待

而即便在當今年代中，因為歧視跨性別者而直接進行身體虐待行為已經較少見，但本研究中依然有一位參與者毛毛表示自己曾有此遭遇。毛毛從小在教會長大，過往曾經是一個虔誠的信仰者，進入青少年時期後開始剪短髮，性別表現較陽剛。而後，不符合順性別主義的毛毛在面臨來自教會的種種指責時，加上那時毛毛交了一個女朋友，在被教會的教友知道後，以毛毛是「被鬼附」的解釋將他軟禁在教會當中，整整三天不給他東西吃。最後在毛毛的演技配合之下，毛毛順利逃離教會，但也因此留下了身體與心理上的創傷。

教會那時候比較恐怖，他們是真的有上升到是比較屬於，就是身體層面的虐待。……他們是真的去相信就是什麼有一些鬼不禁食會趕不出來，所以那時候我一度是被他們關在教會裡面，然後三天沒東西吃，就認真沒得吃，完全沒有進食任何東西。……就是快死掉啊，所以最後就只好配合他們，假裝自己被趕鬼。……他就覺得不正常，他們覺得這個不正常的狀態是被鬼附，至於是什麼鬼，講不出個所以然來。……沒有調適，就是逃離就覺得：「喔幹。活著出來。」真的是「幹！活著出來，小命還在。」（毛毛，男性）

上述的歧視經驗皆屬於較容易被辨認的典型歧視，並且許多經驗都是當今二十至三十歲的參與者近年的經驗。

二、臺灣跨性別者面臨之隱微歧視

除了常見能夠被辨認為歧視的行為以外，也有許多歧視是潛藏在日常生活中以至於難以發現的隱微歧視，有些甚至是不經意或善意而產生的傷害。本節之隱微歧視係指對於跨性別者之刻板印象、偏見、污名，或其他潛藏在日常生活中對跨性別者不友善之行為，在本節呈現之經驗中可能依附著社會既有的性別觀念，

進而讓隱微歧視更被合理化，顯現其隱微、日常的特色。

本節之發現總共包含十項：順性別異性戀霸權、本質化性別、污名化跨性別、跨性別正典化、拒絕承認跨性別者受到的傷害、跨性別醫療守門、加強檢視跨性別者的性別身份、未經同意幫出櫃、稱讚跨性別者很 pass 或很酷，以及假性別友善。

其中 Pass 係指性別跨越符合社會刻板印象的程度，也是判斷跨性別者能夠在不出櫃的情況下融入自己想望的性別類屬之中的可能性，例如：較 pass 的跨女係指較容易被社會辨認為女性的跨性別女性，較 pass 的跨男係指較容易被社會辨認為男性的跨性別男性，較 pass 的非二元係指較難以被社會辨認為男性或女性的非二元者。

（一）順性別異性戀霸權

本小節所指稱之順性別異性戀霸權概念上包含順性別主義與異性戀主義，並且行為人藉由使用順性別異性戀主義進行假設或強迫，甚至嘗試讓跨性別者服膺順性別異性戀概念。此現象在日常生活中各處皆經常出現，包含：性別錯稱、要求跨性別者穿著不符合其性別認同的服飾、異性戀假設，以及對跨性別者的性別跨越感到排斥。

1.性別錯稱

性別錯稱係指使用被稱呼者不認同的性別進行稱呼，包含對男性使用女性稱謂、對女性使用男性稱謂，以及對非二元使用二元性別稱謂^[3]。錯稱議題是許多跨性別者在日常生活中很容易遇到的困擾，是一種順性別預設的實踐，其中參與者表示最容易發生的場域是醫療場所，由於就診時需要出示健保卡的緣故，許多醫護人員會直接依照身分證字號第二碼（1 或 2）選擇性別稱謂，對於未換證的跨性別者而言，是一個難以避免的困境。

^[3] 本研究之性別稱謂依照研究參與者之偏好使用，男性使用「你」與「他」，女性使用「妳」與「她」，非二元則盡可能使用其暱稱代替性別代名詞，未表示特定性別則一律使用人部之「你」與「他」以代表人類。此外，本研究參與者小春偏好使用「泥」代替「妳／你」作為其稱謂。

醫療場所我覺得，因為你的那個最需要曝露的身份。……你在飲料店或什麼地方人家不會，你夠 pass 的話人家不會對你，就是不會對你指指點點或怎麼樣，但是醫療場所你的那個身份證開頭就暴露在那裡。（小佑子，女性）

兵籍調查，那時候打電話來，因為我沒有去填那個調查。……然後他們就打電話來就直接稱呼先生，然後聽了我聲音之後就說：「請問是他的女朋友嗎？還是？」就覺得他們真的超不會變通的。（阿蓉，女性）

毛毛也有表示如警政單位等機構會特別重視性別對於人別的辨識。在不需出示證件的場合中，pass 與否的議題便會成為錯稱與否的關鍵，可能是外觀、穿著或是聲音表徵等因素導致。

醫院或者是警察單位。……我覺得那個警察很厲害，看著我可以一直叫小姐，再叫，你再叫，看你要叫什麼時候，就是看你什麼時候出糗。……他很厲害，就是很想要幫他計時說：「你已經撐了三十分鐘，大腦會不會痠？」……「眼球會不會痠？」（毛毛，男性）

Daisy 則提到 2024 年 1 月臺灣信義區夜店的跨性別歧視事件^[4]，表示對於現在貴為高發展與高消費的臺北信義區竟然還會發生這種事感到不滿。

東南亞國家的跨性別的網紅，她來台北的夜店。……然後那個夜店說要收錢，就是把她當成是男生，可是她外面，這個外表已經完全是女性的樣子，就是可能也做了隆胸手術，可是她還是被收男生的價錢，然後她就有點不爽。然後那個那個那些夜店的人就一直跟他說什麼：「你是男生。你是男生。你是男生。」其實我有點，就是滿，滿不高興。（Daisy，非二元）

而陽則是分享到自己在跟大學同學的互動中被刻意錯稱的經驗，而陽提到的對方當事人堅持使用自己印象中判斷的性別進行稱呼，讓陽直接面質對方說她不禮貌。

^[4] 2024 年 1 月 4 日，菲律賓跨性別網紅 Ms. Mel Enriquez 來臺慶生，前往臺北信義區夜店時，被店員用手指指著稱「Hey Boy」，並且叫 Ms. Mel Enriquez 及其友人離開夜店，讓 Ms. Mel Enriquez 非常不滿，公開發佈當事影片指稱這是歧視（詹雅婷，2024）。

跟她講完（出櫃）之後，她就是在 LINE 的過程中她會比較習慣用女字旁的稱謂。然後我有次跟她講，然後她就說：「但是我認知裡面你就是這樣啊。」就是她沒辦法接受一定要用男生稱謂，然後我是她後來跟我，她想要反駁我，所以她就後來就說：「我有個朋友也跟你一樣，然後但是我就不理他，我就是用我想要的稱謂稱呼他。」……我就直接跟她說：「妳真的超不禮貌。」因為她說：「後來那個人也不太理我。」我說：「妳就這樣對他。」（陽，男性）

性別錯稱產生的可能脈絡有很多，可能是使用證件推論，可能是敏感度不足而使用習慣進行稱呼，但也有可能是在跨性別者表態後依然故意選擇錯誤稱謂。在阿明與力瑜的經驗中，也有人是抱持善意與尊重而進行錯稱，前者是認為使用指定性別稱呼比較禮貌，後者是認為跨男是陽剛女同志。

就是可能醫生叫我陳先生。……但是可能就會有一些比較年輕的護士或什麼什麼會說要叫我，他們可能以為我是女同志之類的，就會覺得說，喔就是不能叫陳先生之類的。我就覺得他也不是惡意，可是就是你知道，像這種事情就是很明顯就是因為跨的能見度很低。（力瑜，男性）

在小春與家人的互動中，其提到家人們依然習慣用出生時的指定性別稱呼小春，但小春認為即便這是錯稱，自己也沒有到非常不舒服，還是以家人的習慣為主即可。

稱呼啊，或者是那種關係上面都是沒什麼改變，就是，就是媽媽在跟弟弟妹妹講話的時候，還是會講「哥哥」這樣子。……我覺得就他們順口最重要，我覺得沒有什麼太大的這個影響這樣。（小春，非二元）

但同樣是家人，毛毛的家人則較像故意錯稱，造成毛毛後續的困擾，進而拉遠跟家人之間的來往。而除了跨男與跨女以外，小琪也表示非二元的跨性別者則會面臨中文語境缺乏中性稱謂的困境，尤其是當該情境強調使用「先生」或「小姐」進行稱呼時。

像我媽寄東西過來，然後她就硬要寫「某某某小姐」，然後我都會跟我媽說：「不要這樣，就是妳可以不要加稱謂。……妳知道公寓管理員，收這些包裹

什麼的，就是我也會很尷尬。」所以我會直接跟他們講不要這樣，但因為他們顯然他們還是繼續這樣。（毛毛，男性）

各種花式性別錯稱……我們中文的語境缺乏一個共通或泛用的中性稱謂。

（小琪，非二元）

2. 要求跨性別者穿著不符合其性別認同的服飾

在衣物穿著的層面，由於社會常規中許多衣物都被性別化，因此要求跨男穿著女裝或跨女穿著男裝都可能造成其不舒服的感受，是一種強迫順性別實作的行為。而此現象也會在非二元的跨性別者身上發生，即便性別認同為非二元，其依然有不同的性別表達方式，因此要求非二元穿著特定性別化的服飾也可能造成其困擾。

被要求根據出生時指定性別穿著的情況可能會與原生家庭經驗相關，尤其是當跨性別者在跨越前後都與家人同居時，一方面可能遇到從小就是家人幫忙打點購買衣物，二來可能因為擔心衣物的跨越會間接讓自己出櫃因而穿上不符合自己認同的衣物。

很難堪的一個回憶是，因為那個時候還沒有正式向家人出櫃，然後就是有時候你自己的一些貼身衣物會那個家裡的人幫你打點之類的。……家裡幫我安排準備什麼樣貼身衣物，我就配合著這樣子穿這樣子。然後，我講得很含蓄啊，但是這是回憶起來當時那個時候，滿難堪的一個回憶。（小佑子，女性）

阿明在向父母以跨性別男性身份出櫃之後，父母雙方的調適過程不同，相較於慢慢能夠調適的母親而言，阿明則表示自己的父親似乎還不太能接受阿明的跨性別認同，甚至展現出阿明所謂「自欺欺人」的狀態，而阿明對這件事既不舒服又感到遺憾。

我爸就是到現在還在自欺欺人。……比如說我陪他去買個皮鞋。……他就去拿個女士的包鞋來我旁邊，然後一直說：「女生要穿這個才漂亮。」然後我就在想就是：「我上次不是才跟你說過？」……他是故意的，他一定是故意的。然後我甚至看到他把我小時候，被他逼著拍得很漂亮的照片貼在他的電腦前

面，就是我整個毛骨悚然。但我覺得很悲傷。……他可能在緬懷他的女兒，或者是他沒有辦法接受現在這件事情。（阿明，男性）

而對於性別穿著上有所要求的情境也可能出現在校園與職場中，對於高中職以下的跨性別學生而言，若是學校的制服有分男裝與女裝（顏色差異或裙子），跨性別學生可能就會被迫依照學籍上的性別進行穿著，而若是不照做則會被校規懲罰。安德對於被要求去學校要穿裙子的規定就相當不服，後來他決定用實際行動挑戰這個規範，便在裙子裡面穿褲子表達不滿。

國高中穿制服的時候就會被刁難，就是其實班上也有蠻多女生不喜歡穿裙子，就覺得這個裙子什麼騎摩托車很麻煩之類的，然後我們老師會記過。……不照學校的穿就會記過。……然後我就在裡面穿短褲，然後那個短褲就會長到那個裙子外面，因為算是表達無聲的抗議。（安德，男性）

而陽遇到此事的時間點則是在沒有制服規定的大學時期，但系上舉辦表演活動依然會要求同學們分性別穿著，而當陽提出自己不需要穿裙子時，則被其他同學反駁，最後陽則被迫「變裝」。

那時候他們就是合唱比賽，他們就分男女部。……就是很明確地女生一定要穿就是學生裙，然後男生就是穿褲子，然後那時候我就爭取說：「我為什麼不能穿褲子？」那他們回我一句就是說，那個誰誰誰，就是一個T，她都可以穿，為什麼我不能穿？他們就是很堅持說：「你的性別是女生就是要做這樣的打扮。」……因為我真的很怕吵架啦，所以我就是會：「喔，那就這樣。」雖然我自己在穿上去的時候我會覺得很怪，我就覺得很像變裝。（陽，男性）

小琪過往在工作面試時則詢問是否能夠依照偏好選擇制服，而公司則以對小琪外表的審查要求小琪穿男性制服。

很早期的時候，我有面試過一間。……就只有男生制服女生制服，然後他那時候是說如果以我現在這樣的外表，只能穿男制服這樣子。（小琪，非二元）

不同於要求跨性別穿著特定服飾，阿蓉遇到的則是女裝的店員要求她不能穿女性服飾。店員先是暗示阿蓉不能穿女裝，再來是說阿蓉會把衣服撐壞。阿蓉試

穿後證明給店員看她穿得下，並且到櫃檯結帳買了那件衣服。

就被那個服飾店的人說：「這邊是女裝。」然後我就說：「對，我就想穿。」……怎樣，我又不會不付錢。……她們說：「可是妳如果穿不下的話，會把我們衣服撐垮。」我就說：「那我就穿得下給妳看。」……然後也真的穿得上，她也沒機會說什麼了，可是我穿得下耶，怎麼辦，買好了。（阿蓉，女性）

3.異性戀假設

除了順性別預設以外，有許多參與者也遇到對方即便沒有針對他們的性別認同進行歧視，但預設了他們作為一個跨越後的樣子應該要喜歡的性別，亦即排除了跨性別非異性戀者的可能。

我跟學校有諮商，然後我跟學校的諮商說我是跨，然後他說：「所以你喜歡女生囉？」（安德，男性）

那邊（鄉下）就是講話氛圍，就是非常的二元，然後非常的傳統，就年紀大了該結婚了，像我這個年紀不結婚就是怪人。……「阿你怎麼還沒有結婚啊？沒有女朋友啊？」就是他們的觀念就是男生一定要跟女生在一起，所以連同志我都不推薦去那邊。（陽，男性）

而即便像是毛毛經常活躍的社群是男同志的交友軟體，他依然被軟體上的男同志質問為什麼他不是異性戀，其認為跨性別非異性戀是拐了一個不必要的彎。

就像（男同志交友軟體）上面的人都說：「那既然你想當男生，你幹嘛不就喜歡女生就好？」我就想說：「Excuse me？那既然你已經是男生了，你幹嘛不喜歡女生，就，好，了？」（毛毛，男性）

4.對跨性別者的性別跨越感到排斥

當跨性別者進行外觀或衣著上的性別跨越時，可能也會招致社會的異樣眼光或負面態度，其中原生家庭便是許多參與者遇到的困境。例如小琪的母親會對於小琪穿著偏女性化的服飾，即便小琪其實認同是非二元，並且這些衣物並不一定對小琪具有如此強烈的女性意義。

我媽會很排斥說，我穿一些太過在她眼裡太過女性化的東西。（小琪，非二

元)

而毛毛則是說到，由於家人對他的跨性別身份依然不太接受，當他在過年或其他時節回原生家庭時，若是出現性別跨越的表現則會引發家人極度的不滿，甚至可能引發家庭革命，但也有親戚是反感到會把毛毛當成空氣。

如果有回家然後沒有鬍子刮掉的話，他們就會很ㄌㄧㄚˊㄌㄧㄚˊ (抓狂)。……就是只要舉凡他們去覺察到，譬如說束胸之類的，就會非常不開心。然後短頭髮也是啊，以前喔，每次剪頭髮都家庭革命。……我的親戚們好像也是，他們會真的就是完全就是真的當我一個空氣，就好像不存在，他們就是無法接受。(毛毛，男性)

在日常生活互動中，毛毛也提到，有時候對方在發現自己是外觀性別表達與證件性別對不起來時，會出現非常明顯的厭惡態度，就像是突然遇到蟑螂一樣。

但是當然還是，還是有遇過一些人他是，他不會問你，可是你已經可以明顯的發現，他愣一下之後他就會非常的反感，就是那種非常非常非常發自內心的反感。就好像他一不小心發現你的真實身分原來是一隻蟑螂，就大概是這種反感，然後那種我也覺得很無奈。(毛毛，男性)

(二) 本質化性別

同樣使用「性別 (sex 或 gender)」一詞，概念並不完全一樣，而對於「性別」一詞的直覺解釋也可能受到教育與社會主流的影響。從最本質化的層次來看待性別，則經常使用染色體或荷爾蒙來定義性別的類屬，而當社會大眾不得而知彼此實際上的染色體與激素表現樣貌時，則可能使用出生時指定性別當作一個人的本質性別。對於許多跨性別者而言，其跨性別概念中所跨越的「性別」，可能意指的是性別認同或社會性別，並不是跨越血液內的染色體。然而，有許多參與者皆受到將性別本質化的隱微歧視，意指將染色體當作「性別」一詞「唯一的」或「正確的」解釋，進而否認性別認同與社會性別的重要性與實際上的影響，此現象在日常生活中各處皆經常出現。

而其中一個在全球跨性別運動中主要的爭議便是來自於反跨基進女性主義

(Trans-Exclusionary Radical Feminist, 簡稱 TERF) 的聲音, 阿蓉便在女性主義的課堂上被反跨激進女性主義的同學公然攻擊「憑什麼」, 陽則是在女校中被其他同學攻擊「裝什麼」。

高中有一堂課是在講女性主義, 然後我是在那堂課上唯一的生理男性, 然後就會被那些比較基進派的女性主義者說:「妳憑什麼?」(阿蓉, 女性)

他們就會說:「你就沒有雞雞你在那邊。」就是:「裝什麼?」就是他們會覺得我好像很刻意的在裝。對, 但那時候其實他們也只是講了這句話, 但我那時候就整個炸掉, 就是我那時候也不知道, 說真的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會炸, 反正我就炸了。(陽, 男性)

小佑子則是遇到來自於跨性別圈內人的本質化論述, 對方藉由自己的 Y 染色體進行對自己性別的去真實性, 然而這樣的行為可能攻擊到其他的跨性別者, 並且此論述背後所構成的因素與動力可能非常複雜。

或者像說已經動過手術的跑出來、跳出來說:「雖然我動過手術, 但是我還, 我心裡很清楚我沒有子宮, 我沒有, 我還是有 Y 染, 所以我永遠不可能是真正的女人。」(小佑子, 女性)

本質化的性別論述也可能成為跨性別者在情感關係中的困擾, 即便毛毛與大樹都與他們各自的情感對象有了一定的感情基礎, 然而最後都因為對方對於性別的本質論而讓感情無疾而終。當毛毛的對象表示自己是一個「unbendable (無法被掰彎的)」順性別異性戀女性以拒絕毛毛時, 則讓毛毛一方面覺得可惜, 另一方面又感到困惑, 不知道對方到底是否有肯認他的性別認同。

我們已經就是反正該發生、不該發生全部都發生完了, 然後可是她就會覺得, 就是不是男生這件事情。……她會一直用不同的字, 就是 unbendable。就是她會覺得她無法被掰彎, 然後我就會想說:「無法被掰彎?」……可是因為我這樣子的話, 就是, 就是我的狀態到底, 是我也不曉得之於她或之於其他人而言, 到底是男生呢還是女生呢?(毛毛, 男性)

而大樹早期的對象則是先表示願意支持他進行性別肯認手術, 但而後卻認為

性別的跨越是不太可能發生、難以想像的事，進而拋下大樹而跟其他順性別男性交往，讓大樹跌入低谷。

後來最後她就是因為我不是男生這件事情，她覺得我不可能去做這件事情，因為在她的想像裡面覺得不太可能發生，所以就還是用這樣子的理由去跟我談分手，然後跟別人男生在一起。（大樹，男性）

性別的本質論也可能間接產生跨性別者上廁所的困擾，有可能是藉由是否有 Y 染色體而推論一個人是否應該上男廁，也有可能是認為跨性別作為一種性別缺乏男性或女性的本質，因此只能上性別友善廁所，形成一種隔離政策。

其實無論妳在任何一方面，妳就算整個一條龍全部做完了，全部身上都是女性特徵，連器官也切除了，其實還是會有人有意見，如果染色體是 XY，妳就必須得上男廁。……可能社會一直就覺得：「喔，跨性別就應該要去上性別友善廁所。」我覺得這本末倒置。（彩萱，女性）

（三）污名化跨性別

此處之污名係指對跨性別認同、行為或認同者貼上負面標籤，以讓跨性別者在人格上受損或被羞辱。此現象在日常生活中各處皆經常出現，但特別容易在討論跨性別社會議題時被凸顯。本小節包含八小點：認為跨性別是一種精神疾病、認為保有原生陰莖的跨性別是潛在性加害者、認為跨性別是一種詐欺、認為跨性別是在刻意找麻煩或偏執、認為跨性別者沒有能力、認為跨性別只是過渡期、悲觀化跨性別者的未來，以及性別維度混亂。

1.認為跨性別是一種精神疾病

即使跨性別逐漸走向去疾病化，許多人對於跨性別的理解依然停留在精神疾病的範疇，特別是變性慾或異裝癖，並且此精神疾病化的污名也存在於跨性別社群內。Daisy 在國中時偷穿媽媽的裙子，結果因為把裙子撐壞而被媽媽發現，媽媽則是以異裝癖來理解 Daisy 的狀態，並且認為若是讓 Daisy 去看精神科則會成為他人人生中的黑歷史。

國中就有這個機遇，我就看到，就是我看到我媽的裙子，然後就想說把它拿

來穿。……但我那時候是，就是我那時候比較胖，那時候穿不下，然後就被我媽發現。……那時候家庭革命。……就是我媽說：「欸奇怪？為什麼衣服會壞掉？」……她說：「你是不是會，是不是穿我的衣服？」我就說：「對。」……就是可能我媽的觀念，她就以為我是變裝癖。……他們就覺得說，如果我去看醫生的話會有，會有好像會有前科那種感覺。……他們就是堅決不要帶我去看。（Daisy，非二元）

而陽則是提到現在他的病歷上依然有一個欄位專門記載他的跨性別歷史，叫做「變性慾個人史」，而陽覺得這個詞彙過於老舊，需要被更新。

醫療病歷，像我有追蹤，我的病歷上會有一個叫做，它叫什麼「變性慾個人史」。（陽，男性）

2.認為保有原生陰莖的跨性別是潛在性加害者

有眾多參與者談到，社會上依然有一個刻板印象認為「陰莖＝危險」，進而將有陰莖的人都貼上潛在性加害者的標籤，而出生時便有陰莖的跨性別者，在未術的情況下便會成為標的之一。在小春的經驗中，即便小春已經明確在自我介紹中表示自己的跨性別身份，並且確認過約會對象了解此狀況，小春依然在約會過程中因為陰莖而被辱罵。小春後續表示每個人都可能對於性器官有所偏好，這是每個人需要被尊重的選擇，但小春遇到的情況無法單純被解釋為「不喜歡陰莖」，而是一種身體羞辱。

之前我有在一個平台上面就是認識一個女同志。……本來算車震嘛，她那一摸，她就不知道怎麼很急，就往下摸，然後往下摸就摸到。……就僵在那裡。然後就覺得很怪是，她明明就跟我說她看過我首頁的簡介，可是可是就，就實際上她根本沒有看這樣子。……就變成說我就蜷縮在她的車子上的一角，然後她就一直罵我一直唸我，她就不想要承認這是他的錯，然後這樣一路被她罵罵罵罵罵到就是我停車的地方。……我就在那邊忍著，就沒有在那邊崩潰。……她就封鎖我，然後她就去把她的文章改。……「人生好男」什麼的，然後那個男就用男生的那個男。（小春，非二元）

彩萱則是提到自己因為原生性器官而接受到來自女性的歧視，對方認為彩萱的女性認同別有意圖，而這種意圖是會傷害女性的。

就是不喜歡妳的器官，但是實際上我也沒有要跟對方交往，就只是認識。但是她們會自己腦補，就是我接近她們就是：「因為她認為她自己是女同志，來噁心我們。」但實際上不是，就是正常的聊天而已。（彩萱，女性）

Daisy 在這樣的壓力底下則覺得很冤枉，其認為性別認同、陰莖與性犯罪之間並不存在絕對的連結。

因為我自己就覺得說：「誒我，我的性別認同是女性，就算我沒有動手術，那我是不是還是可以去女廁？」但有些女性就是生理女性，她們就覺得說：「不行，你不可以進來，因為你，因為你還沒有去除掉你的生殖器官。」她們就會把你當成潛在的犯罪者。我就會覺得有點委屈，我說：「啊我明明就對妳們沒有興趣啊。為什麼要，為什麼，為什麼，然後我被當成一個犯罪者這樣？」（Daisy，非二元）

不僅是具有原生陰莖的參與者表示發現此現象，對於這樣刻板印象的挑戰也被如陽與力瑜等男性參與者提出。

我就覺得這件事情有點吊詭，就是有很多女生的論點，可能說就是：「我覺得跨女來用這個廁所，她有攻擊性。」喔或是：「我覺得一個有陰莖的人來用這個廁所，他有攻擊性。」（力瑜，男性）

3.認為跨性別是一種詐欺

在順性別主義的社會中，社會並不總是理解跨性別行為的存在，甚至可能認為跨性別行為是一種反常或是惡意欺騙的表現，因此間接使得跨性別認同也被否認。彩萱觀察到，有些社會新聞會將跨性別的性受害者營造成類似於詐欺犯，而使得性加害者反而成為受害的一方，並且這種解釋方式的社會新聞已經不只出現一次。

新聞上還有一個現象就是，一個男的啊，對一個男跨女下藥或是什麼，就是下藥給她性侵之類，但是後來發現她生理性別可能不是女的，然後新聞上就

會打那個標題說什麼，男生要侵犯一個女生啊，但是後來發現她竟然是男的，就很像，好像吃虧的是那個男的一樣。（彩萱，女性）

小春則是談到在女同志社群的經驗，小春經常經驗到女同志社群沒有詢問加入社群的新人是否具有跨性別身份，但在意外發現後會譴責跨性別者是藉由欺騙而潛入社群。

我自己就跑去，女同志的社群裡面。但也是遇到很多就是卡住的地方啦。對，畢竟生理上還是男性嘛，所以就被她們拒絕了很多次。……如果泥一開始先講的話嘛，我覺得反而不會那麼受傷。但很多時候是，當她們不知道從哪裡得知（跨身份）的時候，我覺得反而特別受傷。……她們當然會覺得我在欺騙她們，但問題是我從頭到尾。……都沒有特別隱瞞啊，她們沒有問。（小春，非二元）

4.認為跨性別是在刻意找麻煩或偏執

對於順性別主義的社會而言，大多數事物都是以順性別預設的前提運作，因此當預設路徑出現跨性別議題時，跨性別者則可能被對方認為是在刻意找麻煩，或是將跨性別者對自身認同或稱謂的宣稱解讀成一種偏執。毛毛在會顯示證件性別的場合都會特別注意，擔心對方看到性別欄的那一秒會不會卡住，進而讓原先的主題岔出去變成跨性別科普小教室，甚至被認為毛毛不服從順性別稱謂是在找對方麻煩。

他會堅持就是一定要用性別來稱呼我，然後會覺得：「啊啊啊，好煩喔。今天是要來聊勞資協調，我要先跟你們解釋，然後幫你們科普，你才找我麻煩吧！」（毛毛，男性）

阿明則是遇到在向工作上的同事出櫃後，對方認為阿明對性別認同的出櫃是沒必要存在的話題，而當他強調自己在角色扮演中應該要適用男性角色而不是女性角色時，對方則嘲笑阿明「很堅持」，暗示阿明對於自我性別認同的立場堅固是一種偏執。

讓我不太舒服的是有一個，應該是順異男，他就說：「喔原來你的性別是這

樣的，但是這個也沒有什麼好特別說的吧。」……到最後一天的時候是另外一個女生。……我們在進行一個模擬訪談，然後她就說：「這位媽媽好。」我說：「喔，是爸爸。」然後她就大笑說：「你很堅持。」然後我接下來訪談都聽不進去，我接下來整個狀態都不對。……我沒有在堅持什麼。（阿明，男性）

關於找麻煩的論述，也可能發生在稱謂議題上。近年來，歐美體系的非二元認同者開始使用新代名詞（neopronouns）來告訴大眾自己偏好被如何稱呼，其中最先出現於 he/him 與 she/her 之外的第三選項便是 they/them。阿明提到，即便 they/them 當作單數的用法早在莎士比亞的年代就已經被建立，現代的英文使用者並不一定知道 they/them 當作單數使用的悠久歷史，甚至可能覺得使用新代名詞的人造成社會上很大的亂象。

像非二元性別使用的 they，因為我哥哥在歐洲生活，然後他知道我的伴侶是非二元性別的時候。……他就說：「你可不可以叫他想想辦法？……你去跟他講 they 很難辦談。」……而且他認識的使用英文的使用者裡面都很不適應 they 這個 pronouns，因為大家沒有辦法確定人物的單數和複數，然後這件事情會是英語裡面很重要的一個環節。（阿明，男性）

類似的論述也在彩萱的經驗中出現，當她嘗試跟他人解釋跨性別概念時，則被對方譴責現在的性別「太亂」、「分兩種就好」。

在解釋說什麼多元性別的話，講到一半人家說「太亂了」啊，「分男女就好了」，那個「太亂」，「太亂」這個詞我也是覺得好吧他就是不想聽而已……他說分兩種就好了。（彩萱，女性）

此外，毛毛則提到，他認識的一個跨性別夥伴經常屬於戰鬥狀態，但這樣為跨性別發聲的行為也被外界解讀成跨性別「很難搞」、「易被冒犯」、「愛生氣」的論述，使得權益的爭取似乎成為一種偏執。

她是一個跨女，她就是一個網路名人，然後她會每天就是女戰士狀態，就任何人講任何什麼東西，她就會去把對方打爆這樣。……可是因為她這樣子，她就成為了一個，大家都覺得她瘋瘋。……可能你就覺得就是，跨性別都難

搞啊，都很容易被冒犯啊，很容易生氣啊。……大家會很容易有這種印象。……有時候我又會因為這個印象而覺得，我好像應該要變得百分之百都不可以因為這些事情而生氣。……可是那又是某一種不必要的，強加在自己身上的義務吧，好像就是每天笑臉迎人是我的義務。（毛毛，男性）

阿明有一個青少年的跨性別夥伴，對方向阿明抱怨自己保持著分享的心情向順性別的朋友訴苦，結果那位順性別朋友卻回應他不懂為什麼穿著對跨性別來說這麼重要。而類似的情境也出現在阿明自己前往精神科進行性別評估時，阿明說不論他怎麼描述自己的跨性別認同，臨床心理師都一臉茫然，甚至質問阿明為什麼性別這麼重要，而雙方就開始沈默。如此質問實際上產生的暗示是：「跨性別認同沒有那麼重要，你對性別的在意已經成為一種偏執。」

他以為他朋友可以理解他，但結果他就說：「哎，順性別還是順性別，然後他就問我說：『你為什麼那麼在意穿什麼的問題？為什麼你會在意要，要穿裙子還是穿褲子的問題，這個有那麼重要嗎？就是衣服。』」我之前在○○做心理衡鑑的時候那個臨床心理師真的是有夠好笑。……他就聽完很久然後沉默，然後說：「為什麼性別對你來說那麼重要？」我就在想：「那為什麼我會在做性別評估？」然後我就在想：「為什麼他會在這裡？」……也是這個概念：「為什麼性別對你那麼重要？其他事情不那麼重要了嗎？」（阿明，男性）

5.認為跨性別者沒有能力

此處所指涉之能力並非指涉廣泛的工作能力，而是指在性別結構上對於跨性別者弱勢的預設。在小佑子的例子中，因為小佑子經常接觸基進女性主義的論述，因此內心產生焦慮，擔心自己的跨性別身份是否真的會成為壓迫女人的加害者，而此論述可以與此節前述關於將未術之跨性別女性當作潛在性加害者的論述一併理解。然而，當小佑子向朋友表達自己內心如此的焦慮時，對方卻反駁小佑子說她根本沒資格當加害者。此處之隱微歧視並非指涉對方應該同意小佑子為加害者，而是其回應暗示了小佑子在性別權力中的絕對弱勢。

會很焦慮自己會不會也是會變成壓迫女人的劊子手啊，凶手，然後他怎麼回

我你知道嗎？他就說：「啊妳距離要壓迫女人的那種齣，程度齣，妳還差得遠。」……「啊妳太弱了啦！還自以為是加害者。」（小佑子，女性）

類似經驗也在許多跨男的參與者身上發生，當社會大眾意指跨性別男性不會威脅到男性，其背後的暗示是跨性別男性只有被壓迫的份。

如果女生像男生一樣，他們可能覺得：「呃，你就沒有那個（陰莖）啊，根本威脅不到我。」（安德，男性）

免術主要針對的是跨女。我們這件事我們有笑過，就是在跨男社群笑過：「為什麼沒有人在意跨男進溫泉的，就是權益？」就是我就說我那時候第一個想法是因為跨男在他們的世界裡面是沒有攻擊性的，所謂沒有攻擊性就是它沒有。……所以它沒有攻擊性，所以沒差。（陽，男性）

而阿明在學校選了一堂有關性別研究的課程，而授課老師則表示不同的性別之間是有一個絕對的地位排序的，其認為此順序為順異男、順男同、順異女、順女同、「變性男」、「變性女」，最後是未進行醫療介入的跨性別者。而阿明與老師討論此排序時，老師則說阿明身為一個「變性男」，是無法超越順性別男性的，而後又加了一句說阿明「有點辛苦」、「地位不高」。阿明爾後對於此排序有些許困惑，即便是做性別研究相關的老師，也可能成為性別歧視的行為人。

他就講到說：「如果你要講比較明確的話，那像你這樣的變性者和其他人的交流，你會看得見那個地位之間的關聯。」比如說像我是變性男，所以我被排在中間，我的前面還有女同、異女、男同、異男。……老師又繼續講說：「那異男和男同，因為他們本身是生理男，順性別的原生，順性別的原生男，他們根本不會想要挑戰你，是因為你沒有什麼好值得他們挑戰的，他們已經遠遠超過你了，他們就是在最上面，父權社會的最上面。」……他就開始跟我聊一些說：「跨男會有點辛苦喔。」然後說：「跨男的地位不是很高。」然後就是之類的。（阿明，男性）

6.認為跨性別只是過渡期

類似於認為同性性傾向是一種青春期的、單一性別學校產生的「混淆」現象，

也有參與者遇到身旁的同學或家人認為跨性別認同或跨性別表達只是一種過渡期。而陽在高中時遇到的投票事件，最後產生過渡期的論述是因為同學們覺得陽比其他班上的陽剛女同志還不陽剛，因此可能未來會「變回女生」。

就一群人在聊天，然後說這一群人（女 T 的同學們）到大學，誰會變成女生，變回女生的樣子。……他們第一個票選出來就是我。……他說：「沒有啊。就覺得你最有可能。」我想說：「哪有？」但可能我後來回想是因為其實，就是大家還是會有那種很刻板的，覺得男生應該會怎樣怎樣怎樣，所以當我身邊這些 T 比我更陽剛的時候，他們就覺得：「喔你可能就是假的。」因為那時候有盛傳很多讀了女校就會變這樣，但出了女校就變正常。（陽，男性）

而阿明則是遇到家人將他的跨性別展演當作一種階段性的叛逆來解讀，認為他若是有了男性伴侶，這一切跨性別的跡象就會消失。

我回家一直被問說：「那你什麼時候要交男朋友？」然後「你什麼時候要結婚？」、「等你交男朋友你頭髮應該就會留回來了吧？」對，之類的這種東西到現在還會有。（阿明，男性）

7.悲觀化跨性別者的未來

即便跨性別者在社會性別結構上受到壓迫，卻不代表所有跨性別者的未來都是充滿負面結果的，即便這樣的預設可能不完全是惡意，但依然可能造成跨性別者的不舒服。小琪在職場上便曾經受到另一位同事的刁難，同事認為小琪未來會受到許多攻擊，因此現在要先故意刁難小琪以訓練其心性。

就是他（同事）回答我問題的時候都有點不耐煩或有點兇這樣子……直到後來有一天就是有 face to face 的講話的機會是，他突然就跟我道歉。……他就跟我說，他其實是覺得說。……他覺得我這個身份以後可能會面臨到很多的就業歧視或者是困境，所以他故意用比較刁難的態度去測試我跟試探我。然後但是結果他發現這些對我來說完全沒有影響……我比他想像中還要強壯很多這樣子。……第一個是，你憑什麼認為我一定會遇到，遇到就業歧視跟困境，你憑什麼？然後再來第二點是，那這不能作為你這樣對待我的理由。

(小琪，非二元)

而阿明曾經在跨性別友善醫師的門診中，遭遇跨性別醫療的守門行為，被拒絕提供荷爾蒙的阿明內心非常混亂，當醫生在解釋自己的醫療守門行為時，其實也暗示了阿明是不具有未來性的，因此阿明不應該現在前進。

那我那時候很受挫的是，這個老，這個醫生在勸阻我就算了，現在連 OOO 醫生都在勸阻我，覺得我太年輕了。……我真的不能接受治療嗎？然後我一定得要到這麼哽咽了，我這麼痛苦的狀態下，他才看得出來我真的很需要接受治療嗎？那如果說真的像他講的那樣，我接受治療之後會遭受更多打擊，那我能怎麼辦？可是如果你說做人要有完整的長遠的規劃，但是我都走不過前面的這一年，那我有什麼後面的規劃可言？我可能就停在這裡。所以我那時候就是很混亂，我很混亂。(阿明，男性)

8. 性別維度混亂

近年來，隨著全球反性別運動的發展，跨性別認同也受到不少攻擊，其中主要一項便是認為性別認同是一種可以無限上綱的自我宣稱，甚至滑坡到所有認同 (identity) (如種族、族裔、物種等等^[5]) 都可以藉由自我宣稱成立，若不成立，則藉由自主宣稱而存在的跨性別認同也不成立，因此不需要被尊重。小佑子則談到，另一個在臺灣會被使用的例子則是「(阿帕契) 直升機」，小佑子認為這是一種維度混亂，性別認同的範疇可能得建立在男女類別之上，跳脫(小佑子說的「無」) 則是非二元。

因為我想回擊那些反跨者的一句話，就是因為他們常反諷說：「只要我認同，直升機也是我的性別。」那我就是想要藉由他們這種很惡意的嘲諷，然後反問說，那性別其實認真討論來講，是不是只有……當然性別有很多種，但是是不是，這些多種的性別裡面是不是，只有兩種元素或屬性來，來排列組合

^[5] 較著名的例子是著名談話節目主持人 Piers Morgan 對於性別認同的挑戰，Piers Morgan 是一位順性別異性戀白人男性，他說到，性別是生物事實，若性別是一個可以自主宣稱的認同，則他可以認同自己是一位黑人女同志，或是一隻雙靈人企鵝。

來做決定，也就是男和女……或是有和無這樣。（小佑子，女性）

污名化跨性別的層次多元，包含從跨性別被疾病化的歷史誕生的疾病化觀點，也包含近年來因為全球反性別運動才明顯誕生的性別維度混亂。

（四）跨性別正典化

相對於順性別異性戀霸權的概念，在跨性別概念上也有跨性別的霸權存在。此處之跨性別正典化係指對於跨性別認同或性別表達方式進行常規化，進而建構出「合格的跨性別」或「真正的跨性別」論述，以至於邊緣化或賤斥非主流的跨性別實作經驗，並且跨性別正典化的現象在社會大眾與跨性別社群內皆存在。跨性別正典化經常藉由媒體、社會文化、醫療權力與政治分化被促進。本小節中共有六小點：印象錯植、規訓跨性別者進行特定性別表達、認為跨性別者需要接受醫療介入、認為跨性別認同需要從小開始才是真的、認為跨性別者需要有性別焦慮，以及認為跨性別者需要符合特定政治意識形態。

1. 印象錯植

印象錯植整體而言是一種刻板印象，可能由於大眾認識的跨性別者不多，或是在捷思中容易聯想到特別知名的案例，進而營造出一種「跨性別都長這樣」的暗示。由於臺灣社會對於較現代的跨性別相關詞彙概念較不熟悉，因此許多參與者表示大眾對於跨性別的印象可能停留在過往娛樂媒體或特定藝人的形象，並使用這些形象產生對於跨性別者的刻板印象。

在我們小時候的那個時候年代，用的敘事還比較常是所謂的變性人，像是什麼……利菁啊那種……會讓你會有一種好像……異端分子，這類的感覺。（小佑子，女性）

我覺得跟以前卡通玩的很比較有關係，就是出現這種比較非二元的角色啊，都會變搞笑啊、尺度很大，然後人家不懂的話就會聯想到那種角色，然後會覺得那種角色就是特別噁心什麼的。（彩萱，女性）

而彩萱認為，即便他人無惡意，或是使用較接納的態度，而將她與較現代且形象較正向的政治人物唐鳳作為類比，依然讓她覺得很不舒服。

他就說什麼：「哇妳頭髮留那麼長，好像唐鳳。」還是什麼，我就覺得我跟他一點都不像。……不舒服啊，想說我這麼努力，為什麼妳要這樣否定我？……就覺得他不是我心目中的樣子，就是我努力，我努力這麼多，結果妳好像就認為我就是像那個樣子，像我一個不喜歡的樣子。（彩萱，女性）

2. 規訓跨性別者進行特定性別表達

從印象錯植進行延伸，可能也產生對於跨性別行為規訓的實際行為歧視。首先，對於跨性別者進行性別表達的常規可能源自於批判，也可能源自於善意。批判的原因有可能是因為批判者心目中有一個「合格的男性」、「合格的女性」或「合格的跨性別」形象，暗示 pass 的程度會代表個人跨性別認同的真實性，或挑戰性別刻板印象是不被接受的。對於性別表達的規訓可能包含穿著、頭髮或聲音等。

小琪談到自己在面試中被面試官「比較」的經驗，面試官並不一定有歧視跨性別之意圖，但指稱小琪跟他過往遇過的跨性別者比起來不夠像女生，暗示跨性別者要較 pass 才比較成功或比較好。

我好像是問他（面試人員）說：「你會不會在意這樣的身分？」之類的，然後他的回答是說：「喔不會啊，然後我們有一個，我們也有一個這樣的同事。」……然後下面補一句說：「然後，然後她的舉止比妳還輕柔，比妳還更像女生。」然後我那時候就想說：「這什麼鬼回覆？」（小琪，非二元）

Daisy 也提及關於是否夠 pass 的刻板印象，Daisy 的好朋友說 Daisy 穿女裝的時候「有破綻」，讓 Daisy 有點受傷，而後跟好朋友便有些吵架。

我第一次傳女裝照給我的麻吉看的時候，他講一句話，可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惡意的，他就會說：「可是你這樣還是看得出來是男生。」……我覺得跨性別女性就會最常被說的一句話是說：「啊可是這樣還是看起來像男生。」我就覺得很傷人，其實我那時候有點小小的受傷了，然後就有點跟那個，跟我的麻吉有點吵架，就說，我就開始有點歇斯底里跟他講。（Daisy，非二元）

小春則是有先在信件中跟公司主管提過自己的穿著樣態，然而上班第一天依然被主管刁難，主管認為小春應該要更「中性」。

我在上班的，就是報到那一天，我被找進去小房間。……是覺得我的服裝，他覺得不合理，就是跟他想像中不一樣。……我有寄 email 跟他說：「我之後上班的打扮會是中性的樣子。」但他只記得「中性」，然後他說他覺得我看起來，就一點都不中性，他看起來是覺得是女生。（小春，非二元）

除了穿著以外，阿蓉則是提到聲音也是 pass 的重要因素之一，而阿蓉便被朋友要求過聲音要夠高才像女生。

他可能會要求聲音，但聲音對我來說就是很簡單，穿著的話也會啦。……就說：「哇！妳的聲音對妳的身體好像搭不起來耶。」什麼的，然後我就說：「對啊，我天生的聲音就這樣啊。」（阿蓉，女性）

跨男的參與者如陽與大樹則是提及跨性別男性的社群比較明顯的要求是跨男就要健身，不然就不夠 pass、不夠好，甚至不夠格進入社群。

健身是最明顯的一個要求。……最重要是 pass。……我覺得其實越容易焦慮的人他會去越在意這個。（陽，男性）

他覺得你要在我們這個圈子裡面你就是要健身啊，你就是要怎樣啊，你沒有這樣子你就不是男生啊。（大樹，男性）

也有參與者表示曾經被順性別朋友或跨性別朋友以「為了你好」為由，對其進行性別表達的要求，是以善意為出發點的隱微歧視。小佑子提及自己過往當地三性公關的經驗，當時的職場環境便要求她要「更像女生」才比較好，而瑋瑋則是面對到來自朋友圈的壓力。

我去那個……第三性公關工作的時候，他們那邊也是很極度強調說：「欸，妳要當女生，妳怎麼不留長頭髮？」……其實也是碰到一些人，他們就覺得說如果妳要，妳要當女生的話，妳就要特定的打扮，妳要長髮，應該要，應該要怎樣怎樣……為了妳好。（小佑子，女性）

而且還滿多朋友的喔，滿多朋友就是說，如果你想當個女生，或者是你希望被當做女生，妳就要怎麼穿。（瑋瑋，非二元）

除了在日常生活範疇之外，由於許多跨性別者會前往精神科進行跨性別相關

診斷的鑑定，在醫師或心理師的診斷與鑑定下，也容易產生一種「合格」與否的常規，來決定是否要給予跨性別者性別不安的診斷，甚至影響到是否能接受荷爾蒙治療或性別肯認手術。也正是因為獲取診斷與否會影響到跨性別者性別實踐的可能性，因此來自於醫療體系的常規讓許多參與者感受到額外的一種強制力，塑造了精神醫療對於跨性別性別表達的霸權。然而，也有參與者認為醫師對於跨性別的常規化是在判斷跨性別就診者能否成功融入社會，因此以社會上的刻板印象進行判斷。

彩萱便提到自己去看診時被精神科醫生要求穿著不夠「女生」，以至於拒絕給予彩萱跨性別認同相關的診斷。

之前問曾經有（精神科）醫生……就是我是想要一個心理衡鑑的證明，然後他就會說：「可是我看妳沒有穿胸罩跟裙子……然後妳又不想要做性別重置手術，我覺得妳這樣有問題。」……他問什麼妳就是要找最刻板的方式回答……醫生是最會要求這種這種打扮啊。（彩萱，女性）

陽也提到醫療院所對於性別跨越的刻板要求，在面對心理師衡鑑時，陽被心理師四處找碴，而後發現陽的鞋子「太女生」，即便那甚至是一雙男鞋，讓陽啞口無言。對於跨性別者性別表達的要求，間接使得跨性別者對於自身性別認同進行符合刻板印象的表態，以換取進入「認可」的通行證，如此正典不僅強加性別刻板印象的壓力於跨性別者，忽略了更多元的性別表達方式，也壓迫到了像陽一樣不具有足夠經濟或社會資本進行跨越的跨性別者。

測試的途中他（臨床心理師）就看我那時候的穿著，那因為我的衣服很多都是，因為我們家是沒有零用錢的，所以都是家長買的，那家長買的我只能盡量穿得舒服的狀態。……我那時候穿了一雙就是很普通很普通的板鞋。……他說：「你這個很女生喔。」我想說：「蛤？」……當下我是整個愣住：「蛤？你怎麼會講這種話？」而且他是男鞋，認真是男鞋。（陽，男性）

毛毛則是說到有負責提供兵役相關證明的精神科醫生會要求跨性別女性的就診者提供清涼照，是利用權力與明知跨性別者有相關證明的需求而進行刻板印

象的強使。

圈內非常有名的一位醫師，聽說是甚至會要求姐妹要提供非常清涼的照片給他。……就是：「你下次來看診的時候，穿得比較涼一點。你穿這麼保守，我怎麼知道你是不是裝的？」（毛毛，男性）

2.認為跨性別者需要接受醫療介入

醫療體系的介入如同本節前一小點所提及，是跨性別者實踐性別的一種主要途徑，然而當醫療體系的介入成為一種常規，因為資本、身體狀況、性別實踐差異而不接受荷爾蒙或手術介入的跨性別者則可能被批判為「不合格」或「不完整」的跨性別者。這樣的觀點不僅來自於社會刻板印象，也共構與臺灣當前對於更換性別證件必須綁定手術的法規，並且可能被跨性別者內化，而表現出此意識形態批判跨性別社群中的其他跨性別者，例如：已術的跨性別者認為未術的跨性別者皆需要接受手術才是真的跨性別或被社會認可。

彩萱便提到，現在臺灣檯面上的跨性別女性網紅非常強調 pass 相關的內容，甚至有明顯的醫療化導向，暗示沒有進行手術的跨性別是不夠完整或不夠好的。

他們（跨性別網紅）跨性別觀念好像也是要做完整套，然後他們就是女生這樣。……那這個社會大眾就是認為：「喔，真的要做完然後變成……。」……但是他們今天得到他們的客群還是觀眾的流量，其實就是因為他們已經就是做完整套，他們面部有整容過，如果他們今天長得不 pass 的話，我不相信別人會聽他們講話。就是他們已經他們已經沉浸在自己的優越之中了，然後他們還有那種商業滲透進去。（彩萱，女性）

阿蓉同樣也面臨來自其他跨性別女性的壓力，對方叫阿蓉不要逼她支持免術換證，並指稱所有人都應該像樣她一樣接受性別肯認手術，同樣的現象也被安德提出。

她就有說：「妳外表什麼的又不像跨女。」……反免術換證的，她說：「妳不要逼我支持免術換證喔。……我已經通過了，妳們也要通過。」（阿蓉，女性）
有些圈子裡面的風氣還是不是很好，就好像比如說跨女的圈子，會有比較

pass 的歧視不 pass 的。……我覺得，大家都是同一條船上的，何必要這樣？……然後像免術換證的時候也有人在說，也有人覺得說：「喔我自己都手術了，為什麼跟我一樣，為什麼我的後輩不需要動手術？」（安德，男性）

小春則是被問過為什麼不手術而變成「真正的女生」，而小春則是認為自己依然相當重視器官的功能。

所以有些人就會很不理解：「為什麼泥都想要當女生，就是泥看起來像一個女生，為什麼泥不去做手術？就真的變成女生？」然後就覺得說，就與其做一個沒有功能的女生，那我還是就是當一個中性的人就好。（小春，非二元）

而力瑜談到，社會大眾似乎認定更換性別證件才是真正的跨性別，而當換證綁定醫療介入時，也暗示了真正的跨性別需要接受跨性別醫療介入。

就是好像在跨的經驗中，就是你好像一定要走到換證，人家才會把你當一回事，在那之前好像都是好像一個政治立場一樣的，就是你今天的看法，就是別人相對來說會比較不當一回事。（力瑜，男性）

然而，接受荷爾蒙治療或性別肯認手術的壓力並非平均地落在所有跨性別者身上，在阿明所觸及的非二元社群經驗中便可以察覺這件事。當非二元跳脫了性別二元的框架時，其在一定程度上也脫離了藉由醫療而「成為男性」或「成為女性」的路徑。

有聽過一個非二元的朋友，他說他其實有想過他是不是跨男，但是他在跨男和非二元之間，他最後選擇非二元做表稱。不是因為他不確定，而是因為如果他真的是跨男，他一旦確定了，那他就有很多事情要去面對、要去處理，就有點像是我所提到的手術啊、荷爾蒙還原等等，就是那個範疇和那個方向就跟非二元是不同的定義。那他說，他的原話是：「我在想我是非二元還是跨男，但如果我是跨男的話，一切變得好麻煩喔。但是我就爛，所以我非二元好了。」（阿明，男性）

而從力瑜在臺灣與英美地區的經驗中，可以發現非二元可能不單純是脫離醫療介入的壓力，而是進入了另一種「不能接受性別肯認手術」的壓力中，在這樣

的意識形態中，手術介入反而使得非二元認同失去「合格性」，進而從非二元的歸屬中被驅逐，屬於非二元的正典化現象。

我就覺得其實，我在跨的圈子是認識到，接觸到一些就是非二元的人，我覺得就是其實社會對於非二元也滿，不算友善。因為很容易就覺得：「你為什麼要手術？啊你就，你就說你非二元，那你為什麼要手術？」（力瑜，男性）

3.認為跨性別認同需要從小開始才是真的

本研究參與者的跨性別認同發展歷程差異甚大，有的從幼稚園就開始，有的則是從大學或研究所開始，其仰賴個人對於跨性別概念的接觸點、對社會規範的批判，綜合上個人當時的性別認同歸屬感。然而，參與者們表示對於負責跨性別相關診斷的醫療人員而言，越早開始有跨性別「跡象」的跨性別者則更容易被認可為真正的跨性別者，這個現象可能也與醫療體系對於跨性別的傳統印象有關，如小佑子提及的童年性別化玩具經驗，或是陽在醫療院所嘗試符合精神醫療對跨性別認同的刻板印象。

心理衡鑑的門診，然後那個時候那個醫師也非常的落後。……2017 年左右，然後就是用一些什麼「妳小時候有沒有玩過洋娃娃」這種。（小佑子，女性）我可能譬如說像我的認同，我剛剛跟你說高中，我可能把他拉到幼稚園我可能就有什麼什麼事情，就有一些誘因了。就是讓他（醫師）覺得你是從小就有這樣的認同，但是其實講直白我就沒有那個觀念，就是大人給我穿什麼就穿什麼，我怎麼可能小學就知道。（陽，男性）

Daisy 則是表示這種壓力也會來自跨性別社群，這些「真實」的標籤讓 Daisy 覺得很不自在。

就是我會害怕說，我會不會做了一些事情讓他們覺得說：「你真的是跨性別嗎？你真的？」……因為他們對這些多元族群好像都會有一些期待。……什麼從小就是很像女生什麼怎樣怎樣的。我就覺得很奇怪。……對啊很多標籤，然後覺得有點不自在，然後就覺得當有些人要用這些標籤好像要綁架你的時候，會讓你更不自在，你會覺得說我到底做錯了什麼？（Daisy，非二元）

4.認為跨性別者需要有性別焦慮

在跨性別社群內，也有些參與者感到在焦慮層面上的正典現象，換句話說，某些跨性別者對於自身生理構造或性別實踐的焦慮可能並非從一開始就存在，而可能是藉由對性別的焦慮或不安而正典化成為「真正的跨性別」。例如陽所提及的性別稱謂選字問題（人部或女部），陽雖然在跨越的過程中保有一定的彈性，然而久而久之依然內化了對於性別稱謂的焦慮，並且真的開始感到不舒服。陽與小春都表示自己已經度過了最焦慮的階段，然而這個過程實際上並不容易，並且社群中依然有許多跨性別者受此影響。

因為我其實最敏感的時候應該是在換證前，手術前。……有一段時間我對於選字這件事非常的敏感，那個敏感點我覺得歸咎起來是因為社群都要敏感，所以我就跟著敏感，然後到某個時間我就覺得真的有點不舒服。（陽，男性）

在小春的經驗中，這種焦慮則被劃分出「他們的」與「我們的」，係指並不是所有跨性別者都需要有這種強烈的性別焦慮才「應該」。

就我本來沒有這些問題，然後看著大家聊著聊著之後覺得：「我是不是也該焦慮這些東西？」……但那是他們的焦慮，不是我們（小春與研究者）的焦慮。（小春，非二元）

5.認為跨性別者需要符合特定政治意識形態

在性別議題與政治立場上，也有不少參與者表示生活中會感受到一定進行特定表態的壓力，當跨性別社群對於政治議題有明確的主流立場時，也可能塑造了一種「正派的跨性別」正典，而立場不同的交織經驗可能就會被賤斥。在小佑子的經驗中，當遇到女性身體相關的議題時便必須認真在意，否則內心就可能產生罪惡感。

哎，就是，就是我也沒有月經嘛對不對？……面對這些。……會覺得說我比較，比較疏離，比較罪惡感，然後也有無力感。……有時候就是滑，那個放鬆的時候滑個臉書，然後突然有一篇貼文在講什麼什麼月亮褲之類的東西，然後心裡就會浮現說：「喔，我不認真來讀一下這個我好像都對不起女人。」

這樣子，那心理壓力就很大。（小佑子，女性）

而毛毛則表示，他發現「藍甲」概念也延伸到跨性別身上，認為社群內對於政黨色彩有主流偏好，便可能預設跨性別者也需要積極擁抱或消極拒斥特定的政治色彩。

因為尤其是現在有一個詞彙的使用，就是「藍甲」。對，就是藍甲就是一個好像你的性別認同必須要跟你的，或你的就同志 LGBTQ 的性少數身份，一定要跟你的政治傾向綁在一起。……反正我們家是外省人，然後所以在，在這個上面其實多多少少在臺南會有一點壓力。因為是外省的情況下，大家會比較好奇，就是可能政治的傾向，因為他們會覺得就是，如果你家是外省，那麼你極有可能是藍的，但是既然你擁有性少數身份，所以你應該要是綠的。那麼把這兩者相加，你到底是藍的還是綠的？（毛毛，男性）

在訪談中研究者與小佑子聊到，訪談她的人是順性別或是跨性別會不會影響到她對於研究者信任的程度，以至於她不敢說出某些經驗。小佑子則很坦然地跟我說，雖然許多人認為圈內人會比較好談相關的生命經驗，但她作為一個研究參與者，當面對到來訪談她的研究者也是跨性別圈內人的時候，反而會產生對於圈內主流政治正確的壓力，若是不符合特定立場，則可能會被批判。

順（性別）喔，但我其實反而覺得比較。……比較沒有包袱。……因為會觸及到很多私密很深的東西，如果是一個比較陌生疏離的人，我覺得反而比較敢講比較多的東西。……那如果是同樣身份有一個類似性的人，然後會，會開始有想東想西說：「我是不是有些東西，我要盡量符合我們一點政治正確？」

（小佑子，女性）

雖然跨性別常規的討論在社會上並不興盛，但參與者們卻源源不絕地提出自己在跨性別社群中遭受各種正典要求的經驗，有許多正典經驗也已經與其他身份交織在一起。

（五）拒絕承認跨性別者受到的傷害

參與者們也表示，以「想太多」、「太敏感」或「無惡意」等回應的漠視也經

常出現在生活情境中，這類回應是對於其受壓迫經驗或情緒的否認，此現象大多在日常生活中出現，但也可能藉由機構權力被行使。在瑋瑋的例子中，行為人更甚至使用漠視的回應將性騷擾的過錯回推至瑋瑋身上。

比如說我性騷擾的事件，他說：「沒有，那是你自己想太多，你自己太敏感了，碰到你的胸部那只是因為不小心，不小心那個重心不穩碰到的。」他不是道歉，而是用這個藉口說：「是你的問題吧。」他把自己的過錯包裝一下，然後甩給別人，然後說這是你的錯。（瑋瑋，非二元）

而當安德在學校系統中遭受性別歧視而向學校的師長反應時，也得到師長漠視的態度。

我沒有直接跟對方說，但是我是跟第三者說的，然後第三者就跟我說這些話，他說：「啊他也不是故意的啦。」……然後那個另外一個系的專導就跟我說：「你不要想太多啦。」（安德，男性）

漠視所伴隨的歸因暗示，在陽的經驗中則是被內化導致自我漠視，逐漸認為自己似乎不應該糾結於自己不舒服的感受。

社群內的，也是跨男，他跟我講的。他說：「其實你也不用那麼敏感，很多人的手機選字就是長這樣。」……然後他們可能有些人就會打哈哈說：「沒有啦，就我都是女生朋友，所以就是自動選字。」通常啦，他們給的答案都是自動選字，所以久了我就想：「算了，就是自動選字。」（陽，男性）

除了上述較常被使用來回應各種歧視經驗的詞彙以外，也有參與者表示有些漠視是出現於跨性別特定的情境之中。例如阿明曾經為了探索自我而參加諮商團體，然而當阿明提及自己在跨性別議題上的焦慮時，團體的帶領者卻指責阿明是「閒閒沒事做，才會想這麼多」，暗示阿明的性別焦慮是一種不應該的行為。

他（諮商師）在挑戰我的時候，我會很努力的吃下去，但是有一些東西我就會記很久。……就是說：「你會這麼焦慮是你太認真。」或是「你會想這麼多，你會找這麼多的認同感，是你讓自己忙起來就不會有了。」也就是說「你太閒了」。也許我不能完全的否認他，但是那種感覺就確實也是，比如說他就

會說：「像我們這樣子，我們每天都有不同的目標，我們有不同的事情要追求的話，就不會有這麼多時間在焦慮。」（阿明，男性）

而毛毛則發現，現代人對於「歧視」一詞非常敏感，甚至在指出對方有歧視之前，對方便會急忙否認，比起受壓迫者的感受，行為人更在乎自己是否被貼上歧視的標籤，並開始合理化自己的歧視行為。

會說就是：「沒有歧視的意思啊。不要想那麼多。」……可能他就會覺得：「啊沒有啊，啊我就看到證件上面就是這樣寫啊，沒有別的意思啊。」……認真地跟我說：「誒不要覺得我歧視你啊，那你剛剛拿出來證件上面就寫女，啊我就叫小姐啊，那這樣是有什麼問題？」嗯，隨便你。（毛毛，男性）

阿明的經驗中，對方則是認為使用出生時指定性別稱呼才是最好的方法，即便阿明已經跟對方講過不應該這樣稱呼，對方依然覺得原先的稱呼方式比較尊重人，如此行為也是對於跨性別者反應歧視後的隱微漠視行為。

還有一個朋友是，我用文字訊息告訴她：「我是跨性別，所以如果你可以用人部的你和他來指稱我會很開心。」然後她還是繼續用女部的妳和她。……有一次我就問她，我就終於忍不住問她說為什麼，我說：「為什麼我在跟妳提過這件事情之後，妳還是繼續用女部？」她說：「欸？我以為要以對方的生理性別來用指稱比較尊重啊。」然後我就很困惑想說：「我不是有直接再額外再跟妳講過一次嗎？妳怎麼還是認為用生理性別比較尊重？」她就說：「我不知道，我就覺得好像這樣比較尊重。」……她是用尊重我的前提在錯稱的。（阿明，男性）

否認跨性別者經歷的傷害時，也彷彿在告訴跨性別者他們是「特殊的」，只要不符合正典的路線所遇到的問題，就會成為跨性別者「自己的」問題。

（六）跨性別醫療守門

不同於前述之跨性別正典化中認為跨性別認同需要醫療介入，此處之醫療守門人係指當跨性別者嘗試尋求醫療介入時，可能遭受家人或醫師的阻止。目前許多精神科醫師在給予較年輕的跨性別者（即使已經成年）荷爾蒙處方箋或手術之

前，皆會要求家長的同意，這樣的醫療規則則讓許多較年輕的跨性別者在尋求跨性別醫療上受阻。醫療守門的行為可能來自於家長不接受孩子的跨性別認同或不支持醫療介入，但也有可能來自於醫生對於跨性別者適應狀態的判斷，意即對於想尋求醫療介入的跨性別者而言，個人是否能夠接受醫療介入並不是單純當事人自由意志可以決定的。跨性別醫療守門的行為人通常為家人、醫師或臨床心理師。

在陽的經驗中，由於母親的反對，讓他在尋求荷爾蒙或手術介入時都受到母親各種策略的阻止，以至於陽在荷爾蒙、手術與換證三階段的時間都延期。在取得荷爾蒙的階段，陽的母親曾經在家中與陽溝通達成協議，然而到診間現場陽的母親卻說自己不知情，不僅讓醫師產生負面情緒，陽也感到很無奈。

他（醫生）就說：「你要，你就要帶家長來。」那我知道去做思想工作嘛，然後她（陽的媽媽）前一天就跟我說：「喔好啊。」什麼什麼她明天要跟我。……她到現場跟醫生說：「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不就是女同志嗎？」……醫生會覺得說：「這件事應該是你要自己討論，你怎麼來這裡還這樣？」所以醫生也很抓狂，所以那一天我本來以為理所當然可以拿到用藥證明，也沒拿到，我好像也是拖了半年還是一年之後才拿到。（陽，男性）

而後到性別肯認手術的環節，陽原先找了朋友在陽手術後的住院期間照顧他，然而陽的母親卻認為這是一種侵犯家人照顧倫理的行為，因而向陽生氣。而陽以為母親表示願意照顧就等於答應他進行手術，殊不知手術前一天住院後陽的母親卻拒絕簽手術同意書，讓陽的手術差點無法進行。

手術也沒有要給我媽講，因為我們家反對聲量最大就我媽。……我姐不知道哪個筋不對，她就硬是要把這件事捅到我媽那裡，我媽整個大抓狂。……她說：「你讓人家怎麼想我家？你家大人是死光了嗎？為什麼要找別人照顧你？」……反正她的意思是叫我這些朋友都不用來，她要來照顧我。……但是我本來以為她就是：「好吧，她就是同意的。」……入院完之後做完一系列檢查，醫生就叫你簽一個手術同意，拿到我媽面前的時候，她就冷冷的說一句：「誰同意誰簽。」那時候已經到醫院要關，就是要下班了，所以我就急

Call 我爸來簽，因為不簽我明天是沒辦法上手術。(陽，男性)

阿明同樣也遇到家人的醫療守門行為，阿明是選擇在出櫃的當下順勢向家人說他想要進行荷爾蒙治療的想法，阿明說到，他的家人們在提及到醫療介入之前似乎就已經有點難以消化出櫃的訊息。而當阿明爸爸說出聽起來是接納的話語時，阿明卻感受到完全不同的意義，他感受的是爸爸希望他能冷靜一點。接著，便出現了「再等等看吧」、「不要那麼急」的回應，以及阿明爸爸要再找另一個權威來幫阿明鑑定，卻沒有後續。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跟我說：「你要知道不管你是什麼性別，你都是我的小孩。」這句話照理來說應該讓我感到很驚訝也很感動，但是我從他的非口語表達裡面，我看到的完全不是這個訊息，我看到的只是：「我聽不懂你在說什麼，但是我希望你冷靜一點，你看起來很不冷靜。」……然後他們就跟我說什麼：「再等等看吧。再等一下啦，不要那麼急。」……他就說，不然他自己去找一個跨性別的權威，再來給我做一次評估。……然後這件事情就再也沒有後續了，就是我後來再回去(家裡)，他們都像沒有這件事一樣。(阿明，男性)

而阿明沒有想到，這種「不要那麼急」的回應後來竟然也在主打跨性別友善的醫師口中聽到。阿明在前往精神科看診之前就已經細心篩選過性別友善的醫師，然而主打友善的醫師卻在提供阿明荷爾蒙治療時感到猶豫，其猶豫的理由並不是懷疑阿明跨性別認同的真實性，而是出自好意地擔心醫療介入可能造成阿明生活中其他的困擾。即便阿明在多次回診之下的堅持，最後開始了荷爾蒙治療，然而這過程中的守門行為依然對阿明產生了心理上的傷害。由於當前精神科的評估依然是跨性別者進行醫療介入時的主要決策單位，為跨性別者著想的醫師則可能將跨性別者未來的生活過得是否安穩的責任歸咎到自己的評估上。然而阿明即使對醫師這樣的善意相當能夠理解，但他同時也感受到了自己似乎正在失去決定自己的人生或為自己負責的主體性。

精神科醫師都一直在勸阻我。……他們其實至少有一位是友善的，那個 OOO

他其實是友善的，因為他認為我太年輕了。……他們那時候問我一個問題說，為什麼我還這麼小就這麼急迫的想要做換證，或是說想要做這些還原手術……他就覺得這不是他們的，他們認為最優的解。……他們希望從他們那邊出去的跨性別者是可以好好的、安穩的生活，然後不要再受什麼打擊了，不然的話他們會覺得他們的療程，就是他們那個評估好像沒有幫助到什麼。（阿明，男性）

被跨性別醫療正典與跨性別醫療守門兩者夾擊的跨性別者，在上述經驗中展現了自己兩難、無處可去的困境，不論是去醫療化或接受醫療介入，都遭受到來自社會、醫療專業人員與社群的壓力。

（七）加強檢視跨性別者的性別狀態

在順性別主義的社會中，順性別的性別表達或較 pass 的跨性別表達較有生存空間，然而也有許多參與者因為不夠 pass 或證件性別與參與者的性別表達有所出入，因此被路人、老闆、同事、助人者、學校行政，甚至是記者追問參與者的性別狀態。加強對跨性別者的性別檢視暗示行為人對於跨性別身份的好奇、質疑，或是否認跨性別身份的存在。此現象在日常生活中各處皆經常出現，本小節共包含三小點：凝視、刺探跨性別者性別身份，以及懷疑跨性別者認同或身份的真實性。

1.凝視

許多參與者都表示在日常生活中經常因為穿著、聲音、身高、頭髮等等而被凝視，並且這樣的凝視許多時候都帶給他們不舒服的感受。彩萱除了在日常生活中會被凝視以外，在醫療院所依照證件性別公開錯稱她時，其他在診間外的民眾便會盯著她看，讓她壓力非常大。

被叫了先生之後，旁邊排隊的人就會緊盯妳這樣，吃飯的時候也會啊。但是醫院大家在等的時候，注意力就是常常在手機，沒看手機就是看其他地方。如果有一個比較，比較醒目的東西的話，大家就會往這邊看……那時候壓力就非常大。（彩萱，女性）

而阿蓉則是特別在婦產科求診時會遇到此狀況，由於阿蓉對於外表要符合社會女性刻板印象的要求感到很不以為意，她在外觀上並無特別追求 pass 的形象，在婦產科此類被認為是「純女性」的環境中則會變得比較顯眼。

或者是我看婦產科的時候（會被盯著看）。……因為全部的病患都是生理女性。

（阿蓉，女性）

凝視行為實際上也有不同的層次，有些凝視因為好奇心而多看幾眼，而有些凝視則是伴隨著較強烈的審查意味，例如往第一性徵或第二性徵盯著看，甚至有時候會出現歧視性的眼神。瑋瑋遇到的則是營隊的家長先盯著瑋瑋的臉，接著就往胸部看，後來開始靠近看並使用肢體接觸嘗試確認瑋瑋的性別。

比如說我有一次在國小。……營隊活動，就有當地的家長一直看著我，看著我的臉，然後他看著我的胸部，他一直在思考我到底是男生還是女生。然後他就把手直接搭到我肩膀上，我一開始有嚇到。……我會姑且給他解釋說，他在好奇。我就，就我覺得盯著看是有點不舒服。（瑋瑋，非二元）

毛毛除了因為長頭髮又留鬍子被凝視之外，令他印象深刻的還有在健身房時的經驗，由於毛毛外觀較 pass，對方則以順性別的邏輯預設毛毛的性器官，並且出現明顯凝視毛毛下體的行為。

會明顯因為頭髮比較長而被盯著看，因為可能對方看到你長頭髮，看到你有鬍子，在想你是男生還是女生，盯著看一些部位想要看出個所以然。……像現在比較明顯的是在健身房，很容易被，會被盯。……可能是要盯你的 size。……就是我在前面重訓的時候，他就一直各種瞄。……就是因為我臀推然後我是推，我已經推完十二下起來，然後看了一下他，結果他還在就是歪頭。因為他，因為他一定會覺得，不管大小，想怎麼會完全沒有。（毛毛，男性）

在各個生活場景中被緊盯的經驗，雖然並沒有實際上肢體的傷害，但凝視所造成的不舒服會明顯地轉移至內心，強調著跨性別者在社會上隨時被監視著的感受。

2. 刺探跨性別者性別身份

許多參與者遇到對於跨性別認同或隱私的刺探行為，有的是藉由稱謂試探，有的是直接質問，也有的是策略性挖出跨性別的身份與隱私。小佑子說，她之前因為家庭議題接受社工服務，然而社工即便在知道她可能是跨性別的情況下，依然直接使用「先生」稱呼小佑子，再藉由小佑子的反應決定要不要改稱謂，讓小佑子很不舒服。

我那個時候的外貌打扮，其實差不多也是現在這樣子，然後他直接叫我 O 先生，然後我現在是，我現在在陳述這件事情的時候，還是很不舒服。……他固然看到我的外貌，然後也看到我的資料是那樣子……想說先試探性的稱呼這樣子，然後看我的反應再決定。（小佑子，女性）

而陽跟力瑜則是都遇到工作面試時面試官直接質問他們的性別身份，即便面試官並不一定是以歧視跨性別的意圖提問，依然造成參與者們的不舒服。

就是我剛換完證。……他（老闆）在面試我的第一句話，他問我說：「你以前是不是女生？」我就想說什麼東西，然後他說：「沒有啦，就是因為我以前看多了，所以我看得出來。」但是你知道我瞬間冷汗倒流，我說：「你不要這樣嚇我好嗎？」（陽，男性）

絕大部分就是性別，像我以前可能面試的時候他會覺得，就會直接說，說：

「現在是男生還是女生？」之類的，就是這種。（力瑜，男性）

陽另外也遇到公司同事藉由辦聖誕節活動的名義，嘗試挖出陽小時候的照片，想讓他出櫃。而陽覺得就算不出櫃，已經在懷疑他身份的人還是會使用其他方式刺探他，因此毅然決然決定出櫃。然而，陽出櫃後才知道原來提議的人是源自善意，希望陽可以出櫃後自在做自己，雖然陽最後感到釋放，但過程中依然非常心驚膽顫。結束這場「鴻門宴」的陽才知道，其實想刺探陽身份的兩位同事其實早就知道陽的跨性別身份，但就是刻意想讓陽出櫃。

他們就說：「我們來辦就是聖誕節活動，我們交換禮物交換那麼多年這麼無聊，我們來換點別的。」他們說要換小時候的照片。……因為他們可能會用一些言語上的刺探就是說：「欸你真的長得好秀氣喔。我覺得你真的很斯文

欸。你怎樣欸。」之類的，然後我大概知道他們那一區的人都在刺探我。……然後後來到了那個鴻門宴，就是要換照片拿出來，然後他們就一臉淡定地看著我。……他（另一個同事）就自己跳出來說：「你不覺得很驚訝？」他說：「沒有啊。我一點都不驚訝，我很早就知道了。」就這兩個刺探的人說他很早就知道。（陽，男性）

大樹在鄰居跑到他家門口大罵他是變性人之後，這件事便傳到了報紙記者的耳裡，由於跨性別議題在大樹當時的年代依然是一個較新穎的議題，記者們便趁大樹不注意時衝進社區圍堵他，想挖出這件事情的細節。大樹而後先將新聞壓下來，並且在社區召開記者會回答記者群的問題。

因為畢竟跨性別這個議題比較特殊，所以○○○○就跑來訪問。……後來隔天記者都跑來了，然後因為我們是在社區裡面，他們就直接，就是我不知道他們怎麼進來的，就偷偷的跑進來。……那後來我也是有用一些方式把那一天中午他們要播的這個新聞先壓下來，然後我說：「你們要訪問可以，你們要談可以，那我就下午的時間幾點你們來，你們一次要來多少你們就一次問。」有點開記者會的感觉，對，反正就很妙啊。（大樹，男性）

在社會對於跨性別者依然不夠友善的情況下，讓跨性別者的性別身份成為被質詢的對象是會令跨性別者明顯感受到壓力的，甚至開始擔心出櫃後會被傷害。

3. 懷疑跨性別者認同或身份的真实性

對於跨性別者的家人而言，當跨性別的孩子剛開始以跨性別身份出櫃時，家人並不一定馬上就知道孩子在說什麼，也可能認為孩子自己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像在雪泥的經驗中，即便家人對於跨性別是友善的，但一開始雪泥出櫃時，家人依然認為她可能只是隨口說說，直到雪泥使用進入精神醫療體系的行為來告訴家人她是認真的。

我家人都是友善，可是有點出櫃可能就像是就是。……他只是沒有把它放在心上，那感覺就是說說而已，但直到說我要去看醫生。（雪泥，女性）

而在許多需要出示證件的場合，都可能出現檢驗方對於跨性別者性別表達的

詮釋不符合證件性別的情形，包含使用健保卡、身分證、學生證或其他包含性別欄的證件，此類情形較容易發生在未換證但外觀上已經開始跨越的跨性別者身上。雪泥說到，社會不斷地要求跨性別者用各種行為證明自己是「真的」跨性別，其實會對很多跨性別者造成負擔甚至傷害。

就是像我們這種跨性別的人就是看幾次醫生其實就不太想去看，因為他們不曉得為什麼我要一直在醫生面前證明說我是什麼性別。（雪泥，女性）

彩萱則提到自己前往兵役體檢的經驗，即便彩萱已經拿到兩張精神科醫師開立的證明，到兵役體檢現場時，依然被要求再次檢驗性別狀態，彩萱的跨性別認同就如此在醫療體系的眼光下不斷成為被檢視的客體，彷彿只要不成功證明自己的認同，任何人的懷疑和質問都是合理的。

拿到了兩張診斷證明去做兵役體檢的時候，就是他還要要求我再去做一次，因為他，他只認就是兵役體檢裡面的醫生。（彩萱，女性）

除了在醫療體系以外，毛毛也遇到學校、銀行與職場上的人別辨識問題。毛毛由於已經使用雄性荷爾蒙一段時間，因此當前已經鬍子茂盛，並且聲線已經變粗變低沉，然而對於不熟悉跨性別使用荷爾蒙會產生什麼變化的人來說，可能很難想像一個短頭髮、有鬍子又聲音低沉的人證件上可能是女性。毛毛在學校圖書館借書時，有一次遇到一位不認識他的館員，對方刷了毛毛的學生證之後便直接認定毛毛是冒用身份，毛毛便眼睜睜地看對方向各種管道詢問毛毛的身份整整一小時。

他（圖書館員）就說：「不能拿別人的學生證來借書。」我就說：「沒有啊，這個是我的學生證。那上面就是我的照片啊。」……那一次借一個書大概借了一個小時，因為他就是各種就是要打電話確認各種問，然後各種，反正他就是覺得那張學生證不是我的。……這就是滿典型的，就是在性別確認上過不了，然後去影響到人別確認，也就是說如果我沒有辦法把我當下覺察到的你的性別身分，跟資料上顯示的性別身分對齊好的話，則你不是本人。（毛毛，男性）

而當毛毛使用電話聯絡銀行時，對方因為毛毛的聲線而認為他不是本人，即便最後通過了所有基本資料的驗證，毛毛依然聽出對方聲音中的不滿。毛毛感嘆，明明自己就是本人，但卻要一直被別人認為自己在冒用身份，還要接受對方不滿的情緒，覺得真的很無辜。

打電話去那種銀行或什麼問問題，他們就會說：「你是本人嗎？」……因為還滿多人是基本資料確認過了就過了，可是有一些行員你會聽得出來他非常的不爽，就是基礎資料已經確認過了，可是他會覺得就是：「好喔，算你走運，感覺你就是，就是冒用了另外一個身分，然後反正你也知道我會問什麼問題，所以可能我都準備好了，所以反正我問你什麼都沒有用，那沒關係就讓你問。」……可是像這種都會覺得，就我自己會覺得就滿無辜的啦。（毛毛，男性）

在不斷證明自己的過程中，除了可能會產生身心壓力與時間成本增加以外，也有可能造成實際上的經濟損失。毛毛說到他的工作會要求過往的執業紀錄，但要到前職場去申請資料經常會遇到很大的麻煩，原因出自於前職場的工作人員可能已經換了，便會像是圖書館事件一樣出現不認識毛毛的人。在前職場的事件中，即便毛毛已經向對方解釋自己的跨性別身份與聲線會如此低沉的原因，對方依然不接受毛毛是本人的事實，甚至要求毛毛要親自到場申請文件。然而，對於外表上已經很 pass 的毛毛來說，本人到場的情況可能完全不會改善。此事件最終的結果是，毛毛拒絕被給予證明，而影響到毛毛年資的累計，導致薪水變少，屬於實際的經濟損失。

因為以前工作的其他單位他們可能人事也換了。……就會一直面臨到大家一直反覆問同樣的問題，或者像是有些人事就腦袋轉不過來，他就會覺得：「我怎麼知道你沒有冒用這個人的身分來跟我要這個資料？」……我想說：「我去現場，看到我，你一定不會覺得我是本人啊！你是ㄅㄛㄌㄞ掉？」我都已經跟他說就是：「我的身分就是這樣。所以你聽到。」……我就說：「如果有要冒用身分的問題，絕對不會是一個男生來冒用女生的資料，來冒領女生的就職證明，因為這個太不合理。」……像這樣的一個聘僱程序在我這邊就卡了特

別久，然後卡了特別久就會影響，因為影響到年資，就會影響到月薪。（毛毛，男性）

在上述經驗中，參與者們因為順性別主義社會對於跨性別的不理解，因而需要不斷地證明自己，而對方永遠都有權力可以不斷地否認他們的存在。

（八）未經同意幫出櫃

類似於非異性戀性傾向的討論，即便跨性別身份並不是一個不可言說或討論的禁忌，然而對於沒有要出櫃的人而言，任意幫當事人出櫃可能造成當事人的壓力，也是對於跨性別者隱私的不尊重。未經同意幫出櫃的行為可能是惡意或無惡意，在日常生活中各種情境皆可能出現。陽便談到，對於很多順性別異性戀者而言，可能較難以想像出櫃會造成當事人多大的困擾跟壓力。

我跟了其中一個人講，然後我也跟他講說這件事我沒有想讓就是第三人，或不是我自己講就跟人家講，他也說好，就沒多久我就收到了，我們共同好友的另外一個人來問我。……我家曾經發生過一件事，就是我妹跟她男友講過。……這件事是在我不知道的狀況下，所以在有一次出去的時候，她男朋友突然蹦出了某一句話之後，我整個傻眼。因為是在外面，然後他突然講了一個，我有點忘了內容，就是他知道，知道我的狀況不一樣，然後我整個傻眼，然後回去狂罵我妹。（陽，男性）

雪泥被大出櫃則是在中學時期的事，當時雪泥是以女性身份進入學校的，然而有一天當雪泥不在場時，老師卻未經雪泥的同意直接幫她向全班同學出櫃，所幸後來同學們並無因此事而霸凌雪泥。

就有一天就是在體育課的時候，然後就是我不知道好像是就是班導師就把大家留在教室，然後跟同學講這件事。我那時候就是跟輔導老師在聊天，所以我不知道……我就想說為什麼他沒有先跟我講說他要講這件事，然後他就直接講。（雪泥，女性）

而毛毛則是被老闆用獵奇的態度跟同事大出櫃，雖然老闆並沒有惡意，但依然造成毛毛無預期的困擾。

可是我在臺南的第一份正職工作吧，我才進去做了一陣子，然後就被老闆就是直接大出櫃給所有人，然後這就是因為，就是你知道，因為老闆覺得：「幹！好酷喔！」所以老闆他就幫我跟大家出櫃。……然後就說：「欸你知道嗎？就那個什麼，他是跨談！看不出來吧！」（毛毛，男性）

不同於本章前述提到的刺探，此小節則是直接幫跨性別者出櫃，而就像雪泥與毛毛提到的，有時候是行為當事人並沒有意識到幫忙出櫃是不應該的，甚至是保持著善意的。

（九）稱讚跨性別很 pass 或很酷

此處之稱讚係指會形塑出跨性別正典的稱讚、獵奇式的稱讚或根本不是出自於內心的稱讚，此現象通常出現於日常社交互動中。雪泥指出，有些人會稱讚較 pass 的跨性別「成功」或「看不出來」，然而這一方面形塑了成功跨性別的形象，讓所謂「看得出來（指定性別）」的跨性別成為「失敗的跨性別」，就如同本節前述 Daisy 遇到好朋友嗆他一樣，另一方面則是表達了一種驚奇感，這種驚訝的表現可能讓跨性別者感受到被審視。

稱讚你跨性別，你很 pass 不是一件好事……對！你看不出來！……所以看出來是什麼意思。（雪泥，女性）

毛毛則是說，他遇到很多人聽到自己的跨性別身份之後，會稱讚他「好酷」，毛毛說雖然「好酷」比「好噁」好，但是其實這樣的回應還是令人尷尬。毛毛認為，這種回應可能是對方不知道該回答什麼，但又不敢說出政治不正確的回應，因此選擇了一個類似於稱讚的回應。

這種很多人在他跟，你跟他解釋完之後，他會突然不知道怎麼回。……有些人就會很巧！九，就會說：「好酷喔。」……是用一個「就是我一定要回點什麼」，但是，你知道嗎？就是我不能保持沈默，我一定要回個什麼，回什麼都不對，所以好酷。他是用一個，他是用一個害怕去踩到某一些政治的正確的心，而選擇一個看起來當下唯一能講出來的話。（毛毛，男性）

參與者的經驗也證明，許多跨性別者能夠分辨哪一種稱讚是缺乏敏感度的稱

讚，以及背後的涵義與意識形態，因此並不是稱讚跨性別就等同於跨性別友善。

（十）假性別友善

隨著對於多元性別人權的討論，許多機構或單位規定都逐漸朝向多元性別友善的方向發展，然而，有些參與者表示名義上的性別友善跟實際上操作依然經常有斷層。假性別友善的發生需要由機構先進行性別友善之聲明，因此此現象大多出現在與機構互動的過程中。安德就讀的大學，是少數有設置性別友善宿舍的學校，然而當安德在近兩年內申請性別友善宿舍時，校方承辦人員告訴安德，因為校方規定在性別友善宿舍內依然需要根據指定性別分派，並且跨性別學生在性別友善宿舍的申請中不具有優先權。不論安德提出怎樣的調整方案，校方都堅持拒絕安德的需要，安德便既受傷又生氣，認為掛著「性別友善」名號的設施竟然如此強調指定性別推論，並且需要此設施的跨性別學生也不具有任何優先的權利，直呼這是假的性別友善。

我就說：「我能不能找願意跟我一起住的男生，然後住在性別友善宿舍？……或是我多付一點錢，然後可能我可以住單人房，或是就是人比較少的地方，或是學校可以協助幫我尋找有沒有類似狀況的人。」然後學校回我是：「你還是必須跟生理女性住在一起。」然後他還。……（在信件中括號）強調。……要找跟我狀況一樣的人：「啊你自己去找啊。」幹！我怎麼會知道？然後還說什麼我們宿舍那個可能幾十年了，幾十年了都沒有遇過這種狀況，我想說：「那是不是學校不夠友善？」……它（學校）就是舉著性別友善的旗子，然後其實底下就在做阿薩布魯的事情。（安德，男性）

彩萱則說到，現在 Google Map 上面店家可以標記自己是否為「LGBTQ+友善空間」。然而彩萱發現這個宣稱可能不是事實，店家只要對 LGBTQ+ 的其中一部分友善，似乎就可以貼上這個大傘式的宣稱，讓彩萱去了這些店家結果依然被錯稱。

跨性別也是 LGBTQ 裡面的嘛，那很多 Google 上面都會標什麼 LGBTQ 友善，但實際上就是他只對其中一個友善，他就可以獲得這一個。……跨性別

通常也不在這個標籤裡面，西區很多店啊，像修眉毛什麼，他其實也不知道跨是什麼東西，就是對於妳的稱呼還是以男性什麼，我一聽他講話我就知道他一定不理解。（彩萱，女性）

毛毛也說到，臺灣近年來也開始注重多元性別人權，因此許多掛上多元性別的事物便會被認為是政治正確的，但毛毛有陣子覺得這些單位可能不是真心的，而是把多元性別當作一種行銷廣告，讓他很反感。

就是我覺得這個（政治正確的）風在台灣也，就也有，尤其是在文化部啊、教育部啊，就是這種東西之類的會有，然後以前我會蠻反感的，就是覺得不喜歡自己的身分被，被制裁，或被別人拿來做一個廣告牌。（毛毛，非二元）

本章所提出了除了典型的歧視以外的隱微歧視經驗，表示跨性別者在社會上或日常生活中依然面對許多尚未被好好處理的歧視與不正義。而不僅是典型的歧視會留下傷害，日常的隱微歧視經驗其實也會對生理、心理、社會或靈性產生創傷，跨性別者便在生命中面對著這些創傷嘗試倖存。

陸、臺灣跨性別者面對歧視之創傷與韌性

一、面對歧視之創傷

歧視與隱微歧視的傷害並不只是停留在事件當下，也不是只會單純地造成跨性別者心理上的不愉悅，而是會留下創傷。創傷對於個體或社群而言，是一種經驗上的解離與斷裂，象徵著與他人或社會之間的連結與信任關係斷裂，也正是本文所指涉「創傷孤島」之意味。受到創傷的跨性別者，與順性別主義的社會斷裂，被海洋環繞，被孤立於島嶼之中，但同時隨著韌性的發展，創傷孤島也可能再度建立與世界之間的連結。

本節所指之創傷並不侷限於生理創傷或具有精神疾病診斷之創傷，而是採用性別創傷日常化的觀點，廣泛地看待生命中因歧視而被形塑或強壓出的負面變化，包含生理、心理、社會與靈性上的受損，甚至是失功能或失能。整體而言，性別

創傷也伴隨著隱微歧視隱微與日常的特性，可能造成跨性別每日每夜身心的耗竭，以至於逐漸失去主體性或生命的走向與選擇逐漸受限。藉由隱微歧視而產生的創傷可能藉由每日日常建構而來，即使無特定的重大創傷事件（如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之診斷），在本研究中依然被研究者歸類於創傷的一種型態。

本節包含八項因歧視而產生的創傷，由生理、心理、社會至靈性層次排序，包含：生理傷害、負面心理健康、自我形象破碎、自我隱藏、精神疾患、社交障礙、靈性傷害，以及移民渴望。

（一）生理傷害

此小節中生理上創傷產生的原因可能是直接的歧視事件，也可能是由隱微歧視建構出的日常生活壓力所導致，並且後者在參與者的經驗中更常出現。當跨性別者因為前節所述之隱微歧視而認為需要傷害自己的身體才能融入社會時，也被劃入因隱微歧視導致的創傷範圍。雪泥便說到，青春期的她為了避免自己變聲而努力操自己的聲帶，導致聲帶受損，而後雪泥也進行了性別肯認手術，雪泥表示，就是為了被社會認可，逼得她必須要重傷害自己，代表雪泥認為性別肯認手術不只是一種身體的實踐，更是一種被社會壓迫的結果。

我那時候其實聲帶還蠻糟糕的，就是因為我一直這樣一直練。（雪泥，女性）

而阿蓉則是未術，但已經對自己的生殖器官產生非常厭惡的感受，甚至因此而不想清潔自己的性器官，導致現在已經發炎破皮。

會有這種心態，可是因為我真的抓到破皮很嚴重，但還沒有蜂窩性組織炎就已經很痛了。然後這個醫生他就直接幫我，今天幫我轉介到精神科了。（阿蓉，女性）

雪泥敘述自己過往在中學時期就像葉永鋕一樣，經常無法上廁所，甚至可以整天在學校不上任何一次廁所。而為了避免上廁所的困擾，雪泥甚至因此開始不喝水，導致長期下來雪泥的身體經常處於缺水的狀態，以至於雪泥開始不會覺得口渴。

我高中有轉學，我高二就是因為沒有辦法上廁所……我就是早上八點上課然

後我可以撐到下午四點回家上廁所。……我以前最糟糕的是我為了不去上廁所，沒有辦法上廁所，所以我開始不喝水，這對自己很傷……因為我已經習慣我身體已經缺水了，已經滿習慣了，所以我不會覺得渴。（雪泥，女性）

安德則是在當初性別友善宿舍的事件後產生了創傷，一開始是先產生了身心壓力，而後安德發現自己的體重明顯下降。後來即便安德以為表面上應該沒事了，但發現只要一想到這些回憶就會開始出現生理上的頭痛跟胸口痛。

大三要升大四的時候，然後我就因為在弄這個，然後被弄得就是身心俱疲，瘦超多的。……我有想說要向學生會提出這件事情，可是我每次要開始寫，開始打字的時候，就那個創傷會一直，就開始一直攻擊。……就覺得頭痛欲裂，然後我要死掉了。……表面上沒什麼感覺，可是身體其實有留下一些比較隱性的創傷，就是那些回憶回想起來會痛，可能頭痛還是心痛吧，反正會痛，會感受到痛。（安德，男性）

在本章歧視的段落中，毛毛說到他被教會限制人身自由和強迫趕鬼的故事，而在毛毛所幸逃離教會之後，他便發現自己的身體出現了異狀。因為被關在教會內三天沒東西吃的緣故，毛毛一逃出教會便去速食店瘋狂進食，然而因為多日沒進食的情況下突然進食大量固體腸胃會無法承受，毛毛吃完之後便開始狂拉肚子。

先去大吃隔壁的麥當勞，教會在一個超大的麥當勞旁邊，所以跑出來第一件事情就是吃麥當勞，然後吃完之後就是大拉肚子，因為三天沒吃東西。直接吃了四塊麥克雞，大吃，吃了一包大薯，好像是吃了六塊麥克雞塊、四個炸雞、一包大薯，然後喝了兩杯大可樂，然後覺得很爽，然後晚上開始狂拉肚子。（毛毛，男性）

（二）負向心理健康

負向心理健康之負向概念是與受歧視與隱微歧視前的狀態相比，並且本小節不特定以精神醫療診斷進行判斷，而是廣泛地看待心理層面的耗竭與傷害，關於具有精神科診斷之創傷將於後續第三小節的部分討論。參與者經常經驗到的負向心理健康包含焦慮、情緒低潮或潰堤，以及物質使用。

1. 焦慮

此處之焦慮並非指對於自身性別的焦慮，而是因為過往歧視事件或預期自己未來可能遭受歧視所產生之焦慮。綜合來說，參與者表達的焦慮大致包含：害怕被歧視、害怕被拋棄、不斷沙盤推演，或不斷蒐集證據保護自己。雪泥便說到，她以前會觀察身旁所有的老師是怎麼看待她的性別的，並且記錄在自己抽屜裡的小紙條上，上廁所的時候雪泥便會觀察身旁會有誰看到她上廁所。在日常生活中，雪泥也表示她常常整天都在沙盤推演，為的就是希望對可能產生的歧視或困擾先行預備，避免自己的「破綻」被發現。

我那時候有一個很好笑的事，我就會寫一張紙條，我擺在抽屜裡面，我寫國文、英文、數學老師、自然。……寫說這個老師覺得我是，認為我是男生還是女生。……我才知道說我怎麼去上廁所。……因為我一直一路上都對自己很小心，就是我不想要讓別人抓到我的破綻。（雪泥，女性）

小佑子與小春兩人都與女同志社群有所互動，然而來自順性別女同志的眼光依然讓兩人感受到很大的壓力，小佑子擔心自己會被認為是「假貨」或無法在社群立足。

那時候有兩個，那個順性別女生很友好，陪我去 OO 逛街買衣服。那時候我就很不敢踏進去店裡，然後我就跟她，跟她們說，我就覺得很擔心，因為我踏進去，然後會被旁邊的店員客人認出來，我是一個假貨這樣子。……就會覺得說：「我會不會好像在這個社群（女同志社群）是永遠沒有辦法找尋到那種認同或被接納的空間啊？」……就是會很焦慮。（小佑子，女性）

而小春則是擔心只要一講出自己的性別身份，就可能被拋棄或讓先前培養的情感關係前功盡棄。

找對象那件事情還滿困難的。因為泥光要就是認識他，然後跟他，就是泥會不知道怎麼拿捏自己大概透露多少自己出來這樣。嗯，然後，有一些擔心就是，當對方如果知道自己是跨性別者之後，會不會就離我去這樣子。（小春，非二元）

在工作能力表現上優秀的毛毛，實際上在嘗試進入新職場時也會感到退縮，只要一想到未來面對新的同事時要不斷解釋自己，甚至產生很多新的麻煩，毛毛就會在錄取後找其他的理由推辭掉新工作。

我其實去年的暑假開始我就有意識地在找工作，然後我其實找到了兩三份不錯的工作，而且我都被錄取。可是我覺得，可能剛我找的工作都跟教育類比較有關係，所以我自己就有一點卻步，所以都是在被錄取之後，我都反正隨便找個爛理由，然後我就也沒去報到，就不做了。……就會覺得，光是要面臨接下來要解釋很多東西的那個壓力，我自己就過不去了。（毛毛，男性）

同樣的職場壓力也在小琪身上發生，而小琪則談到，自己在換環境時防衛機制會非常高，並且產生極度的焦慮。小琪擔心未來可能會遭受歧視，因此在思索是否以後面試都要帶錄音筆錄音保護自己。

那我覺得這些受傷經驗，他的加總是。……每次要換新地方工作或面試時，我的那個，就我那個防衛會很變很高，我防衛上升得很高這樣子。……就是焦慮感，不會說不想換，但是焦慮感會非常非常重這樣子。……甚至還有跟朋友討論說，那我要每次面試都要帶錄音筆這樣子，然後，然後以防就是如果他真的講，我可以用性工法車下去。（小琪，非二元）

而實際上，小春與彩萱則已經養成在與主管對話或日常生活中的各式情境中都要保留證據的習慣，彩萱說到，她太常遇到別人要求她不斷證明自己的情形，而沒有證據別人就不會相信她，因此才養成這種蒐證的習慣。

但我還是會每一次，單獨跟他開會的時候，我都會錄音。……錄音就是自保，反正我也沒用到過，但我還是錄了。（小春，非二元）

其實他（某政黨）講，他做那些圖片我其實都會截圖，因為我怕他沒當選之後會把他撤掉啊……我真的習慣常會留下一些證據啊……因為常要為了證明自己啊。（彩萱，女性）

2.情緒低潮或潰堤

不論是單次的歧視事件或日積月累的隱微歧視，都可能逐漸消耗跨性別者的

心理資源，而其便可能因此出現情緒低潮或崩潰的情況。力瑜在經歷了日常各式各樣的因跨性別身份而出現的挑戰之後，覺得筋疲力盡，力瑜覺得他一直被迫要花心力與時間進行跨性別議題上的溝通，對他而言是一件很不公平的事。

但是也有很多時候我真的覺得很累，然後我真的覺得，你知道，跨不是我唯一的身份。……可是我好像需要，就是因為我是跨，所以我好像需要用很多能量在，在做這樣的溝通，我覺得這對我來說也不是很公平。（力瑜，男性）

除了心理疲勞與憤怒以外，安德與毛毛則是經歷了崩潰大哭的過程。安德崩潰的情況綜合了環境壓力與對未來的想像，安德在知道大學放榜時便開始大哭，因為他預期到自己可能會需要住女宿，對他而言是一個難以想像的痛苦。後來安德也確實住進女宿，但中途便出現頻繁出現憂鬱與失眠的狀況以致前往精神科就診，最終爭取到獨立租屋後才終於獲得緩解。

我考上大學的時候，就是別人繁星放榜的時候人家都在笑，然後我就開始哭，因為我不想住女宿。……就是那間宿舍隔音比較不好，所以就會聽到各種女生的聲音。然後還有公用衛浴，所以開門，Surprise。……然後我就整個很受不了，整個很崩潰。（安德，男性）

毛毛在經歷教會的身體虐待之後，經歷了家庭系統、教會系統與靈性價值的崩潰，使得高中畢業時的毛毛瞬間失去了眾多依靠，在後續經歷了職場種種歧視的毛毛，也曾經在路邊停下來大哭宣洩。

其實從小就非常非常虔誠，所以確實有因為這件事情，然後導致影響到信仰認同。……在那一波衝突之後的狀態就非常不好，因為那種毀滅就是信仰系統的崩潰，然後所有人的崩潰，因為跟家裡也不好，跟教會也不好，然後又要從高中畢業，然後連信仰價值都沒了，就會很可怕。……有過那種是，在路，就是騎車在路邊，然後就想到這件事，就在路邊大哭，就超級白痴，反正也就沒有幹什麼，就是大哭。（毛毛，男性）

（三）自我形象破碎

許多參與者都談到因為歧視與隱微歧視而導致他們自我形象受損或破碎的

經驗，參與者可能因此變得不喜歡自己、覺得自己是個錯誤、自卑、產生破碎的自我心象，或甚至覺得自己根本不像一個人。小佑子因為性別本質論與基進女性主義的緣故，開始認為自己是一個具有原罪的種族，而造成這個原罪的基因是無法被改變的。

我就去年三月的時候，我就一直跟她講說，我覺得什麼我有罪惡啊，我是什麼艾爾迪亞人^[7]啊。（小佑子，女性）

力瑜與彩萱則是談到，因為種種受歧視的經驗與被社會對待的方式，讓他們出現了自卑的形象。在日積月累的受歧視經驗中，力瑜變得漸漸不喜歡自己，而彩萱則是隨時都準備好被他人討厭，同時失去接受讚美的能力。

有太多霸凌的經歷，就會讓我覺得就是，幹，會內化自己的渺小，或者是會內化那種無力感。……它不是一個突然的人生經驗或什麼，它就是一些人生經驗的累積，比方說你在，你在你的重要他人上面，的身上得到的反饋，或者是你在，你在社群上得到的反饋，就是讓你不喜歡你自己之類的。（力瑜，男性）

我以前會特別自卑，就想說是全世界只有我這樣。……我已經做好被別人討厭的準備，但是我還沒做好被別人喜歡的準備。……我常常把事情都以最壞的方向想，但是我已經喪失了那種。……接受好意的能力。……就覺得像在做夢一樣，然後就不知道怎麼回應。（彩萱，女性）

由於社會對於跨性別展演的高度要求與跨性別正典化的影響，許多參與者都對自己的身體產生了強烈的厭惡感，在這種厭惡感中，參與者們則可能將自我形象貼上負面的標籤。阿明與安德談到他們日日夜夜對自己生理構造的厭惡，阿明不喜歡自己原生的聲線，只要一聽到自己講話，彷彿就在打臉自己的性別認同。

我本來以為我說出來可以就像講幹話一樣很輕鬆帶過去，結果我那時候一講

^[7] 艾爾迪亞人出自於動漫作品《進擊的巨人》，艾爾迪亞人具有成為巨人的血統，而其他種族的人們擔心自己怕被巨人吃掉，因此將其全部隔離在一座島上。小佑子此處之隱喻便是指她的基因似乎讓她成為一種天生就注定該被拒斥的種族，並且這個吃人的罪是在她身上的。

我就哽咽。我說：「我現在就連每一次開口，聽到我的聲音我都厭倦，我聽到我的聲音我就反感，我只要聽到我的聲音是女生的聲音，然後我要說我是一個男生，我自己都沒有辦法相信我自己，那我要怎麼生存？」（阿明，男性）

而安德則是在憂鬱症的過程中產生了一個受傷的身心意象，並且因為胸部發育之後，變得不敢照鏡子，甚至想把鏡子打碎，而現在安德則有時候會用泡泡把鏡子蓋住。

我之前憂鬱症的時候，其實我在腦袋裡面會有圖案，就是一個人，然後被那個插，然後釘在空中這樣。……我家浴室也是有鏡子，然後那個鏡子其實會照到上半身，然後從，基本上從胸部開始發育之後我就不想看那個鏡子，然後有時候情緒比較差會想一拳把那個鏡子打碎。……有時候會拿那個泡泡把那個鏡子給塗起來，看不到，看不到。（安德，男性）

而開始陽與雪泥則是專注於開始進行荷爾蒙或手術之後，對自己自我形象的拒斥。開始接受荷爾蒙治療的陽，曾因為臉上開始出油長痘痘的緣故，被姐姐批評他「變得很失敗」，而陽的回應並不是否認這個負面評價，而是在同樣認為自己不好的情況下，告訴姐姐平常媒體上的跨性別形象是有偏誤的。即便陽反駁了姐姐，但陽的內心依然如同玻璃一樣碎裂，也因此認為自己真的長得很不好看。

我那時候好像是跟他講說：「不好的也不會讓你看到。你看到當然是那種，網路上當然網紅什麼的都是那種完美的，他怎麼可能讓你看得不好的？」……那時候我其實那時候會有點，也不算焦慮，就是覺得：「天啊！為什麼會這樣？」我自己也會有這樣的反應是因為跟我同期一起用的他們可能鬍子就是已經開始冒鬍渣了，我一根毛都還沒長出來。……就是還是偏脆弱，就是當有人攻擊你的時候你就會有點玻璃心碎。（陽，男性）

而如同精神疾患小節所提到，雪泥精神狀態最不好的時期其實是在手術之後，原因是雪泥無法接受自己，其認為自己在接受各式各樣的醫療介入之後，已經變成了一個人造的怪物，失去了一種身而為人的尊嚴與感受。

我覺得最主要的問題是我沒有辦法接受我自己，我覺得我自己是怪物。就是我雖然動了手術，但是我覺得我還是不是女生，我只是一個化工來的……我的內分泌系統是靠藥物維持，我的那個血清素、腎上腺素全部都是靠藥物維持的，我覺得我自己是化工的。（雪泥，女性）

除了認為自己是一個「不好的」或「失敗的」人以外，雪泥與彩萱更進一步表示她們有時候甚至覺得自己不像是人，雪泥認為連上廁所都需要被經過社會的同意根本是一種對人權的泯滅，彩萱則認為自己永遠都比不上別人。

我感覺我不是人啊。因為這連這種最基本的生理需求，我都要經過你任何人的認可。（雪泥，女性）

我甚至我都覺得自己不是一個人。就是以前我就覺得別人都好像是比我，任何人都會比我優秀。（彩萱，女性）

（四）自我隱藏

因為過往受歧視經驗或感到自己暴露在隨時都會被歧視的風險中，許多參與者表現出不等的自我隱藏行為，此處認定之隱藏涵蓋的範圍較廣，隱藏內容可能是性別認同、性別表達、政治意識型態或受歧視時的情緒，隱藏的對象可能是他人或是自己。

像是雪泥便是因為擔心展現出自己的性別表達方式會遭受霸凌，因此曾經隱藏自己的陰柔氣質。

我那時候其實就是陰柔的男生啊。可是我知道說我不可以太陰柔，因為我覺得會被霸凌，所以那時候其實有武裝自己。（雪泥，女性）

而 Daisy 則是從過往至今依然在面對這樣的壓力。Daisy 在高中就讀男校的期間，因為同學們愛開性與性別少數的玩笑，在同儕壓力底下，Daisy 當時便會隱藏自己的不舒服並跟著其他同學一起開性與性別少數的玩笑。而 Daisy 現在面臨到的壓力不僅僅是源自於社會上對於跨性別的不友善，另一方面是來自於跨性別社群內部的正典化壓力，Daisy 擔心自己若是真的放手做自己，則可能遭到其他跨性別夥伴指責其「不夠跨」。Daisy 在接受訪談時，表示自己目前大多時候依

然以社會性別男性的身份在生活，而來自圈內或圈外的眼光與壓力，都使得 Daisy 對於跨越感到些許害怕。

我就跟著，就是把我自己隱藏起來這樣，然後我也會去跟他們一起笑，可是其實我，不是這樣想的。……有這件事情對我影響就是，我好像會有點退縮，就是談好像這社會還是對這種跨性別的人好像還沒有什麼友善，就算在台北。

（Daisy，非二元）

而小佑子與力瑜則是提到內化恐跨的經驗，小佑子談到，她有時候也會想要拋下關於跨性別的一切，就當一個「純純的女同志」就好了，但最後小佑子依然沒有選擇這麼做，因為對她來說，否認自己的跨性別身份可能是沒有意義的。

我不想要把自己的身分，跟跨性別連在一起，我想要就是說用個女同志的這種顏色，對，我覺得有時候會有這種。……以前也想過就是說，哦我就，欸可能說成功順利的話，我就擺脫掉跨性別這個身份跟包袱，我就當個，齁，那個純純的女同志就好了。……我想要拋下那一切包袱之類的，但是又好像覺得說，也沒那麼容易吧。或者是說那這樣做真的是有意義的嗎？（小佑子，女性）

跨性別的公開資訊與近用對於很多資訊不足或是剛開啟跨歷程的夥伴來說是很重要的資源，然而，跨性別社群內並非所有人都認為分享跨性別資訊是正面的行為。有些圈內的跨性別認為分享跨性別相關的資訊（如身體特徵等等），會提升大眾分辨跨性別的能力，因此使得不想出櫃的跨性別者面臨更高的曝光風險，這種現象近似於想藉由自我隱藏以在順性別主義的壓迫中保護自己，因而希望跨性別資訊越少人知道越好。

由於大樹是較年長的跨性別者，並且曾在媒體上露面分享自己的故事，許多新世代的跨性別者皆有耳聞大樹之名，然而，大樹同時也受到某些圈內夥伴的譴責。大樹後來向身旁順性別與跨性別的朋友探問之後，發現跨性別者與順性別者在觀看跨性別生命故事分享時，所注重的重點可能不同，只是這最終都會回到個人的解讀與詮釋。

「啊你不應該把這些事情講出來。」……我覺得可能這個點不一樣，所以導致他們擔心害怕自己被分辨出來、被辨別出來。……因為後來我就去跟很多朋友聊，甚至不是圈內的人聊，如果今天你看到這樣子的一個節目，你受到的感覺是什麼。……但是我得到的反而是圈內的人是負面的，然後一般的朋友或是圈外的人，他們看到這個東西給我的是正面的。就我覺得反而是你被圈內的人攻擊，然後你並沒有被圈外的人攻擊。（大樹，男性）

而力瑜則是強調，即便跨性別圈內有反對分享跨性別資訊的聲音，但增加能見度的好處是明顯的，就算圈內有不同的意見，也沒有必要使用攻擊的方式互相排擠，畢竟大家都是少數中的少數。

他們覺得說：「你不該講這個，因為你講這個會讓大家更知道什麼是跨，然後我們這些沒有出櫃的跨就會很危險。」……有些人他覺得分享是好的，有些人他覺得分享是不好的。……但是我覺得，嗯，我覺得既然大家都已經是性少數了，就是你真的沒有必要再排擠來排擠去的，這個性少數的圈子不用再分什麼主流跟非主流，就是每個人都是不同的，然後這樣很好。……但是我覺得跨，就是各種圈子，有時候都蠻容易有一些攻擊。（力瑜，男性）

（五）精神疾患

在受到歧視或日常隱微歧視後，其中有些參與者因此產生了精神疾患並具有相關診斷證明，包含慢性精神病（憂鬱症、失眠）、自殺意圖與自殺行為、急性精神病與身心障礙。

安德因為被強迫要住女宿的緣故，讓他整個生活的節奏混亂，也時時刻刻都過得不自在，因此就陸續出現失眠與憂鬱，而後被醫生診斷出憂鬱症。

我大學剛開始本來是住宿舍，然後反正就是住宿舍嘛，然後就是因為都是女生，然後我就覺得我格格不入。……剛開始前面就忍耐，然後後來就開始失眠，然後什麼一大堆全部都來，然後我就只好乖乖去看醫生。……輾轉看了好幾個醫生，有比較好，然後就是醫生說我可能有，就是憂鬱症，然後就開始治憂鬱症。（安德，男性）

阿明則是在大學一年級的時候，因為性別層面的壓力而產生精神耗竭，而後得了重度憂鬱症，變得不想醒來、不想與社會互動、失樂，並且失去情緒感知能力。

我那個狀態其實已經是重度憂鬱，就是我甚至整個人瀕臨解離，就是我。首先是重度憂鬱是，我醒來就想睡回去，或是我也沒有想睡回去，但我就不想醒來，我不想要跟這個世界有連結，我對任何事情都不感興趣，然後我逃避任何人。然後再來是我沒有任何情緒。（阿明，男性）

而大樹是在因為具有跨性別的身份而被過往對象分手後，被重重打擊到谷底，因此產生出自殺的想法與實際行動。而後大樹到精神科接受治療，才嘗試讓自己穩定下來。

我因為這樣子的一個打擊，其實我那時候甚至自殺，很想，想自殺，甚至就自殺。……那時候其實已經讓我有點得憂鬱症，然後我那時候開始看精神科，我必須要長期吃精神科的藥，然後我就學著要讓自己能夠靜下來，所以我那一段時間那個狀態是處在一個，呃，其實外面的人可能看不出來，公司的同事可能看不出來，但是就是回到家裡就是一個焦慮很嚴重。（大樹，男性）

阿蓉提到，她因為被性侵的創傷加上當時兵役的問題，有一陣子一直做惡夢夢到當初被性侵的事。而阿蓉在惡夢驚醒之後，便開始打電話給各縣市的兵役局抱怨，阿蓉自己也說，當時其實狀態很不好，她自己其實也不是真的想要兵役局給她什麼答案，她當下就是真的崩潰了。而後接受社工介入之後，社工則協助阿蓉申請身心障礙手冊，並且因此使用障礙狀態免役。

我有一次很崩潰的就是，就是一直做惡夢，被性侵的惡夢。然後我隔天一床就瘋狂打各地的兵役局……為什麼我要經歷這些啊之類的，那為什麼我們系統不要出錯啊，就把我的名單弄掉就好了之類的。……那時候那麼亂，我真的不知道我要什麼答案。……所以我就是在，因為兵役體檢我真的是超擔心。……我就直接用，因為這個性創傷經驗，然後有評估過，社工評估後然後給我身心障礙手冊，然後就逃過了兵役體檢。（阿蓉，女性）

而雪泥則談到，她精神狀況最糟的時間點反而是手術後，雪泥一方面是不滿於社會對待她的方式，另一方面則是發現手術之後其實性別相關的問題並沒有直接解決，而是又產生了許多新的困擾。

就是覺得說這個社會怎麼會這樣對待我。那為什麼我要承受這些？那我後來動完(手術)的時候我就去，我就甚至有嚴重到我去住到精神科的急性病房。

(雪泥，女性)

(六) 社交障礙

由於過往受歧視與隱微歧視的經驗，可能讓跨性別者會開始對人產生不信任感，與人拉開距離，甚至出現無法社交或將自己與世隔絕的情況。陽說到，自從有人未經他的允許就幫他出櫃後，對於行為人以及因此知情的人，陽因為內心的不理解與焦慮，有一陣子切斷了與他們的聯繫。

因為對他們來講這件事沒那麼嚴重，所以對他們來講聊天聊到也是理所當然，是因為這不是一個很隱私的事情，在他們的觀點裡面。……就是不行，所以我有一段時間，我其實是沒辦法跟他們聯絡的，就是我沒辦法很心平氣和的跟他們分享任何事情。(陽，男性)

而彩萱則表示，因為過往被歧視的經驗，即便她依然願意重新認識他人，但她基本上已經對人失去信心，而這樣的不信任也包含對多元性別 NGO，彩萱便因此沒有主動去向任何多元性別機構求助過。

算是超級不相信別人。如果社交，主動社交場所，夜店什麼基本上，我是不太喜歡去的……OOO 其實我也沒有聯繫過，因為我就是極其不信任別人。

(彩萱，女性)

雪泥在訪談過程中並沒有出現明顯的焦慮反應，但她後來坦承其實自己現在需要仰賴焦慮的藥物才能保持與人的互動，過往最嚴重的時期則是會將自己鎖在家裡不敢出門與人互動。

我已經習慣了，甚至我習慣這個焦慮的時候我手會一直發抖。有時候焦慮的藥是一天三次，我現在是一天兩次，那時候手是很明顯就是抖，嘴巴嘴牙齒

都一直抖……我記得那時候最嚴重的是我不敢面對人群，就刻意把自己關在家裡。（雪泥，女性）

而阿蓉面臨到的社交障礙通常發生在與男性之間，原因源自於阿蓉過往被學長性侵的創傷，使得阿蓉對於男性感到害怕。阿蓉提到她之前申請大學時的情況，因為面試官都是男教授的緣故，讓阿蓉當場直接講不出話，即使阿蓉不斷告訴自己老師們不會是壞人，她在行為上依然出現明顯的創傷反應。

我現在算對陌生一群的男性很恐懼，就是我去的地方一定要是男生沒有很多，或者是全女生的環境。……那時候我是先考學測申請入學。……但是因為我遇到的好死不死面試官三位或四位都是男生，然後也是看起來那種，我也不太熟的那種教授。然後我就就整個呆住，不敢講話，然後五分鐘就過了。……那恐懼是一個很巨大，撲面而來的。妳明明進去前妳就告訴自己說：「不要怕，那些都是老師而已。」……但是進去還是完全不行。……那時候的害怕是因為真的是單純的他們身為男生。（阿蓉，女性）

除了過往社會工作主流概念中的生理、心理與社會三角以外，靈性上的受傷也值得被重視，以更全人的觀點看待經驗的不同層次。

（七）靈性傷害

此處係指之靈性傷害（Spiritual Distress）^[8]包含對於生命希望感與意義感的耗損或喪失，讓參與者進而對日常生活或人生整體降低或失去期待，甚至希望自己直接過世。

1. 未來感稀缺

造成跨性別者未來感稀缺的可能原因有許多，可能是由於過往直接的受歧視經驗以致當事人對未來抱持負面想法，也可能是廣泛社會上對於跨性別者的隱微歧視氛圍間接剝奪了跨性別者對於自身未來的想像。力瑜談到自己學齡前的經驗，即便那時候的力瑜並沒有像現在一樣理解社會的樣貌，但順性別主義的傷害已經

^[8] 靈性傷害（Spiritual Distress）由國際北美護理診斷協會（NANDA）所提出，係指個體經驗或整合生命意義與目定性的功能受到傷害（Schultz et al., 2017）。

在他身上產生。在缺乏跨性別模範的情況下，力瑜甚至無法想像自己會長大成人，情感關係或建立家庭此類在社會常規中的經驗，是力瑜小時候無法看見的未來。

我小時候我曾經無法想像自己會活到 30 歲。……永遠覺得自己可能就是不如別人，然後永遠就是那個無力感很重。……五六歲那時候就是開始會祈禱說我可不可以就趕快離開。……覺得說：「啊我的人生就這樣啊。我以後。」就我就說永遠會覺得自己是一個 mistake，那時候啦。……那就是一種類似那樣子的絕望感。……講白一點就是看不到未來啊，然後會看不到自己能有一段穩定的關係裡面，會看不到自己能成家的機會之類之類的。（力瑜，男性）

而毛毛則是特別提到在情感關係上的卻步，由於毛毛因為跨性別身份而在過往的情感關係中受傷，讓毛毛在現在的新關係中變得退縮，並且可能在關係更進一步發展之前就主動切斷關係。毛毛提到情感關係可能是暴露於地緣關係與家族眼光中的，在臺南生活的毛毛，認為只要對方家族知道自己的跨性別身份，先前建立得再穩固的關係都有可能成為「對大家都不好」的困擾。

我可能就會比較卻步，就比如說可能對某個人可能有好感，但是馬上會就是在好感，還沒有發展成更多的好感的時候，我就會直接喊卡這樣子。……就是怕最後就是，比如說講說，當我們發展的太強烈，然後可能對方又要因為這個，然後，或者就會更焦慮就是什麼時候要出櫃這件事。……假設就算發展到最後，是真的有結果了，到了那一步，好像對大家都不好。……妳家族的親朋好友們要怎麼看待妳的另外一半是這樣的身份？尤其是台南是一個這麼保守的地方。（毛毛，男性）

在政治層面上，小佑子說到她的夢想是成為政治家，即便她所支持的政黨在性別議題上是積極向前的，但她目前為止依然很難想像自己在自己所支持的政黨獲得一席之地的畫面，其原因便是來自於跨性別者不被接受或不符合政治圈主流魅力的氛圍，小佑子甚至有想過是否要為了事業上的成就而放棄自己想要的性別表達方式。

可是 OO 黨有可能以後會再區域立委提一個，蛤，跨性別女性嗎？就是覺得

有可能嗎？對啊，然後我就覺得，嘖，那我這樣是不是為了我的理想，我是不是應該要，要調整一下自己的那個，然後那個時候其實後來我就，就是又回復到就是一個比較可能男性化的裝扮啊，或是對外的自我宣稱這樣子。（小佑子，女性）

而彩萱則是說到臺灣在跨性別免術換證上的進程影響到她對於生活的希望感，過往對此政策不抱持著希望時，每天都活得像行屍走肉一般，連看卡通或電影都覺得與主角之間產生了相對剝奪感，越看反而越失望。

以前其實我對這（免術換證）一點是完全不抱任何希望，應該說生活上就是整天就是渾渾噩噩過日子，吃飽睡睡飽吃，然後去學校整天就是像行屍走肉一樣。……我不看電視，卡通也很少，就覺得它很不真實啊。尤其看什麼迪士尼什麼的，就是越看心情會越差，就覺得妳在看一個電影的時候，妳就會想像妳自己是裡面那個角色……太美好，但是又覺得那種事情不可能發生在我身上……會覺得不可能發生在我身上，我就想說算了，越看好像也越，越覺得生活沒希望，因為那又不是我。（彩萱，女性）

2. 希望自己生病或過世

有些參與者因為對自己身體器官或全人的厭惡而產生負面期待，希望自己藉由生病的方式切除器官，或死亡後以新的姿態回來這個世界。安德對於自己胸部的厭惡感很明顯，但同時又擔心平胸手術的痕跡會被他人質問他的跨性別身份，因此才希望自己是長腫瘤而切除胸部，這樣便可以堵住對方的嘴。

我就有時候會有點，有點惡意的想說，它（胸部）可不可以長個什麼良性腫瘤之類的，然後你把它割掉，就把它割掉，然後別人問，我就說：「啊我長腫瘤。」他就不會再問東問西。（安德，男性）

阿蓉則是有實際行動，希望藉由不清洗下體使其發炎，若是演變為蜂窩性組織炎就可以手術切除下體。

我想過就是能不能就是讓下體，因為我都很討厭嘛，就不會去清洗。然後不會去清洗呢，就會發癢，癢就會抓。我有想過會不會能夠抓到蜂窩性組織炎

之類的，然後去做手術，就把它直接弄掉。(阿蓉，女性)

而力瑜則是在小時候經歷了兄長被抓去割包皮的經驗，讓力瑜產生難以言喻的崩潰，這種與兄長身體經驗之間的決然差異讓力瑜覺得自己的身體是錯誤的，因此天天祈禱自己去世，再以「正確的」方式回來。力瑜的經驗雖然難以被言喻，但因為「身體不對」而產生的性別焦慮，在此被研究者歸類於受到本質化性別之隱微歧視建構的心理創傷。

在這件事情之後我就每天睡覺之前都會，都會祈禱自己趕快可以離開這個世界，然後用一個就是，就是就是，就是我覺得正確，我覺得對的方式，那時候對我來說覺得對的方式回來。然後每天每天就是一直這樣，就是祈禱這樣子。(力瑜，男性)

(八) 移民渴望

即便臺灣在亞洲地區的多元性別人權議程上進程較快，然而依然有不少參與者表示若是條件允許，他們其實會想要離開臺灣，並且如此表示之參與者們所想要移民的地區皆在多元性別權益較受保障的歐美國家。移民背後的動機可能是社會整體氛圍對於跨性別友善程度的差異，也可能是由於想要遠離在臺灣居住的原生家庭。此小節將移民渴望標的為創傷為著重於跨性別者在原居住地受到創傷及壓迫，因此需要離開原居住地才能調適生活或獲得人生發展之動力，而並非單純嚮往移居地之文化或生活型態。

Daisy 考量自己的職業發展與自己跨性別的未來，想要移居美國，其中包含了推力與拉力，推力是 Daisy 不想要因為跨性別而被家人找麻煩，拉力則是比臺灣更友善的性別氛圍及職涯可能。

我覺得在美國我也比較，比較可以自由的做自己，因為比較遠離家人這樣，就比較不會看到我然後碎碎念這樣。(Daisy，非二元)

而過往已經在歐美國家生活過的毛毛則是考量到情感關係與家人的牽扯，因此想再度移居國外，一方面藉此遠離因跨性別緣故導致關係很差的家人，一方面是藉由減少在臺灣這種近距離的社會關係，而防止跨性別身份影響到情感關係的

可能。

我其實也想過就是，我搞不好真的要找到另外一半的話，我就真的要出國，因為出國才不用面對，就是可能例如說不小心去沾到家裡面的那些。就是畢竟我覺得，某個另外一半說不定也會在我家那一層的關係，也會因為我的關係，他也被攤在，就是聚光燈下，然後我們就會一起爆炸。（毛毛，男性）

力瑜則是在大學畢業後便移居至英國倫敦求學而後工作，屬於已經實際移民的案例，但力瑜也強調，臺灣跨性別醫療的可近性與安全性其實比英國高，但在自在做性別的層面上確實倫敦氛圍比較友善。

但是現在想起來就是我覺得我那時候就是，就是沒有，沒有辦法好好的適應這個社會。對，然後還有那個就是你知道就是你剛畢業，然後你開始工作這種壓力，就是這些壓力加在一起對我來說，對我那時候我來說有點大，然後所以那時候我就，嗯，試試看就是在國外申請學校。然後，嗯，試了之後就是念完書之後，我就在這邊找工作這樣子。（力瑜，男性）

雖然參與者們各自都經歷過或是現在依然正面對著自己受歧視的創傷，並且其中有非常多創傷要調適都很不容易，但參與者們依然接著自己的創傷經驗敘事，談到了自己在這條受歧視與創傷的路上，是怎麼一路走到現在的。

二、面對上述創傷之韌性

跨性別者對於歧視及創傷的不屈服，展現在接下來的韌性之中，此處之韌性包含兩種層面：面對因歧視而產生的創傷，或預防受到歧視而產生創傷。每位參與者都有自己應對這些歧視與創傷的方式，並且下述之韌性包含從較微觀的個人調適與支持系統，以至較鉅觀的社區、社會、政策與政治韌性。然而這並不代表參與者們都已經不會再因此受傷，而是參與者們在自己各自的交織生命經驗中的低谷與創傷中倖存，即便再微小，參與者們都在這些韌性歷程中展現了自己的生命力。

以下韌性經驗的類別總共包含五項，包含：轉念與強健心靈、發展預防或面對歧視的應對技巧、酷兒性與抵抗、陪伴與肯認，以及靈性營造。

（一）轉念與強健心靈

不論每個人擁有的跨性別相關資源有多少，總有當下沒有立即資源或有需要獨自面對歧視與創傷經驗的時刻，而此時許多參與者則使用再詮釋、轉念或放棄追求他人認可的方式應對。

小佑子便說到，她從她的老師身上學到政治或社會溝通經常是困難的，而我們可能需要接受難以溝通的情況就是可能會發生，而這時候小佑子則重新擺放跨性別在社會中的弱勢位置，認為跨性別者不一定需要被當作脆弱的存在守護。

你就是要接受有很多時候的情況，就是有人就是不理解你，他就是不願意跟你對話。……我也覺得沒有必要說，大家都非得一窩蜂來支持跨性別不可，我們沒有那麼脆弱，我們不是巨嬰，我們不需要都一定要人家按照惜命或相挺，也不用。（小佑子，女性）

小琪也說到，自己即便可以對眼前出現的情境進行各種歧視性的假設，然而小琪在跨性別一段時間後，便逐漸學會不要迅速地將事情往對自己不利的方向解讀，而是在心理上保留一個詮釋的空間。

我可以有能力為對方做很多假設跟解釋，可是我不一定都會往對我不利的方向解讀，大概是這樣子。就是除非他當面真的跟我講，要不然我就，要不然我就不一定會往不好的方向解讀……越中後期越不會。（小琪，非二元）

力瑜在面對跨性別未來性時也是類似的解讀方式，即便許多負面的跨性別生命經驗會型塑出社會對於跨性別未來悲觀的預設，但力瑜則會將這些案例作為個案解讀，避免自己悲觀化自己的未來。

但是我覺得就是要去篩選說你想要接受，接受什麼樣的訊息，然後也要知道說這些終究就只是個人的立場。你不能說，喔這代表，他的發言不代表別的跨經驗這樣子，你不能看到一個跨就是在六十歲的時候過得不好，就覺得我在六十歲的時候一定會過得不好。（力瑜，男性）

而在面對到確實是歧視的情境時，力瑜與毛毛則展現出不在意或放棄追求認可的應對途徑，力瑜在面臨受歧視經驗時，會轉換關係上的優先次序，把自己與

自己的關係放在更前面，進而漸漸變得不再飢渴尋求他人的認可，因為他知道自己已經夠愛自己了。

還有就是說，懂得放過自己：「OK，他就不喜歡我，沒差。」……還有知道說自己跟自己的關係是最重要的。……只要我夠愛自己，就是我不需要等待別人來愛我，我不需要等待別人來接納我。……中文有一句話說「一枝草一點露」就是這樣慢慢就好了。……以前我可能會很想要他們（家人）的支持，可是又怕自己得不到他們的支持而 struggle，但是我覺得我現在就是夠愛我自己，然後夠穩定。……比如說工作上，或者是就是情感的方面，都更穩定到我就是，我就是這樣一個人也沒差。（力瑜，男性）

而有時即便再嘗試想要放下，受傷後低落的情緒依然可能會持續環繞著當事人。安德在經歷憂鬱症的歷程後，提到學習如何跟失落或悲傷的感受相處是很重要的事，安德認為悲傷與失落是許多交織處境都會面臨到的，而安德的應對方式是，嘗試改變可變的，但同時也接受無法改變的（係指基因）。

也要學習就是怎麼樣和，就是要學習自己的，就是就算不是跨的人，有可能會對某些無法改變的事情感到悲傷。……要搞清楚哪些東西是能改變，我們去改變它，哪些東西不能改變的我們只能接受它。……就是正向思考是要練習的，因為不太可能每個人出來就只往好的想，這種基因根本就不會活啦。

（安德，男性）

力瑜則是專注於因歧視而產生的恐懼感討論，力瑜說到跨性別者會對生活與他人感到害怕是很正常的情況，而比起告訴自己不要害怕，可以嘗試在害怕中慢慢前進。

我覺得害怕是肯定的，就是在我現在生活裡面，我每天每天也都會去面對自己的害怕。……可是我覺得既然你都已經覺得自己是跨了，那代表你已經跨出了一步，然後你知道就是，這個東西是就是，就是這個是 your truth。……沒有關係，害怕是正常的，害怕是正常的，害怕是正常的，不用告訴自己說就是，你不用鼓勵自己，不用就是好像要把自己推往前一步之類的，就都不

用，就害怕是正常，然後就慢慢來。（力瑜，男性）

另一種應對負面經驗的途徑也可以是專注在正面能量上，小春便說到許多事都有一體兩面，既然這世界上有人欺負跨性別，那麼相對地也就會有人支持著跨性別，因此可以花更多的心思在經營自己的支持系統與社群。

泥看泥身邊還有我們這些人，可是至少還是有人支持泥，就有些不友善的人，就聽聽就算，因為就是一樣米養百種人。有這些人相對來講也會有對泥友善，然後包容泥、支持泥的人，那與其花心思在這些人身上，那還不如找到這些同溫層的人會更有幫助。（小春，非二元）

力瑜在訪談中自己點出自己這一年來的轉變，現在的力瑜更有意識地在各樣跨性別的經驗中找到屬於自己的力量，練習創造自己的正面能量，也暗示著力瑜逐漸地能夠賦予自己生活意義與前進的動力。

特別是過去一年吧，我比較會希望自己可以從自己跨性別的經驗，或是從別的跨性別前輩的經驗，去找到一些正面的能量。因為無論如何這就是我的路，然後我怎麼樣去過，或是我怎麼樣找到自己的力量跟歸屬感，就是對於我現在這個階段的人生我覺得滿重要的。（力瑜，男性）

自我鼓勵與自我肯認也是自我調適中重要的環節，阿蓉與毛毛都提到，受傷是一個過程，而他們都相信著自己終究會度過低谷，即便未來依然相當未知，但人依然會持續前進。

就會跟自己說就是：「都會過去的。」因為那個受傷的當下好像會覺得那件事情很的，他不曾過去的，然後可能會告訴他：「都會過去的，未來不一定，未來不一定會更好。」一方面也是要幫自己，那個自己，做一些心理建設，未來真的不一定會更好，很難講，很難講，但至少那個 moment 會，會過去。

（毛毛，男性）

陽則是談到許多跨性別者在性別實踐上的掙扎，在面臨各種跨性別正典化的要求時，許多跨性別者經常在性別跨越與被社會肯認中找不到終點，而陽認為這時候自己肯認自己便是非常重要的，當自己覺得自己夠好了、足夠了的時候，才

可能慢慢放下正典的焦慮。

就是你自己要告訴自己這樣是可以的，不然就永遠是沒完沒了。(陽，男性)

除了在內心轉念之外，也有些參與者尋求心理學相關的資源，藉由閱讀心理學書籍以了解自身創傷感受或培養對於歧視的敏感度，藉此從創傷中開闢韌性之路或迴避可能產生創傷的情境。力瑜談到自己為了要能夠在社會中立足而不斷需要證明自己，直到去年都依然有工作過勞的情況，而在看了心理學書籍後這樣日積月累的經驗終於得到同理，並且有機會得以被釋放。在書籍中，力瑜發現到過度努力可能是一種創傷的反應，並且並不是只有他獨自一人在面對這樣的創傷，以至於現在的力瑜逐漸能夠破除生產力與自我接納的關係，並且這樣愛自己的過程成為力瑜在跨性別歷程中莫大的力量。

有一本書叫做「過度努力」……那這本書讓我真的後座力很強，我邊看邊哭。

……第一個它不是只是跨性別會遇到，就是很多人就是因為各種原因會遇到，就是很多人這種需要不斷去證明自己，或是需要不斷去強調自己的價值的這樣子的模式。……第二個就是，就是我可以幫助自己，然後我可以更好，然後我可以接納原本的自己。就是無論我今天是一個零產出力的人，或是一個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怎樣的人，我都就是，那都無所謂，就是那不影响我自己去愛和自己的關係之類的。(力瑜，男性)

同樣喜歡心理學的安德則談到，他自己藉由學習正念以改善自己因創傷產生的憂鬱症，並且也鼓勵其他的跨性別者學習一些基礎的心理學，以至於在歧視情境中可以避免內歸因，以及懂得在適當時機遠離會傷害自己的人，避免成為被情緒勒索的受害者。

就是正念啊。……然後可以的話學一點就是心理學，然後你知道別人在言語攻擊你，那你就不要聽，或是無視，或是你就直接斷然的跟他離開，因為有可能被情緒勒索，有可能被 PUA 之類的。……知道說這個人不正常趕快疏遠他。……就是可是前提要有能力分辨那個是屎。(安德，男性)

也有些參與者提到現在網路上有大量資訊，但並不是所有資訊都是友善或真

實具有討論空間的，甚至許多熱門文章其實都是攻擊跨性別的言論，看越多反而會越受傷，或認為社會上大多數人都是如此。因此，彩萱與雪泥則說到適當遠離網路是一個保護自己以避免創傷產生的方法。

其實就是自求多福。如果妳在網路上求救什麼，這是近年來才有被關注到的，以前妳搜尋，基本上都是那些反對者的文章，妳看了其實會讓妳有更不好的感受。（彩萱，女性）

（二）發展預防或面對歧視的應對技巧

除了面質與自我調適以外，在進入容易發生歧視的情境或歧視發生時，參與者還有其他的即時應對技巧，以預防被歧視或調適歧視產生的負面影響。其中由於醫療院所是跨性別者表示最容易被錯稱的場合，有許多參與者使用了性別稱謂貼紙貼在健保卡上或直接提供小紙條告知護理人員，並且實際上具有成效。

我以前去看醫生的時候，我都會遞一張小紙條進去跟護理師……我那時候會寫說：「叫我全名就好了，不要這樣叫。」（雪泥，女性）

我之後就去拿那個稱謂貼紙。……至少我貼上去之後是沒有再被叫，我是貼，因為我還沒有改名字，我是貼叫名字就好。（安德，男性）

小春則是會選擇待在診間門口，或事先向護理人員打聲招呼，以避免護理人員公開大聲錯稱。

像那個去看診，就是插完卡，反正我如果人不會離開那裡的話，我就會敲一敲門把健保卡先給他，這樣他就不會有叫我的時候。……或者是讓他先知道說，喔這個人長這樣。（小春，非二元）

力瑜談到受歧視當下的應對技巧時，提出自己是一本書而不是沙包的觀點，向人坦白不代表對方可以攻擊他，而若是已經有情緒產生，此時自我照顧便會變得很重要。力瑜認為，越是焦慮或有情緒時，越要知道要給自己時間跟空間。

我覺得要知道說，我今天是一個，就是英文會說我是一個 open book，可是我不是一個 punching bag。就是你對別人很坦白是我的事，但是你不能因為我今天對你很坦白來攻擊我。……就是特別是我越焦慮的時候，我要越知

道說我需要給自己一個 safe space。無論是就是，就是你知道身體健康或是怎樣怎樣，你心理健康，或是你給自己一個安全的空間，就是我覺得那個是你平常的時候不會想到很重要，可是在那些時候都很重要的事。……我會鼓勵自己，我也會鼓勵別人。……你要給自己時間跟空間。（力瑜，男性）

阿明則是從他的非二元伴侶身上學到應對歧視的方法，阿明的伴侶經常用「那是誰」的開玩笑方式否認錯稱，即便阿明的伴侶與阿明可能都還是會有不舒服，但慢慢地阿明也開始能夠對於歧視一笑置之，不予理會。

我就一直覺得（老師的歧視言語）很好笑，可是我不能當場笑出來。……我覺得我可能不舒服太久了，所以我遇到他這樣我只覺得很好笑。……我覺得會到現在就是聽什麼都可以笑笑的，好像大概就是從，從我那個非二元伴侶他講話，他很幹話。比如說，我回家一直被問說：「那你什麼時候要交男朋友？」……然後說：「等你當媽媽之後怎樣怎樣怎樣。」然後我伴侶這時候聽到他就會說：「媽媽是誰？媽媽在哪？」……但我覺得他應該也有不舒服。（阿明，男性）

由阿明的經驗可知，所謂的應對技巧不只包含接球之後的調適，也包含一開始就不要接那顆歧視的球。

（三）酷兒性與抵抗

此處之酷兒性特別指涉政治層面，意即參與者藉由政治宣稱與性別實作堅持抵抗順性別主義的社會，也包含在面臨歧視時直接面質對方的歧視行為，酷兒性與抵抗在此節象徵了一種對於自我認同與展演的堅定。

1. 堅持挑戰性別框架

即便性別跨越的表達可能會受到歧視或攻擊，但依然有許多參與者對於順性別主義保持批判，並且如此對於歧視與隱微歧視保持批判與抵抗的力量也建構了他們跨性別展演上的自信及驕傲。在對於順性別主義的社會與歧視堅決不順從的行為，也充分展現了跨性別實作中的酷兒性。小佑子便提到過往若是男宿中的其他人被她性別展演的方式嚇到，她內心便會覺得很有成就感。

有一陣子像什麼，走進一些宿舍或廁所，然後然後我的……外觀打扮，然後有時候把一些男性的……宿舍舍友嚇到的話，我覺得還滿有成就，滿有，滿得意的。（小佑子，女性）

而力瑜也說到他對於已經被建構出的跨性別正典抱持批判，而多元應該要是為更多不一樣的人創造出更多小小的空間才是。

我就覺得現在，嗯，可能因為我的個性也比較叛逆，就像我剛剛說的，就是對於權威的那個有一點點，所以，本來就會覺得每個人到頭來都是不同的，這不是說什麼跨不跨之類的問題，就是每個人到頭來都是不同的。……多元就是，你知道就是，創造出一些小小的空間、小小的空間去讓大家知道說，就是一些更多的可能性吧。（力瑜，男性）

瑋瑋則是使用「貪心」一詞形容自己不安於社會現狀的心態，想要不斷地向這個社會抗爭，推動社會前進。

我很貪心，我不滿足，我不滿足現況，我不安於現在這個社會這樣子的思想。……至少我也想跟我們，現在這個我們國家的社會去努力去抗爭吧。（瑋瑋，非二元）

彩萱提及她對於跨性別正典化中跨性別必須要接受醫療介入的態度，她過往曾經想過是否要進行性別肯認手術，而醫生也因為彩萱不想做手術而懷疑她的跨性別認同，然而她最後依然向醫生堅持她就是要當一個不做手術的跨性別，也成功獲得醫生的診斷證明。彩萱說，她不希望這種醫療化的跨性別正典繼續下去，她也想讓醫生知道有不想做手術的跨存在，希望可以停止這樣的循環。

我還是，其實我一直跟醫生辯論，就是必須要，就是我是不想做重置手術，我就是不想，我跟他吵了蠻久的，但是他最終還是讓我過了……我會這麼做的理由是因為醫生他們會有這種觀念可能是以前的人也對醫生妥協，就是我希望拿到那張證明，所以我要講出符合他期待的答案……但是我不希望這種事情發生，就是我要阻止這個循環。（彩萱，女性）

即便是在一談到跨性別就幾乎必然出現的廁所難題上，也有挑戰性別認同與

廁所實作絕對連結的概念出現。小春與雪泥都說到，即便他們理想中要上的廁所
是女廁，他們遇到人很多以致女廁排很長的時候，也會充滿自信地走向男廁。即
便以小春或雪泥的性別表達方式可能不符合社會性別男性的樣貌，以至可能在男
廁中招來凝視，但他們的性別認同皆絲毫沒有受到上男廁的影響，換句話說，他
們的批判也解放了自己的性別焦慮。

看狀況，像昨天去那種，類似觀光景點的地方，我就，我就，女廁排太多人，
我去男廁好了。（小春，非二元）

我也有做了改變啊，就是像我每年都會去跨年，那跨年你知道女廁超級塞的，
我就直接走男廁……就是對自己有信心，有信心的時候你就會做這樣子。（雪
泥，女性）

而對於不被女同志社群接納甚至被攻擊的情況，小春的抵抗則是否決女同志
社群要求小春應該要從頭就出櫃的要求，小春使用了「百變怪」來形容自己，代
表自己拒絕被強迫進行性別定型或表態。

會擔心東擔心西，覺得算了，呵呵。對啊，就是開心比較重要，反正我也沒
有要來幹嘛，我也是來交朋友而已。就是只要，我現在的想法是說，只要我
沒有需要裸露出自己的性器官的話，那其實基本上，呃，我也不太需要對人
家交代，我到底是什麼這樣子。嗯對啊，就是我是誰，我是百變怪這樣。（小
春，非二元）

在訪談的當日，阿蓉的髮型是平頭，而阿蓉對於自己的平頭造型感到很有自
信，而這顆平頭便是阿蓉對於跨性別正典化中要求跨性別進行特定性別表達的抵
抗。當有人質疑她這樣「不夠女生」時，阿蓉則會反過來說對方在忽視女性陽剛
表達的可能。

因為我看過女生也有光頭的，那我覺得那些基進派女性主義在會質疑我說：

「妳幹嘛不留長髮？」的時候，我說：「我不留，我不以為意，就是啊明明
妳們女生也有光頭的啊，妳憑什麼講我？」（阿蓉，女性）

Daisy 的性別抵抗則是展現在運動上，Daisy 喜歡打籃球，也參與系上的籃球

隊。Daisy 談到很多人認為跨性別女性不應該喜歡打籃球的正典時，便表達自己想要堅持喜歡自己喜歡的東西，不管是陽剛還是陰柔，Daisy 都會追隨自己的心。

我在改變，就是我在取得一個平衡，就是一方面，有些做的事情比較符合他們，一方面我也做自己，就像我也會打籃球。……就是有些人就覺得跨性別女性一定都喜歡比較文靜的活動，然後就覺得，我就覺得說，我就很不以為然，啊我就喜歡打籃球啊，那又怎麼樣？我就喜歡打籃球。……我就覺得可以，我可以很陽剛，我也可以很陰柔。（Daisy，非二元）

2.面質

在受到歧視的當下，有許多參與者表示自己在能量足夠的時候會直接面質對方，表達出自己的不舒服。面質可能發生在歧視事件發生的當下，也有可能是過了一些時日後再回頭向當事人提起自己當時不舒服的感受。像小佑子、阿蓉與力瑜都會在受歧視當下直球對決面質對方，阿蓉的家人因此便不會對她進行明顯的性別羞辱。

直接糾正他。……我聽小時候，很常家人在罵男生的啊，或朋友在罵男生的，都沒有罵過我。就是那些他說什麼沒有，沒有雞雞，但是是用台語，比較難聽的。我都會直接說：「蛤？對啊，我就沒有啊，怎樣？」……但他們就不敢罵我這些了。（阿蓉，女性）

而力瑜則是走過了從感到受傷到憤而反駁的過程，力瑜認為面質的能力會隨著對自己的自信而逐漸長出來。

比方說在你還沒有想好你要去用什麼廁所的時候，可能就是對於別人，就是對於你用這個廁所有意見。……你可能就會覺得：「我覺得受傷。」但是像現在我就覺得：「我他媽就是要直接在這裡啊，你有什麼問題？你就自己想辦法去看，你知道，要去解決是怎樣，不然就是我今天就是要在這。」（力瑜，男性）

雪泥勇敢地選擇重新再走一次自己當初創傷的路，回到當初的物理空間回想自己當時是怎麼想的，甚至也回到過往的學校告訴老師自己當時是如何被對方傷

害，並且跟對方溝通。

後來就是我開始回去走我創傷的那一條路，就譬如說回去我的高中國中國小，然後去跟那些老師相問。（雪泥，女性）

毛毛則是通常選擇較軟性的面質方式，毛毛表示自己通常會盡可能在面質過程中保持氣氛輕鬆，一方面是想要教育對方，另一方面是不想要對方因為被面質而出現較高的防衛心以至於聽不進去，選擇用搞笑的方式面質對方是毛毛評估倡議效果後的決定。

通常他被嚇到的話，我都會搞笑。……我就會跟他說就是：「怎麼樣？被嚇完之後，你是不是要從這一刻開始就是，就是看到什麼東西都要懷疑一下？……這就是我存在的意義。」……一方面是希望我直接跟他講他知道冒犯到我了，然後另外一方面是因為，畢竟以後可能還有要相處的機會，所以希望這個事情以後不要再發生了，或至少不要發生在其他人身。……但我又會覺得，不希望跟對方講的時候他反過來他自己覺得不舒服，因為我會覺得，可能換一個語氣講會比較容易讓他聽進去一些我想跟他講的東西。（毛毛，男性）

面質一方面可能展現了跨性別者對於自己的自信，也可能展現了在受到歧視與創傷後，對正義產生的堅持。

（四）陪伴與肯認

參與者們在面臨歧視與創傷時，有許多受到支持系統長期陪伴的經驗，其中支持系統所扮演的角色大多為在肯認跨性別者認同的情況下，陪伴與同理跨性別者。陪伴看似淺薄容易，但實質上卻是促成跨性別者韌性的重要元素，參與者們對於陪伴經驗的強調，反而凸顯了跨性別者難以受到社會支持的困境。而支持系統中，小有朋友、家人或伴侶，大則有社群與社區，在許多參與者的經驗中，正式與非正式支持系統的作用不同，順性別與跨性別所能提供的支持也不同。而除了長期穩定的支持系統以外，來自學校、醫療機構或政府單位等具有明確權力階級的認可，也對跨性別者來說有重要的正向影響。以下將分六小點呈現，包含同

為島民、值得被愛、有家可回、跨「海」聲援、助人契約，以及體制權力認可。

1. 同為島民

提及創傷過程中有什麼支持系統輔佐時，眾多的參與者都會優先提到同樣是創傷孤島的跨性別社群或個別的跨性別朋友，其他跨性別者所能提供的包含思想、同理、自信與接納，讓參與者得以藉此開啟生理（醫療介入）、心理（面對創傷）、社會（人際連結）與靈性（未來感與希望感）的轉化。

小佑子提到過往有一位很好的跨性別朋友，藉由對方的批判小佑子才漸漸習慣去本質化的性別思考邏輯，而這也讓小佑子現在能夠帶有批判性在看待社會上性別議題的討論。

那時候也有一個很好的，就是跨女的朋友……因為她一些……思想性還算蠻不錯的，然後那個時候在她影響之下，我就其實很自然的就覺得說，這個，這個認同的部分，其實跟……所謂第一性徵的手術，其實是沒有太大的關聯。所以那個時候我在，我覺得這個性別認同的部分，在一開始的，算是觀念就是已經說跟這個第一性徵覺得是沒有必要掛鉤起來的。（小佑子，女性）

而力瑜則說到從他跨越前身旁就有一些跨性別的朋友，而正是因為有這些朋友，力瑜才更能夠理解自己在性別上的焦慮或創傷到底是什麼。

我覺得我是一個很幸運，就是有跨朋友的人，就是我原本就有，然後跨男跨女的朋友都有，然後我覺得我自己還滿幸運的。所以，所以慢慢跟他們聊的過程就是，比較能把自己的那種，就是想法或者是情緒就是能找到，比如說我對這件事情 struggle，我對那件事情 struggle，就是比較能理解自己的這種 struggle。（力瑜，男性）

擴大到跨性別社群時，力瑜則在 COVID-19 疫情的期間，運用網路社群參加了國際的跨性別支持團體，在當中力瑜得以看見其他的跨性別如何在各自的交織經驗中生活，並且繁榮起來，對力瑜而言是非常具有鼓勵性的經驗。

我覺得 COVID 期間我去參加那種跨的 social，就是 social group，對我來說也蠻重要的。因為像比方說美國的那個就是有一個人叫做 OOO。……他是那

個，他以前在，在哈佛的時候他是一個跨男，然後他是第一個以跨男的身份參加他們游泳隊的人。……對，然後所以我覺得絕大部分跨的經驗都會伴隨著你人生中的別的經驗。（力瑜，男性）

然而，並不是整體的跨性別社群都是一個社群，跨性別社群內部也有不同立場或文化的次社群，而陽則說到因為自己性別表達方式比較陰柔，因此接觸到跨性別男同志的社群時反而會更被支持。

很有趣的是我剛接觸到跨圈的那個社群裡面比較多是跨甲，就是跨性別男同志，對，所以他們的接受範圍本來就更廣。（陽，男性）

也有許多參與者點名臺灣各年代的重要多元性別非營利組織，在資訊與社群連結上這些 NGO 都扮演了重要的螺絲，除了最多人提及的同志諮詢熱線以外，大樹則提及較早年代的性權會，阿明則提及伴侶盟，此外也有毛毛提及的性別不明關懷協會。大樹與毛毛正是因為有這些 NGO 的協助，才得以踏上跨性別醫療介入的路。

那時候聯絡的是性權會，對，那時候是○○他們有一個性權會。……我是那個年代的，我就打到他們的協會去，我把我的狀況全部都告訴他，然後後來還再把我轉介給○○。……然後跟我講說：「你可以去哪裡找誰找誰，然後荷爾蒙治療可以找誰。」對，然後就這樣子，我就很順的就一年後我就去動手術。（大樹，男性）

因為性別不明關懷協會邀請了跨性別前輩前來分享，消除了毛毛對於跨性別醫療介入的恐懼，而毛毛也表示在狀態較差的時候要記得找社群或 NGO 求助，避免自己孤軍奮戰。

有一次是他們找一個香港的跨男來演講。……他的狀態就是很好，然後因為我從來沒有去思考過藥物對身體可能是會造成什麼樣的改變。我就發現，談其實他沒有說不健康，然後他也就好好的，然後好像也沒有想得這麼恐怖或巨大，所以好像可以開始。……他是一個，他是一個 role model，而且是就看到我自己就確定：「喔原來是這樣。」……但是至少去求助，就是找社群也好

啊，或找一些 NGO，我覺得是很重要的，至少不要讓自己完全孤立無援的情況。（毛毛，男性）

阿明則說到伴盟在提供跨性別生命經驗整理與深度社群連結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伴盟的營隊當中，阿明才意識到原來有跨性別的朋友是多麼重要的一件事。

一月底的時候，我有去參加伴盟的營隊，然後那時候也是認識了，也算是一大票性別少數，對。我之前一直覺得，就是我其實之前沒有真的去，去思考有，有一樣性別少數的朋友會帶來什麼樣的影響，但是在真的接觸到這樣的朋友，發現影響還不小。真的有，就是那種支持的感覺，是真的對整個人狀態上，有一種你沒有辦法言說的改變。……他們的存在就讓我覺得被支持。

（阿明，男性）

整體而言，跨性別社群扮演了乘載跨性別資訊的港灣，正因為跨性別議題邊緣性高，更顯得跨性別社群在受傷與迷惘經驗上的同理更加可貴，藉由串連一個個原先孤立的跨性別者，才共構出跨性別者的未來。

2. 值得被愛

在親密關係中，生命中脆弱或卸下心防的時刻可能會出現，而對於一些參與者而言，在這些脆弱時刻中能夠遇到友善的伴侶會有重大的影響。例如在小春的經驗中，有一任伴侶即便知道小春的跨性別身份也沒有持續追問或造成關係改變，而是繼續自然地與小春相處，這對於害怕出櫃後關係就會變質或被拋棄的小春而言，是一個重要的成功經驗，減緩了小春在親密關係上的焦慮。

我之前有交過一任伴侶，然後那一個就是我們交往的期間，我就一直在擔心說我不知道什麼時候要跟他講我是跨性別者這件事情這樣子。然後直到有一天，我覺得就是，就是講完後可能會比較安心一點，所以我就跟她講。她跟我說，她從認識我的第一天她就知道了這樣子，因為她一開始有點困惑想說就是，可能，她可能覺得為什麼我力氣那麼大，然後身高又那麼高，所以她就有問，就是一起去參加那個活動的其他人這樣子。就，所以第一天她其實

就知道了，但她一直都沒跟我說她知道這件事情這樣子。……我會覺得說，至少我經歷過這一任，沒有那麼焦慮。（小春，非二元）

力瑜則是說各種第一次都是很重要的經驗，而因為過往這些「貴人」讓力瑜可以在關係中自在地探索自我，並且有空間應對焦慮與社會層面的變化。其中更是因為我們在第一次的經驗當中可能都會比較脆弱，若是此時建立了一個成功的經驗，則會為自己的跨性別認同建立更大的信心。

我覺得在伴侶關係間有那種安全的空間可以去探索就是蠻重要的，就是探索各種事情，就是包括社會的轉變，然後是包括說就是，焦慮啊。……然後像，呃，因為我之前的關係都相對來說比較長期，然後我這次，我就是我最，就前一陣子吧，就開始在追一個女生，然後是我第一，第一段異性戀的關係。就是，就是這對我來說也是，這種我覺得這種第一次就是對我來說還滿，呃，重要，跟還滿就是，因為你知道我們在這種時候都很，比較脆弱。（力瑜，男性）

3. 有家可回

即便與原生家庭之間的關係和拉扯是許多跨性別者生命當中的困境，也有參與者經歷了與原生家庭之間的正向關係變化，或是受到家人情緒及經濟上的支持，跨性別者因此有了一個真的可以回去的家，而不是只有血緣關係的家。對於想進行手術的年輕跨性別者而言，需要家人簽署手術同意書是經常出現的要求，而雪泥不僅獲得家人情感上的支持，她的家人更是直接幫雪泥出手術費用。

所以我也是很幸運的家庭願意支持我，而且願意負擔這麼鉅額的手術費。

（雪泥，女性）

大樹也談到，自己之所以可以從不斷用烈酒把自己灌醉的日常中脫離，正是因為有他阿嬤的關係，阿嬤是大樹重要的親人，為了不想要讓阿嬤擔心，大樹才下定決心要振作起來。而大樹在之前被記者圍堵訪問的經驗中，大樹的阿嬤也有參與其中，其便在報導當中公開支持大樹做自己，希望大樹活的快樂就好，成為大樹心裡非常大的支持。

我覺得我可以調適過來很大的原因是因為我阿嬤的，在後面支持我。我走這條路沒有走得很辛苦，其實都因為我阿嬤，我阿嬤，阿嬤那時候受訪問的時候，她只講，她講了一句，她說今天不管怎麼樣，我還是我，我並沒有改變，而且如果這個手術可以讓我過得更快樂、過得更開心，她覺得並沒有什麼不好。……雖然阿嬤年紀很大，但是她，她在這個方面思想上面她是很開放的。

（大樹，男性）

而 Daisy 與阿明則是在出櫃後經歷了家人態度的轉變，他們在出櫃時都保持著對父母的同理心，創造了彈性空間給父母接受孩子是跨性別的事實。Daisy 說到，自己的母親也慢慢在改變，媽媽現在變得可以不帶批判地跟 Daisy 聊高跟鞋的事，讓 Daisy 與其原生家庭的關係得以有新的連結。

可是我家裡也有在改變，因為我有跟我媽講過，就是說：「誒我沒有想要一下子就是讓你們接受。」這樣，然後我就跟她說：「我自己讓我自己接受自己，我也花了可能十年。……所以我不會很自私的去跟妳說妳現在就要接受我這樣子。」……所以我媽現在也會，也是我，因為我衣櫃裡面有放我的高跟鞋，然後我媽，我有次就是忘記關我的衣櫃，然後我媽就剛好上來，然後就看到我的高跟鞋：「啊你有高跟鞋喔？啊你的腳能買得到你的尺寸喔？」我說：「對啊我買得到。」然後她說：「啊你可以穿喔？你可以穿著走路嗎？」然後我就說：「我在練習。」然後我就覺得我媽竟然願意跟我聊這個，所以我覺得好像有在改變。（Daisy，非二元）

阿明在出櫃前就先採取了手足優先的策略，讓哥哥先知道，並且協助阿明向父母出櫃。阿明在本章前節談到自己的父親還不能接受阿明是跨性別的狀況，然而阿明的媽媽則是坦白地將自己的情緒在阿明面前宣洩，哭著告訴阿明身為父母的他們還需要時間消化，而也因此阿明得以讓媽媽知道自己並沒有怪罪他們。直到現在，阿明的媽媽也已經洗過阿明的四角內褲好幾次，並且也像平常一樣曬著阿明的內褲，讓阿明感受到家人逐漸在朝向接納改變。

我請我哥陪我一起跟我爸媽出櫃。……在這之間只有，就我跟他們講完那一

次，我要回台北的時候，我是自己搭火車回去。然後我媽送我到火車站門口的時候，她突然抱住我，然後哭著說，她知道我很辛苦之類的，可是我也要體諒一下爸爸媽媽。然後我就說：「我沒有覺得有什麼，就是，我沒有覺得有什麼是爸爸媽媽不對的啊。」然後，但我其實那個狀態我也很困惑，然後我感覺我媽直到現在的狀態，她中間還洗過幾次我的四腳褲，就是可能我來不及洗就被她拿去，然後我發現她已經在曬了。所以她應該對於我的性別認同是，就是她慢慢的在，她在過濾這件事情。（阿明，男性）

阿明與 Daisy 同樣身為大學生，都翻轉了過往跨性別就會被家人斷絕關係的劇本，證明了原生家庭支持的可能與價值。

4. 跨「海」聲援

此處之跨海，意指來自於創傷孤島以外的聲音，也就是順性別的夥伴。不同於來自跨性別朋友的支持，順性別朋友所提供的支持更貼近社會大眾的支持，亦即跨性別真實生命經驗中鞏固跨性別認同的重要環節，不同於「因為大家都是跨性別」而產生的彼此扶持。來自順性別者的支持非常多元，有些是有既定關係的朋友，有些是 LGBTQIA+社群的其他夥伴，也有些是素昧平生的社區居民。小佑子便提到來自順性別女性朋友的肯認，在排跨基進女性主義存在的這個時代，會對她的女性認同產生很大的支持。

我覺得欸旁人的那種支持對我來講其實是一種，一直都是很重要的力量……那時候也是一個女生朋友，我們一起吃飯，然後我覺得那個時候我的外貌的打扮狀態也不太好，我就哭喪著臉問她說：「妳覺得在妳面前的這個人是男生還是女生？」然後她就很堅定的回答我：「女生。」這樣子，然後這件事情增加了我一個信心。（小佑子，女性）

而 Daisy 則是在過往高中男校的朋友圈中進行跨性別展演，而在 Daisy 眼中較符合陽剛順性別異性戀男性氣質的朋友們，把跨越後的 Daisy 當作公主一樣呵護，讓 Daisy 覺得自己的性別實作真實地被肯認，也因此產生自信。

我有一群比較好的麻吉，就是，就是我們是男校，○○的，然後我就去找他

們玩。然後我就在他們面前化妝，然後打扮成女生的樣子，然後他們對我的態度就完全不一樣。……我就覺得，哇賽，我說好像我是他們的公主。……因為我那天穿高跟鞋，然後他們就說：「欸，小心一點，不要摔倒。」……因為他們就是男校出來的那種比較，那種大，大直男的那種，大男人那種感覺。……他們都比較友善，我就會比較勇敢的去表達自己這樣。然後他們還會，然後有一個男生他好像是母胎單身吧，嗯，然後他就很緊張，他就不敢看我。……對啊然後跟我講話還結巴。（Daisy，非二元）

小春是其現在租屋處當初第一個入住並開始招集室友的人，小春後來找到了一群對跨性別友善的順性別室友們，在小春的租屋處同住的其他室友們，對於小春袒露有胸部的上半身也不會感到排斥，對於小春來說住處成為一個真的可以放鬆做自己的家。

現在的室友其實，其實我就是穿著一條褲子走來走去，他們也不會說什麼。因為我在他們剛住進來的時候，我就有特別提這件事情，就問他們說就是：「泥們會不會在意說我只穿一條褲子在那邊走來走去？」這樣子。……反正如果他們不在意那就這樣囉，就結案了這樣，那就不管他們到底覺得怎麼樣。（小春，非二元）

而曾經遭受性暴力的阿蓉在前節也談到，自己其實對於社會男性形象是具有創傷的，但阿蓉在訪談後續提到，自己其實近年來也開始有一些變化。阿蓉在前年參與了某一個學校的社會系營隊後，整體的氛圍讓阿蓉對社會產生了一些希望感，於此同時，阿蓉也慢慢認識了一些社工與心理背景的男同學，讓阿蓉逐漸變得敢跟男性相處。當順性別主義的社會需要熟悉跨性別的同時，受傷的跨性別者也需要友善的順性別夥伴提供他們真實的友善生活經驗，讓跨性別者在順性別主義上受到的創傷得以有機會產生正向轉化。

我有來參加〇〇社會營，在七月，前年七月的時候。那時候給了我蠻大的一個，嗯，能量。……也沒什麼事情，就一整個活動的時候，就那個友善的氛圍，讓我覺得：「哇！世界上還有這麼多這麼溫暖的。」……而且這當中也有

很多是男生。……因為現在要好一點了，跟社工領域或者是心理學領域方面的男生，我好像又不會到害怕。對，就是可能因為前陣子認識很多社工系男生。……就跟以前是全部男生嘛，但是現在可能 for 可能一部分男生是對我來說算是友善的，我就會願意去接觸。（阿蓉，女性）

阿明則是有一次跟朋友們一起去一間男同志酒吧玩樂，一開始不知道當天活動是 BDSM 之夜的阿明，在知道之後依然勇往直前。在酒吧當中，阿明發現自己真實地被當作男性對待，並且參與了當天晚上的活動，在玩樂與情慾交流的過程中，阿明甚至獲得了來自男同志身體上慾望的肯認。雖然阿明在當下並沒有明確地說他有多開心，但阿明在訪談中回顧敘說這段故事時，充滿了愉悅與樂趣的表情，可見這段經驗對阿明來說是一段很正向的經驗。

那時候就是有其他的 gay，就看到他其實蠻友善的，然後就很像在交朋友這樣：「誒你第一次來嗎？來啊！一起玩啊！」……然後就抓著我要去摸啊幹嘛。……然後我朋友就很緊張，然後在後面大叫：「他是直男！他是直男！」完了，他們更興奮。……那個 gay，他在被我摸的對象的耳邊說了什麼，然後那個就是被綁著的那個男生，他就整個人就是狀態超級不一樣。然後後來我回來之後我就問他說：「你剛剛到底對他做了什麼？」他說：「我剛就在旁邊說一句話，我就說：『現在摸你的人是直男喔。』」他說：「你知道他有多硬嗎？哈哈哈哈哈。」（阿明，男性）

有時支持的來源也可能是來自素昧平生的陌生人，而來自陌生人的支持對於參與者來說可能是一種幸運的感覺，也可能讓參與者對人的信任與未來建立新關係的正向促進。小春便提到自己一開始進入跨社群的原因是來自於網路筆友的活動推薦，小春的這位筆友實際上也沒有對跨性別相關資訊相當熟悉，但對方依然上網幫小春查資料並且促成了小春的社會連結。

最困難的其實是最開始那個建立同溫層的過程。……這件事情說來很有趣，然後有一個 APP 是交筆友的軟體，泥可以慢慢寄泥的信過去給他，他會再回信給泥。我那時候就是，就是在網上交筆友，然後就寫說我想要當個，我

想要當女生啊什麼什麼的，然後就有人跟我說，就是，就是有同志諮詢熱線這個地方，說可以去看看這樣子，然後就跑去參加跨性別的跨性別聚會。（小春，非二元）

友善的陌生人對於跨性別者來說類似一種運氣，也塑造了跨性別者真的能夠在這個社會中與人自然相處互動的經驗，直到有一天社會對跨性別足夠友善時，跨性別者或許就再也不需要倚靠運氣被支持。而在地理社區的層次，也有參與者提出在友善的鄰里社區中生活是重要的生命經驗。小琪談到，自己過往在偏鄉國小社區的生活中，整體社區對小琪都很接納，並且讓小琪可以自由自在地進行各種跨性別實作與常識，讓小琪成長並產生抵抗世界的勇氣，也讓小琪深深覺得自己值得被愛。

我到 OO 山上那種偏鄉國小去當代理教師……那半年那股力量陪伴了我，讓我在我的，我的 RLE 成長時期提供了非常豐厚的底蘊……那邊鄰里都會知道，會知道說：「喔，來了一個新老師。然後她是一個這樣的一個人。」……但是你可以感受到那個互動的自然性跟包容性。……比如說我開始會嘗試各種不同的穿搭或化各種不同的妝之類的這樣子，對，那他們也允許我這樣的嘗試……我覺得我是在那段，那半年那個那段期間中，長出了一種韌性跟抵抗世界的勇氣這樣子……我會因為那件事情而覺得，我是值得被愛跟好好活著的這樣子。（小琪，非二元）

而毛毛則是談到自己在部落中的經驗，毛毛表示當地部落的「姐妹」很多，在部落中他感受到大家對於跨性別女性的概念是比許多漢人社會更接納的。在選務過程中，部落的一位阿姨幫一位跨性別女性族人挺身說話，告訴那位跨女族人的弟弟「姐姐很辣」，讓在一旁觀看全程的毛毛覺得跨性別的身份在部落中是有希望感的。

在原住民部落裡面。……我覺得接受度好像真的比較高誼。……我在當選務人員的時候就有發生過就是。……就是看起來反正就是女生啦。……大概過了半個小時之後吧，就有另外一個人，然後就有看到他們名字是就差一個字，

所以我在猜可能是家人這樣子。……旁邊有個人就跟他說：「怎麼那麼晚才來？你姐姐剛才已經來投過了。」……然後那個男生就臉很臭就回頭跟他說：「哥哥。」他就說：「不要這樣，姐姐穿那麼辣，你還說她是哥哥。……姐姐那麼漂亮、穿那麼辣，你還說她哥哥，眼睛壞掉。」（毛毛，男性）

雖然小琪與毛毛都並沒有真的完全認識當地的居民，但鄰里的氛圍也營造了他們在這個更大的「家」裡面生存的可能，提供了一種心理上的安全感。

5. 助人契約

雖然有許多參與者在醫療、社福與心理系統中受傷，但也有些參與者曾經在接受正式系統服務時有良好的經驗，在有正式契約的服務關係中長出韌性。小佑子便說到，雖然當初曾經被某位社工惡意錯稱，但後來也有遇到另一位友善的社工，社工肯認小佑子就是一位女性。

我那時候那個家暴案件，然後那個社工。……他就很堅定的告訴我，就是你就說自己是女生，你不用特別扯什麼跨性別，就說自己是女生這樣就好，這件事情也增加了我一個信心。（小佑子，女性）

而諮商心理師的協助也是有些參與者的重要支持系統，在諮商關係中參與者們得以有機會面對或嘗試處理自己跨性別歷程中的困境，並且促進人際關係與情緒上的正向轉化。雪泥談到，其實她在諮商關係的一開始其實依然有些逃避處理自己的跨性別議題，但雪泥的心理師也並沒有催促她，而是一邊等待她一邊陪她慢慢前進，建立了想朋友一樣的關係，成為雪泥的重要支持。

也是一直持續的在跟我的心理師做諮商……然後我跟他也是，感覺是一個好朋友，然後感覺是我們要一起走這段歷程，但是我知道我不能放鳥他所以我要去，但我不願意面對這一切。（雪泥，女性）

力瑜則是已經持續諮商了四年，諮商關係對力瑜來說是一個可以處理內在情緒的重要關鍵，不論在性別或非性別議題上皆是如此。

我覺得我也蠻幸運就是我一直都在諮商，就是從 2019 年開始，反正我就一直都在諮商，所以除了我本身的，就是我個人的人際關係之外，我也有另外

一個空間可以去討論就是，我的情緒的，就是這種，就是我的情感裡面的東西。（力瑜，男性）



6. 體制權力的認可

許多跨性別者經常面臨不被體制認可的壓力與歧視，然而，當體制使用權力認可跨性別者的性別認同與性別實作經驗時，則是相當於賦予跨性別者一個正當的身份以及在社會上的位置。因此，即便體制認可可能形成隱微歧視中的跨性別正典化，依然不可否認來自體制的認可具有相當的社會效力。其中包含學校、醫療體系或政府機關等。

學校層面，雪泥在高中時期曾經四處尋覓適合自己的新學校，然而因為雪泥想要以女性身份入學，便遭受到大多數學校的回絕，在可能沒有學校念的低谷當中，雪泥找到了一間願意以女性身份招收雪泥的學校。而即便在本章前節有提到，雪泥的老師趁雪泥不在教室的時候未經雪泥允許幫她向全班出櫃，然而班上同學後來也接受雪泥的跨性別身份時，也成為了雪泥性別實作的環境支持。此外，雪泥也談到當時的輔導老師是她的恩人，並且不同於班導，那位輔導老師在陪伴雪泥的過程中，也對於雪泥的跨性別身份保密，讓雪泥感到被同理。整體而言，雪泥的新高中藉由學籍制度的肯認，象徵了雪泥的性別身份在校園中應該被認可的。

那時候也是有先跟學校溝通，那時候我是以女生的身分進去，老師也跟全班同學說我是女生，後來有講說我是男生的這件事，那時候大家都蠻接受的。……然後那時候我跟輔導室約就是訪談，我們有那時候就是有在處理這件事，就我很感謝我的輔導老師……但他也是知道說我這個壓力，也沒有辦法出櫃的問題，他沒有幫我往上報。（雪泥，女性）

職場歧視是許多跨性別者經常面臨的困境，許多跨性別者也因此找不到工作以致經濟困難，而有些跨性別者則是在換證後會切換職場以全新身份生活。而小琪雖然有在職場上被歧視的經驗，但也經歷職場上的友善制度或遇到友善的同事。小琪便談到自己現在的職場在小琪入職前與入職時的轉變，小琪在去面試的時候發現公司廁所只有二元的男廁與女廁，而當小琪隔天再到公司時，發現兩邊的廁

所都被貼上了性別友善廁所的標籤，讓小琪眼睛為之一亮。現在小琪在公司是上女廁，而女同事們也會在女廁跟小琪聊天，亦即現在的職場對於小琪來說是真正友善的環境。即便公司的行為並沒有觸及小琪在人資系統中的性別資料，但依然使用了職場的制度權力保障了跨性別者上廁所的自由。

就是那時候我到了（公司）第一天，然後我就看他們廁所，他們廁所只有，他們廁所就只有男廁跟女廁。然後我第二天去的時候，他們男廁跟女廁都各被貼的一個，各被貼的一個性別友善廁所的標籤……你知道這個仔細想想你就會覺得這個做法很高明，就是因為，因為他這樣既不會排除掉任何人，然後也不會冒犯到任何人。……就是在女廁跟同事遇到還可以打招呼聊天，大概這樣的程度。（小琪，非二元）

雖然本章曾提過醫療場域是眾多跨性別者容易遭受錯稱的場域，但也有參與者遇到良好的就醫經驗。阿蓉的經驗發生在婦產科，阿蓉表示自己其實很害怕自己不具有女性的社會性別經驗，但醫師馬上就肯認了阿蓉的女性認同，並且幫阿蓉安排進正規程序，讓阿蓉可以接受跨性別醫療介入。

哦這個醫生很有善心，因為她都說，哦一般他們男生怎樣怎樣，然後我們女生怎樣怎樣，就是那種歸屬感會讓我覺得還蠻友善的。……她就說：「這個不是說叫妳不要來見我，而是希望妳有正常程序之後我們再見面。……妳不用擔心以後看不到婦產科，妳還是可以跟一般女生一樣，如果有什麼問題就是可以看到婦產科。」……就是因為我的害怕就是我不想跟其他女生經驗不同，或者是為什麼就是我這個可能不能看婦產科這種的恐懼。（阿蓉，女性）

而力瑜則是提到臺灣的醫療並沒有社群講得如此悲觀，現在在英國生活的力瑜，若是使用國家保險的醫療服務則需要等待好幾年才看得到醫生，並且英國地大，就醫移動需要花比臺灣多非常多的時間。力瑜說，當初還在臺灣時，便遇到醫師告訴他不需要擔心拿不到荷爾蒙的問題，並且認真地提供力瑜可能可以使用的醫療介入選項，讓力瑜覺得自己的需求被認真看待，而後力瑜也在臺灣進行了手術。對於力瑜來說，正是因為有跨國移居的經驗，讓他理解到原來在臺灣習以

為常的醫療保障，其實是一件很重要的大事。

我那時候只是想要去內分泌科問說：「喔如果我要用藥的話要怎麼樣怎麼樣？」然後他就，那時候那個醫生就直接跟我說：「第一個，○○每個內分泌科的醫師都可以開藥，第二個，你要用藥你就回來。」然後我就覺得這個超，對我來說就是超級無敵溫暖。因為他超忙，他外面診間有一大堆人在等他，然後但是他就花了一些時間跟我說：「哦你如果用藥的話，我們可以開這個凝膠，我們可以開這個這個。」……我就覺得台灣真的沒有不好，然後就是包括說各種手術，就是也都有很有經驗的醫生，然後我自己的手術也都在台灣做的。……我覺得真的不能小看這種小事，因為這不是一件小事，這是很大的事情。（力瑜，男性）

對於許多出生時指定性別為男性的跨性別者而言，成年後的兵役體檢是一個重大的關卡。由於在社群內兵役體檢相關的友善經驗較少見，使得難得的友善經驗成為重要的參考。阿蓉在本章前節談到，自己曾經因為兵役體檢的壓力與性創傷，讓她做了遭受性暴力的惡夢，而起床後阿蓉便打到各縣市兵役局質問承辦人員們。而在眾多的縣市當中，阿蓉特別提及，高雄市兵役局的態度令她印象深刻，不同於表面強調友善的雙北，阿蓉感受到高雄市兵役局人員的真心與陪伴。

看高雄市給我的回應我覺得是最好的：「那時候妳就當作妳看婦產科，然後那一般女生也沒有必要每天都看婦產科，然後就想說妳是因為得了婦癌，然後得了這個病，所以要逼迫去做那些檢查跟治療，然後過了我們就好了。……高雄市兵役局會有專人陪同。」就感覺高雄的友善好像是真的，但是雙北的友善就是：「喔我們很友善。」……但高雄市就會給的回應就是：「沒關係，我們一起陪妳度過。」（阿蓉，女性）

陪伴與肯認可以說是跨性別者韌性的基礎，也能夠讓跨性別者在順性別主義社會的風暴當中得以喘息，更是改寫創傷生命故事的起點，這些對於助人工作者來說再基礎不過的平凡，卻是許多跨性別者遲遲未能等到的光。

（五）靈性營造

而除了生理、心理與社會的韌性以外，應對靈性傷害時，許多跨性別者也誕生出了自己靈性營造的方法，包含創造希望感以及創造意義感。

1.創造希望感

藉由思考未來的可能性，參與者可能改變原先的負面未來預設，進而形塑出繼續前往未來的力量。瑋瑋所採用的方式是對未來的戀愛期待，雖然兵役體檢與兵役對於許多出生時指定性別男性的跨性別者而言是一個需要盡可能迴避的重大事件，瑋瑋卻自然而然地就進入了軍隊。原因是為瑋瑋期望在軍隊中可以有豔遇，而這個有豔遇的希望感，超越了瑋瑋在性別議題上的考量。雖然最後瑋瑋並未如願，瑋瑋依然將服兵役當作一個人生特別的經驗。

我為什麼會選擇當兵，是因為我看了女兵日記，我想要找裡面的帥姐姐談戀愛。好，然後都是幻想，我們那一連全部都是生理男性。……有，有失望，哈哈哈哈哈。但想說好啦就，也就當一個特別的體驗啊。反正我自己是這樣，我會覺得我的人生故事可以寫得很精彩，就算是不是那麼開心的回憶，我也可以忍下，我也可以忍耐下去。（瑋瑋，非二元）

Daisy 則是說，比起對未來害怕，自己反而對於未來有許多憧憬與想像。Daisy 想像自己有一天可以在自己的房子裡有一間大更衣室，在裡面 Daisy 每天都可以打扮成自己喜歡的樣子，藉由這種未來敘事，Daisy 得以對未來保持著希望感。此外，Daisy 也提到自己認為臺灣社會在多元性別權益上是有在進步的，比起過往要壓抑的世代，較年輕的 Daisy 覺得自己在跨性別這條路上更有希望，並且這鼓勵了 Daisy 進行性別跨越。

我的夢想就是有一間自己的房子，然後有一間大房間，然後裡面都是我喜歡的衣服，然後很多我可以去挑，我每天可以穿不一樣好看的衣服，然後還有鞋子。……想一想我要穿什麼衣服，我要化什麼樣的妝，我就覺得，那是我，那是我最快樂的時期。……我就覺得（臺灣社會）有在改變。……我會想，其實我會覺得，我滿慶幸的就是生在這個年代，就是剛好正在轉變的過程然後會覺得說，我，我不想要像他們那樣子。對啊，我一定要趁年輕的時候趕快

好好地開始改變，對，不要老了再來後悔。(Daisy，非二元)

2.創造意義感

在靈性層面，參與者可能藉由靈性活動或重新賦予過往生命經驗意義以創造對於現在或未來生活的意義感，整體而言包含回顧或重新定義生命，以及成為他人支持。

會重新走一次自己創傷之路的雪泥，除了回學校之外，也會去醫院的往生室回顧過往的歷程。雪泥說到，當時有一股力量告訴她現在不能死，若是經歷過種種苦難至今才死，那麼過往的經驗可能便失去意義感。而如此回顧過往所產生的意義，也體現在雪泥參與此研究的過程當中，藉由在研究中重新梳理自己的生命，雪泥也發現自己現在似乎變得更能夠對於過往的生命經驗侃侃而談。

我每次去醫院，我一定會去一個地方，那地方叫往生室……以前是因為我要知道那個地方好不好，如果我死，死的時候我要不要送到這間醫院來……我在重複走那個過程，我在想說我當初是怎麼想的。……我那時候有一個力量告訴我不能死，是我都已經走到現在，我都已經動完手術，我都換完證，然後我現在才死。……跟你這樣聊天也是在有點在生命故事分享，在梳理我的生命。(雪泥，女性)

而毛毛則是提及，有時候回想當初跨性別認同誕生的開始也是很重要的，重溫當初改變的原因，變得以賦予現在跨性別的路一股繼續前進的力量。

比如說就是：「再回頭想一下就是，自己為什麼會開始。……你一定想也知道就是，你沒有辦法在忍受那個狀態，所以在這條路上那個焦慮一定會有，可是比起你永遠不開始，你要一直待在那個覺得自己不是自己的那種焦慮裡面，那看來是開始會比較好。」……社會上無論如何總有一群人會可以陪他一起面對，對，但是就是可能就更多好好地享受慢慢成為自己的那個過程吧。……因為那過程就，我覺得還滿像就是把自己一片一片拼回去原本應該要有的樣子。(毛毛，男性)

經常主動尋找可以獲得回饋感的阿明，曾經藉由塔羅牌進行靈性探索時備受

感動。原先對於塔羅牌保持玩樂與嘗試心態的阿明，經常在卡牌中抽到與性別認同相關的元素。在某一次探索前世今生的過程中，阿明從卡牌中解讀到自己前生也在進行跨性別議題，然而前生並未達成目標，但卡牌說著阿明這輩子會繼續做一樣的事，並且會達成他的目標。這樣意外的靈性探索經驗，賦予了阿明一種牽連著過往與未來的意義感，讓阿明得以有繼續前進的動力。

意外地就很常會抽到一些很支持到我的一些東西。……它大概在告訴我說：

「你現在是不是在進行一個什麼有具體的議題？或者是一個身份認同或是什麼東西？你在為某件事情抗爭。」然後那個時間點大概是我剛發現自己是跨性別的時候。……它上面寫說：「你上一輩子是怎麼結束的。」它那張牌不是告訴我我是怎麼死的，它那張牌的訊息是我上輩子在做一樣的事情，但是沒有成功。……但我這一次會成功，因為我在完成我之前沒有完成的事。……

那我那時候就在想：「那我這輩子還是活得有價值一點好了。」（阿明，男性）

即便許多參與者本身都還面對著跨性別相關的創傷，然而他們許多人依然決定要成為他人的支持，藉由人際關係的陪伴、貢獻跨性別社群醫療資訊或參與社會運動，參與者們在創傷中依然展現了對人與正義的關懷。安德便說到，自己在經歷了歧視與學了些心理學後，也希望可以改變他人的世界，決定成為一個可以溫暖他人的人，安德在訪談中堅定地回答「只能溫暖，別無選擇」時，整個人充滿了自信與光芒。而陽與大樹則是將自己的跨性別經驗貢獻給跨性別社群，希望可以幫助到其他跨性別的夥伴。陽在尋求跨性別醫療的過程中，也隨之記錄了現今有提供跨性別醫療的醫師現況，成為社群的重要資訊。

我那時候也做過一件事就是，要平胸了，然後我把○○所有我知道有在平胸的去看過一遍，然後說這個醫生現在只做什麼，這個醫生只在做什麼，然後順便發到社群讓大家知道。（陽，男性）

大樹身為跨性別歷史比較長的跨性別者，也曾經陪伴跨性別者的家長一起度過焦慮的時刻，並且與當事人家人一起處理醫療、保險與工作的問題，一路陪伴他們長大，而現在當事人也已經換證進入職場工作。

我曾經陪過一個家長……她就告訴我說她的小孩。……他想要評估，他想要去動手術這件事。一開始是他的媽媽很焦慮，然後她很難過，然後她覺得她很擔心她的小孩子的未來，擔心他會變成男生之後會很難在這個社會生存。我說：「這是他的人生，妳先把自己的焦慮給先解決。」所以她只要遇到一些焦慮的問題，或是怎麼樣的時候，她就會跑來跟我，就是問我該怎麼辦這樣子。……所以我就一路這樣子陪著她到她的孩子畢了業，然後手術，然後變更完身分，現在開始工作了。（大樹，男性）

因為創傷經驗而決定堅決走向正義的例子，也出現在許多參與跨性別運動的參與者身上。雪泥便說到，自己當初決定加入跨性別社群便是不想要有人再與自己經歷一樣的事，她不想當個旁觀者。

一開始連結到跨性別的社群我的初衷是我覺得說，我覺得說我不可以就是放任這麼多葉永鋐然後繼續在校園做一樣的事情，我要幫助跟我一樣的人。（雪泥，女性）

而阿蓉則是將社會正義放在生活中的優先事項，帶著創傷的阿蓉，在談論到「自由」時，語氣眼神堅定，充滿力量。

那時候我還翹課，我就說：「我要去支持一項正義的運動。」然後就直接請事假。……感覺〇〇還是很多人不懂什麼叫自由。……我爽說什麼就說什麼，他們想的自由是我爽就好，可是不是的。……在最高限度下，不侵犯他人的自由或隱私或自尊為前提的方向。……我會積極參與跨社群的所有的活動跟事物，然後一起改變。（阿蓉，女性）

彩萱與阿明則是談到自己參與此研究的動機，對他們來說，藉由參與研究貢獻跨性別社群充滿了意義感。彩萱在經歷各式各樣的暴力與歧視後，倖存下來，彩萱希望用自己的生命經驗貢獻給社會，而正是這樣的心境支持著彩萱一路走到現在。

我仔細想了是覺得我在生活中經歷那麼多，無論是家庭還是社會方面，我都不希望以後有任何人再次去經歷這種事情。面對困難的時候如果被爛人牽著

鼻子走，陷入負面情緒，也很容易陷入某種惡性循環。（彩萱，女性）

阿明則談到自己很感謝認真做性別研究的人，阿明認為研究作為一種體制內倡議，可以在運動的進程上發揮很大的作用，以社會主流的語言與模式說服大眾，是跨性別者支持跨性別運動的重要力量。

其實作為性別少數應該，應該其實是反過來要感謝這些做研究的人。……因為做研究尤其是在，在現在這個很講求證據，跟就是我們這個社會的集體是很講求一些證據也好、論點也好，一些專業性、權威性的東西，當你是有從一個研究機構或是從一個學校做一個正規性的、整體的、有規模的研究，是真的出來的時候，應該是對於整個社會運動更有說服力。……尤其是像性別的話就是一個很體制外的東西，那如果用體制內的，有點像是以他的魔法去控制他的魔法。（阿明，男性）

雖然研究訪談的當下對於參與者們來說只是生命中的一個停靠點，但藉由回顧過往、專注於現在，以及展望未來，為參與者的敘事拉出了時間與生命的厚度。回頭一看，各位參與者都已經走了很遠的路，也長出了許多保護自己與開闢未來的韌性。

三、研究發現小結

本研究之研究發現包含歧視、隱微歧視、創傷及韌性等四層面，而資料分析後主要的呈現則著重於隱微歧視、創傷及韌性三者。研究參與者在上述概念中的經驗皆非常豐富，難以在短短的一篇研究中呈現，然而研究者在此邀請讀者可先將注意力著重於本章中的隱微歧視經驗。在隱微歧視環節，除了明顯能夠被分辨為順性別異性戀主義的歧視以外，依然有其他非常值得被更多關注的經驗，例如：在隨著跨性別概念越來越廣為人知時，也不斷被建構的跨性別正典、在跨性別運動與反性別運動中爭論的性別本質、讓跨性别人格或認同真實性打折的各種跨性別污名，以及看似是跨性別友善但實際上讓跨性別者不舒服的稱讚。

因歧視而產生的創傷之環節，主要著重於從微觀到鉅觀的隱微歧視經驗如何形塑出跨性別者日常生活中的隱形圍欄，以至於產生生命中各樣難以前進的低谷。

除了造成心理耗竭、自我隱藏以外，研究者也邀請讀者意識到即使沒有肢體上的攻擊行為，依然可以造成跨性別者生理層面的創傷，並且在靈性上的耗損也非常值得被關注。然而，在訪談過程中，許多參與者在述說創傷經驗時，都緊接著、甚至交纏著韌性經驗進行敘事，而參與者們藉由各生態系統的調節在許多看似會使人倒地不起的經驗中，再次找到前行的方向，展現創傷與韌性彼此之間難以分割的現象。

在韌性的層次，是跨性別者展現自己如何在這個順性別主義大浪中划動自己小槳的時刻，本研究中的每一位參與者並不只是「受害者」，而是一群「倖存者」。除了心理調適、應對技巧與社會支持外，跨性別者的酷兒性與直面社會的勇氣也在本章中展露無遺。研究者也在此邀請讀者看見跨性別者如何營造自己的靈性希望與意義，不同參與者藉由不同生態系統層次的資源與機會倖存並且繁榮，每位參與者都提出了自己研磨出來的調適方式。

本研究的 14 位參與者，在研究中都袒露了各自不同的人生大浪、低谷與綠洲，在跨性別難以現身於社會或研究中的氛圍中，參與者們一個一個跨越了自己人生中的創傷，或與自己的創傷共存，在此研究中相遇。在本章的研究發現中，受到創傷的各個參與者就像臺灣一樣是個孤島，然而也正是因为像臺灣一樣，在跨越海洋的運動與政治中，這些孤島得以連結在一起，織成一張臺灣跨性別者的未來藍圖。創傷孤島是跨性別者，是創傷下的主體，也是臺灣，更象徵了在孤島上繼續生存下去的意志與希望。

柒、討論

本章將針對研究發現部分進行深化討論，主題包含：地區差異、對跨性別者之隱微歧視、跨性別再製刻板印象之偏誤、性暴力責任歸屬、是誰在監視跨性別、跨性別者受歧視之創傷、跨性別者應對歧視與創傷之韌性、證件性別更換，以及臺灣跨性別運動要去哪裡。

一、地區差異

本研究之參與者大部分皆有跨縣市移居經驗，其中從參與者們大多表示臺灣跨性別資源目前依然不足，其中最常被當作參考指標的便是友善醫師與跨性別聚會的分佈情況。目前較完整彙整全臺跨性別友善醫療資源的單位以臺灣同志諮詢熱線為主，並且絕大多數已知之友善醫療資源皆集中在北部（雙北、桃園）及高雄，而臺灣東部縣市目前只有一位在花蓮內分泌科之友善醫師（臺灣同志諮詢熱線，2022）。而社群層面，大部分參與者則表示社群之存有絕大時候仰賴多元性別 NGO 的分佈位置，以臺灣較大的多元性別 NGO 分佈來說，跨性別社群的形成可能聚集在雙北（熱線、伴盟）、桃園（非二元酷兒浪子）、新竹（新竹市性別友善行動聯盟）、臺中（基地）與高雄（熱線南辦），並且其中以北高為大宗。臺灣其餘縣市的跨性別者可能面臨跨性別社群之稀缺，以至於需要具有跨縣市移動的資本才得以獲得實體的社群連結。綜合友善醫療資源與社群可近性而言，除了雙北與高雄以外，其他縣市的跨性別者若有較急迫的跨性別醫療或跨性別社群之需要，則可能被促使往雙北與高雄移居。

然而需注意的是，此現象之前提在於跨性別者將跨性別身份置於生命較高之優先順位，若是跨性別者決定有條件（如較 pass）隱身於社會環境中，並且將其他事物（如家庭、事業等等）放置於比跨性別身份更優先之位置，則可能有異於醫療與社群資源論的拉力或推力。參與者陽便提到，類似臺北的環境之中，社會整體對於跨性別的知能可能較高，因此導致跨性別者更容易在不情願的情況下被辨認或質問，但若是到性別教育較不足的縣市，則跨性別者可能更容易 pass，以至於生存門檻較低。反之，原生家庭在臺北的參與者毛毛則提到，移居之重點可能在於與原生家庭的距離，即便臺北有更多的跨性別資源，但因為與原生家庭距離太近而變得無法居住。

此外，以縣市為層級比較資源的邏輯可能也有其限制，跨性別友善資源之可近性不應僅以地圖上之兩點直線距離進行區辨，更應考慮交通之發展程度與可近性。例如，同樣距離友善醫師直線距離 10 公里，但在捷運與公車系統發達的臺

北市居住之跨性別者，及無捷運且公車班次較少的偏鄉地區居住之跨性別者，兩者所需之交通成本可能差距甚大，以至其他縣市即便有資源，其可近性可能依然較低。如此現象便更凸顯於都會區與非都會區分隔明顯的縣市，即便該縣市具有跨性別友善資源或社群，也可能都位於該縣市市中心，因此該縣市偏鄉之跨性別者依然難以取得資源。

各縣市跨性別友善的層面，則以雙北為大多數參與者認知中臺灣狀況最好的縣市，不僅是社群資源多，在一般生活中也較容易看見較多元的性別表達方式，讓性別跨越被異化的程度較其他縣市低。然而，許多參與者都提及，性別友善可能已經成為一種新的政治正確口號，以至於表面上性別友善的臺北可能也不是真正的性別友善，此論述便提醒我們立體化大都會地區的內部情況。本文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在各縣市間移動訪談，本身也親身經歷到不同縣市的社會氛圍差異，本文研究者由於過往受歧視之生命經驗，對於視線、微表情與肢體動作較敏感，原先在雙北生活的研究者平時雖經常因為外表的性別跨越而被凝視，但在雙北被凝視的感受明顯與在南部縣市不同。例如，在臺南市中心移動時，被許多路人用驚奇的眼神凝視，甚至在路上被詢問平時上廁所是上男廁還是女廁，讓研究者也感到意外。如此經驗並非被研究者詮釋為負面經驗，而是該地區社會氛圍對於性別跨越所產生之衝擊的回應方式差異，在被詢問上廁所的問題時，對方是純然自然且好奇地詢問，並非以批判方式進行質問。而當研究者將此經驗與居住於臺灣南部地區之參與者討論時，也有一些參與者表達自己確實也有這樣的感受與經驗，那樣自然的互動模式並不一定具有惡意，更像是跨文化的學習。

整體而言，臺灣當前跨性別資源的地區差異依然可能直接影響不同地區跨性別者的生活樣貌差異。不論是就醫、聚會或移居，對於跨縣市移動的討論經常是一種資本階級差異的討論，對於較有資本的跨性別者而言，移動較為可能。然而，研究者認為在注重臺灣地區差異的同時，也需要同時保有更鉅視的地區觀點，亦即整體國家的大小。參與者力瑜便提到自己在英國的經驗，在腹地較大的國家中，取得跨性別醫療資源的過程成本可能更高，正是因為其都會區、郊區、鄉村的距

離差距更大，而相較起來，臺灣在移動上的成本可能相對較低，並且整體可近性可能更高。此外，以美國為例，由於反性別運動的興盛，許多州正在急速縮減跨性別醫療資源，使得跨州移動的政治難民開始出現，如此成本便不是臺灣國內地區差異的同等層級。然而，此處欲表達之觀點並非臺灣跨性別資源已經佈建得夠整全，而是比起定義可近性之高低，不如專注於實際上臺灣跨性別者的整體生活品質，以社會正義與人權的角度看待跨性別資源的佈建。

二、對跨性別者之隱微歧視

本節將討論本研究發現中的隱微歧視現象與文獻中所呈現的相似與差異之處，並延伸討論本研究新增的隱微歧視類別。

（一）與當前跨性別隱微歧視文獻之彙整與比較

在隱微歧視理論中，最廣為人知的是以學者 Sue 為首所提出之三大概念：隱微攻擊（microassault）、隱微侮辱（microinsult）與隱微漠視（microinvalidation）（Sue, 2010; Sue et al., 2007; Spanierman & Sue, 2020）。然而，本研究在嘗試使用上述三者進行分類時，經常遇到歸納上的問題。儘管上述三種分類能夠迅速協助學習者理解隱微歧視的概念，其在類別定義上依然可能因簡化而造成涵蓋範圍過大以致模糊實際上的隱微歧視行為，或是產生同一項行為同時包含多個類別的情形。

舉例而言，參與者阿明與彩萱都說到自己被他人認為跨性別是一種偏執：「她就說：『這位媽媽好。』我說：『喔，是爸爸。』然後她就大笑說：『你很堅持。』（阿明）」、「在解釋說什麼多元性別的話，講到一半人家說『太亂了』啊，『分男女就好了』（彩萱）」。在上述兩者的經驗中，同時具備隱微侮辱及隱微漠視的特性，一方面侮辱跨性別者的人格是脫離常軌的，另一方面漠視跨性別經驗存在的真實，也因此難以單純被分類於 Sue 所提出的其中一類別，而是交疊出現。

除了類別間不互斥以外，本研究所提出之跨性別正典化則是出現難以被上述三者所涵蓋的情形，跨性別正典化存在的前提是認可跨性別者的性別認同，然而在看似友善的表面下，卻忽略了個體交織處境差異的存在，進而導致部分個體被邊緣化，有違跨性別作為一種抵抗順性別主義框架的核心價值。若是嘗試將跨性

別正典化忽略交織處境的特性納入 Sue 的三項分類中，則較可能偏向隱微漠視，然而 Sue 所提出之隱微漠視是對於身份或歧視經驗的否認，而跨性別正典化則是一種跨性別身份與其他身份交織而成的處境，並不是單純針對跨性別認同的隱微歧視，研究者認為在定義上依然有些許差異，便難以適用於三種類別的任何一種。

研究者認為，Sue 的三種隱微歧視分類依然可以協助讀者迅速理解隱微歧視的點在哪，然而，過於追求三種類別的分類法反而可能漠視許多其他的隱微歧視經驗，甚至是過往未被發現但依然非常重要的經驗。加上隱微歧視在不同交織身份上出現的情境不同，Sue 提出之三大概念屬於較抽象的通用概念，較難以明確理解特定交織身份所面臨之隱微歧視，這也是 Nadal et al.(2016)在後續研究中特別針對多元性別者面臨之隱微歧視行為進行類別研究的主因之一。因此，研究者在本文中將 Sue 的簡化類別當作參考，但隱微歧視類別上的比較主要將以 Nadal et al.(2010; 2012)提出對於多元性別者較細項的隱微歧視行為為對照。

在文獻回顧中，研究者提到當前對於跨性別的隱微歧視概念大致可被 Nadal et al.(2010; 2012)提出之類別涵括。而在本研究中，使用了更大的類別「順性別異性戀霸權」來涵括任何對於跨性別者進行性別認同或性傾向的預設，以及強迫跨性別者進行規訓的順性別展演行為。研究者認為雖然如性別錯稱或對跨性別展演感到不適等都是重要且值得獨立自成一格的隱微歧視類別，但其最終都會回到順性別異性戀社會的「習慣」，而這種惡意或無意的習慣會造成跨性別者生活上的限制，因此使用「霸權」一詞形容此類依照順性別異性戀架構建立生活規範且展現不假思索之特權習慣的隱微歧視。另一點將此類別中次類別進行融合的原因是，本研究依然有發現許多難以被涵括進「順性別異性戀霸權」的隱微歧視類別，相較起來順性別異性戀霸權是當今研究與性別相關討論上較容易理解的概念，因此研究者決定在此類別主題上選擇節約，將更多的類別空間留給其他較少被討論的隱微歧視經驗。

此外，研究者也發現，表二中部分研究整體出的類別分類邏輯並不在同一個邏輯上，例如 Nadal et al.(2012)發現的「家庭隱微歧視」與「系統與環境隱微歧

視」明顯與其同篇研究中前十項以「行為」當作分類的邏輯不同，因此可能造成類別上的重疊與混淆。例如，一位跨性別男性在原生家庭經驗中被性別錯稱為「女兒」，這樣的情況同時符合家庭隱微歧視與使用異性戀主義或順性別主義之詞彙；又例如，一位跨性別者在學校被校規限制要穿著不符合認同的制服款式，這樣的情況又同時符合系統的隱微歧視及支持性別常規的文化。

而 Pulice-Farrow(2017)發現的「被伴侶賤斥」也與同篇研究中的其他類別不同，混入了行為者身份的邏輯，不單純是指行為本身。隱微歧視的行為有可能出現在各種不同生態系統層次中，因此隱微歧視的「行為」需要加上「行為者」與「受歧視主體」才會成為一個完整的隱微歧視情境。然而研究者認為，將行為與行為者綜合在一起討論時，需要具有排列組合之概念，若是排列組合困難或類別會變得過於複雜與重複，則應該將研究更聚焦於行為本身即可。排列組合之多樣性與組合後容易重複的特性，也是研究者在本研究中選擇單純以「行為」進行隱微歧視主題歸納的原因。

除了分類的邏輯不一以外，Morris et al.(2020)所指稱之「缺乏文化能力」則是出現該類別定義過於廣泛的情況，更甚至單純「不懂跨性別」是否該被歸類於隱微歧視也值得更多討論。對於帶有不同交織經驗與文化背景的個體而言，所有助人工作者都是缺乏文化能力的，研究者認為這也正是為何文化謙遜是助人工作者必須重視的價值之一，然而若是缺乏文化能力本身就是一種隱微歧視，則是將所有助人工作者標的為「歧視行為者」，暗示人對於多元文化的無知是一種過錯。研究者認為培養多元文化能力固然重要，但過早標的文化的學習者為歧視者，可能反向造成學習者與文化之間的距離，變得如履薄冰、難以前進。

而在隱微歧視的動機上，過往研究多著重於惡意或無意的隱微歧視行為，然而，本研究發現如「跨性別醫療守門」、「跨性別正典化」、「稱讚跨性別很 pass 或很酷」或「假性別友善」當中許多情境都是源自於善意，但依然造成跨性別者不舒服的感受，本研究在此也意圖在多元性別平權逐漸發展的過程中，提出善意的歧視是一種虛假的性別友善，其中並不是將行為者當成敵人，而是研究者希望臺

灣社會在促進多元性別平權的過程中依然能夠彼此提醒。

本研究重新將類別進行整理後，確認不同隱微歧視類別間在定義上具有一定的互斥性，以避免未來研究在使用跨性別隱微歧視的類別上出現難以分類的情形。以下則針對幾項本研究新增的隱微歧視類別進行討論，並說明為何這些類別算是一種「新的類別」，而不是過往文獻類別的「一種延伸」。

（二）本研究新增之跨性別隱微歧視範圍

1. 跨性別正典化是一種新興的歧視

跨性別正典化較接近 Nadal et al.(2010)中的第二點的性別常規，然而 Nadal et al.(2010)所提出的性別常規較多在指涉順性別主義的常規，而非在肯認跨性別認同後所出現的跨性別常規，跨性別正典化的現象是隨著跨性別概念逐漸被社會理解之後才產生的跨性別主流文化(Johnson, 2013; 2016)。雖然跨性別正典化在 Johnson (2013; 2016; 2019)的研究中首次被呈現，而後也隨之有其他研究輔佐(Ruin, 2016; Schilt, 2016; Sumerau & Mathers, 2019; Sumerau et al., 2020)，然而其並沒有將跨性別正典化歸類於隱微歧視的範圍之內。研究者認為，使用「主流」、「常規」與「正典」之概念將不符合常規的跨性別者推往社會的邊緣，甚至傷害非主流跨性別者的認同，是一種使用性別特權的歧視行為，並且許多時候行為者可能是抱持著「為了跨性別當事人好」的心態在形塑這種正典，凸顯了隱微歧視中「侮辱」、「日常」、「難以覺察」，甚至是「善意」的特色，因此本研究在此將跨性別正典化歸屬於對於跨性別者的隱微歧視中。此外，Johnson 所提到的跨性別正典化僅包含醫療化與二元化，兩者皆在本文研究發現中跨性別正典化呈現。然而，研究者在研究發現中擴張跨性別正典化的範疇，包含規訓跨性別者進行特定性別表達、認為跨性別認同需要從小開始才是真的、身為跨性別者應當焦慮的事，以及跨性別的政治正確。

其中研究者認為規訓跨性別者的性別表達包含男、女與非二元，並且此部分之討論可與本章後面關於性別刻板印象責任歸屬的段落一併討論，此處研究者要強調的是，不僅對跨性別者施壓使其一定要成為「某種男人」或「某種女人」是

一種隱微歧視，要求非二元的跨性別者一定要「不男不女」也是一種隱微歧視，不論何者都是在剝奪跨性別者自由進行認同與性別展演的權利。此外，研究者認為「身為跨性別者應當焦慮的事」需要跨性別研究、跨性別社群與跨性別運動更多的關注，以突破「跨性別＝焦慮」的刻板印象，尤其是當跨性別醫療定義從「不安 (dysphoria)」轉換為「不一致 (incongruence)」的去病化時代來臨時，將跨性別實作與焦慮感之間的連結破除是重要的，並且能夠有助於跨性別者的心理健康權益促進。而跨性別的政治正確部分，研究者則認為此部分需要跟隨著世界各地的跨性別運動與反性別運動脈動進行理解，尤其本研究是臺灣本土研究，這部分的正典會隨著臺灣跨性別運動的狀態波動。目前臺灣由於免術換證的爭議，使得少數政黨逐漸表達對於換證的意見，即便多數政黨當前依然在迴避免術換證議題，研究者認為需要注意臺灣的跨性別政治脈動是否加強跨性別社群的分裂，並且形塑出「理智」與「正義」的跨性別正典，例如：支持「挺免術」的政黨才是「進步的跨性別」。

2..強調性別有「本質」是當今反性別運動的大砲

由於全球反性別運動的關係，研究者認為性別本質論的討論便變得越來越重要，其中主要原因為現今反性別運動將基因、指定性別、性別認同與社會性別混淆討論，以至於使用「男」、「女」、「male」、「female」、「man」與「woman」之討論經常出現邏輯破洞、滑坡，甚至污名。認為只有基因是真正的性別，而其他性別概念比起基因都「比較不重要」、「比較沒有說服力」、「比較不真實」的行為，是一種對於跨性別認同與經驗的漠視，進而成為一種歧視。研究者認為，若是想要回應現今全球反性別運動的論述，則需要明確地將不同層次的性別概念釐清楚楚，甚至指出反性別運動是如何忽略社會性別現實與性別認同對個人的影響，進而造成本質論的壓迫。

舉例來說，當他人指稱跨性別女性「對我來說妳就是一個男人」時，我們需要釐清對方所說的「男人」所指稱的可能是指定性別，而藉由討論與面質協助對方釐清其所敘述的「性別」概念是否是混淆的，或其是否是強調只有基因是真正

的性別，而性別認同與社會性別並不存在於對方的世界觀中。而若是當今跨性別運動疲於回應反性別運動中的本質化邏輯，則會不斷落入「什麼是男人」或「什麼是女人」的深淵中，讓討論失去意義，甚至強化反性別運動的合理性。

3. 跨性別污名不是只有疾病化

最常在文獻中被討論的跨性別污名是精神疾病化或反常化（如表二所示），然而本研究發現對跨性別者的污名還包含：認為跨性別是一種詐欺、認為跨性別是在刻意找麻煩或偏執、認為跨性別者沒有能力、認為跨性別只是過渡期，以及性別維度混亂。上述概念中同時涵括了 Sue(2010)提出之隱微侮辱及隱微漠視的概念，一方面對跨性別者的人格進行貶低，另一方面弱化跨性別者的性別經驗。

此處研究者想強調的是，不論是在日常生活或是體制中，若是跨性別者嘗試在順性別主義的情境中尋求對方的肯認，則可能被認為是在節外生枝，暗示脫離順性別主義的狀態是「造成社會混亂」的，而跨性別者不應該「造成他人困擾」，是一種對於跨性別經驗的漠視。隨著全球跨性別運動的發展，臺灣也逐漸開始採取美國為範本的跨性別肯認模型，研究者認為關於跨性別要求社會肯認作為一種「偏執」的論述接下來在臺灣可能會越來越明顯，例如：跨性別者倡議政府應該將第三性別或去性別化概念建制進入證件系統時。此部分在本章最後關於臺灣跨性別運動的環節會更深入討論此議題，研究者認為，關於偏執的污名會是臺灣接下來抵抗全球反性別運動的重點之一。

4. 因為無法承擔風險而產生的性別質問

在研究者的跨性別社群經驗與自身跨性別經驗中，需要不斷向他人解釋並證明自己的跨性別真實（*realness*）是一件極度消耗的事，並且其凸顯隱微歧視與性別創傷中每日消耗的特性。性別認同是一種自我宣稱的認同，本身並不需要如同社會性別等真實生活經驗（*Real Life Experience*，*RLE*）類型而被檢視。然而，許多時候質疑跨性別者性別身份的事件並不純然出自於故意要歧視跨性別者，反而是顯示了社會整體對於跨性別實作的不熟悉，以及體制並沒有積極地想保護跨性別者的權益，讓一個一個跨性別者成為機構中的「特例個案」。而當負責身份查

核的工作者無法承擔讓跨性別者通行的風險時，則會將此壓力轉化至跨性別者身上，也就是漠視跨性別經驗存在的可能，並因此拒絕放行跨性別者。

最明顯的例子出現在使用了雄性荷爾蒙後聲線變粗、長鬍子且沒有更換證件性別的跨性別男性。換句話說，隱微歧視行為人的質疑可能是因為其不知道原來指定性別女性也是可以成為外貌上的社會性別男性，而若是憑藉著跨性別者自己說自己是本人的宣稱而直接放行，隱微歧視行為人也可能會擔心自己沒有履行工作責任因而受罰。整體而言，研究者認為，懷疑跨性別者身份真實性的現象與整體社會跨性別教育不足有甚大的關係，也暗示了體制並沒有考量到未換證與性別表達更多元的跨性別處境。

5.稱讚跨性別「成功」是順性別主義的特權

隱微歧視也可能藉由稱讚或善意的方式出現，實際上的語句可能為「很成功」、「看不出來」或「很 pass」。即便被稱讚其符合刻板印象的跨性別者可能對此感到欣慰，因為其似乎暗示著自己有資格宣稱自己的性別認同，或是一切跨越的努力都有了成果，這種稱讚依然暗示了一種「成功」與「失敗」的比較。只要有「看不出來」的跨性別者存在，就示意著有「看得出來」的跨性別者，而後者通常是具有貶意的。而在跨性別社群與運動中，有許多跨性別夥伴都對於這種稱讚感到不舒服，並且其中有許多人是所謂「看不出來」的跨。而這種稱讚背後其實有一個強烈的權力差異，意即跨性別者是「玩家」，順性別主義是「裁判」，跨性別只能不斷地努力讓順性別主義的社會判定該跨性別者是不是個「好玩家」。

研究者認為，這種不舒服的感受可能源自於兩種心境：被暗示自己無法成為「真正的男性／女性／非二元」，以及對過往自己或其他依然在跨越路程中的跨性別者所產生的同理。第一方面，所謂「看不出來」是一種只有藉由凝視才有辦法生產出來的論述，代表說這句話的行為者正努力凝視跨性別者的身體好看出一個「本質」，並且提醒跨性別者他們「本來是什麼」，也就是許多跨性別者不想要的性別或身體。另一層面，pass的門檻是會隨著個體天生身體條件差異而變化的，許多跨性別者花了非常多心力與資本進行性別跨越的展演，在過程中不斷被歧視

而終於稍微可以生存，然而此時指涉不 pass 的人是失敗的便是在暗示他們的過往是一種黑歷史，並且強化其他跨性別者的「不應該」，其中更包含天生門檻更高的跨性別者，如：骨架差異。而研究者發現即使有許多很 pass 的跨性別者正在強化著跨性別正典，同時其中也是有許多夥伴是很能夠同理其他跨性別者在跨越上的困難的。綜上所述，這種以善意與鼓勵出發的稱讚依然很有可能會讓跨性別者感到不舒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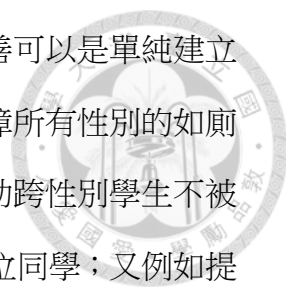
6. 臺灣的跨性別者可能依然難以自然地出櫃

綜合而言，忽略性與性別少數在社會中的逆境而任意暴露當事人性別身份是一種性別特權的展現，也是一種對於多元性別者生活壓力的漠視。未經當事人允許而向他人透露其跨性別身份近似於性傾向的討論，然而研究者此處認為兩者並不完全能夠被化約在一起，其原因在於不同社會環境對於多元性別的意識形態不同。在順性別與跨性別之間有性別權力上明顯的差異，甚至壓迫關係時，直接將順性別非異性戀者的處境與跨性別者劃上等號是危險的。

以後同婚時代的臺灣為例，以同志（LGB）身份出櫃和以跨性別身份出櫃帶給社會的衝擊程度並不同，前者屬於被國家體制認可的存在，後者依然具有高度爭議性並且甚至被當作精神疾病或潛在加害者。然而，研究者在此並非指涉未經允許就幫順性別非異性戀者出櫃就是比較可以接受的，而是兩者都不可被接受但同時具有關乎時代脈動的明顯差異。綜合來說，不論是性傾向或跨性別身份，未經當事人允許替其出櫃都可能是一種讓當事人的性別身份超乎其原先性別與社會身份管理的行為，也就是幫出櫃所產生的風險是由多元性別者本人承擔，而非幫出櫃的行為人承擔。而雖然臺灣嘗試在跨性別運動上參考歐美各國（尤其是美國民主黨州）的經驗，但在美國人權州和在臺灣以跨性別身份出櫃所感受到的張力是不同的，這也是為何當前在臺灣任意幫跨性別者出櫃難以被認為是一種性別肯認，而是隱微歧視的原因。

7. 不到位的友善反而可能是歧視

研究者在此想表示的是，任何嘗試促進跨性別友善的規定、制度或體系都值



得被鼓勵，然而性別友善並不是一瞬間一蹴可幾的事，性別友善可以是單純建立性別友善廁所，也可以是實際上促進在性別友善廁所內如何保障所有性別的如廁權益。不到位的性別友善許多時候是出自於善意，例如，想幫助跨性別學生不被霸凌，所以告訴全班班上有跨性別同學，而他們不可以霸凌這位同學；又例如提出知名的跨性別公眾人物，想給跨性別者希望感，結果反而漠視了依然有許多跨性別者受壓迫與受創的現實，彷彿只要他們願意就可以活得光鮮亮麗。不到位的性別友善之所以成為隱微歧視的原因，是因為在多元性別人權的政治脈動中，任何性別友善的跡象都可能是被肯認且鼓勵的，然而這樣的政治脈絡反而讓性別友善變成一種政治商品，並且隱微至令人難以指出掛著「性別友善」旗幟的宣稱是傷人的。而在本文研究發現中呈現的假跨性別友善現象包含兩種，體制自我宣稱或日常生活中自我宣稱，前者通常是以「跨性別友善」建置之空間或政策（如廁所、宿舍、政府形象等等），而後者係指認同為「跨性別友善」的民眾（如店家、社會大眾等等）。

由於性別友善成為現代人權議程中重要的一環，也隨之提高宣稱性別友善可獲取的利益，相關概念類似於酷兒釣魚(queerbaiting)與粉紅清洗(pinkwashing)的討論(Sánchez-Soriano & García-Jiménez, 2020; Woods & Hardman, 2022)，而研究者在此呼籲社會進行自我檢視，若是真的希望自己對跨性別是友善的，則可以更多聆聽跨性別社群的聲音，並且檢視並滾動調整自己對跨性別者的支持行為。酷兒釣魚係指使用酷兒文化進行廣告，以迅速吸取酷兒成為其品牌或人物之支持者，然而實際上比起社會正義，背後更多的是資本利益的榨取；而粉紅清洗則是係指使用多元性別人權當作一種洗白的策略，掩蓋過往或現在的其他暴力行為與意識形態。正如同參與者毛毛與安德所提醒的，我們需要更謹慎地看待任何「跨性別友善」的宣稱，並且實際檢視該體制是否真正考慮到不同交織經驗的跨性別者之需要，避免其誤導處於資源缺乏狀態的跨性別者誤信而受傷。

而參與者彩萱提到的 LGBTQ+友善店家標籤則近似於性別研究中將 LGB 與 T 拆開討論的論述，其凸顯的是多元性別作為一個大傘是很難以一次捕捉的概念，

對於社會大眾而言更是難以每個族群都有足夠掌握，因此要真正地對 LGBTQ+ 都友善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研究者相信許多社群內的夥伴也會坦承自己很難做到。然而，正是因為在乎跨性別者的人權與社會正義，因此社群內的許多夥伴也不斷自省與反思，希望身為跨性別者的我們也能夠顧及到更多在社群邊緣的夥伴，如此意識也值得嘗試成為跨性別友善的夥伴參考。

（三）隱微歧視與場域特性交織

即便本研究中各項隱微歧視類型皆可能在各種社會情境中出現，依然有部分的隱微歧視類型較容易出現在特定場合中，例如：對於外觀 pass 但未換證的跨性別者而言，性別錯稱在需要出示證件的情況中更容易發生、通常有實際權力進行跨性別醫療守門行為的是醫療院所與原生家庭（簽署手術同意書）、認為跨性別是一種詐欺的污名則是特別容易在親密或情感交友關係中發生。

其中性別錯稱不僅與外觀性別表達緊緊相連，也與場域中跨性別者是否需要出示具有性別欄位之證件有關，較經典需要出示證件的場合包含醫療院所（健保卡）、警察臨檢（身分證與駕照）、投票（身分證）或夜店（身分證）等等。若跨性別者未換證，則對方將可能使用證件上之指定性別進行稱呼，便進一步促成性別錯稱的可能，並且能夠聲稱自己「只是照證件念」而形成隱微漠視。

醫療系統也是其中一個具有鮮明特性的場域，在當今臺灣的制度當中，安全的荷爾蒙與手術介入大多數需要醫師之評估，求診的跨性別者因此在醫療系統中成為「需求者」，而醫師與臨床心理師則成為「裁判」，並成為跨性別者是否能夠如願做自己的關鍵要素。醫療院所中對於跨性別者認同的否認（拒絕給與診斷證明）或跨性別醫療的守門行為，是一種藉由體制權力行使的歧視，而非日常中單純因為個人意識形態而被建構的歧視。

研究者認為，隱微歧視與場域特性的交織，並不是指特定隱微歧視只會在特性情境中發生，而是廣泛在日常各種社會情境中存在的隱微歧視，有部分可能會因場域特性而被加強，而所謂加強是一方面該類型隱微歧視出現的頻率可能提高，另一方面則是更可能阻礙跨性別者在物質與服務上的獲取，進而造成體制性傷害。

以下將接著針對隱微歧視中的「跨性別正典化」、「本質化性別」、「認為保有原生陰莖的跨性別是潛在性加害者」、「污名化跨性別」以及「凝視」進行更深入的討論。研究者將這些議題挑選出來用額外的篇幅討論，其一是因為研究者在當今臺灣跨性別運動的實作經驗中，與社群夥伴共同發現這些隱微歧視會綁著社會認可跨性別認同以及免術換證的政策討論。若是想要促進社會對於跨性別概念的了解，除了本文研究發現中的故事以外，相關深化的理論討論及文獻回顧皆不可或缺。其二是因為許多跨性別夥伴疲於回應上述議題，經常面臨在「辯論」之中逐漸無力且無言以對的情況，因此研究者想藉此機會建立相關論述以供參考。

三、跨性別再製刻板印象之偏誤

本節討論之議題為「跨性別男女是否再製性別刻板印象」，此討論為研究發現之隱微歧視章節內「跨性別正典化——規訓跨性別者進行特定性別表達」與「本質化性別」的延伸討論。

首先，認為跨性別男性與女性再製性別刻板印象之論述在廣泛社會中與跨性別部分社群中皆存在，此論述基礎為「成為男性」或「成為女性」的過程所需要外顯的性別展演，例如：跨性別女性想要化妝、穿裙子、穿高跟鞋、留長髮等等以被辨認為女性，跨性別男性想要穿著束胸、壓低聲音、剪短髮等等以被辨認為男性。而在像是 2004 年後臺灣通過《性別平等教育法》的性別主流化社會脈動中，逐漸開始強調性別跨越在順性別者身上依然可被執行，例如：男生也可以留長髮、穿裙子，女生也可以剪短髮、表現得比較陽剛。又綜合上陰柔男同志與陽剛女同志的文化展演，便使得強調「以性別表達進入特定性別類屬」的跨性別者落入「強化性別刻板印象」的嫌疑中。此節對應的討論範疇包含以下三題：

1. 跨性別者進行特定性別跨越以進入特定社會性別之行為，究竟是弱化、維持，還是強化性別刻板印象？
2. 跨性別者進行特定性別跨越以進入特定社會性別之行為，是否是原先就伴隨著跨性別認同而存在，抑或是被社會所建構出的慾望？
3. 少了特定性別展演之後，跨性別是否還是跨性別？

（一）性別刻板印象的責任歸屬

需要優先被提醒的重要觀念是，性別刻板印象在順性別者或跨性別者身上都存在，並非純然二元切割的「整個社群都有或都沒有」的論述，因此，我們需要有意識且細緻地看待每個跨性別者進行特定性別展演的原因與脈絡，而不是用觀察者的主觀意識與詮釋看待跨性別者的性別展演，進而滑坡至「符合刻板印象＝再製刻板印象」。在性別跨越的展演上，不同跨性別者的動機可能不同，其中大致可包含兩種類型：挑戰性別框架或進入特定社會性別類屬中，並且兩種動機可能同時存在。若是跨性別者以挑戰性別框架為出發點，則可能在性別主流化的脈動中被鼓勵，反之，會被批判的可能是「嘗試 pass 以至於不會被辨認為跨性別者」的性別展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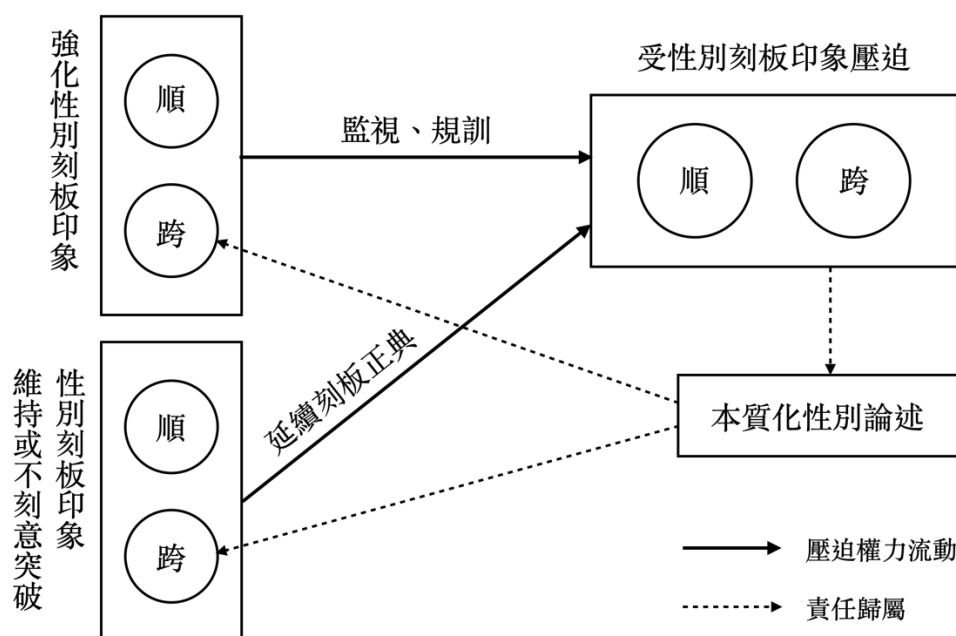
然而，研究者認為即便跨性別者藉由符合刻板印象以隱身於特定社會性別類屬中，並不一定是「強化」，可能只是「維持」或「不涉入」性別刻板印象之破除。如此論述的基礎則以複製性別刻板印象的責任歸屬為最鮮明的例子，亦即，同樣是女性並穿著裙子及高跟鞋，社會是否用同樣的標準譴責順性別者與跨性別者？就研究者自身的生命經驗與觀察來說，答案是否定的。順性別女性若是符合性別刻板印象時，得到的可能是讚美（女神、有氣質、可愛等等）；反之，跨性別女性若是符合女性性別刻板印象，則更容易被譴責這是強化性別刻板印象（為什麼要學女生）。

研究者認為，這樣的雙重標準是源自於隱微歧視中的「本質化性別（Gender Essentialism）」論述，不論順性別女性嘗試做什麼打扮，因為其天生就擁有女性的身體與身份，因此可能免疫於強化性別刻板印象的譴責，不論如何順性別女性都是女性。而本質化性別的邏輯中，跨性別女性不是女性，因此只要嘗試「成為女性」，便會面臨「刻意仿造」與「違反本質」的批判，原因便是其認為跨性別女性並不是女性。換句話說，社會是否會因為一位順性別女性留長髮、穿裙子、穿高跟鞋或化妝，而譴責她是個複製性別刻板印象的女人？答案經常是否定的，但若答案為是，則我們需要思考的便是我們是憑藉什麼權力以用社會壓力禁止女

性的性別表達選擇？若是所有女性都不得符合性別刻板印象，那我們是否強化了另一種正典？

而上述的討論放到順性別與跨性別男性身上亦適用，然而，依照研究者的生命經驗與跨性別社群觀察，其討論度可能低於跨性別女性的討論。其原因為本質化論述加上性別權力差異，意即跨性別男性作為「女性」比不上順性別男性，因此「沒有威脅性＝沒有討論價值」。此外，在本質化論述中，跨性別女性被定義為男性，而當「男性」嘗試進入女性的社會性別類屬或社群時，則容易被認為這是一種性別壓迫，類似的論述邏輯則像是反跨基進女性主義者（TERF）的論述 (Da Costa, 2021; Hotine, 2021)。

綜合來說，因為本質化性別的緣故，使得天生擁有特定身體的順性別者免於受到強化性別刻板印象的批判，進而使得跨性別者成為「強化性別刻板印象」批判的代罪羔羊，如圖二所示。需要提醒的是，本小節之討論專注於本質論下不平等的性別刻板印象責任歸屬，而非指涉強化性別刻板印象之順性別者沒有受到批判，只是其批判路線較沒有受到性別本質論強化。



圖二 本質論下的性別刻板印象權力運作與責任歸屬

(二) 建構的跨性別展演

延續前一小節的討論，另一個需要思考的議題是跨性別認同為何會有與特定性別展演連結的現象，回到最源頭來討論，跨性別認同與跨性別展演的連結是否是原先就必然存在的？本研究研究發現中提及對跨性別者的隱微歧視中有一項為「跨性別正典化」，其中跨性別者則可能被社會壓力所迫，或甚至內化跨性別正典，以至於展現出符合特定正典的性別展演，並且此現象在跨性別男性、女性與非二元身上皆存在。

跨性別的定義，不論是否去病化或由醫療系統定義，皆有一個基本的原則：「性別認同與出生時指定性別不同」，因此跨性別認同在定義上並不與社會性別連結，換句話說，在社會性別上的跨越與展演並非跨性別認同原先就綁定的必然條件。然而，我們依然能夠看見許多跨性別者有對身體或展演的焦慮，而就如同跨性別正典化的討論，並非需要藉由對自己的焦慮與厭惡才能使得跨性別認同成為真實。只是當我們用更鉅視的視角看待跨性別者的性別焦慮時，便可以發現社會壓力對於跨性別展演的建構力量，與跨性別展演緊緊相連的，是社會或系統的肯認，若不得到社會或系統的肯認，則跨性別者便難以使用跨性別認同在社會上生存。

舉例來說，若是有一位跨性別女性向外宣稱自己有女性認同，同時她並沒有身體或性別上的焦慮，也沒有出現性別跨越的展演，其外表展演與其身為順性別男性時的展演一樣，則社會是否會認可她的跨性別認同？若是有一位跨性別男性表示自己有男性認同，同時他並沒有進行醫療介入，則社會是否會暴力地將他的認同歸類於陽剛女同志？若是一位非二元的跨性別者並沒有出現既陽剛又陰柔或「雌雄同體（androgynous）」的性別展演，社會會肯認其脫離二元的認同宣稱嗎？藉由上述的過程，可以理解到跨性別者若是想要以跨越後的認同在社會上好好生活，其便難以避免尋求社會的認可。當跨性別者不進行展演跨越時，則可能被批判為「假的跨性別」，而跨性別進行跨性別展演以嘗試變換社會性別時，則可能被批判為「複製刻板印象」，既然跨越與不跨越都會碰壁，跨性別者應該何去何從？研究者認為，如此藉由性別權力壓縮跨性別者展演與生存空間的行為，

極有可能將跨性別推向本質論與順性別主義的深淵，進而使得跨性別難以可能。

綜合來說，指定性別（assigned sex at birth）、性別認同（gender identity）、性別表達（gender expression）與社會性別（social gender）是四個不同的的性別（sex and gender）概念，其中跨性別原先之定義僅包含前兩者，但在性別刻板印象與跨性別正典化下被迫與後兩者牽連，使得缺乏後兩者跨越行為的跨性別者成為「不完整的跨性別」。順性別主義的社會所需要思考的是，若是今天自己成為跨性別者，只是想要好好生活且沒有傷害任何人的跨性別者，其生存的權利在哪？又是否與順性別者平等？

（三）跨性別認同＝跨性別認同

在全球反性別運動中，「自主宣稱」被當作髒話來敘述性別認同之荒謬（Kováts, 2017; Kuhar & Paternotte, 2017; Kuhar & Zobec, 2017），然而，性別認同自始至終的定義都是藉由自主宣稱而存在的，換句話說，擁有跨性別認同就只是擁有跨性別認同，並沒有保證當事人有性別表達或社會性別上的跨越。而由性別既得利益者的視角來看待跨性別，將他人的跨性別認同架上審判台來裁決其真實性，是一種極暴力的社會不正義。若是性別認同自主宣稱的特質使得任何人覺得性別認同因此變得不重要，則其便可以忽視任何人的性別認同，但其永遠都無法否認的是，跨性別認同所產生的一連串社會真實，是確確實實地影響著如此大量的跨性別者，並且這些跨性別者的生存依然是可能的。有許多跨性別社群的夥伴也正努力於去性別化的社會運動，順性別主義社會在此需要思考的是，若是認同不重要，那為何認同會影響到一個人的生存權利？若是不論任何認同都可以被尊重，都可以被社會容納並好好地生活，那為什麼跨性別認同與對順性別主義的抵抗對於那麼多跨性別者而言如此重要？

除此之外，擁有跨性別認同並不代表世界上所有的系統中的性別都會隨之變換，社會上不同系統中的「性別」的意思並不相同，在醫療系統中的性別可能著重於基因、荷爾蒙與身體器官的性別，在社會互動中的性別可能著重於人別辨認或性別角色的性別。因此，跨性別認同是否能夠一口氣適用於所有的性別系統中，

研究者認為答案需保留，並且性別認同的重要性並非從一開始就平均地存在於各個文化當中。以跨性別認同為例，跨性別認同的重要性可能是隨著以美國為首的跨性別運動所提升的，這種「驕傲（pride）」的政治特色可能是一種新殖民主義下的產物，加上酷兒理論對於正典化的討論，我們也得以看見追求進入社會體制的肯認並非一個純粹的樂園，因此研究者認為在將性別認同建制化的過程需要特別小心(Greensmith & Giwa, 2013; Morgensen, 2012)。

整體而言，此小節所提出之概念為，跨性別認同是跨性別認同，並且僅等同於跨性別認同，並不代表社會性別類屬的進入，也不代表跨性別展演的說服力，更不同於可以滑坡至任意進入特定性別空間攻擊他人。

四、性暴力責任歸屬

本節將針對研究發現中隱微歧視「污名化跨性別」內之「認為保有原生陰莖的跨性別是潛在性加害者」進行討論，本論點係指若跨性別者保有原生之陰莖，則不應該進入女性空間，因為陰莖是潛在的性加害工具，並且原先在女性空間中存在的女性看見陰莖會有恐懼感。此節討論之困難，在於其涉及性相關之創傷，此創傷包含順性別女性遭受陰莖性暴力之創傷，及順性別女性受社會及教育建構的預期受害恐懼。在深入本節之討論前，研究者認為營造對所有性別的抽象安全空間是不可或缺的，只有當我們具有「所有性與性別暴力皆不可被容忍」的共識，此討論才能開始，並且由於創傷而產生的任何恐懼都不是具有創傷的當事人的錯，而是整體社會需要共同面對的困境。

首先，陰莖恐懼是一個廣泛存在的現象，對於陰莖之恐懼可能源自於自身受害之經驗，也有可能是自小被學校性暴力防治教育與社會新聞所建構，並且此處係指之陰莖恐懼不單只是包含順性別女性對於受到陰莖攻擊的恐懼，也包含任何性別者對於「陰莖＝危險」的認知(House of Lords, 2016; Schilt & Westbrook, 2015)。研究者認為，儘管有許多性加害者使用其陰莖進行性攻擊，並不代表我們可以一味地認為陰莖就是性加害的工具，正如同有許多性加害者為男性，也不代表我們能夠將男性與潛在性加害者劃上等號(Clark, 2019)。性加害的型態之多樣，遠超

越陰莖可涵蓋的範圍，將陰莖特化為潛在性加害工具，同時也可能弱化非使用陰莖進行性攻擊的現象（如使用手指或其他器具），以及不具有陰莖者進行性攻擊的可能。綜合來說，因為社會與教育的建構，以至於陰莖經常與性攻擊連結，因此使得性攻擊似乎成為陰莖的本質，而具有此本質的人便因此都被貼上潛在性加害者的標籤。

承上所述，性加害者並不是只有具有陰莖的人，而性受害者也不是只有不具有陰莖的人，性攻擊也不是只有在女性空間內出現陰莖時才會發生。研究者認為，對於所有遭受性攻擊的受害者而言，創傷就是創傷，並不會因為自己的性別類屬中的其他人比較少受到性暴力，而使得自己的性創傷變得不重要。換句話說，比起比較哪個性別更容易受害，甚至強化特定性別受害之論述，不如同步強化所有空間的安全性與隱私性，避免性攻擊的發生，才能守護所有個體的安全正義。

然而，究竟怎樣的配套措施才是真正的促進安全性，每個人或社群的想法可能有所差異。研究者認為，提高安全性所指涉之範圍應該是防止加害「行為」發生，而若是防止加害行為的產生，便是防止他人成為「加害人」。舉例來說，若是該空間缺乏光照，則應該增加照明；若是該空間具有死角，則應該加強監視器系統；若是該空間有偷拍之風險，則應該加強隔間設備與探測針孔攝影機；若是無法增設監視器系統，則應該派遣人力頻繁巡邏。研究者認為，即便上述一個蘿蔔一個坑的論述許多人都可以理解，在實際操作上依然有困難。換句話說，各個空間的管理方並不一定如此積極且有意識地要提高空間的安全性，以至於讓可能遭受性暴力的當事人自己承擔預期受暴的壓力，而當潛在受暴者越是焦慮，整體論述就越有可能導向「標定潛在加害者」的獵巫行動。綜合本研究第四章研究發現中隱微歧視章節所提到的跨性別污名，讓具有原生陰莖的跨性別者被污名為「有病的」或「變態的」，因而滑坡至這些跨性別者就是潛在性加害者。

因為依靠空間管理者提高空間安全性不可行，而開始被獵巫的「受害者」經常為未術的跨性別女性（王浩翔，2023）。此論述關乎跨性別正典化與性別本質論，第一，其並非拒絕跨性別女性進入「純女性」空間，而是認為跨性別女性需

要接受手術切除陰莖，才有資格進入「純女性」空間；第二，其認為跨性別女性若是真的認為自己是女性，則不應該有保留陰莖的想法，否則其就是假冒跨性別認同的潛在性加害者。上述將「純女性」進行強調的原因，便是這些所謂的「女性空間」其實指涉的並不是所有女性，而是符合社會常規與跨性別正典的女性(Da Costa, 2021; Hotine, 2021)。研究者認為，維護現有女性空間運行的重要之處在於顧及順性別女性的創傷，因此在政策上也難以直接宣稱所有認同為女性者都可以無條件進入女性空間，而是可能需要建立順性別女性與跨性別女性的共存經驗，例如性別友善空間的成功案例。然而，研究者在此也需要提出批判：「為何順性別女性的權益與跨性別女性的權益必須二選一？」當社會標籤未術的跨性別女性為潛在性加害者，因此將其排除於女性空間之外的同時，社會也在打造這群跨性別者的創傷，而如此現象便似乎使得我們在「在意順性別女性既有創傷」與「防止或正視跨性別女性創傷」中進行殘酷抉擇。

更進一步來說，我們需要分辨的是，這些所謂的「女性空間」到底指涉的是什麼女性？以女廁來說，其重點在於在廁所大門與隔間中間的半公共空間的性別辨識，目前廁所並沒有設定進廁所前要檢驗證件性別的規定，而是重點在於「看起來像女性」，意即 *pass* 的程度。如此看來，女廁的例子所指涉的「女性」便是社會性別與性別表達，也正是如此，讓許多順性別的陽剛女同志在進入女廁時，也經常被質問其性別或被凝視。而例如裸湯的溫泉女湯則是對於身體器官的檢視，並且也是在如是需要裸體的環境中，也會顯得陰莖恐懼的狀況更加明顯。研究者此處並非指涉應該直接開放女裸湯等空間讓具有陰莖的人進入，然而，我們需要思考的是這種「陌生人坦誠相見＝自在」的文化是如何被建構且保護著，以及個人對於特定視覺上感受的不自在可以被社會制度肯認到什麼程度。換句話說，看見陰莖不舒服的感受是否能夠變成在政策制定中的條款，以禁止具有陰莖者進入「純女性」空間？以及為何政策制定要優先避開安全性與隱私性的鞏固，轉向直接強化「陰莖＝危險」的論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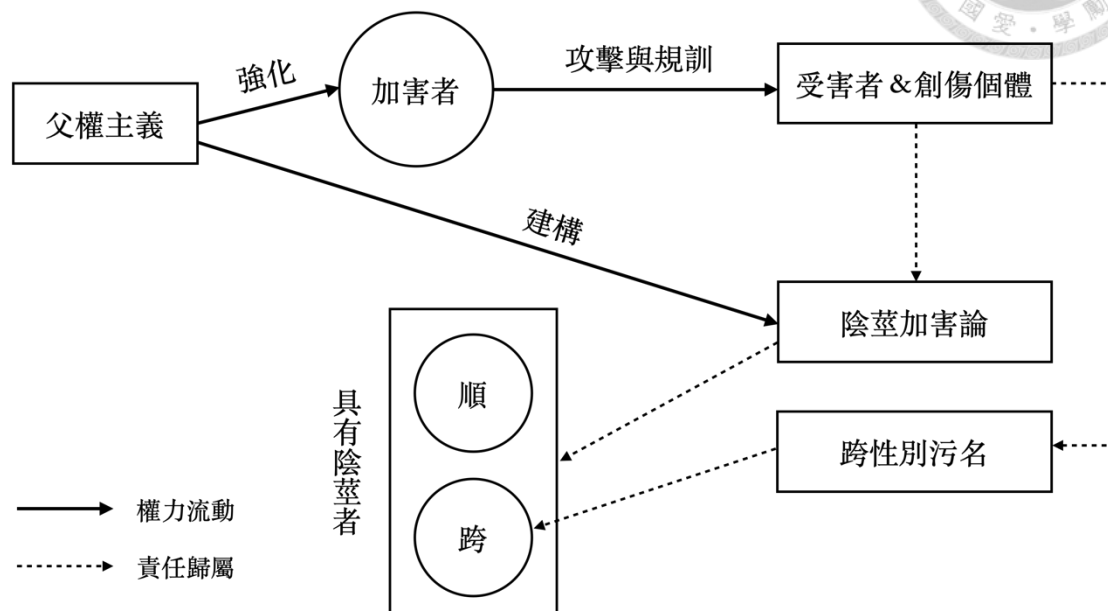
研究者認為，將女性化約為潛在受害者的論述可能不是單純地在保護女性，

而是再度弱化女性，以至於女性需要隨時心驚膽戰地害怕自己會被攻擊，這種論述並無助於性別平權的推動，也無助於性加害的消弭(Westbrook & Schilt, 2014)。此外，這種將跨性別者隔離的論述難免使人想到種族隔離政策，意即，我們是否可以因為認為黑人「看起來」有比較高的犯罪率，因此將公車、廁所或整個社區都貼上「僅限白人」的公告，因為有些白人看到黑人會「覺得不舒服」？即便這些黑人並沒有影響這些白人搭公車、使用馬桶與居住的權益？並且上述之前提，是在於黑人知道自己會被歧視甚至攻擊的情況下，依然選擇去搭那些公車、上那些廁所或居住在那些社區。換句話說，未術的跨性別女性在現在本質論與陰莖加害論的社會氛圍中，明確地知道自己進入特定女性空間會被攻擊，甚至可能引發整體社會進一步對於跨性別者的污名，其是否依然會選擇進入這些空間？

在世界各地的調查中，確實有些認同為跨性別者的性加害者(Freedman et al., 2021)。研究者認為，性加害者當中有跨性別者的原因，正如同性加害者當中有順性別者的原因一樣，而這個原因便是無法探究也無需探究的原因。性加害者中會有順性別，也會有跨性別；會有男性，也會有女性；會有異性戀，也會有同性戀。研究者反倒認為，若是關於性暴力相關的研究中都沒有顯示有任何的跨性別者樣本，則反而更需要擔心研究是否忽略跨性別者的存在。而正是因為跨性別不是一種「變態」，所以並不適合直接將跨性別認同與性加害行為連結在一起，更仔細地來看，跨性別是關乎性別認同，意即自己看待自己性別的方式，而性加害行為是對他人的攻擊行為，兩者並不屬於同一個系統層次，強制連結則屬於滑坡(Sahota, 2020)。然而，我們也須思考個案操弄跨性別認同，以至於讓特定加害行為被蒙上一層面紗的可能，以至於提高監所等空間的安全性與隱私性變得更加重要。

藉由上述討論約可整理為圖三的權力流動與責任歸屬狀態，然而，可以輕易地發現，由父權主義強化出的加害者行為與以教育為媒介建構出的陰莖加害論，讓性暴力的責任回歸到具有陰莖的「人」身上，而並非回歸這個使人受傷的父權體制。而所謂具有陰莖者，並非所有人都是加害者，但卻會成為讓這個權力體制

不斷運作下去的代罪羔羊。舉例來說，政府若不處理父權主義與體制的根本問題，而是協助受創傷者標定具有陰莖者成為「壞人」，便可以轉移焦點，讓暴力的循環繼續下去，以至於政府本身得以佯裝成受創傷者的夥伴。



圖三 受陰莖加害論與跨性別污名影響的性暴力權力動態與責任歸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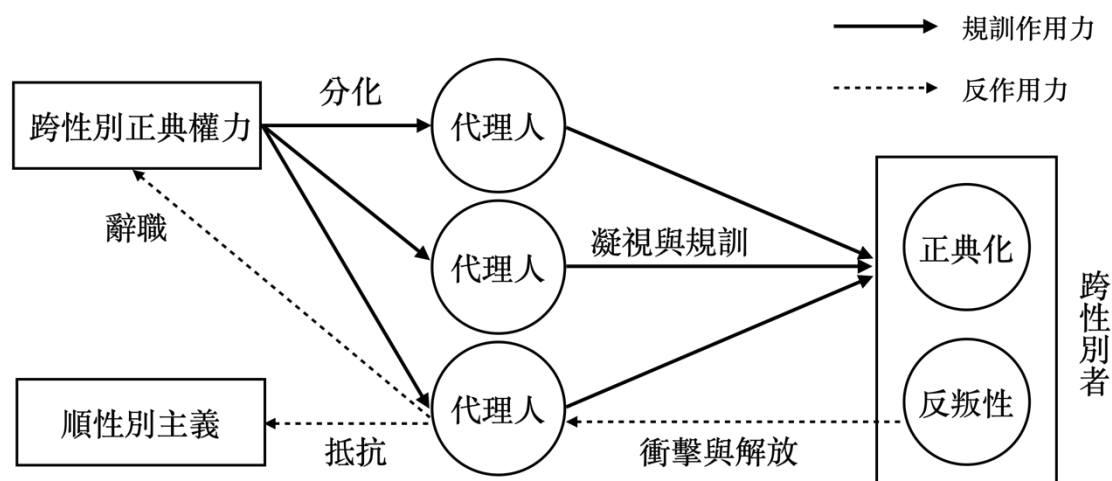
此節的討論整體而言，在於降低陰莖加害論與污名化跨性別認同的滑坡可能，並且邀請社會更細緻且非二元地看待順性別女性與跨性別女性之間的權益共存，在不歧視擁有陰莖的人的同時，讓順性別與跨性別有合作之可能，共同防範性加害事件的發生，以不論性別地保護所有可能遭遇性暴力的潛在受害者。

五、是誰在監視跨性別

在研究發現中的隱微歧視環節，談到了跨性別正典化如何作為一種力量規訓跨性別者的性別實作，而這種實體或抽象的凝視，讓跨性別的生活成為一種監獄。可惜的是，當我們嘗試找出到底是誰打造了這個跨性別正典的監獄時，我們卻發現這個監獄像是邊沁所提出之圓形監獄與全景敞視建築（panopticon）（Bentham, 2020; Elmer, 2012; Mathiesen, 2017），意即，受凝視與規訓者難以向權力的中心施力，為社會上的大多數人都是這個權力中心分化出來的代理人，社會整體都在監視著跨性別者，以至於「找出大魔王」的任務對於跨性別者來說變得非常困難，嘗試抵抗的跨性別者也可能在日常中的隱微歧視挑戰中逐漸被消耗得再無抵抗

之力，便是規訓目標的成形。然而，研究者認為，現今的跨性別運動並不完全等同於監獄概念的權力運作形態，差異的出現便在於跨性別實作的視覺性，以及研究發現中韌性環節所提及的反叛性。

跨性別的反叛性係指 **rebelliousness**，是指當事人被規訓與歧視時，拒絕接受攻擊與內化，繼續堅持做自己的反抗力量(Williams et al., 2022)。跨性別運動不只是支持跨性別者，更是挑戰順性別社會既有的框架，而所有被順性別主義與刻板印象奪走自由的人，都是跨性別運動所欲解放的對象。不同於邊沁所提出之全景敞視監獄，跨性別者很有可能反過來利用自己被凝視的常態，展現出性別跨越的展演與反叛，讓跨性別的衝擊直接進入權力代理人的眼中。而即便並非所有人看見跨性別者抵抗且繁榮的樣子都會被感動與解放，但以當前的跨性別運動來看，也有越來越多順性別者受到影響而決定脫離順性別主義的規訓中，甚至加入突破二元的展演陣營，並且以此為傲。若跨性別者是社會的深淵，則當社會凝視著跨性別者時，跨性別者也正用展演凝視著這個社會，越是被緊盯，跨性別者就有越多機會解放這個順性別主義的社會。



圖四 跨性別正典化監獄中的規訓與反叛

然而，實際上的狀況並沒有如上述呈現般理想，因為除了凝視與規訓以外，有非常多的社會會實施對於跨性別者的懲罰。若是跨性別者不符合順性別主義或跨性別正典，則可能被懲罰，並且懲罰的執行者也包含跨性別社群本身。若是此

類懲罰是以把跨性別消滅的懲罰（如美國的反跨保守州），卻又留下一條正典化的生路給跨性別時，則可能形成更強烈的正典化規訓，是一種掌握跨性別生命路程的權力監獄(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 2024; Movement Advancement Project, 2024)。

六、跨性別者受歧視之創傷

在受歧視所產生的創傷層面，本文研究發現中所呈現的概念回應了典型（PTSD 類精神診斷）的創傷反應以及女性主義所提出之性別創傷(Brown, 1995; Burstow, 2003; Lewis, 1999)。前者在本研究參與者身上的呈現包含精神疾患、情緒潰堤與社交障礙等，而後者在本文研究發現中之呈現則包含隱微歧視所造成的創傷，包含生理、心理、社會與靈性上的不健康。跨性別者因順性別主義而受到的日常性別創傷部分近似於女性在父權主義社會中或非異性戀者在異性戀主義社會中的處境，在部分概念上可推及，然而在內容或層次上具有差異，甚至是在跨性別者身上才較可能出現的創傷類型，以下將以有差異之處進行討論。

首先，跨性別者因歧視而產生的焦慮並不只是擔心自己成為性暴力的受害者，反而有非常多參與者的焦慮是展現在「若是遇到歧視或不小心中櫃怎麼辦」的沙盤推演上，甚至是時時刻刻都在思索應對方式。此外，跨性別者產生的焦慮也出現在被社會用異化眼光看待的凝視中，以及擔心自己的跨性別身份會破壞原有的人際網絡。整體而言與父權主義下的女性的焦慮內容不同，並且擔心自己遭受性暴力的論述反而在本研究參與者的經驗中較少出現，而與非異性戀進行對比時，研究者則認為此類創傷所形成的焦慮在整體層次上深度異於臺灣後同婚時代中逐漸被肯認的非異性戀者。

由於許多跨性別者跨越的終極目標是要隱身於自己認同的社會性別中不被辨認，並且實際上原生身體所具有的特徵許多時候並無法完全消除，因此有許多跨性別者不希望有任何人增加社會對於跨性別身體特徵的討論，以至於害怕自己跨越後依然被發現自己的出生時指定性別，進而造成自己的性別認同不被肯認。由上述脈絡可知，這樣的擔心較多來自於較 pass 的跨性別者，並且會有這樣的



擔心不是單純因為跨性別者內心的性別焦慮，而是因為這個社會對於跨性別者不夠友善，以至於跨性別身份變成一個需要被隱藏的身份(Rood et al., 2017)。換句話說，原先造成跨性別者需要隱匿的是這個順性別主義的社會，而分享跨性別資訊的跨性別者也是以他們的方式在改變這個社會。然而，當無法以跨性別身份在順性別主義中自在生存的跨性別者面臨出櫃壓力時，這樣的壓力卻難以反制於順性別主義的社會，進而可能轉向分享跨性別資訊的跨性別者。這樣的責任應該要回到順性別主義社會為何可以持續壓迫跨性別使其認同成為一個不可言說的秘密。然而，此部分的討論類似於本章圖三所提及的性暴力責任歸屬，正是因為行使順性別主義的代理人過多，以至於有曝光焦慮的跨性別者難以直接回擊這個體制，只能轉而使資訊的分享者成為代罪羔羊。而同樣的，當代罪羔羊出現，原先順性別主義的社會便又逃離了責任的歸屬。整體而言，這是一個讓跨跨相殺的順性別主義體制。

希望自己生病或過世的言論則較少在女性或非異性戀者的創傷經驗中呈現，跨性別者對於此部分的創傷主要來自於對自己原生身體的厭惡，以及社會對於性別本質論的強調，使得跨性別者經常因為基因或原生器官而被歧視。在本文研究發現中，此類型的創傷分為兩種，一為希望藉由腫瘤的方式順勢切除不想要的身體特徵，二為希望自己可以重新投胎用渴望的性別身份被再次生下來。然而，每個跨性別者與自己身體的經驗都是不同的，有些是因為這些器官會提醒他們自己「不夠真」，有些則是因為單純不喜歡特定的身體形象。研究者認為，對於自我的厭惡是由社會經驗與正典建構而成的，並非有人一出生就懂得如何厭惡自己的身體，整體而言跨性別者在此類型的創傷上與社會對於本質論與跨性別正典的強調有強調關係。

未來感稀缺在本文研究發現中所呈現的有兩種成因，一種是擔心被歧視而失去社會機會（如職場歧視、感情困擾），另一種是缺少公開的跨性別資訊與形象的參考，以至於無法想像自己長大會變什麼樣子。未來感與希望感的稀缺在本研究中被歸納於靈性傷害，而這種靈性傷害是一種政府無可迴避的政治責任，意

即再教育與政策上的資訊與社會保障稀缺，以至於剝奪了跨性別者規劃未來的可能性(Diamond & Alley, 2022)。

移民渴望的部分，研究者此處並非指涉想移民的跨性別者單純是因為跨性別身份而移民，而是即便跨性別者誕生移民渴望的原因非常交織，其中因為臺灣在跨性別運動上的障礙所導致跨性別者想移民成為政治難民的現象是突出的。多元性別在原先出生國被打壓以至於需要移民(forced migrants)的情形，隨著世界上各國對於多元性別的歧視法規發展甚至刑法化，多元性別政治難民的經驗也有部分研究捕捉(Hopkinson & Keatley, 2017; Kahn et al., 2017)。抑或受到全球反性別運動影響的臺灣，加上許多跨性別社群的夥伴都知道跨性別權益的推動並非一蹴可幾，因此比起等待臺灣相關法律通過，若是可以移居到其他國家過上一定品質的生活，則其可能便會誕生移民渴望。需要注意的是，由於臺灣在亞洲地區屬於多元性別運動的先鋒，因此有表示想移民的參與者所選擇的都不是亞洲地區的國家，而是跨性別權益已經受到一定保障的歐美體系國家。雖然本研究在移民議題上著重於在臺灣受到創傷以至於想要移民的心理過程，然而也有多元性別移民相關的研究指出，因為在母國受壓迫以至移民的多元性別者，在逃離母國後，便可以營造人生的新可能，移民議題便同時涵蓋著創傷與韌性(Alessi, 2016; Nakamura et al., 2017)。而關於全球反性別運動如何與臺灣地緣與國際政治對話，則將在本章後續進行延伸討論。

七、跨性別者應對歧視與創傷之韌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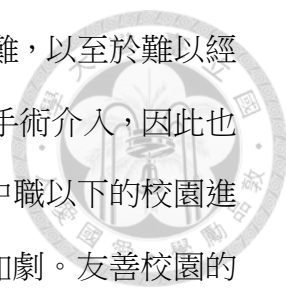
在文獻回顧中，研究者所整理之現今主流跨性別研究中呈現的韌性主要有三，社會資本、認同驕傲與反叛性。其中社會資本在本文研究發現中以正式與非正式支持系統及順性別與跨性別呈現，與文獻回顧中的內容相近，支持系統在參與者的韌性歷程中佔有一席之地(Bockting et al., 2013; Grossman et al., 2011; McCann & Brown, 2017; Singh et al., 2011; Singh & McKleroy, 2011; Stone et al., 2020; Tankersley et al., 2021; Testa et al., 2014)。然而，其中也有些許差異之處，其一為參與者的支持系統有大量向跨性別社群傾斜的現象，可能代表當前臺灣跨性別友

善的順性別社群較少；其二為來自順性別者或跨性別者的肯認有不同的正向效果，尤其是當支持者的性別與受支持者的性別認同相同時，意即順性別女性支持跨性別女性，或順性別男性支持跨性別男性。而本研究中發現以認同驕傲作為韌性因素的現象則沒有像歐美研究中的經驗那麼明顯，反而有些參與者表示跨性別認同並不總是其人生中的首位，反之，具有較少研究的反叛性概念則在本研究中較突出。此處值得反思的是，同志驕傲（LGBTQ+ pride）文化在臺灣的實作是否依然與歐美經驗有發展上的落差？意即，當今臺灣的驕傲文化比起在跨性別身上，或許更適合單純形容 LGB 認同者的經驗。

本研究參與者的韌性歷程中有大量的自我調適與應對技巧經驗，即便自我調適是不同交織身份的人都會經歷的過程，然而研究者認為對於自我調適的敘事大量出現時需要額外注意，當跨性別者在歧視與創傷經驗中不斷強調自己的自我調適歷程，可能代表整體社會給跨性別者的資源不足，以至於跨性別者只能仰賴自己。其中也有些參與者是藉由創傷展現韌性，例如遠離社會以避免受傷或自我恢復，抑或放棄追求社會的認可，雖然這些調適方式對於參與者而言有所助益，但研究者認為這並不是最理想的方式，似乎暗示著跨性別者必須要犧牲某些順性別者較不需要犧牲的重要事物，進而避免身心耗竭。

此外，反叛性在本研究中的突出在於參與者挑戰性別框架的行為，在歧視與創傷中，參與者對於反叛性的堅持展現出其龐大的動能，代表許多受傷的跨性別者依然是活生生地希望社會變得更好，是跨性別者日常中的倡議。需要強調的是，本研究中的許多參與者雖然不知道「跨性別正典化」的定義，但其中許多人所挑戰的框架都包含了對於跨性別社群中正典化現象的批判，並且這種反叛性並非特別凸顯在非二元的參與者身上，許多跨性別男性與女性的參與者也具有跨性別正典化相關的批判能力。研究者認為，此現象代表著非二元概念的流行及反本質論述逐漸被建立，是全球跨性別運動重要的成果之一(Bradford et al., 2020; Thorne et al., 2020)。

友善體制與環境的重要也在本研究中被呈現，包含友善校園、友善職場與友



善醫療。友善校園的重要之處在於學生經常伴隨著資本上的困難，以至於難以經營渴望的性別跨越，加上現行跨性別青少年無法使用荷爾蒙或手術介入，因此也無法換證，以致學籍上的性別等於出生時指定性別，若是在高中職以下的校園進行性別二分的政策（如制服），也會讓跨性別者受歧視的狀況加劇。友善校園的建立可以支持在性別跨越上感到困難的跨性別青少年與青年，並且學校作為一個教育機構，應該履行其社會正義上的責任，藉由生活與校園政策建立零暴力與歧視零容忍的教育。而友善職場之重要性便受到跨性別者廣泛求職困難的現象連動，當跨性別者不斷遭遇求職困難與職場歧視時，其基本的生存權益便會受損，變得難以在資本主義的社會中生存，也等同於對於跨性別者經濟人權的剝奪。友善醫療則是跨性別運動不斷在嘗試推動，但前進緩慢的其中一項。如同本章的第一節中提到的地區差異，友善醫療資源的擴散變得非常重要，並且研究者認為，友善醫療資源的佈建是臺灣跨性別運動的其中一個重要的指標，尤其是當美國在反性別運動下友善醫療急速縮減時，臺灣在此部分的擴張便顯得更加重要。在許多歐美體系的研究中，友善體制的討論已經過時，然而研究者認為臺灣的跨性別友善體制依然極度稀缺，繼續進行友善體制的討論與研究是重要的。

而如同本文研究發現中的創傷部分提到的靈性傷害，本研究參與者對於靈性上的韌性經營較困難，比起真正開闢出未來的一條道路，參與者所經營的未來感與意義感更像是自我調適。其中未來感的營造較仰賴正向樂觀的心態，而意義感的營造則近似於決策後失調，意即為了不浪費過往所以要繼續前進。然而，在靈性活動上本文研究發現中也有占卜型的靈性活動介入，在宗教層面則較少，本研究的唯一一位有虔誠信仰的參與者毛毛也因為創傷的關係信仰崩塌，以至於藉由宗教的靈性恢復變得困難。靈性的營造可以使人在面臨人生困境時依然能夠找到力量，甚至促進生理、心理與社會的正向發展，靈性的營造並不一定需要環繞宗教信仰，協助跨性別者尋找或重新定義人生意義與希望也是值得被社群及助人者重視的事（Brémault-Phillips et al., 2015; Mthembu, 2017; Oxhandler et al., 2017; Sulmasy, 2002）。

八、證件性別更換

跨性別者進行社會證件上的性別變更是一種將性別認同納入體制內認可的機制，若是操作得宜，則可能是跨性別者面臨歧視與創傷時的重要韌性，若是操作失當，則可能是剝奪跨性別者人權的工具，為回應本研究歧視與韌性之討論。要求跨性別者必須摘除自己的身體器官才能使其性別認同與社會性別被認可，是一種疾病化與本質化跨性別的歧視。這樣的歧視不僅造成跨性別者的生理傷害，也產生莫大的心理創傷。此時，若是性別肯認政策能夠在不傷害或污名跨性別者的情況下肯認其性別認同與社會性別，則可以預防上述疾病化與本質化的歧視與創傷，讓性別肯認政策成為跨性別者生命中的支持與韌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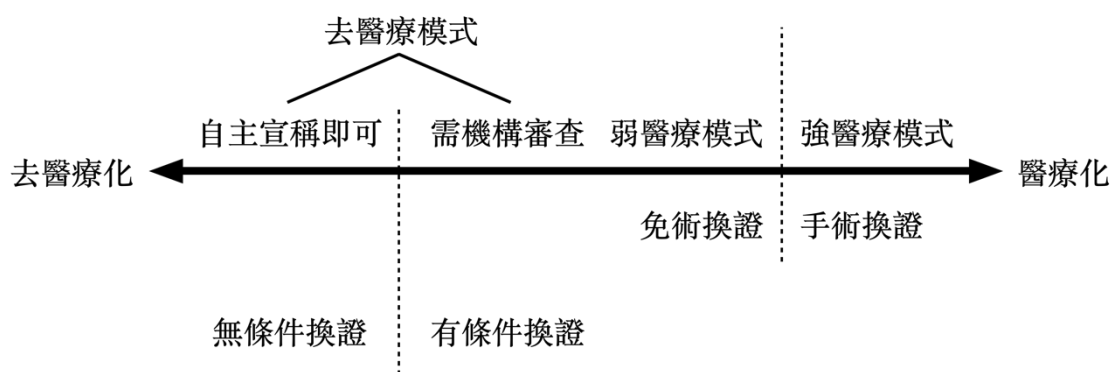
在本研究訪談進行過程中，每一位參與者在政策討論層面皆主動提及換證相關的困擾與想法，這種不約而同的敘事途徑展現了換證對於跨性別者而言的重要性，並且當今跨性別運動與反性別運動對於跨性別者的影響是非常日常、實際且巨大的。雖然每位參與者的想法不同，研究者本身也有自身偏好之立場，但在訪談過程中參與者與研究者之間皆保持討論的動態。在本研究的訪談過程中，參與者與研究者的互動展現了不同意見之間有交流及討論的可能，並且比起分化，更重要的是聆聽彼此的生命經驗如何交織處不同的立場，理解每個人生命中的優先順序可能不同，以及意識到不論討論結果如何都不影響我們對於彼此跨性別認同的肯認。

然而，更換證件性別的條件有非常大的定義空間，各國實務上也有非常大的差距，這也是現今臺灣跨性別運動最大的爭議之一，意即「免（性別肯認手）術換證」。研究者此處需要強調的是，關於跨性別更換證件性別之條件的相關討論有非常大的空間，並且如同本文研究發現中所呈現的跨性別正典化，跨性別社群內對於換證的條件也有不同的想法。研究者認為，在討論換證條件過程中不應任意用二元對立概念將任何一方標定為「挺跨 v.s 反跨」、「保守 v.s 進步」，正因為不同個體的生命經驗與對性別概念的理解不同，因此也會影響到個體如何看待證件性別的意義與跨性別實作。並且參考各國更換性別證件的操作時，也應該一併

考量「跨性別 (transgender)」作為一種以美國為首的運動果實如何影響臺灣對於「好的跨性別生活」的理解(Morris, 2009; Stryker, 2008; Stryker, 2017; Valentine, 2007)。因此，研究者認為我們需要隨時保持批判的能力，在顧及跨性別者的權益時，也考量到整體社會的脈動、新殖民主義與跨性別正典化的危險。

(一) 制度光譜

以現有開放跨性別者更換性別證件的各國來說，有明確制度的類型中大致可分為四種：強醫療模式、弱醫療模式、去醫療模式審查制、去醫療模式自主認定制。而四種類型中，只有強醫療模式是手術換證，其餘皆為免術換證；只有去醫療模式自主認定制是無條件換證，其餘皆是有條件換證。強醫療係指必須進行性別肯認手術，弱醫療係指必須有非手術的醫療介入（如荷爾蒙），去醫療則是不需進行醫療介入，但去醫療旗下又分為需要提供各類證據（如 RLE）及不需要提供證據。整體如圖五所示，而臺灣當前根據內政部內授中戶字第 0970066240 號令屬於強醫療模式，並有極少數個案以弱醫療模式換證。各國實際操作之舉例可參考行政院（2022）之「性別變更要件法制化及立法建議」研究案。



圖五 實施證件性別變更的醫療條件光譜

如同上述，此處需要釐清的迷思是「免術換證＝無條件換證」，許多換證相關的討論一旦奠基在這個方程式上，就會引起社會的恐懼，並且讓討論難以延續下去。而由於臺灣當前屬於強醫療模式，當前是目標雖然朝向弱化醫療介入為導向，其依然終點並非絕對是無條件換證，以研究者本身之跨性別社群經驗與田野觀察，也難以定論臺灣跨性別社群當前的共識，更像是沒有共識。

（二）證件性別意義差異

每個人擁有的證件有非常多，而每個證件的用途都不同，而意識到不同證件上所謂之「性別」的意義不同是非常重要的討論基礎。如同本章前述所提到「性別」一詞涵括非常多種定義，討論換證時也須思考該證件適用的社會情境是什麼，在此前提之上才能更實際地討論該證件是否需要性別欄、放社會性別、放性別認同，還是放出生時指定性別。舉例而言，醫療文件所需要的可能更多偏向基因的類型（如出生證明），即使同樣出生指定性別的個體之間依然存在非常多基因上的差異；而社會日常互動中的證件則可能更多偏向社會性別，意即持證人用什麼性別在社會上生活，這種證件的重點是提供迅速的人別辨識，然而此人別辨識方法難以被取代的特定代表社會大眾依然仰賴以「外觀性別印象」當作辨識的工具，當像是參與者毛毛此類外觀上很 pass 但沒有換證的跨性別者出現時，則會明顯遇到人別辨識的困難(Lau, 2018)。又舉例，在許多需要社會日常互動的場合中，性別欄可能並非必要存在，尤其是當證件上具有姓名或照片等足以辨識是否為本人之資訊時，如去超商領包裹、投票、學生證等等。

而研究者認為，性別認同是否需要被註記在任何證件上，以及若是註記則哪種證件在什麼時候會需要用到性別認同，目前依然需要更多討論。如同本章前述，性別認同從定義上便是一個自主宣稱之認同類型，並不綁定指定性別與社會性別，因此在需要用到指定性別或社會性別時，並不一定需要註記性別認同。研究者此處並非指涉性別認同不重要，而是表示性別認同之所以變得需要不斷被強調，是因為不同性別在社會上的處境有明顯落差，甚至因此受到歧視或攻擊，以至於跨性別者需要不斷強調自己希望如何被對待。換句話說，若是社會對於社會性別男性、女性與非二元的待遇是平等的，則在「使用社會性別」的情境中，沒有任何性別標記也並不會造成權益上的損失，便不一定需要將性別認同提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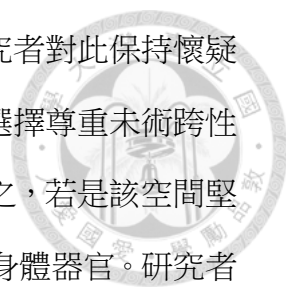
綜上所述，正因為社會性別是真實存在的，因此也使得跨性別的性別實作變得可能，以至於個人可以一定程度上切換自己的社會性別，用自己想要的社會性別在社會上過生活，甚至不出櫃也不會有任何人發現其跨性別的身份。然而，研

究者認為，從性別認同至社會性別之間是有一段距離的，有時候比起性別認同，社會性別是更重要的，我們便需要思考我們是否將「建制化性別認同」作為一種人權的絕對表現？不將性別認同建制化會使我們的性別認同完整性受損嗎？而若是放指定性別、社會性別或性別認同都無助於該證件的作用，或是有其他資訊可以協助此證件之作用，則我們便需要思考該證件是否該移除性別欄位。

（三）空間的性別檢驗機制不同

此處將討論的是另一項迷思，即「免術換證＝無條件換證＝未術跨性別者可以自由進出特定性別空間」，前半方程式以於前述釐清過，此處將著重於第二個等號進行討論。空間之性別檢驗機制係指該空間是用什麼方式審查使用者的性別，主要分為需要看證件及不需要看證件。在需要看證件以確認性別的空間中，證件性別便變得很重要，也就是類似於一個俱樂部的人會資格。而在不需要看證件的空間中，確認性別的方法便剩下兩種，口頭詢問或用視覺判斷。此處直接切入爭議性最大的子議題，意即未術的跨性別女性進入「純女性」空間，而未提及跨性別男性的處境並非其討論不重要，而是像本文關於跨性別污名的討論，跨性別男性是被社會認為其無法造成順性別男性威脅的。關於跨性別認同與性暴力責任歸屬的連結已經於本章前述討論過，此處將專注討論空間屬性。以一個完全不需要看證件，但造成非常多跨性別者困擾的情境為例，便是廁所（伴盟，2021）。廁所並沒有任何明文規定需要在廁所門口檢查證件才能進去，而更多的是用視覺判斷，在女廁中的概念便是「長得像不像女生」，是則通行，否則阻止或提醒其走錯廁所。然而，這種空間的性別檢驗機制明顯會遇到一個問題，也就是女生也有很多種不同的性別表達樣貌（如陽剛女同志），因此並不是只有長得不 pass 的跨性別女性會被擋下來，連順性別女性也有可能被擋下來。而這一擋，所暗示的就是「妳不是一個合格的女人」、「妳不應該長這樣」或甚至是「妳看起來有犯罪意圖」。

由上述可知，根據空間的性別檢驗機制不同，所謂換證就等於通行證的概念並不完全準確。接著此方程式也出現另一個需要討論的問題，是否更換證件後就



所有「純女性」空間都會直接放行未術的跨性別女性進入？研究者對此保持懷疑且保留。法律在變，經營這些空間的政策也會變，若是該空間選擇尊重未術跨性別女性進入此空間的自由，則其可以保持檢查證件的政策；反之，若是該空間堅持不應該未術跨性別女性使用此空間，則其政策便會轉向檢驗身體器官。研究者此處並非指涉所有空間全部切換成檢查性器官才能進入是沒關係的，而是認為這件事需要從比例原則的角度出發。舉例來說，我們期待看見對跨性別女性友善的「純女性」空間出現，對跨性別男性友善的「純男性」空間出現，以及對跨性別非二元友善的「性別友善」空間出現，然而於此同時，社會上還是會有一群人不要看到與自己不同的生殖器出現在這些空間中，則研究者此處認為在一定的比例內檢驗性器官的空間還是可以存在。性別議題總會讓研究者想到種族議題，例如研究者不確定我們是否能夠容許限定白人的支持團體出現，或許這是一種種族歧視，但或許是因為這群白人想要談論的是身為白人的經驗；又或者，如果換成全黑人的支持團體，一位白人被拒絕入會這個俱樂部，我們可以接受嗎？研究者此處想表達的是，確實社會上有一群人有這樣的需求，以致於設下較嚴苛的限制，但不代表這種限制可以放任至四處可見，也就是當跨性別者想要找到他們可以自在泡湯的溫泉時，他們應該要有權利可以找得到且泡得到。

（四）手術與換證治標不治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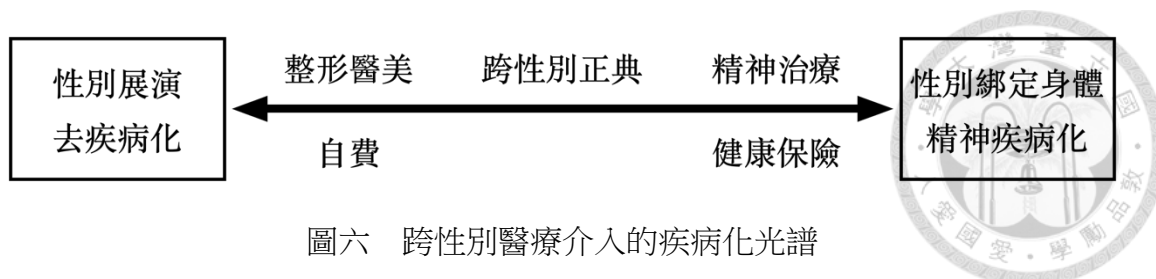
正如同已完成性別肯認手術的參與者所述，手術與換證後跨性別相關的困擾並不是直接歸零，而只是轉換成另一個性別標籤下持續存在，甚至可能手術後精神狀況惡化。歸根究底，手術與換證是一種跨性別者進入正典與順性別主義邏輯的行動，而這個「讓」跨性別者進入的體制原先是順性別主義的體制，並不會因為多畫了一小塊地給跨性別，整個順性別主義與正典的體制所帶來的問題就隨之消失。正如同本章前述關於正典化及規訓與懲戒的討論，只要這個體制繼續歧視跨性別及容許對跨性別者的暴力，再接著開出一條小路告訴跨性別者照樣做（手術與換證）就可以比較被社會接受，便會形成跨性別正典化的推力，並且讓不符合跨性別正典或順性別主義社會要求的跨性別者繼續被懲罰。跨性別者進行手術

或換證的理由非常多元，其中有些人是在追求自己喜歡的身體樣貌，有些人是在追求成為另一個社會角色，並不是有手術及換證的跨性別者都同意順性別主義的邏輯、刻板印象、偏見、歧視、規訓與壓迫。只要性別歧視沒有從根本被解決，手術與換證就只是讓跨性別者住進另一棟危樓而已，甚至為了避免出櫃而反而在換證後失聲，難以對跨性別議題發聲。

（五）手術意義與交織性差異

性別肯認手術雖然是基於對於性別認同的肯認，然而其實際上依然是一種對於人體器官的摘除，而當社會越是強調只有摘除自己器官的跨性別者才是真正的跨性別者，不想或無法進行手術的跨性別者便會面臨更大的性別認同焦慮。換句話說，只要認為跨性別者需要進行手術的跨性別正典持續存在，便是要求跨性別者必須要傷害自己的身體或心理健康，甚至在傷害自己的身體後也不一定可以獲得心理健康。此小節將討論手術對於整體跨性別者的適用性及其限制。

跨性別醫療介入的用途有非常多種，並且對於不同的跨性別個體而言意義也不同，整體趨勢可由跨性別認同疾病化與去疾病化的程度大致分為三種，如圖六所示。第一種（最右邊）是踩在跨性別認同是「性別不安（gender dysphoria）」的精神診斷基礎，性別焦慮需要接受醫療治療以改善，而荷爾蒙與性別肯認手術便是可以用來解決此焦慮的治療，踩在這種觀點下則適合由健康保險支持跨性別醫療，因為是國民生病了。第二種（最左邊）是已經將跨性別認同去疾病化，因此具有跨性別認同不代表其需要接受荷爾蒙或性別肯認手術介入當作治療，但跨性別者可能有想要追求的身體形象，因此荷爾蒙或性別肯認手術比起治療更像是整形，也因此較適合自費。而第三種（中間）則是處於模糊地帶，也正是跨性別醫療是否要有政府補助的爭議點，意即第一種與第二種情況都有，並且跨性別者想要進行荷爾蒙或性別肯認手術介入的原因並不純然是因為「想要長那樣」，而是一種在社會壓迫下建構的心理壓力。



圖六 跨性別醫療介入的疾病化光譜

以臺灣的現況來說，即使隨著全球跨性別運動的發展臺灣逐漸偏向左側，但當前依然是使用精神疾病之定義進行治療，而經費上一直以來都是自費，並且跨性別正典化的壓力真實存在，整體上更接近光譜的中間。研究者此處需要備註的是，就算將跨性別醫療看作一種整形醫美，也不代表其中沒有任何正典化的疑慮。就如同許多順性別女性也因著父權主義的壓迫變得對自己的容貌或身材感到焦慮，跨性別者也會受到正典化的影響而感到焦慮，若我們不會補助順性別女性整形或抽脂的費用，則我們可能也不會要求要補助跨性別者進行荷爾蒙或性別肯認手術的費用。若是採補助或保險制，則我們需要注意是否會因為補助出現而形成更強的正典化效力，也就是社會上會形成另一種論述：「我們（社會整體）幫你們（跨性別者）出錢，所以你們必須要傷害自己，不然我們就不會接納你們。」

除了性別認同不一定需要與器官連結以外，也有許多想動手術的跨性別者因為資本不足、生理條件不適合進行重大手術，或無法獲得家人或伴侶的同意而無法進行性別肯認手術（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2018）。換句話說，在跨性別正典化的絕對論述下，沒有錢的人就當不了跨性別嗎？有慢性病沒辦法開刀的人就當不了跨性別嗎？復原力不好的年長者就當不了跨性別嗎？不論是疾病化或去疾病化，臺灣當前都是設定跨性別者自費，然而要求資本不足的跨性別者在負債與被社會肯認之間二選一，是一種明顯的資本與順性別主義共構的壓迫。

（六）霸權維持或轉移

本節第一小節呈現過證件性別變更制度的光譜，此處將著重討論從弱醫療模式轉換為去醫療模式中的機構審查制的可能與限制。即便走向去醫療模式更貼近國際上對於保障跨性別人權的想法，但也有些參與者表示實際上可能會造成未知的困擾。其中，從弱醫療模式轉換為去醫療模式機構審查制的主要變化為，審核

跨性別者認同真實性的單位轉換，在弱醫療模式中需要的是來自精神科醫師的診斷，而在去醫療模式機構審查制中則可能切換為需要親友、伴侶或其他的真實生活經驗證據。即便有許多跨性別社群的夥伴在倡議去疾病化與去醫療化，但社群同時也意識到切換至去醫療模式自主認定制的可能性很低或是需要很多時間，此時若是讓審核跨性別認同真實性的工作從精神科醫師身上抽走，並不會直接恢復跨性別者的主體性，而是這個主宰跨性別認同真實與否的權力會轉移。換句話說，只要不是去醫療模式自主認定制，跨性別者的性別認同永遠都需要其他人的認可或保證才能被建制，不是他們自己就可以決定的事。跨性別社群與跨性別運動所需要思考的便是，我們對於精神科掌握跨性別真實性的現象有多不滿意，而若是這個權力轉移到其他我們目前未知的人上，我們願意且能夠承擔多少風險？以此便能深化精神醫療霸權在跨性別者身上的霸權到底要被維持還是轉移的討論。

九、臺灣跨性別運動要去哪裡

此節將討論依照本文研究發現與參與者之經驗，臺灣跨性別運動的前瞻與當今可前往之方向。

（一）順性別者的參與

跨性別運動需要順性別夥伴的參與，甚至是在特定情境中的代理人，讓遇到困境或歧視經驗但無法出櫃現身說法的跨性別者依然有辦法反應其經驗。研究者在此並非指涉代理人的權力可以越遷於跨性別主體而代言，而是當作一種輔助作用。跨性別運動需要順性別者參與或代理的原因有三：其一，只有跨性別者參與的運動在人數上可能不足；其二，順性別主義社會需要有對跨性別友善的順性別夥伴現身說法，分享順性別者與跨性別者共存的經驗，以對抗順性別與跨性別分裂的社會現象；第三，跨性別者並不一定能夠出櫃參與運動，尤其是已經更換法律性別並且希望隱身於社會中的跨性別者，也正是本研究參與者中某些已換證者所表示的困境，換證後反而會進入一種被噤聲的困境。

（二）臺灣跨性別 Me Too 運動

臺灣性別運動需要跨性別者的 Me Too 經驗，其中本文研究發現也扮演其中

一個角色。自從 2023 年 5 月後，臺灣的 Me Too 運動興起，對於關注性別運動的夥伴與運動者來說是一個很重要且需要被維持的運動動態，然而，也就像本部分研究參與者所提及，當前臺灣的 Me Too 運動缺乏跨性別的敘事經驗，以至於跨性別遭受性別暴力的討論更被延後與隱身。研究者認為，相關社群或非營利組織可開始建立跨性別的 Me Too 經驗，並且嘗試使用展覽或社群媒體等方式進行經驗敘說。以倡議策略而言，臺灣跨性別運動需要考慮社會理解跨性別遭受性別暴力的現象是否依然較困難，若是，則臺灣的跨性別 Me Too 應從較受社會大眾認定的性別暴力開始，漸進式地建構臺灣跨性別 Me Too，以至於之後可以逐漸帶到針對跨性別者的隱微歧視經驗。

（三）推廣去性別化稱謂之教育

臺灣跨性別運動依然需要嘗試在中文語境中發展中性稱謂或倡議去性別化的稱謂使用，破除稱呼「先生／小姐＝禮貌」的文化，避免跨性別者遭遇性別錯稱。研究者認為，「先生」與「小姐」本身就是藉由性別化所誕生之詞彙，因此在同一層次上發展中性稱謂可能非常困難，並且嘗試在先生與小姐的性別二元概念上發展中性稱謂，可能是受到英語地區在跨性別運動上的文化影響，意即 *they/them* 作為第三種性別代名詞出現後，中文語境也想要依樣畫葫蘆誕生出第三種性別稱為，然而實際上此路線並不一定適用於中文語境。不過，即便難以發展中性稱謂，研究者認為依然可以倡議多使用性別中性（*gender neutral*）的詞彙稱呼，如：同學、老師、來賓、貴賓、客人、家長、伴侶等等，並且此教育可以從校園環境中開始。

（四）臺灣跨性別運動與新自由主義

臺灣跨性別運動的發展受到新自由主義之影響，因此將跨性別認同建制進入國家體制以獲得認可的行為可能不是理所當然的，為回應本研究中跨性別正典化之討論。研究者認為，跨性別正典化所涵蓋的範圍可能不僅限於當前跨性別正典化研究所討論之範圍(Johnson, 2013; Johnson, 2016; Johnson, 2019; Ruin 2016; Schilt 2016; Sumerau & Mathers, 2019; Sumerau et al., 2019)，如同同性戀正典化

(homonormativity) 的討論，正典化的重點並不只是常規的出現，更是一種新自由主義政府使用的政治手段，對於性與性別少數進行的性治理。因此，在醫療化跨性別認同之外，將跨性別認同邏輯納入戶政體系，更改身份證件上性別的行為，讓跨性別身份進入政府性別管控與治理的過程，可能也在跨性別正典化所涵蓋之範疇(Fraser, 2020; Tanke, 2023)。

認可 (recognition)，是跨性別實踐中經常具備的核心，從微觀的角度來說，個人藉由性別跨越以進入與出生時指定性別不同的認同疆界內，這種歸屬感與認同感的建立便是一種自我的辨認與認可。在跨性別實踐的過程當中，跨性別者經常將跨性別概念實踐於外顯之性別表達，外表的跨越促使了一種社會性別的進入與誕生，亦即來自於他者的辨認，而跨性別者性別表達的方式也可能深受他人回饋的影響，其可概念化為欲求之社會性別被他人認可的程度(Bradford & Syed, 2019; Doyle, 2022)。以社區層面來說，在新自由主義影響下跨性別者加入跨性別運動的行為，可能也是一種進入與融入跨性別社群的方式，所追求的是來自跨性別社群的認可。而更鉅視地來說，在現今跨性別運動當中所觸碰到的跨性別正典化議題，便是追求來自體制與國家的認可。

研究者認為，跨性別正典化與同性戀正典化即便可以在新自由主義與多元性別運動的脈絡下共同被討論，然而兩者可能有一個關鍵的差異，便是被認可的慾望 (desire for recognition) (Sun, 2024)。此處需要釐清的是，研究者並非指涉跨性別正典化的建制慾望是跨性別自我認可或社會肯認的延伸，而是指追求正典化的背後，可能與跨性別者原先具有的慾望有所牽連，形成一種內在的動力。被認可的慾望並非單純存在於追求進入男女二元社會性別疆界的跨性別者身上，同時也並存於非二元的跨性別者的性別實踐當中，由研究者對於跨性別運動的觀察與參與來說，這種被認可慾望於非二元的跨性別者身上並沒有比男或女的跨性別者微弱。

當男或女的跨性別者所追求的是進入特定社會性別疆界，非二元的跨性別者所追求的可能是在二元社會性別疆界外的世界。在非二元的觀點中，原先既有的

破壞力在現今的跨性別運動當中，可能加入了一種非二元正典的潛在路徑，也就是期望酷兒的破壞力得以被社會理解且歸類，甚至在正典化中被體制收編，其中在證件上異於男或女的性別標記便是一個經典的例子(Ashley, 2021)。

以倡議的觀點來說，作為改變既有社會體制的破壞行為，可以體制內或體制外的形式呈現，並且經常兩種方法皆同時並存被使用，以捕捉最多的倡議機會與改變的切入點。然而，走體制內倡議路線的危險與經常被質疑之處，便是在改變被創造之前就已經成為體制的一部份，這樣的事實使得體制內的倡議方法可能在過程中創造預期外的傷害。在改變被實踐之前，體制內路線難以被肯認，在改變實踐之後，其過程的正當性同時也被懷疑。研究者認為，不論是跨性別運動界或學界，都不能一味地認定「走體制內＝共犯」與「走體制外＝清流」的絕對方程式，反之，需要更細緻地、更宏觀地看見體制內與體制外具有的不同優勢與劣勢。綜上所述，建構與破壞之間可能不總是平行且二元對立的，破壞既可能藉由先建構而後存在，也可能成為破壞的受體，亦即追求破壞之知識與意識可能也是一種被建構出來的結果，破壞便因此可以再次被破壞。再次以身份證件性別欄位為例，同樣是更改性別變更條件或新增新的性別欄位，其可能同時蘊涵了建構與破壞，進入既有的性別分類體制是一種建構，然而這樣的建構性可能蘊含不亞於建構中的破壞性，第一層為對於原先性別認定結構的破壞，第二層則是藉由解放原先性別認定的體制而降低了性別的重要性。在第二層當中的效果，可能是從一開始就走體制外追求去性別化的運動者所追求的，然而在上述的邏輯之中，破壞便可以作為建構時的另一個目的，因此追求體制外與絕對的酷兒破壞習慣也藉此被破壞，亦即「破壞（的習慣）也成為破壞的受體」。

研究者也藉由上述邏輯延伸提出一個跨性別展現酷兒性的觀點，意即性別玩樂（gender play）。玩樂係指對於社會結構的挑戰與破壞，同時蘊含著一個調皮的核心，也就是不論是藉由建構還是破壞，體制內還是體制外，跨性別正典化的可能與否都關係著玩樂的程度。換句話說，若是走體制內的倡議路線，讓跨性別認同、身份與標籤被納入政府或法律規範，便很有可能被批判為跨性別正典化，然

而跨性別正典化的論述難以施行於玩樂的主體，因為跨性別可能只是在玩弄這個其質疑的結構，目的終究在於破壞，而不是正典化與被治理，正典化表面的背後可能是極具破壞力的，跨性別正典化的真實性藉此難以成立。跨性別在玩樂當中所展現出來的性別展演、批判與破壞，藉由一種對於被結構接受與否的不在意，以及對破壞的專注，體現出跨性別的酷兒性，也因此在這種被撐開的自由空間中，或是在國際關係與地緣政治處境下的臺灣中，建立了跨性別的能動性。

以關係性去看待臺灣跨性別運動時，便可以理解運動的發生與否，或被納入國家體制與否，並不全然是絕對人權或正典化的討論。對於許多跨性別者而言，現在運動的方向與結果可能是一種對於各種關係進行調和的表現，並且這樣的調和很有可能是為了生存或主觀的幸福而存在的。臺灣跨性別運動的發生並不單純只是美國跨性別運動的延伸體，臺灣的跨性別運動勢必具有在地實踐的差異，而運動依然必需存在的原因是因為跨性別與臺灣並沒有互斥。在全球化與新自由主義興起下的全球性別運動，為不同地區的酷兒主體形塑了一種更鉅視的關係可能性，因此讓臺灣與跨性別有了相遇的機會。不可忽視的是，跨性別社群裡有臺灣，而臺灣也有跨性別者，如是觀點類似於 Bey (2017) 在黑人跨性別議題中所提出的：「blackness within transness and transness within blackness. (跨性別當中的黑人，黑人當中的跨性別)」，以應用層面來說，當我們支持跨性別時，也要連同支持臺灣的跨性別，支持臺灣時，也要支持臺灣中的跨性別，彼此之間是不互斥並且交疊的。

自從臺灣坐擁了亞洲多元性別權益先鋒的稱號，關於向美國帝國靠攏或酷兒正典化的討論自然無法避免，然而就算這一切都是一場政治遊戲，對於正在被影響的臺灣多元性別者而言，這可能是關乎生存的關鍵。臺灣多元性別運動的發展在現今的國際政治關係底下，已然不只是臺灣的事，臺灣正在被世界矚目。研究者在此想強調的是，這些主體存在並且有著一個想望，即便這樣的想望對於某些人來說是正典化的，這些主體的需求並不會因此變得無效 (invalid)。即便臺灣跨性別運動受到新自由主義影響，甚至出現個人化與破碎化的特色，研究者認為臺

灣跨性別運動依然仰賴著臺灣整體社會的對於彼此的理解與關係的調和。

整體而言，本小節所討論的重點在於，跨性別者想要受國家體制認可的慾望並不單純是因為跨性別運動被新自由主義政府治理，同時更是跨性別者與順性別者之間的比較性需求，意即跨性別者應該如同順性別者擁有性別認同被社會肯認的權利。研究者認為，政府對於跨性別者的保障與相關法律的制定，是當今政府的社會責任，政府有責任藉由法律制定或其他規範形式讓跨性別者感受到未來感，並且感受到自己的家（臺灣）真的可以是他們的避風港，而不是一場規模涉及整個國家的「家暴」常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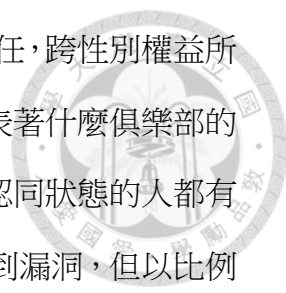
捌、建議

本章綜合研究發現與討論，提出五項實務與政策之建議，主題包含：性別肯認政策漸進式思考方向、營造性別友善校園、友善醫療指南、跨性別的生殖權利在哪，以及臺灣跨性別 NGO 可拓展之部分。研究者在建議環節邀請助人工作者與性別運動者參與，在校園、醫療單位、社工機構與性別倡議機構中，一起思考如何在貼近各自場域實務的情境下為跨性別者權益倡議，並共同合作推動跨性別友善或使跨性別繁榮的環境與規範建制。

一、性別肯認政策漸進式思考方向

綜合本章目前為止的討論，研究者在此彙整換證相關討論還需要多注意的面向，此小節之基礎建立於跨性別運動並無法一蹴可幾，因此在政策改動上較可能是漸進式的，則跨性別運動在漸進式政策中要做些什麼。

首先，或許已經是陳腔濫調，但研究者認為隨時掌握比例原則是不可或缺的邏輯點，也是跨性別運動倡議中需要向社會大眾溝通的面項之一。實際來說，本章雖然回應了跨性別者與陰莖加害論、性暴力加害論及性別本質論之間的關係，但在免術換證相關爭議中依然有順性別女性擔心的不是跨性別者，而是有人會假冒跨性別身份獲取跨性別相關權益，進而使其可以加害於女性。而這樣的擔憂背



後所呈現的可能是審核跨性別真實性的機制是否令社會大眾信任，跨性別權益所涵蓋的範圍到底會演變到哪，以及跨性別者更換性別的證件代表著什麼俱樂部的通行證。而就如同關於加害的討論，任何性別、性傾向與性別認同狀態的人都有可能成為加害者或受害者，所有的法律機制都可以被惡意者找到漏洞，但以比例原則的觀點來看，政策與法律可以不斷改進，但不代表一些少數惡意的個案就等同於跨性別權益保障不需要存在或持續改善。參與者力瑜便使用了一個很好的譬喻來說明比例原則，我們不能因為有人在高速公路上超速，就把高速公路封起來，說所有人都不能上高速公路。

再者，以社會倡議與社會溝通的層次來看，研究者認為將訴求提出後就要求有焦慮甚至創傷的人直接接受訴求是不切實際的，並且策略上不智。研究者此處並非指涉說服大眾是跨性別者的應當之義務或責任，也不是說對於社會正義的訴求是不應該的，而是希望跨性別社群能夠凝聚出一股可以與社會對話的能量，其中或許是狀態調適得較好的跨性別者或友善的順性別夥伴們，而研究者也會參與在這個倡議及溝通的過程中。研究者認為，由於性別創傷的特性是非常日常且深刻的，面對創傷並不適合單用邏輯論述應對，而是需要陪伴其建立新的韌性經驗。舉例來說，若是有順性別女性因為過往受歧視經驗或社會建構的創傷而非常焦慮於原先空間中出現跨性別女性，則社群與政府則可以嘗試從建立性別友善的經驗開始。正如同跨性別者對於順性別者可能有創傷，順性別者可能也對於跨性別者有創傷，但也正如同參與者阿蓉因為有友善的順性別朋友讓她得以逐漸從創傷中回彈，順性別者也需要能夠同理他們焦慮的跨性別朋友陪伴他們建立成功的生活經驗，這些成功的經驗會告訴他們自己確實是可以跟跨性別共存在這個社會上的。因此，雖然打開對方的大門沒有不行，但比起強制打開對方的門，不如先邀請對方到外面的咖啡廳談談，等順性別社會與跨性別者之間的信任建立了，共生在同一個空間才變得更有可能。

第三，若是依照漸進式改動性別更換的制度，則臺灣可能會先走向弱醫療模式，並且先以移除手術為必要條件為第一步，剩下已接受荷爾蒙治療或具有兩張

精神科診斷證明的要求，符合此條件的跨性別者則可能成為接下來比較有可能可以免術換證的群體（行政院，2022）。而同樣性別變更的制度並不只包含「改成什麼」，也可能包含「留下什麼」的討論，意即不同證件保留性別欄之必要性的討論，正如同本章前述之討論，不同證件所適用的場合與意義不同，將不同證件的性別更換標準設定成門檻不同也是一種漸進式推動的可能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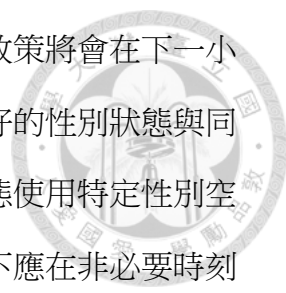
二、營造性別友善校園

在本文研究發現中，呈現了在具有明確規範的場域中執行性別友善政策的重要性，由於許多參與者皆對於校園中的經驗有所感受，並且想嘗試提出修正方向與具體建議，此節將聚焦於如何實施性別友善校園政策之討論。根據《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14 條第 2 項，學校作為教育單位應對因各樣性別狀態而處於不利處境之學生積極提供協助，以改善其處境。而跨性別學生於校園中的處境可能受限於學生之法定年齡及資本差異，意即未成年的跨性別者當前並無法使用跨性別醫療介入以更換證件，更換性別亦會因為戶籍關係牽動到原生家庭，更甚至經常遇到資本不足而難以實踐性別跨越的處境。除了參考教育部 2024 年出版的《多元性別友善教學資源手冊》以外，研究者以下也有其他部分之提醒與建議。

（一）學校行政之性別註記

性別註記對於許多跨性別者而言是一個明顯的壓力源，甚至有出櫃之風險，不論高中職以下或大專院校，學生在校園中皆為擁有登錄之學籍資料，而性別便是當今其中一項必然會出現的資訊。正如同本章前述關於不同性別概念的討論，研究者認為辨識清楚學校系統中「必須使用性別」的社會情境是重要的，以臺灣為例，只要學生的資料中具有身分證字號，其數字第一碼便會代表其當下在中華民國底下的性別身份，而身分證字號屬於個人保密之資訊，不應任意公開。因此，對於學校管理而言，在必須使用身分證性別的時機只需要系統中登記的身分證字號即可，並無需額外在任何證件上標示性別。

除了去除非必要的性別欄位以外，在校園生活中，性別的作用比起指定性別，更像是社會性別的實踐。指定性別之作用在校園生活中較可能出現之情境是在體



育相關課程（如體適能）與賽事中，而關於體育相關的跨性別政策將會在下一小節討論。除了體育活動以外，校園中跨性別者有權利以自己偏好的性別狀態與同儕、師長及校方行政人員互動，並且有權利依照其性別認同狀態使用特定性別空間，研究者認為，若是校方積極地想達成性別友善與平權，則不應在非必要時刻過度強調性別或使用性別化稱謂。在校園互動中，比起「先生」或「小姐」，更適合且友善的用詞是「同學」與「學生」。然而跨性別者有受社會肯認的權利，因此若校園願意積極推動跨性別友善政策，則可以在行政系統中開設一欄讓使用校方行政系統的人員可以有權限看見的「偏好稱謂 (preferred name or pronoun)」，讓因著各種原因不方便在公開場合被用本名或證件性別稱呼的同學可以使用偏好稱謂在校園中生活(Burns et al., 2024; Edwards, 2024; Wright & Coates, 2022)。研究者此處需要表示的是，新增一欄項目讓有需要的學生可以自行上網登錄並非難事，只要有學號對得上系統，甚至在學生證或選課系統上使用偏好稱謂都並不會妨礙人別辨識。而若校方難以建制偏好稱呼系統，則可以考慮使用學號代替姓名與性別進行人別辨識（如點名）。

偏好稱謂在此小節中之指稱亦包含代名詞的選擇，即便中文可以使用「OOO同學」或「其」替代，英文版本的學校相關證書或文件則可能會未考量到代名詞對於部分跨性別者之重要性而產生隱微歧視中的性別錯稱。研究者認為，直接使用正式姓名進行相關文件的發放是最直接的方式，而若需要使用代名詞，則應該徵詢同學的自主決定。

（二）校園中的體育是教育

對於跨性別學生而言，其擁有參與學校體育活動的教育權益，然而因為體育活動多數時刻使用指定性別二分政策，導致許多跨性別學生難以參與學校運動活動。跨性別者參與體育賽事之討論是跨性別運動中的其中一個最大的爭議點，而在本小節討論之前，研究者同樣需要提醒讀者關於本章前述不同「性別」概念的使用時機，換句話說，在體育賽事上究竟要使用基因、荷爾蒙水準、指定性別，還是性別認同認定，在決策上需要特別注意（黃貽珮，2022；黃貽珮、曾郁嫻，

2023)。

關於體育賽事之爭議經常維繫著一個關鍵的前提，便是「競爭」。也正是因為許多體育活動都被設計成競爭型，甚至關乎獎金與名譽，便會產生不同性別間的掠奪，也是因此在運動賽事的歷史上會區分男子組與女子組。研究者在本小節提出的問題便是，若是校園體育活動是以鼓勵學生培養運動習慣且促進學生健康之教育活動，為何一定需要設計成競爭型，而不是合作型？意即，當資源競爭消失，則「公平」的討論也會隨之變得不那麼重要，重點反而會變成樂趣與成就感。若是校園想要積極推動性別友善政策，則應該再三思索運動活動的設計，以免校園中的運動成為廝殺而不是教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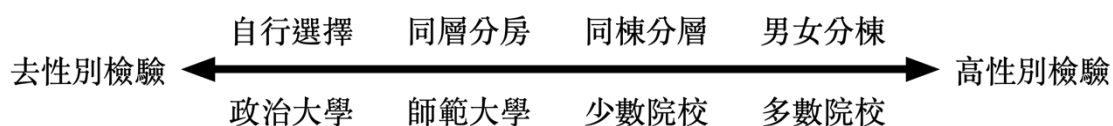
而關於體適能以出生時指定性別進行標準區分的討論，則需要提及教育部體育署在 2023 年所發出之聲明（林曉慧、沈志明，2023）。由於過往以出生時指定性別的方式區分體適能標準缺少實際科學根據，並且有再製性別刻板印象的疑慮，因此預計自 2024 年 8 月 1 日起，將男生 1600 公尺與女生 800 公尺的規定取消，改為折返跑。同樣，依據性別平等教育協會監事王儷靜之建議，體適能並非體育競賽，與其用性別強制區分標準，不如設定多個層級（如 800、1200 與 1600 公尺）讓學生自身身體狀況與能力自行選考（臺灣青年民主協會，2022）。比起增設第三種性別規範，教育部體育署對於體適能規定之改動便屬於去性別化，研究者認為此項更動需要社會共同關注，並反思其他校園內可能導致性別問題加深的政策是否也有討論及更動之空間。

（三）性別友善宿舍要多友善

校園建制性別友善宿舍之規定與教育部提出的兩份原則相關，包含《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入住宿舍性別友善處理原則》及《大專校院學生入住宿舍性別友善處理原則》，兩項原則皆根據《性別平等教育法》制定。其中高中之規定第四點註明，學校對於跨性別學生入住宿舍所提申請，應優先考量其性別認同，而非以生理性別為之單一依據，若學校無法配合時，則應以學生住宿權益為優先考量；大專院校之規定第三點則註明，跨性別學生入住宿舍，宜不以生理性別為

單一依據，採個案方式處理。由上述可知，當前臺灣各級學校皆被建議破除以出生時指定性別為考量的宿舍政策，並學校依然具有協調與解釋之空間，且大多採個案方式處理。然而綜觀臺灣整體之現況，便可以理解臺灣學校當前明確實施性別友善相關住宿政策的推動依然相當緩慢，根據畢恆達之《全國大專校院性別友善空間的總調查》，全台僅有五間大專院校設置不同性別同樓層分房的宿舍。其中國立中山大學於 2016 年開創「男女同棟分層」，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則於 2020 年設置「男女同層分房」，而當前明確表示校園內具有「性別友善宿舍」者為國立政治大學及國立師範大學。

然而，政大與師大之規定有明顯之差距。其中政大自 2023 年改建化南新村作為學生性別友善宿舍，不論性別皆可申請，並且學生可以自行尋找自己的同房室友，強調去除性別檢驗機制；而師大當前則維持男女同層分房之規定，意即同房依然限定相同之出生指定性別。整體而言，依照宿舍性別檢驗機制的強度，可概念化為圖七之光譜。最高度性別檢驗的住宿政策是男女分棟，意即學生在進入該棟宿舍大門時便會被檢驗其性別，同棟分層則是在前往特定樓層時會被檢驗性別，同層分房則是在進入房間門時會被檢驗性別，自行組隊則是去除性別檢驗機制。



圖七 學校宿舍性別分化政策與性別檢驗強度光譜

而就以性別友善的定義來說，應該是讓不同性別的學生都可以被平等地對待，換句話說，研究者認為應以完全去除宿舍性別檢驗對跨性別學生造成的困擾為實施方向，而光譜中間只是「朝向」性別友善，並非實質對跨性別學生性別友善。研究者認為，宿舍概念近似於性別友善廁所之建置，除了讓跨性別者自由選擇以外，並且強調性別友善宿舍是開放給所有學生申請的，避免成為跨性別隔離政策。而關於不同性別同房之爭議本小節將不進行額外討論，但依然強調不同性別同房有風險之論述的主要問題大致有三異性戀假設、忽視學生主體性，及陰莖加害論

(陌熙，2023)。

(四) 學校可以協助減緩兵役焦慮

在高中或大學畢業後，出生指定性別為男性之跨性別者會因遇到兵役體檢而產生困擾及龐大的焦慮，而在跨性別學生準備兵役的期間，極有可能是在校期間。此處係指之困擾的基底為國家設定只有出生指定性別為男性有服兵役之義務，而本小節之討論內容的基底為若是此性別分化的兵役義務持續下去，或是在此分化政策取消之前，學校可以為出生指定性別為男性之跨性別者提供什麼服務，以減緩需要兵役體檢之跨性別者的焦慮。許多跨性別學生因為跨性別身份而經歷校園不友善經驗、原生家庭衝突、人際困擾或認同焦慮，當在校的跨性別學生面臨上述之議題時，可能受到學校正式支持系統之協助，如輔導老師、心理師或社工師。因此，研究者認為學校輔導系統應一方面建置性別友善的聲明與文化讓跨性別學生敢於求助，另一方面可以整理兵役相關資源給跨性別學生，以至即便是沒有其他生活困擾的跨性別學生，依然可以前往輔導系統諮詢要如何準備即將來臨之兵役體檢。

學校輔導系統應具備兵役體檢相關之知能，陪同跨性別學生檢驗若其不適合進入當前體制服義務役，則可以使用什麼條件免除兵役。若是預計要使用當今規定中之「性心理異常」體位，則學校可提醒跨性別學生在進行檢查先可能需要具備的證明文件，陪伴跨性別學生一同準備，並且降低其因為兵役體檢而產生之焦慮。根據參與者阿蓉的建議，若是學校在輔導跨性別學生的過程中得知跨性別學生的性別身份，並且其表示可能會有兵役困擾，則可以在「徵詢跨性別學生同意後」註記，並回報於各縣市之兵役局。而具有此註記之學生在將來畢業時，兵役局便可以更有敏感度地進行兵役調查與兵役體檢，並且提前設置專人陪同、獨立檢查。若是學校輔導系統能在兵役體檢層面提供資訊及此協助，則不僅可以成為跨性別學生的重要韌性，也可以減少跨性別學生未來經歷兵役體檢時因準備不足而被傷害的可能。

三、友善醫療指南

對於多元性別權益推動的非營利組織而言，除了持續推動跨性別友善醫師網絡以外，也可以提供所有醫院跨性別友善醫療指南，讓缺乏與跨性別者工作經驗與知能的醫療院所跨專業團隊能夠有所依循，意即對於醫療人員的跨性別教育手冊。當前已有臺北市性別平等辦公室於 2021 年出版之《LGBTI+友善醫療手冊》，然而其成效有待商榷，並且對於跨性別者就醫之篇幅可再擴大，實際上教育依然需要持續推廣，更需要推廣至非臺北市等性別友善醫療資源缺乏之縣市地區（臺北市府衛生局社區心理衛生中心，2021）。而 NGO 的層面則有臺灣跨性別醫學學會正在籌劃提供給醫師的跨性別醫療友善指引手冊，且有同志諮詢熱線政策翻譯非二元的醫療指南，研究者邀請讀者、醫療工作者及助人者持續關注。

其一，應提倡跨性別友善政策的適用範圍並不只侷限於「已知」之跨性別就診者，而是由於有許多跨性別者並未出櫃，因此應該對於醫院政策進行性別全面體檢。從就醫層面而言，需檢驗是否有建置去性別化或性別友善廁所，以確保跨性別者在醫院中上廁所的權益。從住院層面，需檢驗醫院是否有設立去性別化或性別友善病房，在有足夠隱私的情況下執行零歧視政策。從文件層面，需檢驗是否有設置非必要之性別欄位，在醫療端一定會有就診者之身分證字號之情況下，不應額外造成跨性別者在填寫性別欄位上之焦慮。

其二，應提倡診間叫號與人別辨識之去性別化，邀請就診者注意自身就診號碼，建立就診者用號碼就診的文化，叫號時以就診號碼進行呼叫。就診後醫護人員將健保卡或領藥單交給就診者時，也應避免在公開候診區呼叫其姓名，由於部分跨性別者可能是外觀上跨越但並未改名之狀態，容易遭受其他就診者凝視，醫護人員更應該避免在呼叫時加上「先生」或「小姐」之性別稱謂。

其三，應再次呼籲醫療人員對於跨性別相關暗示之敏感度，如同志諮詢熱線所推動之性別稱謂貼紙。有許多跨性別夥伴表示，即便貼了性別稱謂貼紙，依然有許多醫護人員看不懂或根本沒注意到，這樣的情況可能在 COVID-19 後許多社會大眾在健保卡上貼疫苗接種貼紙的文化相關。應推廣性別稱為貼紙的樣式與內容，邀請醫護人員多注意健保卡上是否有貼性別稱謂貼紙，並以肯認跨性別者認

同或去性別化之方式進行稱呼。此外，若是健保卡上有其他跨性別相關資訊（如跨性別旗幟），醫護人員也應多注意其稱謂之使用。

其四，應呼籲醫療院所對院內人員進行跨性別教育，並且邀請落實性別友善之醫療院所在公告區域張貼聲明，說明此醫療院所之性別友善程度，讓跨性別者可以更有預備地在各醫療院所就診。多元性別非營利組織也在提供給各醫療院所之跨性別友善醫療指南中釐清常見迷思，如污名（精神疾病化）及跨性別正典化，避免跨性別者就診時不斷受到醫護人員無惡意的歧視。

其五，在當今跨性別運動中吵得沸沸揚揚的議題之一是削減跨性別醫療介入。研究者認為，關於醫師認為不適合提供特定跨性別者醫療介入的行為是否屬於「守門」需要更多被討論，例如，若是某跨性別者個案的生理狀況並不適合使用荷爾蒙介入或進行手術，醫師拒絕提供跨性別醫療的原因就可能不是否認個案的跨性別認同，而是整體健康上的權衡，便可能難以算是本研究討論的跨性別醫療守門行為。此外，守門議題需要討論的原因也包含跨性別青少年的處境，由於荷爾蒙阻斷劑對發育期間個體的未來健康影響並不同於成年的跨性別者，因此延後提供跨性別青少年跨性別醫療是否屬於守門行為的討論可能會隨著不同的意識形態而有不同答案。然而，研究者需要強調，跨性別醫療並不只限於荷爾蒙或手術，照顧跨性別者的心理、社會與靈性的健康也非常重要，即使難以提供某些跨性別者荷爾蒙或手術介入，也應該要積極支持其心理、社會與靈性的發展，而不是將跨性別青少年等個案直接從醫療系統中剔除(Gridley et al., 2016; Pampati et al., 2021; Vance Jr et al., 2015)。因此，若是臺灣當前的醫療體系難以迅速擴張對於跨性別者的醫療資源，也應該連結諮商心理師、社工師或宗教師之資源，提供未能接受跨性別醫療介入的跨性別者心理、社會與靈性的服務。

四、跨性別的生殖權力在哪

此處之跨性別生殖係與當前臺灣採取之強醫療模式性別變更政策有緊密關聯，當跨性別者為了受到社會肯認，其便被當今政府要求其摘除其生殖器官，換句話說，奪取了跨性別者的生育能力，要求跨性別者在被社會肯認與生育功能間

二選一，然而順性別者並不用經歷此二選一的殘酷局面。此處主要討論情境在於跨性別者在性別肯認手術後使用其手術前以冷凍之精卵的權益，依照當前規定，跨性別者在更換法律性別後便無法使用自己手術前冷凍之精卵，意即即便跨性別者並沒有涉及代孕議題，依然無法使用自己的基因擁有下一代。研究者認為，涉及代孕議題之複雜性高，並非本文之討論重點之一，然而不涉及他人身體與器官商業化的跨性別人生生殖權益應被保障，認定其性別變更前之冷凍生殖細胞為其可使用之所有物。再者，即便面對使用自己的基因進行生殖的議題在社會上有不同派別之討論，包含避免生殖或應收養代替生育，然而研究者認為在生物權力上跨性別者並不與順性別者平等，因此順性別者在生育上的當然權利應該也需要同樣在跨性別者身上被保障，也是跨性別認同去手術化的重要性之一。

五、臺灣跨性別 NGO 可拓展之部分

此處係指之跨性別非營利組織包含明確針對跨性別者提供服務或支持社群的非營利組織，如臺灣同志諮詢熱線或伴侶權益推動聯盟等等。此節將討論的為臺灣跨性別非營利組織在跨性別者隱微歧視與韌性上可能需要回應之部分，同時也作為臺灣跨性別者生活品質與健康促進的重要韌性。

首先，研究者邀請相關團體更加著重於跨性別正典化概念之教育，不僅向外推廣去除本文研究發現中跨性別正典之現象與隱微歧視，同時也向跨性別社群內部推廣跨性別者性別實踐的多樣性。就研究者所知及所參與之非營利組織社群，當今已有相關之觀念傳遞，然而當今較多以「不一樣」或「多元」來傳遞去正典化的概念，研究者認為因應時代的發展與研究的更新，社群可以嘗試給予此概念一個名詞，意即「跨性別正典化」，藉此讓社群夥伴知道相關隱微歧視是一個明確的概念，並且已有學者及社群夥伴反應此現象。尤其伴隨著臺灣當前免術換證相關之運動與爭議，跨性別正典化作為一個倡議名詞的使用可能具有龐大的潛力。然而，此處也需要被提醒的是，不同年代的跨性別者所係指之「跨性別」意義可能不同，所蘊含之正典也可能不同，相關團體在倡議過程中需將「跨性別」定義與正典的年代流變納入考量範圍內，也是對於跨性別者生命交織性的重視。

第二，許多參與者反應，即便自己嘗試接觸跨性別社群或前往相關團體聚會，有許多時候依然發現社群具有大量的負面能量，讓參與者不僅難以發言，更甚至讓精神狀況變得更差。研究者認為，跨性別社群作為一個支持社群，能夠讓遭遇負面經驗的跨性別者抒發情緒或抱怨是很重要的事，然而，帶領相關團體的帶領人或協調者可能需要更重視負面能量過高對社群夥伴的影響，進而養成調節負面能量相關動力的文化。

第三，同樣有許多參與者反應，臺灣跨性別社群的分化現象明顯，不同文化與政治立場之跨性別者可能分散於不同社群，可能依照年代、性傾向、性別認同、醫療化程度與對於換證之態度而產生許多小社群，並且彼此甚至有敵意關係。研究者認為，任何社群只要有一定的規模，都有可能產生小社群，甚至是對立關係。比起認定臺灣跨性別社群走向崩毀，力量無法集結，研究者認為可以將社群分裂現象當做一種運動上的提醒，但同時意識到可以分裂代表社群總體力量已經成長許多，象徵著跨性別概念與支持網絡在臺灣的興起，並且社群夥伴有足夠資源選擇自己不要跟誰聚在一起。然而，研究者在此依然邀請相關團體及社群在運動上注意社群分裂的現象，尤其是當跨性別運動出現明顯的意識形態與宣稱時，更要注意是否盡可能地顧及到不同世代、認同與政治立場之次社群的需要。

第四，有許多參與者表示，自己即便能夠在網路上或社群中獲取荷爾蒙治療或性別肯認手術的相關資訊，然而實際上資訊的深度不足。比起廣泛普遍的知識，參與者們更想了解實際上自己的身體是否適合進行跨性別醫療介入，並且想全面了解有可能出現的副作用或風險，而不是單純的表面成果。就研究者所知及所參與，當前相關團體也已經正在嘗試舉辦相關講座，研究者認為一方面此系列講座可以維持舉辦，另外非營利組織內也可邀請具有相關知能之醫師定期駐點在機構內，提供跨性別者在比醫院更舒適的環境中諮詢。

第五，回應跨性別者受到社會壓力與歧視後顯著較低的精神狀況與心理健康，研究者邀請相關團體可定期舉辦心理輔導與自我照顧等情緒調節的團體或講座，在倡議與減少歧視發生的同時，也培力跨性別社群在歧視或創傷經驗中如何調節

自己的情緒。

第六，當前跨性別者在遇到認同、人際、家庭、醫療、就學或就業困境時，依然以自行上網尋找相關資料或使用既有社群網絡為主要因應策略，然而許多時候網路上的資源不足，許多跨性別者也可能在獲取資訊後並不知道如何回到困境中處理困擾。因此，研究者邀請相關團體可以建立導師制度（mentoring system），並且將不同領域之議題拆分，讓有此議題相關經驗的跨性別者擔任機構內的跨性別導師，個別陪伴與協助在困境中跨性別者應對困境。換句話說，當前的社群比較像是「自己找前輩」，而相關團體可以建置導師制度以向跨性別社群公告「前輩在這裡」。為了建立導師制度，相關團體可以培力具有相關困境經驗的跨性別者或義工成為導師，導師之主要責任並非教育跨性別求助者該怎麼做，而是以過來人的經驗刺激跨性別求助者的思考，並拓展或利用其資源網絡嘗試解決其困境。

第七，當前跨性別者在臺灣新聞中現身的方式依然受到許多污名，並強化了性別本質論或跨性別污名（鄭淑婷、林惠琴，2018；樓冠陞，2023）。研究者邀請相關團體更注重跨性別在新聞媒體中出現的脈絡，並且倡議跨性別相關新聞一方面不應污名化跨性別，另一方面應類比心理衛生或家暴防治，在新聞最後加註跨性別科普與求助資源（如相關團體諮詢電話）。

整體而言，跨性別相關非營利組織當前依然是跨性別社群的重要韌性來源，其過往與既有的努力需要社會積極肯認、鼓勵與支持，以致服務項目得以擴張，並且讓資源顧及到六都以外的縣市地區。

玖、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建議

即便本研究在參與者變異性上盡可能涵蓋不同性別認同、全臺不同縣市、移居經驗、不同世代、不同族裔、不同醫療介入程度、不同社群連結度與不同政治立場之參與者，在最終的 14 位參與者經驗中，依然較缺少部分特定經驗。本研

究為質性研究，旨在深化各個交織身份下共構的跨性別經驗，而非嘗試使其各自成為特定次群體之代表甚至推論至臺灣跨性別者整體社群，然而研究者認為未來研究依然有可深化之部分。

其一，本研究參與者年齡雖橫跨 20~60 歲，其中絕大部分依然在 35 歲以下，較少捕捉到較早世代的跨性別經驗，並且同時本研究設定研究參與者必須成年，因此也無法捕捉到現今跨性別青少年的處境。研究者此處需要提醒的是，不同性別認同的發展在臺灣歷史不同，而其中非二元認同是較近代的性別概念，因此非二元社群的整體年齡確實可能較年輕。然而，依然不能排除是本研究未能捕捉年長非二元經驗之可能，未來研究若是專注在臺灣非二元社群經驗，則可以多關注參與者的世代差異。

其二，研究者曾經考慮是否在研究參與者招募時調查更多的背景資訊，但最後只留下性別、年齡、族裔與地區，並無調查其資本階級、教育程度以及接受跨性別醫療介入之程度。其中研究者認為跨性別者受到歧視與創傷經驗之廣泛，並不會因為收入高低或教育程度高低而使其不受到歧視，換句話說，研究者認為搜集資本階級與教育程度可能造成參與者的防衛，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不應任意搜集過多背景資訊。此外，對於許多跨性別研究而言，跨性別參與者受跨性別醫療介入的程度（含精神科證明、荷爾蒙、摘除手術與重建手術）經常為重要資訊，然而本文研究者由於支持跨性別認同去醫療化之立場，希望嘗試不將跨性別與醫療程度進行連結或區隔，而是用破除跨性別醫療正典的角度看待不同參與者的性別實作經驗，是本研究的其中一個意識形態特色。然而，研究者在訪談後依然認為跨性別正典的影響力不容小覷，因此未來研究依然可以嘗試深化在臺灣處境中，資本階級、教育程度與醫療介入程度與跨性別正典力量之間的連結，以建構當今跨性別研究中探尋上述背景資訊之必要，並具體化不同醫療慾望的跨性別社群受歧視與經歷韌性的經驗。

其三，本研究參與者們對於自身受歧視與韌性之經驗，皆有一定的語言表述能力，以至於原先預定使用照片或圖像輔助訪談的設計在本研究後段被捨棄，其

中原因為絕大多數參與者皆表示自己可以直接用口說表達。然而，此現象也可能成為本研究之限制，意即本研究可能難以捕捉對於自我經驗敘事較不熟悉的跨性別者，也難以捕捉需要使用非口語進行敘事的跨性別者（如聽障者）。研究者建議未來研究也可以嘗試探討身障與跨性別交織下的受歧視與韌性經驗，其中不僅包含多元的敘事媒介，更是因為跨性別的性別實作包含大量的視覺性，探討視障世界中的跨性別經驗會有其特殊性與重要性。

其四，不同性別認同社群在臺灣既有研究中數量上差異甚大，其中研究大多偏重於跨性別女性之經驗，較少跨性別男性與非二元之經驗，擴展到全世界的跨系別研究，也是以跨性別女性之經驗佔較多數，造成不同性別之經驗在分析與討論上可能產生深度的差異。其中個別跨性別性別認同的研究數量與趨勢也關係著當今跨性別運動的議程脈動，尤其當跨性別女性成為性別暴力討論的焦點時（不論是受害經驗或加害論），更可能導致跨性別女性經驗可以更深入地被討論。研究者建議，臺灣未來研究可以嘗試補齊跨性別男性與非二元在研究上的缺口，再回到整體臺灣跨性別社群之經驗進行討論。

其五，研究者本身也是跨性別者，在訪談過程中遇到各樣意識形態或來自參與者的隱微歧視時，研究者也會受傷，以至於在本研究過程中研究者曾經產生些微負面的身心反應，並且可能影響到訪談的進行。此部分並非本研究之缺失，更像是由圈內人做研究時可能會面臨的處境，但研究者依然建議未來若是同樣有跨性別者要做跨性別的歧視研究，在研究準備期間需要有更整全的預備，即使受傷，也要確保自身有足夠的社群資源可以支撐研究的進行。本點將於本文後續研究者後記中延伸討論。

其六，本研究是臺灣本土之跨性別研究，研究發現中的情境絕大多數都是在臺灣這座島嶼上所發生的經驗，然而這些經驗是否是臺灣特有的經驗則需要非常小心討論，以避免本質化臺灣的社會現象成為一種東方性或華人性的產物。未來研究不僅需要注意避免本質化社會現象，也應該反思臺灣本土跨性別研究複製美國跨性別政治脈動的現象。尤其是當跨性別運動與研究面臨當今全球反性別運動

時，未來研究者更應將眼光放遠，吸取國際經驗以避免再製跨性別運動的危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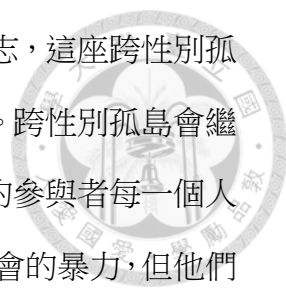
此外，本研究作為臺灣跨性別隱微歧視經驗的初探型研究，也希望未來研究者能延續此研究之資料與發現，進行次級資料分析或延伸研究。若是進行次級資料分析，則研究者將提供本研究匿名化後的原始資料（raw data），並要求進行次級分析之研究者履行本研究所提出之倫理規範，以維護本研究參與者的主體性及正義。

綜合上述，除了在參與者背景的變異性與研究社群或規模的選取之外，研究者也建議未來研究可以更多著重於跨性別正典化作為一種隱微歧視如何在臺灣發展，並且持續追蹤臺灣跨性別運動進程對於臺灣跨性別者的影響。

二、結論

在順性別主義的社會中，臺灣的跨性別者在生命中因為跨性別身份遭遇種種衝擊，也留下了深淺不一的傷痕，一道道傷痕都在提醒著跨性別者們生活多麼地不容易，甚至形成了跨性別者們生活與生命中隱形的柵欄。受歧視的傷害，創傷的難以跨越，與運動的困難，種種事件與趨勢都逐漸剝奪跨性別者想像未來的能力，在一次又一次反覆發生的日常傷害中，無力感油然而生。受到創傷的跨性別者就像一座被孤立的島嶼，周圍的大海象徵了再次與世界連結的困難，在孤島上的倖存者被迫自求多福。而當這座孤島嘗試向外界求救，卻再次遭遇外界的不認可，世界不認為孤島是應該的，不認為孤島是需要資源的，也不認為孤島是一座島。然而，世界卻認為孤島應該回歸大陸，孤島的人民是一種疾病，孤島的思想是一種幻想，孤島就應該長得像大陸教科書中的島嶼，卻忘了地球是同一個。孤島的敘事不斷重播，然而這依然只是孤島的第一章。

孤島敘事的第二章，孤島發明了船隻，航向世界嘗試尋找友善的夥伴，也有夥伴跟隨孤島人民來到了孤島之上。孤島堅信自己的存在，嘗試凝聚島嶼上的力量，成為彼此的支持，也逐漸在世界上獲取國際地位。孤島依然每日每夜遭受來自世界的威脅，有時是口語的威脅，有時是戰爭的宣告，然而孤島上的人民依然找到自己的生存之路。孤島的歷史不會被抹滅，但孤島上的人民依然繼續前進。



孤島的宣言，就是跨性別者不願意向順性別主義社會服輸的意志，這座跨性別孤島的存在，也不斷解放著自己與世界上被主流秩序綑綁的靈魂。跨性別孤島會繼續運動，繼續與世界連結，從而不斷長出自己的主權。本研究的參與者每一個人都沒有忘記自己當初如何因為自己的跨性別身份而遭遇來自社會的暴力，但他們依然在創傷中找到自己的韌性之路，甚至在本研究中匯聚並且述說，本文研究者與參與者在孤島敘事中是不同的主體，卻有同樣希望著孤島可以繼續前進。孤島會前進是因為上面有人，活生生的人，而研究者也相信這本敘事會成為未來跨性別工作與跨性別運動的重要養分。

臺灣的跨性別運動蘊含了濃厚的跨國關係，跨性別者的情感、慾望、關係與靈性，甚至牽連起其他正在世界各地努力的跨性別運動者之間的關係，也就是當臺灣在亞洲多元性別先鋒的名號上再創跨性別免術換證之時。而正如同前述，臺灣的跨性別運動不僅僅代表著臺灣跨性別者的權益，其同時也象徵著亞洲地區的多元性別權益脈動，正如同臺灣對於當今正在推動同婚的亞洲國家與酷兒主體而言。臺灣的跨性別運動也代表了在國際政治夾殺中的小小島國如何生存，並且甚至嘗試倡議著難以推動的跨性別人權，展現臺灣跨性別者的韌性。研究者認為，實際上依然有許多亞洲酷兒正在彼此觀望，臺灣的多元性別權益推動動態對他們而言可能是比起歐美國家來說更近的一道光。

研究者最後邀請孤島所在的世界，請聆聽孤島的歷史，看見孤島的處境，陪伴孤島，更是跨越這世界中種種國際壓力與規範，堅定地支持孤島主權。

拾、研究者後記

研究者後記奠基於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書寫的十四篇反思日誌，以回顧的方式，研究者覺察自己在研究歷程中的心境，以及研究中產生的轉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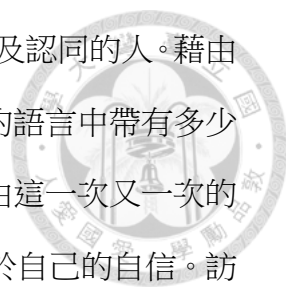
我變了很多，知識、認同、性別實作，以及與自己的關係都是。

訪談的初期，我依然在摸索著共享建構的意義，以及到底要做到什麼程度才

是共享建構。回想起來，我對於共享與否的堅持在於我所受到的社會工作教育是這樣告訴我的，但我並沒有有意識地將共享建構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連結起來。共享建構對於現在的我來說，更像是明確意識到個體經驗差異、研究者與參與者之間的權力差異，以及受學院或學術界肯認之差異，進而嘗試當這本孤島敘事的共同作者。研究者的提問儘管有很多種回答方式，但背後依然隱藏著研究者的世界觀，不斷滾動判定著參與者現在所說之經驗是「已知」還是「未知」，即便研究者終究無法完全已知參與者的交織生命經驗。共享建構在於誰握著那隻筆，有時我先握，有時換參與者握，有時一人握一支一起書寫作畫，我能夠用筆圈出參與者的經驗進行提問，參與者也可以畫出空格詢問研究者自己的經驗為何。共享建構在於參與者與研究者一同生產知識，但即便研究者再怎麼分析與延伸討論，都無法侵入參與者在研究中的主體性。

研究過程是考驗研究者如何身而為人的考驗，在於讓參與者看見研究者是人，在看見研究者是為研究者之前。研究者性別跨越的表達、自身跨性別身份的出櫃，以及坦承自己身為圈內人的易受傷之處或過往傷痕，皆是決定了跨性別參與者能否更自在地分享其創傷經驗的重點。研究者的各種現身是一種創傷知情的媒介，也是一種人情味的必須，沒有了人與人的關係，難以達成社會正義。

訪談的一路上，我也不斷地摸索著我的性別認同。我在 2023 下半年起嘗試著重拾我自己的身體，接納並公開坦承自己出生時指定性別為男性的事實，我正嘗試著解構社會給予我的焦慮，也就是身為跨性別應當焦慮的事。我在 2024 年 1 月開始本研究的訪談，當時我即便已經不再厭惡自己的身體，但我依然發現自己難以用「男同志」的身份做自主宣稱，而在與參與者小琪的訪談中我被小琪點出我身上的種種男同志文化特徵，讓我發現我其實對於這個我想要重新拾回的身份依然感到不自在。但是呢，其實跨性別者就是在自我的現實、社會的現實、自我的歷史及未來的展望中生存，也是當跨性別者整合了這些現實與渴望，才顯得跨性別閃閃發光。受到小琪的刺激，我嘗試在社群中試著分享自己多元共存的性別身份，跨性別、非二元、泛性戀，以及男同志。



我是一個需要藉由不斷與他人對話與表態以確認自己想法及認同的人。藉由跟別人說我是誰，我也會聽到我自己說的話，我也會感受到我的語言中帶有多少的自信，又有多少的不安。但在我跨性別的歷程中，我便是藉由這一次又一次的宣示，確認了我自己確實就是這麼想我自己的，也逐漸產生對於自己的自信。訪談的這半年中，社群的夥伴與參與者們都對於我多元共存的身份表示支持與同理，緩解了我的不安，讓我越來越勇於表示自己看似衝突的多元身份。現在我可以自在地說我自己除了是跨性別以外，也是個男同志，是一個「trans」，是一個「gay」，是一個常常受嘲諷的「they/them」，但也是一個勇於放上「they/he」代名詞的跨性別非二元者。

關於圈內人做圈內的研究到底有沒有比較好做，或是更精準地說，由一個非二元的跨性別者做橫跨所有性別認同的跨性別研究，到底有什麼優勢或困難之處。優勢是明顯的，在訪談過程中，因為我自己的出櫃與簡單的生命經驗分享，讓關係建立的過程加速許多，許多沒有出櫃的參與者提及了自己的創傷，甚至是幾乎沒有其他人知道的創傷，而我現正與參與者一起守護著這份歷史、這顆心與這份秘密。我在過程中也與許多參與者成為了朋友，到現在也依然保持著日常互動與聯絡。然而困難之處也是有的，因為跨性別正典化存在的緣故，非二元與二元之間的張力，換證的立場，都可能喚起我們彼此的創傷與不舒服，擔心著對方若是與自己不同「陣營」，這個訪談還能不能繼續下去。我清楚地知道我是新生代的跨性別者，甚至是在歷史上才剛出現不久的非二元，我也清楚地知道許多時候非二元的主張與性別實作是非常批判的，這些文化都會被帶到訪談過程中，甚至營造出「傳統 v.s 先進」或「保守 v.s 批判」的氛圍，而這些都是需要明確在訪談中被處理的動力議題。

研究者的焦慮或防衛，可能展現於使用教科書上的同理技巧，然而對於相關領域其實非常熟悉的參與者而言，這種技巧極度諷刺，參與者會懷疑研究者是否是真心的，參與者會知道研究者沒招了。許多讓跨性別夥伴可以被同理的技巧或生命敘事，在某些參與者面前全然失效，在這些參與者面前，研究者被挑戰與批

判的對象。來自參與者的挑戰並不是源自於其不想要分享生命經驗，而是參與者可能不願意讓跨性別議題的討論流於表淺，就如同那些表淺易見的同理技巧一樣，也如同參與者過往在運動中所受到的傷害一樣。換句話說，若是環境夠安全，真心話講出來不一定會很好聽，但是使用得宜之時，是關係深入的關鍵，也討論變得更豐富的旋扭。這種對於批判型討論的不懼怕，甚至渴望，是跨性別者在現下社會中展現出的能動性。若是性別的跨越也潛藏了一種創傷的敘事，則性別跨越也代表著性別創傷下的生存策略。

我在訪談過程中有時也會受傷，也會生氣或無奈。跨社群裡面的聲音光譜很大，雖然要用保守或基進，現實或理想，我都可以講，但是光是聽到現實卻沒有理想的時候，其實對我來說是比聽到理想但缺乏現實感還要累的。這種運動上希望感的缺乏，比起聽到創傷經驗更令我難受。一方面是覺得這樣就妥協了很可惜，另一方面是其實說真的，我也知道妥協有時候是必要的。對於生命中各種議題的優先順序，或是跨性別的意義，對不同人來說都不一樣。因此，用同一套邏輯去看待跨性別運動的歷史、現況與未來，可能會出現線性思維的限制。

我去臺南訪談時，在路上買飲料被店員問我平常上女廁還是其他廁所時，是一個滿奇妙的經驗。對方說：「不好意思冒昧一下，請問這樣的話你平常是上女廁嗎？」我當下有點訝異怎麼會有人這樣問問題，但是我又看了看對方的表情與肢體語言，我判定對方是真的在好奇，是一個友善的夥伴。對方在對話過程中所表現的，是認為女性比男性更能接受我這樣的樣子，尤其是年輕女性。「但他們（男性）很明顯可以看到你就是女裝……。」意思是男性真的可以接受嗎？難得聽到這樣的觀點，略有新奇之意。我在臺南的路上也一直被看，就我的理解跟感受，似乎是當地比較少我這樣的性別角色，但我也是直接開始走伸展台。跨性別的身份並不總是在首位，跨性別在非都市或鄉村怎麼生存是一個不斷滾動變化的交織議題。

我在 2024 年 1 月訪談了雪泥，我告訴雪泥她真的很勇敢，能夠回到過往的各個情境中去面質以前傷害過她的人，雪泥說其實沒有想像中的那麼可怕，但我

也誠實告訴她，我會覺得可怕或許是因為我現在還做不到。2024 年 3 月，我被高中的好友邀請回母校看老師，我當下其實想說「又來了」，明明知道我盡了全力在避免回到那些地方，但身旁的人卻可以像是在回憶美好青春一樣，若無其事地邀請我，我覺得很諷刺，本來想拒絕。但我突然又想到雪泥在告訴我她回母校的事，她在敘事那一段時充滿了自信，我受到參與者雪泥的鼓勵，決定嘗試再走一次自己創傷的路，我回到了我的高中，甚至見到了兩位以前的老師，小聊了一下。

整體而言，我還是很不舒服，過往光是回到方圓一公里以內我就會有明顯的身心反應，但這次我一路上想著參與者說著自己創傷過往的例子，想著我的韌性會長什麼樣，就這樣走進去了。我依然在練習如何在創傷中，專注於自己的韌性上，就如同身為一個社工相信著服務對象有韌性一樣。過程中一度想逃離，但又不斷地告訴自己或許真的其實沒有那麼可怕，我很清楚這樣的害怕是我面對自己的創傷時必經的歷程。在校園內走路時又想了想，不知道母校裡面現在又有多少位跨性別的孩子，意外看到我也好，但我來了，我前進著，也回來了。從高中到現在，我變了很多，在性格、能力或性別上都是，我長出了抵抗的力量，回到高中母校演講或許現在的我還做不到，我可能依然難以在同樣的環境中提起我在那個情境裡受到暴力的經驗，但我還在前進，現在這樣就好。

在整體研究過程中，我與參與者為彼此的同儕，支持著彼此，我學到了很多自我調適的方式，也獲取了很多我過往沒有注意到的社群資源。在理論與實務知識上，越討論越清楚，在與參與者一次一次討論的過程中，我更明白自己在現在臺灣跨性別運動中的位置。我在參與者身上看見了希望感，正如同參與者在這份研究中找到意義感，我們或許散落在各地，但這些關係或許正是跨性別者之間的靈性連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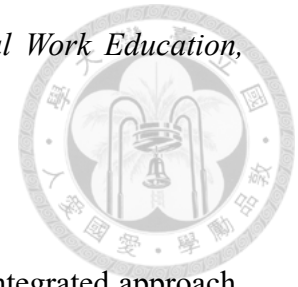
孤島派對，孤島看見自己是個孤島，孤島居民在島與島之間的斷裂之處形塑出自己的主體，孤島解離飄散，孤島再次生根。



英文部分

- Alessi, E. J. (2016). Resilience in sexual and gender minority forced migrants: A qualitative exploration. *Traumatology*, 22(3), 203.
- Alessi, E. J., & Martin, J. I. (2017). Intersection of trauma and identity. *Trauma, Resilience, and Health Promotion in LGBT Patients: What every healthcare provider should know*, 3-14.
- Ali, A. M., & Yusof, H. (2011). Quality in qualitative studies: The case of validity, reliability and generalizability. *Issues in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Accounting*, 5(1/2), 25-64.
- 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 (2024). *Mapping Attacks on LGBTQ Rights in U.S. State Legislatures in 2024*. <https://www.aclu.org/legislative-attacks-on-lgbtq-rights-2024>
-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2022). *Dsm-5-Tr(tm) Classification*. American Psychiatric Publishing.
-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2014). *The Road to Resilience*.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2022). *Discrimination: What it is and how to cope*. <https://www.apa.org/topics/racism-bias-discrimination/types-stress>
- Ashley, F. (2021). 'X'Why? Gender Markers and Non-binary Transgender People. In *Trans Rights and Wrong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legal reform concerning trans persons* (pp. 33-48). Cham: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 Austin, A., Craig, S. L., Dentato, M. P., Roseman, S., & McInroy, L. (2019). Elucidating transgender students' experiences of microaggressions in social work programs:

Next steps for creating inclusive educational contexts. *Social Work Education*, 38(7), 908-924.



Bentham, J. (2020). *The Panopticon Writings*. Verso Books.

Berkes, F., & Ross, H. (2013). Community resilience: toward an integrated approach. *Society & Natural Resources*, 26(1), 5-20.

Berube, A., & Escoffier, J. (1991). Queer/nation. *Out/Look: National Lesbian and Gay Quarterly*, 11, 12-23.

Bey, M. (2017). The Trans*-ness of Blackness, the Blackness of Trans*-ness. *Transgender Studies Quarterly*, 4(2), 275-295.

Bockting, W. O., Miner, M. H., Swinburne Romine, R. E., Hamilton, A., & Coleman, E. (2013). Stigma, mental health, and resilience in an online sample of the US transgender popul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103(5), 943-951.

Bonanno, G. A., Westphal, M., & Mancini, A. D. (2011). Resilience to loss and potential trauma. *Annual Review of Clinical Psychology*, 7, 511-535.

Bradford, J., Reisner, S. L., Honnold, J. A., & Xavier, J. (2013). Experiences of transgender-related discrimination and implications for health: results from the Virginia Transgender Health Initiative Study.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103(10), 1820-1829.

Bradford, N. J., & Syed, M. (2019). Transnormativity and transgender identity development: A master narrative approach. *Sex Roles*, 81(5), 306-325.

Bradford, N. J., Rider, G. N., Catalpa, J. M., Morrow, Q. J., Berg, D. R., Spencer, K. G., & McGuire, J. K. (2020). Creating gender: A thematic analysis of genderqueer narratives. In *Non-binary and Genderqueer Genders* (pp. 37-50). Routledge.

Brémault-Phillips, S., Olson, J., Brett-MacLean, P., Oneschuk, D., Sinclair, S., Magnus, R., Weis, J., Abbasi, M., Parmar, J., & Puchalski, C. M. (2015). Integrating

spirituality as a key component of patient care. *Religions*, 6(2), 476-498.

Brown, L. (1995). Not outside the range. In C. Caruth (Ed.), *Trauma: Explorations in memory* (pp. 100-112).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Brown, L. S., & Pantalone, D. (2011). Lesbian, gay, bisexual, and transgender issues in trauma psychology: A topic comes out of the closet. *Traumatology*, 17(2), 1-3.

Budhwani, H., Hearld, K. R., Milner, A. N., Charow, R., McGlaughlin, E. M., Rodriguez-Lauzurique, M., ... & Paulino-Ramirez, R. (2018). Transgender women's experiences with stigma, trauma, and attempted suicide in the Dominican Republic. *Suicide and Life-Threatening Behavior*, 48(6), 788-796.

Burns, R., Tilkens, A., Davis & Kuelthau. (2024). Issues Surrounding Student Preferred Names. *Association of Wisconsin School Administrators*.
<https://awsa.memberclicks.net/update-article--issues-surrounding-student-preferred-names>

Burstow, B. (2003). Toward a radical understanding of trauma and trauma work. *Violence Against Women*, 9(11), 1293-1317.

Chiang, H., Henry, T. A., & Leung, H. H. S. (2018). Trans-in-Asia, Asia-in-trans: An introduction. *Transgender Studies Quarterly*, 5(3), 298-310.

Christian, R., Mellies, A. A., Bui, A. G., Lee, R., Kattari, L., & Gray, C. (2018). Measuring the health of an invisible population: lessons from the Colorado Transgender Health Survey. *Journal of General Internal Medicine*, 33, 1654-1660.

Clark, J. N. (2019). The vulnerability of the penis: Sexual violence against men in conflict and security frames. *Men and Masculinities*, 22(5), 778-800.

Cole, E. R. (2009). Intersectionality and research in psychology. *American psychologist*, 64(3), 170.

Coleman, E., Radix, A. E., Bouman, W. P., Brown, G. R., De Vries, A. L. C., Deutsch, M. B., ... & Arcelus, J. (2022). Standards of care for the health of transgender and gender diverse people, version 8.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ransgender Health*, 23(sup1), S1-S259.

Crenshaw, K. (1989). Demarginalizing the intersection of race and sex: A black feminist critique of antidiscrimination doctrine, feminist theory and antiracist politics. *University of Chicago Legal Forum*, 1989(1).

Crenshaw, K. W. (1991). Mapping the margins: Intersectionality, identity politics, and violence against women of color. *Stanford Law Review*, 43(6).

Cusick, J. (2022). *Post-Secondary Peer Support Training Curriculum*. BCcampus.

Da Costa, J. C. (2021). The “New” white feminism: Trans-exclusionary radical feminism and the problem of biological determinism in western feminist theory. *TransNarratives: Scholarly and creative works on transgender experience*, 317, 317-338.

Danieli, Y. (Ed.). (1998). *Intergenerational handbook of multigenerational legacies of trauma*. New York: Plenu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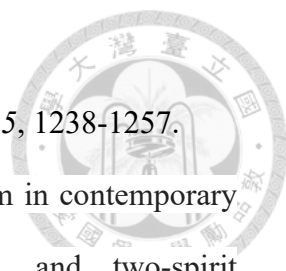
Diamond, L. M., & Alley, J. (2022). Rethinking minority stress: A social safety perspective on the health effects of stigma in sexually-diverse and gender-diverse populations. *Neuroscience & Biobehavioral Reviews*, 138, 104720.

Diamond, L. M., & Alley, J. (2022). Rethinking minority stress: A social safety perspective on the health effects of stigma in sexually-diverse and gender-diverse populations. *Neuroscience & Biobehavioral Reviews*, 138, 104720.

Doyle, D. M. (2022). Transgender identity: Development, management and affirmation. *Current Opinion in Psychology*, 101467.

Duran, E., & Duran, B. (1998). Healing the American Indian soul wound. In Y. Danieli

- (Ed.), *Intergenerational handbook of multigenerational legacies of trauma* (pp. 342-372). New York: Plenum.
- Edwards, D. (2024). Gender-Inclusive Schools: How to Affirm and Support Gender-Expansive Students (Free Spirit Professional®). *Free Spirit Publishing*.
- Elmer, G. (2012). Panopticon—discipline—control. In *Routledge handbook of surveillance studies* (pp. 21-29). Routledge.
- Feinberg, L. (2013). Transgender liberation: A movement whose time has come. *The Transgender Studies Reader*, 205-220.
- Fraser, G. (2020). Foucault, governmentality theory and ‘neoliberal community development’. *Community Development Journal*, 55(3), 437-451.
- Fredriksen-Goldsen, K. I., Simoni, J. M., Kim, H. J., Lehavot, K., Walters, K. L., Yang, J., ... & Muraco, A. (2014). The health equity promotion model: Reconceptualization of lesbian, gay, bisexual, and transgender (LGBT) health dispari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Orthopsychiatry*, 84(6), 653.
- Freedman, R., Stock K., & Sullivan, A. (2021). Evidence and Data on Trans Women’s Offending Rates. <https://committees.parliament.uk/writtenevidence/18973/pdf/>
- Frost, D. M., Fine, M., Torre, M. E., & Cabana, A. (2019). Minority stress, activism, and health in the context of economic precarity: Results from a national participatory action survey of lesbian, gay, bisexual, transgender, queer, and gender non-conforming youth. *America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63(3-4), 511-526.
- Galupo, M. P., Henise, S. B., & Davis, K. S. (2014). Transgender microaggressions in the context of friendship: Patterns of experience across friends’ sexual orientation and gender identity. *Psychology of Sexual Orientation and Gender Diversity*, 1(4),

- 
- Gilfus, M. (1999). The price of the ticket. *Violence Against Women*, 5, 1238-1257.
- Greensmith, C., & Giwa, S. (2013). Challenging settler colonialism in contemporary queer politics: Settler homonationalism, Pride Toronto, and two-spirit subjectivities. *American Indian Culture and Research Journal*, 37(2), 129-148.
- Gridley, S. J., Crouch, J. M., Evans, Y., Eng, W., Antoon, E., Lyapustina, M., ... & Breland, D. J. (2016). Youth and caregiver perspectives on barriers to gender-affirming health care for transgender youth. *Journal of Adolescent Health*, 59(3), 254-261.
- Grossman, A. H., D'augelli, A. R., & Frank, J. A. (2011). Aspects of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among transgender youth. *Journal of LGBT Youth*, 8(2), 103-115.
- Guba, E. G., & Lincoln, Y. S. (1994). Competing paradigms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2(163-194), 105.
- Hendricks, M. L., & Testa, R. J. (2012).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clinical work with transgender and gender nonconforming clients: An adaptation of the Minority Stress Model. *Professional Psychology: Research and Practice*, 43(5), 460.
- Herman, J. (1992). *Trauma and recovery: The aftermath of violence—From domestic abuse to political terror*. New York, NY: Basic Books.
- Herman, J. (2012). CPTSD is a distinct entity: Comment on Resick et al.(2012). *Journal of traumatic stress*, 25(3), 256-257.
- Hopkinson, R., & Keatley, E. S. (2017). LGBT forced migrants. *Trauma, Resilience, and Health Promotion in LGBT Patients: What Every Healthcare Provider Should Know*, 121-131.
- Hotine, E. (2021). Biology, Society and Sex: Deconstructing anti-trans rhetoric and trans-exclusionary radical feminism. *Journal of the Nuffield Department of*

Surgical Sciences, 2(3).



House of Lords. (2016). Select Committee on Sexual Violence in Conflict: Report of Session 2015-16: Sexual Violence in Conflict: A War Crime. *House of Lords. HL Paper 123*.

House, A. S., Van Horn, E., Coppeans, C., & Stepleman, L. M. (2011). Interpersonal trauma and discriminatory events as predictors of suicidal and nonsuicidal self-injury in gay, lesbian, bisexual, and transgender persons. *Traumatology*, 17(2), 75-85.

Huang, L. N., Flatow, R., Biggs, T., Afayee, S., Smith, K., Clark, T., & Blake, M. (2014). *SAMHSA's Concept of Trauma and Guidance for a Trauma-Informed Approach*.

Johnson, A. H. (2013). *Doing cisgender vs. doing transgender: An extension of doing gender'using documentary film*. Kent State University.

Johnson, A. H. (2016). Transnormativity: A new concept and its validation through documentary film about transgender men. *Sociological inquiry*, 86(4), 465-491.

Johnson, A. H. (2019). Rejecting, reframing, and reintroducing: Trans people's strategic engagement with the medicalisation of gender dysphoria. *Sociology of Health & Illness*, 41(3), 517-532.

Kahn, S., Alessi, E., Woolner, L., Kim, H., & Olivieri, C. (2017). Promoting the wellbeing of lesbian, gay, bisexual and transgender forced migrants in Canada: Providers' perspectives. *Culture, Health & Sexuality*, 19(10), 1165-1179.

Keating, L., & Muller, R. T. (2020). LGBTQ+ based discrimination is associated with ptsd symptoms, dissociation, emotion dysregulation, and attachment insecurity among LGBTQ+ adults who have experienced trauma. *Journal of Trauma & Dissociation*, 21(1), 124-141.

- 
- Kinnvall, C. (2017). Feeling ontologically (in) secure: States, traumas and the governing of gendered space.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52(1), 90-108.
- Kitto, S. C., Chesters, J., & Grbich, C. (2008). Quality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Medical Journal of Australia*, 188(4), 243-246.
- Kong, T. S. (2023). *Sexuality and the Rise of China: The Post-1990s Gay Generation in Hong Kong,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Duke University Press.
- Kováts, E. (2017). The emergence of powerful anti-gender movements in Europe and the crisis of liberal democracy. *Gender and Far Right Politics in Europe*, 175-189.
- Kuhar, R., & Paternotte, D. (Eds.). (2017). *Anti-gender Campaigns in Europe: Mobilizing against equality*. Rowman & Littlefield.
- Kuhar, R., & Zobec, A. (2017). The anti-gender movement in Europe and the educational process in public schools. *CEPS journal*, 7(2), 29-46.
- Lather, P. (1986). Issues of validity in openly ideological research: Between a rock and a soft place. *Interchange*, 17, 63-84.
- Lau, H. (2018). Gender recognition as a human right.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n New Human Rights: Recognition, Novelty, Rhetoric (2020)*, UNC Legal Studies Research Paper.
- Ledesma, J. (2014). Conceptual frameworks and research models on resilience in leadership. *Sage Open*, 4(3), 2158244014545464.
- Lewis, T. (1999). *Living beside*. Toronto, Canada: McGilligan Books.
- Lieblich, A., Tuval-Mashiach, R., & Zilber, T. (1998). *Narrative Research: Reading, 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 (Vol. 47)*. Sage.
- Lincoln, Y. S. (1995). Emerging criteria for quality in qualitative and interpretive research. *Qualitative Inquiry*, 1(3), 275-289.

- Lincoln, Y. S., & Guba, E. G. (1985). *Naturalistic Inquiry*. sage.
- Livingston, N. A., Flentje, A., Brennan, J., Mereish, E. H., Reed, O., & Cochran, B. N. (2020). Real-time associations between discrimination and anxious and depressed mood among sexual and gender minorities: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lifetime victimization and identity concealment. *Psychology of Sexual Orientation and Gender Diversity*, 7(2), 132.
- Livingston, N. A., Lynch, K. E., Hinds, Z., Gatsby, E., DuVall, S. L., & Shipherd, J. C. (2022). Identifying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and disparity among transgender veterans using nationwide Veterans Health Administration electronic health record data. *LGBT health*, 9(2), 94-102.
- Magis, K. (2010). Community resilience: An indicator of social sustainability. *Society and Natural Resources*, 23(5), 401-416.
- Masten, A. S. (2018). Resilience theory and research on children and families: Past, present, and promise. *Journal of Family Theory & Review*, 10(1), 12-31.
- Mathiesen, T. (2017). The viewer society: Michel Foucault's 'Panopticon' revisited. In *Surveillance, Crime and Social Control* (pp. 41-60). Routledge.
- McCann, E., & Brown, M. (2017). Discrimination and resilience and the needs of people who identify as transgender: a narrative review of quantitative research studies. *Journal of Clinical Nursing*, 26(23-24), 4080-4093.
- Meyer, I. H. (2003). Prejudice, social stress, and mental health in lesbian, gay, and bisexual populations: conceptual issues and research evidence.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29(5), 674.
- Morgensen, S. L. (2012). Theorising gender, sexuality and settler colonialism: An introduction. *Settler Colonial Studies*, 2(2), 2-22.
- Morris, B. J. (2009). History of lesbian, gay, bisexual and transgender social

movements.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Morris, E. R., Lindley, L., & Galupo, M. P. (2020). “Better issues to focus on”: Transgender Microaggressions as Ethical Violations in Therapy. *The Counseling Psychologist*, 48(6), 883-915.

Movement Advancement Project. (2024). *Bans on Best Practice Medical Care for Transgender Youth*. https://www.lgbtmap.org/equality-maps/healthcare_youth_medical_care_bans

Mthembu, T. G. (2017). *The design and development of guidelines to integrate spirituality and spiritual care into Occupational Therapy education using design-based research*.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the Western Cape.

Nadal, K. L., Davidoff, K. C., Davis, L. S., & Wong, Y. (2014). Emotional, behavioral, and cognitive reactions to microaggressions: Transgender perspectives. *Psychology of sexual orientation and gender diversity*, 1(1), 72.

Nadal, K. L., Rivera, D. P., & Corpus, M. J. H. (2010). Sexual orientation and transgender microaggressions: Implications for mental health and counseling. In D. W. Sue (Ed.), *Microaggressions and marginality: Manifestation, dynamics, and impact* (pp. 217–240). John Wiley & Sons, Inc..

Nadal, K. L., Skolnik, A., & Wong, Y. (2012). Interpersonal and systemic microaggressions toward transgender people: Implications for counseling. *Journal of LGBT Issues in Counseling*, 6(1), 55-82.

Nadal, K. L., Whitman, C. N., Davis, L. S., Erazo, T., & Davidoff, K. C. (2016). Microaggressions toward lesbian, gay, bisexual, transgender, queer, and genderqueer people: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The Journal of Sex Research*, 53(4-

5), 488-508.



Nakamura, N., Kassan, A., & Suehn, M. (2017). Resilience and migration: Experiences of same-sex binational couples in Canada. *Journal of Gay & Lesbian Social Services*, 29(2), 201-219.

Natsumi, I. (2022). What is LGBTQQIAAPPO2S? *Zenbird*.
<https://zenbird.media/what-is-lgbtqqiaappo2s/>

Nicolazzo, Z. (2016). 'It's a hard line to walk': Black non-binary trans* collegians' perspectives on passing, realness, and trans*-normativ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Qualitative Studies in Education*, 29(9), 1173-1188.

Oxhandler, H. K., Polson, E. C., Moffatt, K. M., & Achenbaum, W. A. (2017). The religious and spiritual beliefs and practices among practitioners across five helping professions. *Religions*, 8(11), 237.

Pampati, S., Andrzejewski, J., Steiner, R. J., Rasberry, C. N., Adkins, S. H., Lesesne, C. A., ... & Johns, M. M. (2021). "We deserve care and we deserve competent care": Qualitative perspectives on health care from transgender youth in the Southeast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pediatric nursing*, 56, 54-59.

Pellicane, M. J., & Ciesla, J. A. (2022). Temporal trends in rates of depression, anxiety, and suicidality among cisgender sexual minority and heterosexual college students. *Psychology of Sexual Orientation and Gender Diversity*.

Pitcher, E. N. (2017). 'There's stuff that comes with being an unexpected guest': Experiences of trans* academics with microaggress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Qualitative Studies in Education*, 30(7), 688-703.

Pulice-Farrow, L., McNary, S. B., & Galupo, M. P. (2020). "Bigender is just a Tumblr thing": microaggressions in the romantic relationships of gender non-conforming

- and agender transgender individuals. *Sexual and Relationship Therapy*, 35(3), 362-381.
- Reisner, S. L., White Hughto, J. M., Gamarel, K. E., Keuroghlian, A. S., Mizock, L., & Pachankis, J. E. (2016). Discriminatory experiences associated with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symptoms among transgender adults.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63(5), 509.
- Riessman, C. K. (1993). *Narrative Analysis (Vol. 30)*. Sage.
- Riggs, D. W., Pearce, R., Pfeffer, C. A., Hines, S., White, F., & Ruspini, E. (2019). Transnormativity in the psy disciplines: Constructing pathology in the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and Standards of Care. *American Psychologist*, 74(8), 912.
- Rodríguez, M. F., Granda, M. M., & González, V. (2018). Gender incongruence is no longer a mental disorder. *Journal of Mental Health & Clinical Psychology*, 2(5).
- Rood, B. A., Reisner, S. L., Puckett, J. A., Surace, F. I., Berman, A. K., & Pantalone, D. W. (2017). Internalized transphobia: Exploring perceptions of social messages in transgender and gender-nonconforming adul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ransgenderism*, 18(4), 411-426.
- Rosiek, J., & Atkinson, B. (2007). The inevitability and importance of genres in narrative research on teaching practice. *Qualitative Inquiry*, 13(4), 499-521.
- Ruin. (2016). Discussing transnormativities through transfeminism: Fifth note. *Transgender Studies Quarterly*, 3(1-2), 202-211.
- Sabri, B., & Granger, D. A. (2018). Gender-based violence and trauma in marginalized populations of women: Role of biological embedding and toxic stress. *Health Care for Women International*, 39(9), 1038-1055.
- Sahota, K. K. (2020). Transgender sex offenders: gender dysphoria and sexual

- offending. *Journal of Criminological Research, Policy and Practice*, 6(3), 255-267.
- Sánchez-Soriano, J. J., & García-Jiménez, L. (2020). The media construction of LGBT+ characters in Hollywood blockbuster movies. The use of pinkwashing and queerbaiting. *Revista Latina de Comunicación Social*, (77), 95-115.
- Schilt, K. (2016). The importance of being Agnes. *Symbolic Interaction*, 39(2), 287-294.
- Schilt, K., & Westbrook, L. (2015). Bathroom battlegrounds and penis panics. *Contexts*, 14(3), 26-31.
- Schultz, M., Meged-Book, T., Mashiach, T., & Bar-Sela, G. (2017). Distinguishing between spiritual distress, general distress, spiritual well-being, and spiritual pain among cancer patients during oncology treatment. *Journal of Pain and Symptom Management*, 54(1), 66-73.
- Segalo, P. (2015). Trauma and gender. *Social and Personality Psychology Compass*, 9(9), 447-454.
- Shalka, T. R. (2019). Mapping the intersections of gender and college traum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Qualitative Studies in Education*, 32(6), 560-575.
- Shipherd, J. C., Berke, D., & Livingston, N. A. (2019). Trauma recovery in the transgender and gender diverse community: extensions of the minority stress model for treatment planning. *Cognitive and Behavioral Practice*, 26(4), 629-646.
- Shipherd, J. C., Maguen, S., Skidmore, W. C., & Abramovitz, S. M. (2011). Potentially traumatic events in a transgender sample: Frequency and associated symptoms. *Traumatology*, 17(2), 56-67.
- Singh, A. A., & McKleroy, V. S. (2011). "Just getting out of bed is a revolutionary act" the resilience of transgender people of color who have survived traumatic life

events. *Traumatology*, 17(2), 34-44.

Singh, A. A., Hays, D. G., & Watson, L. S. (2011). Strength in the face of adversity:

Resilience strategies of transgender individuals. *Journal of Counseling & Development*, 89(1), 20-27.

Southwick, S. M., Bonanno, G. A., Masten, A. S., Panter-Brick, C., & Yehuda, R.

(2014). Resilience definitions, theory, and challenges: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European Journal of Psychotraumatology*, 5(1), 25338.

Stone, A. L., Nimmons, E. A., Salcido Jr, R., & Schnarrs, P. W. (2020). Multiplicity,

race, and resilience: Transgender and non-binary people building community. *Sociological Inquiry*, 90(2), 226-248.

Stryker, S. (2004). Transgender studies: Queer theory's evil twin. *GLQ: A Journal of Lesbian and Gay Studies*, 10(2), 212-215.

Stryker, S. (2008). Transgender history, homonormativity, and disciplinarity. *Radical History Review*, 2008(100), 145-157.

Stryker, S. (2008). Transgender history, homonormativity, and disciplinarity. *Radical History Review*, 2008(100), 145-157.

Stryker, S. (2013). (De) subjugated knowledges: An introduction to transgender studies. In *The Transgender Studies Reader* (pp. 1-17). Routledge.

Stryker, S. (2017). *Transgender History: The roots of today's revolution*. Hachette UK.

Sue, D. W. (Ed.). (2010). *Microaggressions and Marginality: Manifestation, dynamics, and impact*. New York, NY: Wiley.

Sue, D. W., & Spanierman, L. (2020). *Microaggressions in Everyday Life*. John Wiley & Sons.

Sulmasy, D. P. (2002). A biopsychosocial-spiritual model for the care of patients at the end of life. *The Gerontologist*, 42(suppl_3), 24-33.

Sumerau, J. E., & Mathers, L. A. (2019). *America through transgender eyes*. Rowman & Littlefield.

Sumerau, J. E., Mathers, L. A., & Moon, D. (2020). Foreclosing fluidity at the intersection of gender and sexual normativities. *Symbolic Interaction*, 43(2), 205-234.

Sun, H. (2024, March 14-16). *Desire of Recognition: Discussion on transnormativity in Taiwan* [Conference presentation]. 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Gender and Studies and Sexuality, Berlin, Germany.

Tanke, J. (2023). The gentle way in governing: Foucault and the question of neoliberalism. *Philosophy & Social Criticism*, 49(3), 257-282.

Tankersley, A. P., Grafsky, E. L., Dike, J., & Jones, R. T. (2021). Risk and resilience factors for mental health among transgender and gender nonconforming (TGNC) youth: A systematic review. *Clinical Child and Family Psychology Review*, 24, 183-206.

Testa, R. J., Habarth, J., Peta, J., Balsam, K., & Bockting, W. (2015). Development of the gender minority stress and resilience measure. *Psychology of Sexual Orientation and Gender Diversity*, 2(1), 65.

Testa, R. J., Jimenez, C. L., & Rankin, S. (2014). Risk and resilience during transgender identity development: The effects of awareness and engagement with other transgender people on affect. *Journal of Gay & Lesbian Mental Health*, 18(1), 31-46.

Thorne, N., Yip, A. K. T., Bouman, W. P., Marshall, E., & Arcelus, J. (2020). The terminology of identities between, outside and beyond the gender binary—A systematic review. *Non-Binary and Genderqueer Genders*, 20-36.

Valentine, D. (2007). *Imagining transgender: An ethnography of a category*. Duke University Press.

Van Breda, A. D. (2018). A critical review of resilience theory and its relevance for social work. *Social Work, 54*(1), 1-18.

Van der Kolk, B. A. (2003). *Psychological Trauma*. American Psychiatric Pub.

Vance Jr, S. R., Halpern-Felsher, B. L., & Rosenthal, S. M. (2015). Health care providers' comfort with and barriers to care of transgender youth. *Journal of Adolescent Health, 56*(2), 251-253.

Vaughan, M. D., & Rodriguez, E. M. (2014). LGBT strengths: Incorporating positive psychology into theory, research, training, and practice. *Psychology of Sexual Orientation and Gender Diversity, 1*(4), 325.

Vipond, E. (2015). Resisting transnormativity: Challenging the medicalization and regulation of trans bodies. *Theory in Action, 8*(2), 21.

Walsh, D., & Downe, S. (2006). Appraising the quality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Midwifery, 22*(2), 108-119.

Westbrook, L., & Schilt, K. (2014). Doing gender, determining gender: Transgender people, gender panics, and the maintenance of the sex/gender/sexuality system. *Gender & Society, 28*(1), 32-57.

Williams, R., Pride, C., Anaya, J., Nimmons, E., Salcido Jr, R., & Stone, A. L. (2022). Centering the voices of queer youth in defining resilience. *Journal of Critical Thought and Praxis, 11*(3).

Williams, S. L., Job, S. A., Todd, E., & Braun, K. (2020). A critical deconstructed quantitative analysis: Sexual and gender minority stress through an intersectional lens.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76*(4), 859-879.

Winter, S. (2012). Lost in transition: transgender people,. Rights and HIV vulnerability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Focus*, 69.

Winter, S., Diamond, M., Green, J., Karasic, D., Reed, T., Whittle, S., & Wylie, K.

(2016). Transgender people: health at the margins of society. *The Lancet*, 388(10042), 390-400.

Woods, N., & Hardman, D. (2022). 'It's just absolutely everywhere': understanding LGBTQ experiences of queerbaiting. *Psychology & Sexuality*, 13(3), 583-594.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8). *ICD-11 for mortality and morbidity statistics* (2018). <https://icd.who.int/browse11/l-m/en>

Wright, J., & Coates, A. (2022). Best Practice Regarding Pronouns in Schools. *Irwin Mitchell LLP*. <https://www.irwinmitchell.com/news-and-insights/expert-comment/post/102hih3/best-practice-regarding-pronouns-in-schools>

中文部分

Ciwang Teyra、黃炤愷、Lahok Ciwko (2022)。我不夠格嗎？都市原住民青年內外交困的歧視處境。中華心理衛生學刊，35(3)，249-274。
[https://doi.org/10.30074/FJMH.202209_35\(3\).0002](https://doi.org/10.30074/FJMH.202209_35(3).0002)

Cyla (2017)。哈拉萊、法法菲內、雙靈人、hagay?? 其實 LGBTQ 就是傳統。
Queerology。 <https://queerology.net/2017/11/in-betweenness-tradition/>

王浩翔(2023)。【投書】別把跨性別者全都當作潛在性犯罪者！從常被操弄的「廁所恐懼」談起。獨立評論。<https://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52/article/13930>

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 (2022)。跨性別醫療資源。
<https://hotline.org.tw/pagegeneral/3244>

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2018)。誰的性別：性別登記與性別變更」論壇記錄二：換證面面觀。
<https://tapcpr.org/main-topics/gender/gender-markers->

registration/2018/11/30/changing-gender-markers

行政院（2022）。行政院「性別變更要件法制化及立法建議」研究案。

行政院（2023）。行政院「我國多元性別(LGBTI)者生活狀況調查」研究案。

<https://gec.ey.gov.tw/Page/A741C28EBA3EBEA9/89136e15-a948-4f86-9184-b07824ea7daa>

伴盟（2021）。廁所的設置與使用是根據「生理性別」嗎？事情可沒這麼簡單！。

<https://transgender.tapcpr.org/archives/1974>

何春蕤（2002）。認同的「體」現：打造跨性別。台灣社會研究季刊，（46），1-43。

何春蕤（2017）。我的跨性別接觸史：兼論台灣 TG 蝶園。

https://sex.ncu.edu.tw/jo_article/2017/11/%E6%88%91%E7%9A%84%E8%B7%A8%E6%80%A7%E5%88%A5%E6%8E%A5%E8%A7%B8%E5%8F%B2%E5%BC%9A%E5%85%BC%E8%AB%96%E5%8F%B0%E7%81%A3%E8%9D%B6%E5%9C%92/

呂嘉鴻（2024）。北京施壓與台灣「斷交潮」持續：民眾有何看法？邦交國會否「清零」？。BBC News 中文。<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68090660>

林文玲（2012）。部落「姊妹」做性別：交織在血親、姻親、地緣與生產勞動之間。台灣社會研究季刊，（86），51-98。

林文玲（2017）。從田野到視野：跨性別/肉身的體現、重置與挑戰。臺灣人類學刊，15（1），53-102。

林彥慈、王紫菡、成令方（2015）。認識跨性別。台灣醫學，19（3），270-278。

林曉慧、沈志明（2023）。體適能跑走男女標準不一 明年 8 月改折返跑施測。公視新聞網。<https://news.pts.org.tw/article/635927>

陌熙（2023）。政大首創開放「男女混宿」？——聳動標題之外，真實的「化南新村」宿舍生活。換日線。<https://crossing.cw.com.tw/article/18188>

時差小夥伴（2022）。酷兒，跨性別，情感理論 [Audio podcast]。
<https://www.buzzsprout.com/1171871/6139246-07-queer-theory-affect-transgender-politics>

紐文英（2023）。質性研究方法與論文寫作（三版）。雙葉書廊。

梁雯晶（2020）。我們是 Adju：排灣族的多元性別認同。原視界。
<https://insight.ipcf.org.tw/article/332>

陳冠勳、林志堅（2023）。跨性別司機遭乘客不當辱罵 乘客來電致歉司機決定撤告。公視新聞網。<https://news.pts.org.tw/article/653310>

陳緯安（2021）。阿督文化：兩位排灣族多元性別者在部落的性別經驗與認同。文化研究季刊，（174），15-35。

陳薇真（2016）。台灣跨性別前史——醫療、風俗誌與亞際遭逢。臺北：跨性別倡議站。

黃貽珮（2022）。跨性別學生運動賽事參與：平等、歧視與考量準則〔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大學。

黃貽珮、曾郁嫻（2023）。「做女人的資格」—跨性別女性運動員參賽資格規範芻議。中華體育季刊，37（4），389-400。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社區心理衛生中心（2021）。LGBTI+友善醫療手冊。

[https://www-
ws.gov.taipei/Download.ashx?u=LzAwMS9VcGxvYWQvNTU1L3JlbGZpbGUv
NTY1NDMvODUwNTQ3NC9hNzU1MTkyYS1mNDMwLTQ3OWMtYTgxMi
0zNmFkMjVINDQwMzEucGRm&n=TEdCVEkg5Y%2bL5ZaE6Yar55mC5omL
5YaK56ys5LiJ54mILnBkZg%3d%3d&icon=..pdf](https://www-
ws.gov.taipei/Download.ashx?u=LzAwMS9VcGxvYWQvNTU1L3JlbGZpbGUv
NTY1NDMvODUwNTQ3NC9hNzU1MTkyYS1mNDMwLTQ3OWMtYTgxMi
0zNmFkMjVINDQwMzEucGRm&n=TEdCVEkg5Y%2bL5ZaE6Yar55mC5omL
5YaK56ys5LiJ54mILnBkZg%3d%3d&icon=..pdf)

臺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2020）。2020 跨性別人權處境調查報告。

<https://tapcpr.org/main-topics/gender/2020%E8%B7%A8%E6%80%A7%E5%88%A5%E4%BA%BA%E6%AC%8A%E8%99%95%E5%A2%83%E8%AA%BF%E6%9F%A5%E5%A0%B1%E5%91%8A>

臺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2021）。跨性別要求變更性別取消強制手術小 E 案。伴

盟跨性別平權站。<https://transgender.tapcpr.org/archives/1712>

臺灣青年民主協會（2022）。體適能男生跑 1600 公尺、女生跑 800 公尺 體育

署：檢討中，希望改成折返跑。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409047591368641&id=100067902108461&set=a.387990143474386>

樓冠陞（2023）。載到酒醉正妹！運將凍未條想撿屍 脫褲驚呆「竟然是男的」。

TVBS 新聞網。<https://news.tvbs.com.tw/local/2333016>

鄭淑婷、林惠琴（2018）。男扮女裝踹路人 只因「不夠有女人味」。自由時報。

<https://news.ltn.com.tw/news/society/paper/1188288>

盧宏文（2017）。性別、禁忌、部落—原民藝術家的性別觀照初探。Pulima。

http://www.pulima.com.tw/Pulima/0309_17121412222701335.aspx

謝秋芳、林致柔、吳璧如（2013）。跨越彩虹—跨性別者性別認同歷程之敘事研

究。性學研究，4（1），41-69。

謝秋芳、趙淑珠（2014）。跨性別者的現身與家庭互動議題之探討。輔導季刊，

50（3），61-71。

附件一 訪談大綱



- 一、請問您是在何時有跨性別認同的？當時或這一路上，有發生什麼印象深刻的事嗎？
- 二、請問您在自己的跨性別身份上，曾經歷過什麼樣不舒服或受傷的經驗？
- 三、請問您在自己的跨性別身份上，是否經歷過即使對方並非故意或惡意，但您依然覺得不舒服或受傷的經驗？
- 四、承前兩題，請問您當時的想法與應對的行動是什麼？
- 五、請問您通常使用什麼方式來支持您去面對上述不舒服或受傷的經驗與情緒？
- 六、承接前四題，請問您有聽過身旁的跨性別朋友發生過什麼樣類似或不同的經驗嗎？
- 七、假設您遇到過往受傷時刻的自己，您會想跟那個自己說些什麼？或是想對臺灣社會說的話？
- 八、您有其他想分享或討論的內容嗎？